

晨暉

1

本片卷

自 1938 年 卷 1 期
至 1939 年 卷 5 期

1938

年

第

卷

第

1

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16

目錄



教育·文化·政治·經濟·史地·文藝

合刊

版出日一月五年七廿國華

開的，本刊係學術文化刊物，其性質為普遍性，公
開的，本刊略分短評、專著、邊地問題研究、文藝
各欄，短評為對於時事之批評，專著包括教育、藝
文、政治、經濟各門之調查，邊地問題研究之建設
二、文化、實際情形之登載，富有抗戰情緒，或寫與
的地理、文藝欄則登載富有抗戰情緒，或寫與
邊地問題有關之作品。載富有抗戰情緒，或寫與
富有生命之文字，不拘新舊，以說理暢達，
謂要為主，但編者對於來稿有取舍之權。並適應抗戰
如何署名，由作者自定，但須將真姓名及住址告
知，以便接洽。來稿登載後，酌酬本刊若干册。



(藝 文)

頁一第

沒有刊出的新聞

余雲龍

(插圖)

苦茶

▲ 詩 歌 ▼

火把在我們手裏

西路工歌

高黎貢山的雪

牽牛花

抗戰之歌

投遞大時代鏢記中去

學生抗日歌

民衆抗日歌

再冥想溫馨的家

婦女抗日歌

常備隊抗日歌

▲ 小 說 ▼

白平階

阿 紅

杜若雲

岳 軍

阿 虎

艾 華 而 生

彭振聲

彭振聲

木 楓

適 齋

適 齋

石 父

艾 而

後 輔 書

禾 書

贈嘉藝師弟

感時

抗戰小曲

抗戰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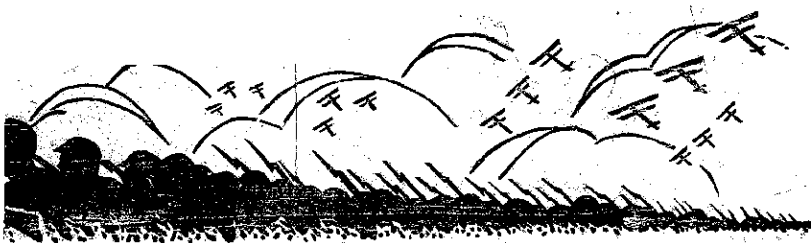
抗戰歌

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行

空軍炸沉寇艦長門號歌

跳躍的心





晨暉創刊號目錄

封面
題記

戰時之教化問題

走向一九三八年去(木刻)
築路者(木刻)

中國民衆文學概論

抗戰期間後方青年應有的覺悟和修養

上緬甸的神祕民族

緬史綱要

謝萬慧法師(詩)

勸界瑣記

自蘭州飛迪化途中口占(詩)

感時(詩)

考查邊地民族之重要性

貢山一瞥

小說

沒有刊出的新聞

余雲龍

杜若雲
生莊

李生莊

杜若云

徐家瑞

楊玉生

曾克念

李耀庚

一庵主人

尹明德

雪生

生莊

江應樑

張仞霄

白平階

阿紅

可辦安全的青年 時代已經不容許我們隔岸觀火了，我們應當及時努力，及時準備，準備為垂危的國家奮鬥犧牲，當前方青年同志後盾，我們迫切希望後方所有的青年有以下幾點覺悟和修養：

(一) 民族意識的覺醒：西洋人譏笑中國人為一盤散沙，就是因為中國沒有民族國家觀念的緣故，中國社會下家族本位，而非民族本位，所以祇有家族意識而沒有民族意識。士君子十戰塞翁，熟識諸子百家，無非欲博取功名富貴，以榮宗耀祖及顯揚鄉里，公前的人不願遠離家鄉，若行之千里，便傷痛哭斷腸；就是現在一般青年亦何莫不然！試看各地農村破產，生活艱難，但是很少青年到外省或邊荒去；那兒有無限的寶藏與無限的富源，一般青年不是不知道，卻是因為家庭觀念太重捨不得離開鄉鄰的緣故。總理全部著作對於民族主義闡揚最多，就是深知一般青年仍未脫除封建思想，祇知為個人、為家庭、為宗族、為民族國家觀念最為淡薄，所以不惜苦口婆心地宣揚民族團結之本旨，使整個民族醒覺，「九一八」事變以後，整個中華民族已在生死線上掙扎，危巢累卵，勢甚迫急，本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則今日之中國請至便該根本覺悟，努力民族革命，參加救亡工作。在當前艱難情形有許多青年從事悲壯激烈的獨立運動，再度也有許多青年發動着可歌可泣的民族革命戰爭，難道中國青年還不及印度和朝鮮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由遠東啟程燃火，目前我國與日本對敵，故得運用外交手腕與其他各帝國主義周旋，可望苟安一刻，這世界大戰爆發，在各帝國主義者互相火拚和各弱小民族發動革命之大混亂中，中國也許就此喪失主權，被人瓜分，又或從此恢復民族地位，達到自由平等、永遠生存。但是要我國所有青年能振作起來，努力準備，為國家奮鬥、為民族犧牲。我們民族領袖蔣總裁已發動了復興中國的革命，領導全國青年從事復興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戰；青年們：奮發自新的時候到了，獻與你們有志氣和決心轉變，將來都會變國家柱石與民族中堅。我們應當認識中華民族之歷史上的光榮及地理上的偉大，對於民族固有文化，固有道義及固有智能都應開揚發揮，我們尤應認識清楚我們會不聞槍聲而現成地做一個亡國奴；我們家庭祖宗攻訐姊妹兄弟有受踐踏侮辱之可能，我們處處保持「國將不國何以家為」的慷慨情緒，這是我希望於後方青年的第一點。

(二) 團體行動底修養：中國人不但沒有民族意識，同時也沒有團體意識，人人都以個人為重，往往圖一己私力使而破壞人羣組織，極少為人羣而犧牲一己之存心；是故散沙一盤，毫無羣力，各有私爭，並無公門，此為最大之缺點。試看過去國內各種農會、工會、商會以至青年們自己以學生會之類，很少能夠堅固團結，切實表現團體精神



文藝談話

漫談戲劇

雷雨在騰衝表演

關於中樂之研究

艾而
禾書
芷谷

△特載▽

省立騰越簡師對時局宣言

簡師女生縫製棉衣勞慰前方將士宣言

簡師男生參加修築公路宣言

邊地服務團出發宣言

編輯的話

(一)本刊編者都在昆明，州縣上的印刷很不好，遲滯而又拙劣，本刊原定的出版日期為五月一日，但一直到现在才得問世，真是慚愧，可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二)我們本想多登點與抗戰有關，或激勵民族意志的文章，但以前在地點關係，我們要顧及眼前之實際需要，故將屬於邊地問題的材料多徵集了些，這雖與抗戰無礙，但我們衷心相信此為我們底最大責任，以我們底立場來發表此類文章是必需的。

(三)我們發表文章的態度是純客觀的，既不欲為某種理論張目，更不欲為某種事實鼓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只要工作上能於關心所安，也就算了。

(四)原擬欄目本定有『民族』、『戰時』、『社會』、『評論』等，因時間性已失，故將其抽去，第二期出版時當保留此欄。

(五)在州縣上來出雜誌，尤其是雲南的州縣，我們覺得似乎



！我們底聲是淺地底聲！

這是『遼簡師校歌』最末的一句，也是本刊命名『晨歌』之所由來；由命名的來源上說，本刊之爲『遼簡師校歌』出品當然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我們又不能將它誤會以『遼簡師校歌』，因爲它與性質絕不同於校刊，它有着它底獨立性，有着對於這時代和『社會』所應盡的使命和任務，他也和『晨報』的意志一樣在今日的文化工作上負有相當的責任，在我們底計畫中，至少，要讓他變成今日的『中國文化活動』中之小小一員，雖則我們此刻所存的地點是偏僻任極遠之西南國境的畫頭，而我們底能力又是異常地薄弱與不充分。

在抗戰期間的我們底一切應該是動與力的實行和描寫，我們需要的是鬥爭、熱血、憤怒、祈祝、鏗的意志、誠摯事實、等等行爲，能描寫我們『時代』之情調的字眼是火與熱，而不是月與花，小資產階級之有閒的輕鬆描寫與溫情主義，在現下之緊張的時局裏是應該被取消的。其次是標榜着客觀態度之學院式底死板的與公式的研究也不是我們眼前所需要的了，我們最良願懷抱，很想把本刊底內容和形式變成時代前線的東西，適應『社會』之必然的現狀，我們是向着這目標做下去的，所以本刊絕不是某個機關之報告和記錄。

但因爲我們所在『地點』關係，有些研究又不能不偏重於地方色彩，這些材料，除了我們，恐怕已不會再有其他的人來從事搜集研究整理；這雖不見得這時代有多大裨益，而在本刊則是不能不認其爲必要呀。



晨敬這個名詞雖充溢着朝氣，但顯然地，他是不能描寫這時代底情調的；今竟以名本刊，倒不是我們捨不得晨光之熾微，而故意拿他來標榜我們底態度和心境，事實上，夢與美與溫柔之熱情地憧憬絕不是我們之所圖企慕；一種東西的名稱不過是代表遠東西之形式上的稱呼，絕不能該括了這東西之本質的內容。

最後還得說明的一點：晨敬這個名詞之被應用是在另外的一些青年朋友們；他們也打主意出刊物，命名晨敬，可惜他們底刊物終於沒有出版，他們想到的名稱現在却被我們來使用。我當時曾幫他們寫了幾句話，搬到這裏來覺得也還適用，現在把他錄來印在下面罷：

✕ ✕ ✕ ✕ ✕ ✕ ✕

這是幾個與致濃厚的朋友弄著的玩意兒。

說是玩意兒倒不是「不講正話」「不做正事」之謂；真正會弄玩意兒的人絕不是庸庸碌碌的人；故玩意兒並不是甚麼人都可以隨便弄，而且是容易弄得好的東西。因為所謂玩意兒要有能玩的沖動，而沖動之本質地流蘇者，就是我們平常所稱爲「文藝」的那東西。

文藝是起源於遊戲的沖動，學者們都將這一大因緣告訴

了我；這樣一來，難道我們這敢說遊戲是不對的東西嗎？在必須遊戲的立場上，遊戲正是一切創造的根源。

不過，好像是已經過了時的唯心論者底論調，從歷史的必然性上來說，時代已經到了現在，我們既不是喪心病狂，還有甚麼理由來崇拜美、崇拜歌、崇拜幻想、崇拜著邊際的海市蜃樓與蓬莱仙島？中世紀底奇蹟早跟著科學抬頭與產業革命而被摧毀得只賸著點渣滓了；憧憬說成了扮演在戲台上底一個可笑的丑角。

在現在法醫都要切切實實的；具體的「力」代表着現代的「一切」；惟有使用人力去擊拓，去創造，才可以發現偉大的真理，偉大的價值。晨敬正是「力」的開始活動，把熱與光陸續地升起，陸續地擴大；這一天的光明就須看這一早的大太陽對於前途的奮鬥能否充分地表現著自力之如意的發展。

然則，就不能不盼於弄這玩意兒的幾個朋友忠誠地做個「培育「力」之灌溉「力」之發展的園丁。

這裏要開的花不僅限於供給這地方的人們賞玩，應該要逐次擴張，讓這裏的花成爲世界的花之一環。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生莊記

戰時之教化問題

李生宏

上 篇

一 爲甚麼要作這篇文章？

這最提出的問題看似是非常寬泛廣大，實則答覆了起來則又最簡單：把只答語縮成了短短的幾句話，則爲：戰時之動亂狀態將社會一切都改變得使和平時完全異了面目，人民生活情況一改觀，社會意識形態便都動搖了起來，只裏的動搖不是某一部門之社會意識的動搖，而是整個的社會機構之上層建築的全部動搖；當然所謂教化是屬於只此上層建築中意識形態之一部份。凡是工作文化專業的人，對只些非常事件，實在上不能不有相當的研究和認識；把自己從只時代裏研究得來與認識清楚之必然的意識形態諸事件供獻給社會，乃是所謂文化人對於社會應有之工作和努力。文化人底任務是應負責說明只時代底文化內容是甚麼，同時還要指出一條路子來讓只時代底文化向着合理的與必然的方向過了進去；只就是只篇文章之必須要作的理由。

二 被決定的人生觀

(一)

文 論

亡國的君主多感慨，沒有經過艱難困苦的小子爺兒爺小兒總認爲人生大致沒有所謂憂患一類的東西；反之，一天到晚在田裏耕種的農夫與在工廠裏勞作的工人怕不會再想到衣食性而外人生還有甚麼其他的有如超越恬靜一類的享受了罷！只是社會意識決定個人意識之必然的實際例證。富家子弟多懶，因家子弟多學，時代環境要你怎樣你便祇好怎樣，一個一定要等到饑饉以後才會思淫逸的。所以，悲觀、樂觀、厭世、玩世、積極、消極、只些各種、各種，各不相調的人生理想的型範，不是與生俱來先天就配備妥當給你只一輩子領受的，事實上最好的環境給你以快樂，惡的環境給你以悲憤，而有時，快樂的環境權上別種條件會將人感意識轉變成與奮，只裏面雖有各種不同的變化，但總有一定的因果關係決定着只一切。把話再說得明白些，造成功一切個人行為與個人意識的具結果，其原因總是屬於社會的與時代的諸條件，一切都是被決定了的，所以，人生觀也是必然地在被決定。

三 我們底時代

誰也曉得只時代是一個大動蕩的時代，那一面，法西斯諾野牛代表著死亡的資本主義勢力體在羸最因一次之因暴，掙扎着再作一次殘忍的屠殺，只一面，弱小民族者們在自覺到本身滅亡的慘痛而不能不興起，聯合世界上共同憎於弱小民族的大國，共同構成反法西斯諾民族聯合戰綫。只是目前世界上之兩大敵對陣營，彼此在作充之準備，誰備着作擴大與全世界部要動員的屠殺。一九二六年之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是只屠殺之開始，因只一次的屠殺爲意大利獲得勝利了，於是疑懼法西斯諾的國家便都得意忘形地次第露出了蒼獠的面目，德意志先後退出了國聯便是他們要顯明地樹立起他們底旗幟，而所謂防共協定正是他們有意要將只邊和那邊的戰綫弄得特別森嚴些，讓我們底時代加助地尖銳起來。

在反法西斯的陣綫中，誰也知道蘇俄是演著主要角色的；蘇俄在原則上所要消滅的勢力就是只垂亡的資本主義之最後的瘋狂行動；反過來，法西斯諸君們所揭樹的旗幟也在鮮明地標著反布希希維克運動。只兩個主義上的死對頭，論理是應當早早在戰場上以兵力來顯一顯高下的，但因國際形勢之錯綜複雜，以目前蘇俄單獨的力量是還不足以對付此蠻強之反動勢力的。蘇俄若有野心要領導全世界之被壓迫者實行革命，則對內它要先將自己底實力準備得充分，對外它不能對許多數的仇敵；以此之故，它在目前，一方面即竭力從事國內建設，另一方面則利用國際對峙的弱點，先將德國底世仇法國拉攏，再與老謀深算持重處事之英國取得聯絡，更老遠地向美國送去了求愛之秋波；於是法奎制德，英奎制意，美奎制日，同時，德威普法，意威英，四國又互相威脅，而東方的日本更時時在太平洋上作擾擾之妄動。這樣的錯綜變化，便造成了現在國際形勢之均衡狀態。

但，這樣的平衡絕不能維持此設，而使之能長久穩定，在一九三八年之各國預算中，軍費之擴大是勿論英、美、法、俄、意、日、德都在走着同樣的路向。各國同樣無限制地擴充軍備究竟打甚麼主意呢？只是稍稍有點國際常識的人都會懂得能！行將到來之我們底時代就是充滿着火藥氣味之一個零團場合。

四：遠東的火藥庫爆炸了

一方面豪華狂熱軍閥之窮兵黷武的心理在作怪，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之劣貨無限制地在生產。同時世界上底商場變態驟然而又掠奪，瓜分而又瓜分，掠奪又分到無可掠奪與無可瓜分的地步；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韙，將最後底那把火藥桶，不惜重犧牲，以軍力實行向中國領土進攻，以銷售其過剩之商品，而圖固成其自明治以來之帝

國好夢，勉強掙扎延長資本主義底生命；播陽事件、蘆溝橋事件、淞滬事件、以至於南京陷落，都是從只根據暴發生起來、爆炸起來的。中國是幾十年來養成的一塊肥田，常然是任人宰割、任人侵吞，但只塊肥田不會讓某一個人獨自享受，只一個人既來染指，那邊便會有些人在流涎；結果，祇有請戰爭來當仲裁，只裏面便伏下不可避免之世界上互相斫殺之混亂禍根。

遠東的火藥庫是因日本軍閥之狂妄橫暴的行為而引動、而爆發了，誰都為只事件而悚然皇然，認為將由此而影響世界和平，世界混戰之必成爲事實只在今朝。的確，只絕不是錯誤的推理；只一天，只一事件，只一斫殺，總之會到來的。

暴風雨之前一定先醞釀而凝結着鬱然的陰霾，倘若空中底氣流儘在維持着他們的均衡狀態，那麼，陰霾便會維持牠是現狀於相當長久的時間中；不是陰霾不會變暴風雨，而是陰霾狀態一時還不能打開的緣故。我把只一個比喻來象徵我們當前的時局。

舉實際的例子來說罷：日本侵略中國，和他發生正面衝突的，除中國外，西北爲蘇俄，南則爲英，東則爲美。照推理說，日本既以軍事力量佔我數省土地，蘇俄爲防備滿蒙方面反動勢力之蔓延，並貫徹實行其主義，英爲維持其在華中與華南之已得利益，美爲爭取太平洋之霸權與企圖進取中歐利益，起見，對於日本在華行動如此之恣肆與橫暴，當然應聯合起來，用武力加以制裁；但事實上却與我，蘇俄推理所樣；蘇俄既不出兵助我，英美亦從旁觀者，只引很使我們國人不少失望；不過只是無礙的；國際軍事的發動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次遠東的軍事行動截止到現在依然是中日局部的爭端，在只戰爭裏，如果始終沒有第三國正式參加作援，則第四國或第五國也不容易加入。何況，此次日本之對華行動，真正能同情他的，怕只有法西斯派的德國意大利；德國是反共協定的國家，但他顯然不同意日本之顯然採取此次之侵略。

作；只是站在利權關係上的國際狀況之怪誕的矛盾。不過，如果蘇俄出兵援華，則德蘭佔代反其協定的立場上，勢必出兵以攝蘇俄之後；德既發動，則英法當然不能安居，意大利之必起而爭取地中海之霸權亦將成爲事實。爲要維持國際之苟安狀態，同時蘇俄亦不願當他底內部被激發未達到充分成功之時即出而領導世界實行大規模之革命運動，當然祇有先讓中國與日本局部地在所殺著！不過只有苟安狀態終不會長久；蘇俄遠東國防禦工事並非自今日始才做了起來，英國是並明較著地公佈增加軍艦噸數，最近星洲舉行的擴大的軍港落成典禮不是對遠東軍事作嚴重的示威嗎？美國口唱和平實際是竭力增加軍事預算，意大利爲野牛性偵察器，德國則希特拉已宣佈軍事政權經濟統籌元首一人節制，更不能得只是又喊着什麼打打；總之，只些事實，都在努力準備製造大戰。這就是所謂大時代的條件，要到來的那暴亂的我們底時代吧。

五 最先被犧牲的中國與戰時之人生觀

只戰事已在中國境內發生，當然，最先受戰時之苦痛滋味的就是中國，中國是最先被犧牲的國家。在只裏，我們底一切被飛機火砲所震撼，我們各階層人，生活都被破壞，戰時之恐怖和緊張的心理支配了戰區或非戰區（即敵方或後方）之每一個中國人。抗戰！救亡！與動不動即死，不如動而或不致於死！武裝！動員！只就是目前中國人之人生觀。

造成這樣人生觀的原因當然，是戰時環境，只是，切實實的底下的原因，日本鬼子給與我們的恩惠，我們且去讀讀下面抄引來的一些寶貴的史料和記載：

一 屯溪一月七日報：駐在屯溪各縣 寇 騷擾，駐丁悉被殺戮，婦女則遭姦淫，見財物即搶，見房屋即燒，四十

里內無八烟，傷心慘目之景象，非筆墨所能形容。

二 金華十日電：敵軍佔據杭州後，聲言中國既圖破壞杭州，除水電廠外，一切民屋，日軍當即加以徹底破壞，故三日大火，城內焚燒殆盡，中國婦女，不分老幼，悉被掠去，城破之前，曾大舉搶劫，以軍用車將凡可用之物飾載去，軍紀之壞，難以復加，又在附近掠去青年良民四十餘人，拖至山上，用機關槍射擊，屍體暴露，狀極淒慘。

三 金華一月十六日電：自馮樂西入城，十六日上午八時，敵三百餘經浦東高橋，遇我年輕婦女二人，希圖辱罵，該兩女忽以炸彈投之，當場與敵同歸一盡。

四 金華二月九日電：有人於本月初經過青浦，見日軍焚燒甚烈，多係日軍所放之火，燃燒四晝夜，至其原因，係日軍兩次封該縣強姦婦女，為該地人民所殺，故藉此雪恨，該縣為津浦線之火鎮，現已化為焦土。

五 臨汾一月五日電：敵軍在太同一帶，掠獲可率男女千餘人，運至大同開化寺處，逼令寫供，以供應日軍及偽黨軍之需要，並將所得錢款派入管理，以此項收入作日軍及偽黨軍發薪之用，又敵在太原城外，檢查來往行人，專以搜財為目的，凡帶有財物者，不論多寡，悉被搜去。

六 戰區青年，無法逃出，被敵搜捕，排跪於地，強作笑容，使敵照相，敵敢強強，刺刀戳入胸內，有不得已，面屈服者，仍不免於一死。

只還不過是隨便舉出的例子；根據這些報章的記載，我們不難得知所謂目前的中國民衆處的是甚麼樣的環境。不得安安定定地吃一頓飽飯，不得舒舒服服地穿一件衣裳，不得年平穩穩地住一所房子，敵人底大砲飛機破壞了我們底生活，分裂了我們底疆土，使我們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我們大家都為只現狀而苦悶，而奔命，而感覺到底生活之無保障與無

辦法，同時，它又刺激着我們，逼迫着我們，使我們不能不沸騰起熱血，激發起燃燒起火的情緒來。我們需要生存，我們需要人格，在不甘屈服於被侮辱的羞恥之下，自覺心激勵了我們，使我們深切而明確地認識惟有抗戰才是我們民族今後的出路；這就是戰時的我們之必然的意識，也就是戰時人民應有的大生觀。

一個人在平時的生活比較容易解決，祇要一碗飯，一套冬天地棉衣或夏天底薄衣有了着落，所謂人生初步的要求便可以說是已經得到相當的滿足；只以外，他還可以把他底剩餘時間去從事一些超物質的、或對於心靈有所安頓的、而對於生活本身則為『多餘的』『閒散的』工作，所謂有閒階級者之『輕鬆的』『與『幻夢的』享受。舉例如春秋佳日，花前月下，古寺深林，有天才數輩，飲酒賦詩，或圍棋以消永晝，或歌詠以解閒愁；只樣恬雅超逸之名士生活，誰能不說它是最高尚而又最感興趣的呢？但，只享受必須在太平時才會顯出它特有的價值；至若戰亂時候的人民逃奔生命還恐怕有些忙不及的樣子，那有閒情餘致去遊山玩水，更那有工夫去酌酒以催詩腸？

一方面在為實際之最低限度的生活條件而掙扎，另一面又被恐怖、不安、惶懼、震怒、憤激諸心理所支配，戰時的人民應付眼前之實際事件與實際需要尚覺得有些皇皇然，所謂輕鬆的與慢性的那些超現實的精神活動當然是提不上口的。

一句話，戰時底一切與平時底一切比照起來，兩者之情形是居於完全不同的兩尖端，平時底一切設施絕對不能拮了出來以應戰時之要需。

下 篇

以上寫了四千多字的文章，計算起來，怕要佔全文字數之半，却沒有幾句話是說到了我們所權議的本題——戰時之教

化問題——上去；只個，我要請求讀者鑒諒；我底文章絕對不是放蕩不羈的野馬，白外表看來雖則像是一些雜題話，實則只些雜題話正是本文之前提，我要說明我所要說的理論底結果，必得先追溯到決定其結果之必然的原因；只原因，就是以上所寫的那些看似雜題的句子。

六 甚麼是教化？

教化之另外一個名稱或者竟叫它作教育罷，不過在我只篇文我不想用教育更章只個名稱，故改爲教化。只中間倒沒有甚麼了不得之深奧意思，最大限度也不過覺得教化一詞所涵蓋義較之教育稍廣而已。因爲說到教育我們便會聯想到學校，聯想到課堂，好像教育只是關係於幾個屬於某學籍內的學生底事，學生以外便沒有甚麼還可以稱作教育的東西。只觀念是大錯而特錯的；訓練學生固則是教育，但社會上應該受訓的人不僅是學生，學生以外，凡各種類、各業務、各階層的人，在某種情形和某種需要下，不能不使他學習一些他所不會知道而又爲當時實際情形所不得不知道的智識，於是所謂教育便廣大地在社會上顯其作用，而普遍到社會上之任何大底身上，以盡其爲只一意圖形之社會中任務。只樣一來，我便覺得教育一詞在人們底觀念裏範圍得稍狹，不足以概括我心目中聽他爲具有足以轉移整個社會和策勵廣大人羣之能力；那就是我只裏所稱作的教化。

七 教育的作用在於變質

過去，大家對於「教」的認識有着一個極大的錯誤，學院式的教育學者雖個不是將教育看成一種有階級者們的玩意兒呢，有些人總是認定教育是承平時的剩餘事業；常生活尚未得到解決時，則勿論社會或個人，便都根本不必談起「教育」只

麼一回專來的，只樣的錯誤觀念，顯然是出發於將「教育」與「讀書」兩事混在一起來說的緣故。把教育完全看作讀書，又把受教元全看作讀書；只無從定定「和極小」的「教育」之涵義與範圍；教育可以為教育之一部分，但僅舉教書不能包括全部之教育任務，書本的能力只可以增加我們底智識，而教育的作用則除了增加智識外還須供給我們以智慧的利器。對於人生、對於社會、對於時代，要有清楚而明白的認識，要能自覺於我們對於只人生、只社會、只時代負有其應有的責任，我們應該怎樣使用我們底能力來支配只人生、改革只社會、適應只時代，才對。所以，教育不具備於將士英雄輩之謂，而是要變更只腦使它適應於實際的需要，只就是變質。

水底本身本來是沒有甚麼用，但若讓它變一變質，則其作用便不小；既可以灌溉田畝，又可以發動機械，誰不知道火車的發動是蒸汽，而蒸汽豈不是由水變質而生的東西嗎？陶器是由土變質而成，棟樑是由林木變質而成，為要適應彼一種之實際需要以完成其當下即作用計，我們是不惜犧牲此一種底本身使之變質而去完成彼一種之偉大任務；職司只此變質之任務的便是教育，我在本文裏就稱他為教化。

只種變質的理論，即在中國底古書裏也是有的，他們稱它做「變換氣質」。教育之最後目的當然是要變遷氣質的，譬如只個孩童生來最為頑皮，只所謂頑皮可以說明只孩童前途有極大之無望與危險，但我們既已曉得了他底無望與危險遠在於頑皮只一點上，那麼，要使他底前途不致於無望，也不致於危險，當然要設法去掉他底頑皮，而頑皮是他與生俱來的東西，當然我們應該在所謂「與生俱來」只一點上用功夫；只不就是所謂「變換氣質」那件事嗎？而也就是我所說的「變質」，教化所應當去實現的那東西。

(九)

八 教化必然要適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

社會上之一切精神活動，即屬於文化範圍內之意識形態諸產品，絕不會憑空從天上落下，也不是上帝或其他甚麼神神之類的權威者真其中決定了來戲弄或駕束人們的，而是實實在在、確確切切之人爲的活動與社會的產品。也像這極法律一般樣的，在某種空間與某種時間之場合內，爲要適應那當下的需要，除物質上的配合外，還須建立起所以維繫那場合之存在的各種精神建築物，只些精神建築物底名稱儘管是一樣，而他們底內容總是跟著時間空間的不同而異其樣式；教化（或者就稱作教育罷）也是斷斷不得例外的。

譬如說，在封建社會裏面所需要的人物是忠臣和孝子，那麼，所要教化的人才，其標準自然是向著忠孝的路上走去，臣僕必須絕對服從君王，奴隸必須絕對服從主人，只在社會上已經成爲論理學上的前提，理法上的天經和地義，那教化對此所擔負的責任當然是要將一般人民變質成忠順的奴才與給人搭腳或做墊背的牛馬，只決不是教化的罪惡，而是社會決定了逼著教化不得不如此地做去；教化不過是忠實地履行了他對社會所負的責任而已。

所以，時代到了某個階段，其所需要的教化是有一定樣式的。三家村學究式之繁重教學早成了已被埋葬的東西，原因是它們底時代已經過去了；新時代底教化另有著新的辦法，決不是已行施過的那老一套可以隨便拿來冒充抵塞的。

九 學院式的教育應該要休息幾天

從上篇的分析，所謂大時代的到臨就在不久的將來，而臨前則是一個混亂之過度時期，其時期底歲月其爲多久當然不是可用數日子推測而知，但也不是一年兩年可以完結。在只期而每個個人最要緊的是要能學習怎樣去取應付眼前生存的技術

或智識，此外，甚麼百年大計，甚麼整理歷史，都是一些舊任第二義的，並非急需的，而且只是爲事實上所不容許你去做的，之工作。

在平時，有開階級的精神先生們，謙遜說道，搖頭擺腦，也未非不是像煞有介事地忠告於他底職務，社會上對他們也盡著實質重學的好評，而他們，也泰然地——其實是靦然地以領導社會文化的責任自翹。他們把油滑的中庸主義去教社會人，要社會人們動心忍性，一個個學成老臉厚皮，軟糖式的行動，還求死得乾淨的古寺老僧。只樣的修養，就某一方面說來固然是清高，但所以成其清高者也祇限於某種時空內之某一方面。聖若刀已架在脖子上，還說對於自己底清白無損，只樣掩耳盜鈴的行爲，祇可以欺太平時代底聾子們。

復次，把一些青年或少年集攏在一室，引今據古，解說『大禹非人，而爲龍的降圖』之不可羸捉的理論，或用心地在解說『銅器時代奴隸制度已產生』，這本現存之某野蠻民族底社會事實爲證。只些研究，就某一方面說，當然是不可少，而且是最有價值的；不過，也只是太平時候的事業。若若敵人底飛機已在天空中飛翔，在彈隨時可以從我們頭上光顧，隆隆的大砲不斷地在向我們威駭，槍彈像蝗蟲一般地飛了過來；只時的人們，逃生苟且求暇，那有閒心來就幾千年前的古人古事擔憂呢？

一句話，學院式的學術研究非戰時所能容許，它幸而或者也是不幸，遭遇了戰時社會秩序之不安定，人們底腦海爲戰爭的恐怖所激盪，它是應該暫時離去我們底思索而休息幾天的。

十 戰時的教育是立等見效的

十年生聚，十年教養，二十年之後才來復仇，只是戰事還未發生以前可以作從容之準備的說法；到戰事既已發生，則誰也不讓你生聚，更說得上甚麼教養？故，戰時的一切，都須是應付眼前而設，甚麼都是現款，甚麼都是臨時爆發，祇要能夠應付得了當前則甚麼都好，否則甚麼都不好。只雖有些近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樣子，但社會的實際是只樣，社會則支配着一切，它需要只樣你斷斷乎不能不只樣，也沒有理由不只樣呀。

說是百年樹人也是精神先生們處於持而傲慢的誇大語；真的要一百年才教出來一個人，那麼，照戰時的中國情形，祇有等著先亡了一次國，再謀復興之道罷。戰時的一切毫不允許你猶豫，也毫不允許你慢慢條理地準備只或準備那；兩軍陣前你底槍柄祇要稍為拔慢一分鐘，則敵人底子彈已經穿入你底腹腔內，思索、猶豫、慎重、考慮，只無異自己在殺自己；戰時並不需要只樣的。

敵人要來殺我；我正當的辦法是：打人不如先動手，還是先把敵人殺了罷？怎樣才不為敵人所殺和怎樣去殺敵人？只是戰時的我們應該學習的辦法和技藝。戰時的我們不必求取多麼高深的學問，能保得住只一蔞活命和守得住建築得有自己房屋的只塊土地，也祇算是能人，也就算是盡了做個戰時人民的責任；此外，甚麼都不必要，說話也不必多說半句的。

敵人已侵犯了我們底幾省地盤，還繼續不斷地進以過來，戰事一天緊似一天，而我們依然放大了寬心說要再等十年教養才慢慢地給敵人以反攻的教訓，又或，嚴重的時局竟將我們駭倒，到被迫不滿則甘作城下之盟的講和，希望藉此得到稍添休息，從事教養。只樸庸俗無能的迂闊見解，祇合護優柔寡斷的酸秀才們伏在案上去細加考量，慢慢地作深味的工夫；事實上是大火已燒到了眉尖，半分鐘的時間也誤不得，還配等甚麼十年？更還需要什麼講和？水求上漲，兵來將擋，只是亂期間最簡單而又最直捷的應付事變之適當辦法；此外，沒有甚麼理論可談，更不許你有絲毫的猶豫態度。隨潰了，當然

由潰瘍想實際之補救辦法。倘不此之圖，而回轉了身，跑向圖書館去，翻閱關於脫離之理論的書籍，只樣的不能忍其所急，結果，怕書還未會翻開，大水已成泛濫之勢了；天下之恩德事此為至極，天下之不逞時務者亦以此類人為最。亡羊補牢，向未為晚；若因亡羊而退回書齋，用心思慮養羊的辦法，恐辦法向未想好，餘羊都皆逃去了；書生見解之無用，與書生行為之不足以應付社會事變，當於此等處得到確切之證明。

是故戰時的教育，應該是大刀闊斧，直截了當，一針見血的有效工夫。譬諸患疽惡癩者，必循大黃，才尋病痊；投以補劑，豈僅無效，適足以傷病體。

戰時的教育是立等見效的。

十一 戰時的教育對象是社會與大眾

要到這裏我們才可以指出——並且也才可以見出教育之必稱爲教化而用意在萬民此方。

因為戰時的社會秩序已爲戰爭所破壞，特爲教育而成立起來的機關之學程根本瓦解，學生們已經失了歸宿，只些教育的對象平時是埋頭在實驗室裏或圖書館中的青年學生，只時都也變作和其他一切人同一樣爲生存而掙扎之羣衆。社會變成一包糟，只些徬徨無主宰的學生羣衆，與生活根本發生動搖的社會大眾，成了同志同種同階層的人，都在迫切地等待着得到領導的機會。他們沸騰着戰鬥的血液，燃燒着解放的情緒，可是找不到適當的路子能夠參加實際的戰鬥，以完了中國的實際情形來說，只所謂戰鬥，無非計是民族解放鬥爭。教育只樣的大衆，領導着他們走向合理的路上去，讓整個社會的人們都成了一致的抗敵風化，乃是切合實際的需要；教化只備名稱之所以成立，即由於它在有上述社會意義的緣故。

其次則我們底社會羣衆還有不少對於民族抗戰意義認識尚淺的，有的怕連革命的聲望都還有些憂懼，更有說那雖有了認識與感覺却沒有所以實現此認識與感覺的辦法；只些羣衆是中華民族的其本成員，也是佔民族人口之大多數的。在民族抗戰的營壘裏，只廣大羣衆將表現其勇敢的與雄厚的鬥爭力量，抗戰前途的光明或暗淡，勝利或失敗，當只與些羣衆本身之健全與否或工作之努力與否有極大關係，不過只些羣衆必須經過一番嚴格地訓練，而其力量才可以有把握地集結起來形成龐大的鬥爭力量。只種對於廣大羣衆所進行的嚴格訓練之工作，就是戰時教育範圍內應有的且也是最切要的事件。要將整個社會，整個民族，整個大衆，教育訓練，使之行動一致地共同陶化於民族抗戰的陣營裏，只工作必須竭力普遍化，徹底民衆化，絕對社會化。

十二 應將全國人都教育成英勇的戰士

在所謂全國總動員只個大題目之下我們進行起我們底抗戰工作，事實上無論甚麼人都應該担負起其本身所負那一部分之鬥爭工作的；前方的武裝同胞當然用不著說，因為他們已担任著國防第一線上之守衛責任，他們是名副其實地站在最前綫上的戰士；不過，所謂戰士，不一定要武裝起來，鬪爭的方式有著各種各樣的不同，在抗戰的總目標之下，祇須我們底行動能使敵人直接地或間接地受到打擊，便算盡了民族抗戰的能事。

所以，喚起廣大羣衆參加現階段之民族解放鬥爭，乃是抗戰期中教育工作之最急切而又最重要的事件。在平時，我們就已深切地感覺到目下教育制度之不能令人滿意，教育上沒有甚麼收獲的結果，有的也就是使人失望和悲觀。因為學校制度和社會情形根本已不調和，每每在學校裏面舉行的東西拿到社會上去便完全無用，在學校裏學的是此

一種學問，到社會上去又須再學另一種學問；於是，大學生畢了業離開學校第一下碰到的難題就是找不到職業的苦痛，大學生進社會若果找到職業須從經驗上另去學習一些大學內所不會學得的智識和技能。其次幾千年來之封建階層入人太深，陞官發財之臭惡觀念充滿在差不多每一個中國人底腦經內，科舉制度早經廢棄，而科舉時代之功名思想依然爲一般讀書人或非讀書人所保存，學校成了變相的科場，學生多是一些醉心功名的變相舉子，祇消一個初中畢業的資格取得之後，回到家鄉，便可以作威作福，壓迫弱小同胞，掛著『浮秀才』的招牌，實行『爲土劣』的故技。女郎，不進學校還好，一進學校，則升了地位，不可一世，自驕自大，小風神氣便充分地表現出來。只樣令人悲觀失望之現教育制度下所生的結果乃是事實；只些事實，在平時我們就已認它爲現教育制度之污點，而在戰時則是應該根本取消的。

戰時最不需要的是專會吃人的社會醫癩少爺小姐，更不需要祇知擺臭架子的舉人秀才，凡有階級的老爺太太，凡自私自利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平時養尊處優，恣意享樂，既不知人世之辛苦，更不知稼穡之艱難，一經事變，則便慄莫知所措；再到生活沒有變法時，乃搖身一變，敗壞名節，當漢奸，竄狗洞，無所不至其極。只類人，另具心肝，對於社會，無益有害，根本不必給他教育；而佔在抗戰立場上，最好是先將他們殺個絕滅。

真能肩起抗戰工作來的惟有已曾覺悟了的熱血青年與學生羣衆和觀念單純認得清民族存亡榮辱的勞苦大衆，其次則直接間接在職抗戰的工作人員，只幾種人爲支撐著民族存在之基本人員，要只些人們團結一致，努力工作，才可以造成強大的抗戰力量；而只些，也就是戰時教育所應該注意的對象。

全面的抗戰當然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階層人又或某一職業人單獨的私自事件，而是全中華民族人人份內應有的事件；總動員是總動全中華民族的員，不是祇動某幾部份軍隊的員。抗戰是全中華民族每一個人身上應負的責任，不論前方，不

險後方，不論職業，不論階層，凡中華境內的人民，個個都有一份，個個都應變成戰士，誰也不得偷懶，誰也不得苟安，喫苦是我們底本份，犧牲是我們底信條，行動是我們底道德，抗敵是我們底義務；且教育應該只樣進行它底任務，也應該只樣地將全國人教育成英勇的戰士。

十三 正規學校的現狀及其在戰時應有的努力

自盧溝橋事起以後，職業即籠罩了北方；平津既陷，太原旋亦失守。這戰事影響到了文化上，北平的大中小學完全關門，天津的南開大學亦遭羅厄難，在北方工作文化的一批批地向着南方跑。乃未幾而松遼形勢又告緊張，跟音寇紅河京失陷的是蕪淞兩省大中小學完全瓦解。好幾省的青年失了學，智識階級者們逃亡殆盡，戰區內人民磨得的祇是火藥氣味和恐怖心理。槍聲、砲聲、飛機聲、炸彈聲，替代了學校內學生們之歌唱聲與講台上教員們之講誦聲。一句話，戰區內我們底正規學校已完全為戰事所破壞，我們底文化亦因暴日獸蹄之踐踏蹂躪而無復存在。自東戰場之抗戰軍事在敵入底機械化戰術的壓迫下萬不得已而失敗下來，武漢即替代南京上海變成政治中心，同時也成了文化中心，於是失學青年收容所之類的機關便在漢口組織起來；此外則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組之臨時大學亦在長沙開課，最近將移昆明。總觀全國二十幾個行省目前都為戰事所威脅，僅瀘川黔三省比較上稍稍安定，故正規學校之符安心照常上課者也祇治西南三省；然因社會鐵則限制著一切，故辦法上仍始終不能，多少為戰時之必然的變亂所波及。這就是我們底正規學校在眼前之實際情形。

所謂正規學校乃是切合平時之實際情形而創設起來的教育機關，它底辦法當然是完全與平時的需要相適應，它是按步就班地、一證一證地、慢慢地來，並以充分的時間來規畫出一個人求學的階段和步驟，更分別出若干之學術部門要學者們

安安心心地去做研究的。平時社會秩序很安定，當然，人們的生活並不甚麼問題；他們可以毫無顧慮地埋頭在圖書室中或實驗室裏，更可以跑到甚麼地方去從事於實際的考察和研究，可是，這些事，在戰時，都是不能允許你自由去做的；第一，你底生活無法得到保障；第二，處處都是烽火，你有甚麼辦法去做考察的工作；第三，平時的那些東西並不能為戰時所需要；這樣一來，學者們在戰時的研究不能不視之平時所研究者改變其方式，而學校亦不能不於平時之正規辦法中改一改面目。最低限度的要求，一個人生觀的改變至少是需要的。

根據以上說明，我不能不對正規學校有如下之建議：

應有的聲明，我對正規學校並沒有取消它的意思；正規學校是經過前人們之若干思索考慮和研究而創立起來的制度，這制度的本身並沒有錯誤，不過時間性上有着先後情形之不同，才使我們發生了合時與不合時之感想而已。故在可能範圍內，即在戰時，我們也應竭力保存平時之教育制度，使之也能多少顯示出一些作用；不過在保存之分別和應用上則竭力使其對實際有所適應而適應其要求。譬如戰時最需要的是軍事智識與軍事訓練，而這種智識與訓練在正規學校之正規課程內是沒有的；為要適應戰時之需要，必須加授這種課程。又如看護一科，在女子教育之正規課程內也是沒有的；為要適應戰時之需要，在女生課呈內也必須將它加授起來。這不過是隨便舉出的兩個例；至實際上之改變，還須看一看其時其地其事之情形而斟酌決定。此外，為要增授戰時之必需科目起見，還須將正規課程酌輕重而加以減裁；又或將教科書徹底改換，依照原有之正規教科將教材大加減削至一半以上，另加適於戰時應用之教科書；再者必需，更應將畢業期限縮短；這樣一方面保存著正規制度，他方面即為實際需要而加授若干戰時課程。教育的目的不在教人讀死書，而在教人怎樣對當下社會盡其應盡之責任。正規教育之本身原帶有學院式教育的性質，即所謂公式主義的教育制度，老氣橫秋地搞著研究而

孔，這是最使人頭痛的制度。倘能將這制度從態度上改變一下，則正規學校，既足以保持平時之教育收穫，更可以為抗戰的實際而完成其所負教育任務之時代的意義。

十四 正規學校的缺點及其在戰時應授的課程

學院式的學者先生們，當敵人底鐵蹄在空中威脅著時，他仍故意地表示出好個中世紀之修道士的模樣，很有修養般地正襟危坐，而發揮其正規理論。大教說：戰時一切的極是變亂的，不過學術上所職司的事件不同，勿論社會情形變亂到甚麼地步，學者們依然掌握著學術的舵，臨危不亂地保護著這份祖先們以若干心血換取得來而傳給我們的精神遺產，度過危險關頭。使這些遺產不致中道失落，乃是學者們戰時對於學術應負的責任。這話不能說不對，而且此類人也是戰時所最需要的；不過此類保守遺產的乖子弟，能夠有不必太多的幾個為數已足。事實上，無情的社會鐵則和時代車輪並不管你這子弟乖不乖，它要推動著你向動亂的前頭跑你是無法立得住足的。乖子弟！人數既不會多，也不宜多；至若說到要在戰亂期間領導著文化界走向乖子弟的路上去，不惟不可能，而且是不達時務，做夢而已。

戰時教育所需要的功課說起來只有四種：(一)政治、(二)軍事、(三)文化、(四)經濟。政治為嚴肅人類關係之不可少的工作，軍事為應付戰時之最必要的事件，文化為人類行動之最高指導，經濟為人類生活之基本原則，這是勿論大中小學的學生都應該讓他們懂得的。過去教育觀念的錯誤，大半原因是由於科舉觀念的遺留尚未肅清，將教育看成了讀書，又讀書以作文為極則；於是國文在任何階段的教學都成了主要學科，學校取錄學生亦以國文為標準，小學則以識字為極則，這樣過份著重了詞章的企圖，顯然歪曲了教育的原則和任務。教育是人類生活之習練與補充，詞章在人類生活中所佔不過

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爲要完成教育任務計，在某種條件下，我們甯肯犧牲了詞章，却不能讓教育的結果離去了這社會與這時代的需要。故，戰時的教育，應該要糾正了平時一般對於教育所具的錯誤觀念。

小學教育在原則上是應該適應兒童心理變使之走向自然發展上去的，不過，健全的生存經驗樹基在兒童們底認識裏更爲必要。那麼，教室內之識字工作在戰時的教育工作裏是不必多費工夫的，與其在教室內訓練小學生用筆字綴成合法的句子，不如在會場內訓練他們用嘴說出幾句清通響亮的話來；與其教他們知道「孔子活著三月而國大治」的荒故事，不如教他們認識「日本在杭州放火燒了三天三夜」的活歷史。要怎樣求生存？要怎樣對敵人趕出去？這是應該讓小學生們多多懂得的見識。

中等教育較之小學教育當然要高深一層，但所要教給學生的學科，質的方面較之小學不必有甚麼改變，祇量四方面須將所教各科內容擴充：國文應多注重在政治報告或軍事記載，又或富有時代感之抒情寫作，其次則練習政治宣傳演講，一句話，國文的極則是要使受訓者訓練到用手能寫和用嘴能說那麼一種程度的。史地應教的是與民族抗戰有關的智識，其他不相干的有如歷代帝王之盛衰興落，或匪徒們個人間之歎殺斷打，都是不必耗費腦筋的故事，儘可以讓專家們去保存記憶。算學科內要教授的是軍事計算與測量，至於「雞兔同籠」其類問題儘可以丟棄。理化科內要教授的應以軍事化學實驗爲主，不必太過偏重理論的講述，亦不必太過重視學科系統，最要是讓理化和工藝合併起來，一方面作學術講授，同時即將它應用到實際工作上去，此外不必要的科目可完全刪去，至加緊黨軍訓練及軍事訓練，應視作各科中之最主要科目。我這樣地將正規地課修改，不是自作聰明的企圖，實際是由於我們底當前是一個持久抗戰的局面，在戰時，甚麼都不得與平時相同，戰時一切都沒有秩序，教育所需要的是切合眼前的實際，學術上的秩序是可以不必呆板地死

守著的。至於正規功課之外，尚有爲戰時之特殊需要而不得不添設的科目是國際政治經濟講話，又學生除正課外，須參加社會工作，這裏面最當注意的是學校當局應負切實正確之指導，並須加授民衆組織訓練及抗戰宣傳兩科。

大學教育爲正規教育之最後階段，故大學生爲正規教育中程度最高之學生。大學教育分科訓練，故學生得就其所長以謀盡量之發展。但戰時之大學教育與平時亦不得同日語，平時之大學研究態度戰時絕對不適用；此爲實際之環境逼迫而成，非人力所可強致。因爲戰時社會秩序不得安定，學者們當然是無暇安心從事於學術研究，此於本文前章曾作過詳細之說明。然則戰時之大學，又不能不另想出所以適應此戰時需要之特殊辦法來。我底意思：大學生所習識應已較訓練到相當成熟地步，他將能以能力供獻於社會，其與社會之接觸將較中學生爲近，其能影響於社會工作者亦比中學生爲深，故不得不及速舉他舉以充當社會工作者中重要之一員。正規大學之畢業期限爲四年，在戰時是嫌其過長了的，戰時的大學畢業期限最多不宜過兩年。爲適應戰時之急切需要計，其所設科應改爲：(一)軍事化學科，(二)軍事工程科，(三)國際政治經濟科，(四)文化宣傳指點科，(五)民衆運動教育科。戰時一切都是例外的，故大學教學亦當視之平時而正規學科爲例外。持久抗戰的工作不知何日始結束，我們正等待着戰時大學能快快地趕造出些戰士來參加戰鬥。抗戰的營陣中正需要有的青年參加作戰，而實際我們些青年却又大批地感受到失業或失學的苦悶，這是戰時社會狀態之矛盾；我們要把這將這矛盾化開，使任何人都能對抗戰有用，社會各部份人底力量結果在一起。

十五 廣大 地 發展 社 會 教 育 及 開 辦 臨 時 學 校

此我們們對日之民族抗戰，就大體說，不能不謂爲通力合作，團結一致，共同抵抗仇人；惟民族深仇，則其事可謂

緒，顯然不及北伐時代進攻軍閥勢力時之高漲；北伐時革命軍每到一個地方，都得到民衆們底熱烈歡迎和擁護，運輸籌餉，也當得民衆們底助力；但如這樣的事，在此次抗戰中經驗中却不多見。聽說我軍從淞滬線上退下時，所經各縣地方，民衆們早已逃亡得乾淨，連找一杯開水喝喝也感困難，幫助是根本用不着說的。所以演成這樣事變的原因：第一是由於勝負形勢不同所致；第二是昔日霧深潭地埋藏在一般人民胸中，他們聽得我守軍已敗退下來，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敢逗留留半刻，大家逃生之不暇，更甯說甚麼幫助！常情使他們不得不這樣做，我們當然不能去怪責他們；因為敵人是那麼兇橫，正式軍隊也還抵擋他們不住，素無訓練和一盤散沙的老百姓當然不會有甚麼辦法。這是我們抗戰中之一大缺點，要用一句話來說明這缺點，就是：我們底民衆工作做得太無成績；或者說，民衆簡直就沒有受過訓練，他們對抗戰意義沒有認識。

所謂全面抗戰的主要隊伍誰也知道是廣大的民族羣衆，正規軍隊事實上不過是抗戰隊伍中之急先鋒；衛隊陷降是正規軍隊底責任，殘廢隊打持久抵抗的工作則須由民族羣衆合力負擔。但，所謂羣衆根本上是些不曾受過教育的人，他們對於抗戰當然不會有正確之認識，經驗私習又告訴他們：日本國富兵強斷乎不好惹；中國和日本開仗則吃敗仗的必是中國；要參加抗敵作戰無疑是送死；這樣半真半假的錯誤觀念實在支配了一般民衆底心理，因為怕日本就不敢決心打日本，一不敢決心打日本則抗戰前途當然難有勝利的希望，影響於抗戰工作者關係非小。是故，我們若要加强抗戰力量，擴大抗戰工作，則訓練民衆，組織民衆，爲目前之基本要圖。

在抗戰軍事工作之積極進行中，我們要使我們底民衆清楚地認識：日本的現狀如何？日本之必於進攻中國者其本固何在？日本進攻中國之實力如何？日本進攻中國對國際形勢發生甚麼影響？中國爲甚麼要徹底充戰？中國充戰之結果對民族解放有甚麼好處？具有十分重要性的民衆動員參加充戰對民族解放前途能發生些甚麼影響？這些問題；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都

能深刻地了解，能明確地認識。同時更要讓他們徹底覺悟今日的充戰乃是保衛民族之神聖充戰；必須激發起他們底充戰情緒，使他們自覺地、同時還要自覺地動起員來，實地參加武裝的、或非武裝的充戰工作。

再在：要我們察覺到我們底充戰工作眼前是尚未徹底普遍的，可笑而又可悲的是農衆中風充戰行為每每不是出於自發地動作；如服務兵役，爲抗戰時期人民應盡的責任，但事實上人民對此很是畏葸不削，結果是由政府以公令強行徵募；又如救國公債，亦充戰時期人民應當愛國家的光榮錢，但以過去最近數月推行公債的情形看，就沒有見過某一個人與他慷慨傾囊認購五萬或十萬元的，話還不必說得這麼高，就說低些，則連認五元十元的人都微有些考慮和比較，現出猶豫不決的樣子，必須等到救國分會（依然是政府機關）想出種種辦法強迫攤派時，才將這帶有光榮性質的錢文拿出來，然而已經不是自動或樂意的了。本來是民衆自己底光榮責任，爲甚麼他們不能自發地供獻給民族，一定要等到政府加以逼迫後才服從下來呢？當然又是民衆們未曾受到充分訓練的緣故，民衆們對於充戰之意義和需要尚不會有真確的認識。

所以，民衆訓練在今日之充戰的實際工作上是最不可少的企圖。我們要造成強大之民族充戰勢力，我們要使民衆都能自覺地動員起來和組織起來，最重要的工作是能對那些意識還在深睡著的廣大民衆加以提警和訓練，直接地讓他們覺悟到目己責任，重大和民族危機的緊迫，這是戰時教育應有的責任及應有的工作。

正規之學校教育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訓練出少數之專門人才，這樣的人才不能數戰時之應用的。戰時需要的是以衆多的人數及雄厚的勢力團結成鐵的陣線，向敵人威脅進攻。故這裏的教育，並不需要說教式之繁瑣理論的講述，造出幾個天才在社會上擺架子，而是要全社會都吶吶吼吼起來，教者先發的吶吶與羣衆自覺的吶吶相和；讓全民族中之每一個人都能受訓，也每一個人都能發吼，宏大的吼聲震撼天地使敵人爲這吼聲所震憤。戰時教育之功課不必太多，期限不必太長，祇須

編與與提高的任務達到，則受訓一個月固可畢業，即受訓一天或一點鐘也可以畢業。

是故，爲適應戰時而組織起來之各種各樣的臨時學校，在我是認爲最必要，而且也是最能表現其服務戰鬥之偉大力量的。在這些臨時學校裏，我們可以訓練出各種、各種、各階層、各業務的人。看各人底才能，施給他們以戰時所需要的相當技能。程度高的由臨時大學來收容，稍次點的則辦臨時訓練班收容，再其次則施行廣大社會教育。這裏的社會教育不是平時所施行的有如識字運動那麼一類的東西，而是直截了當簡單明瞭地將戰時之鬥爭理論及行動演習讓民衆們認識和實踐，這是徹底的政治行動，不是學院式的聽講。在廣大的民衆大會裏可以施行這種教育，在盛大的遊行示威裏也可以施行這種教育，縮小範圍祇須在不管多少人數的民衆聚會裏都可以讓一種教育顯示其作用。這樣的教育局果能徹底實行起來，不怕民衆沒有覺悟，不怕民衆沒有認識，所謂民族總動員，不必由你鼓吹，它自然會自空地行動起來。

抗戰勝利是需要民衆總動員起來的，而民衆之所以能總動員，這裏更有着好幾種機械那樣的一種力，這力，原動力是戰時的教育。

十六 我們從事邊地教育的人應有的努力

(三二)

當前方將士浴血奮爭、奮勇抗擊，讓個八生命在生死線上掙扎跳躍着今日，我們遠在後方的民衆誰也不免時時感他們在擔憂，也時時在慶祝他們底勝利，但事實上，我們始終是隔離得戰地太遠，至少，兩頓飽飯，一覺熟睡，總是的，不管我們怎樣關心民族抗戰的前途，也不管我們怎樣燃燒着民族抗戰之革命情緒，而實際生活上並不會親切地受到敵人的侵略之實地刺激，我們從戰爭那裏所引起而生出之憤怒情緒不是敵人親自刺激着我們由我們自發地生出的反應，而是由同國

心所喚起，同胞間的痛癢相詢之正義感所激成。故我們這裏的抗戰情緒是發動的，始終是和實際經驗高著一層紙；這不是良心有無之問題，而是實感有無之問題。

根據以上說明，我們對於邊地民衆之抗戰情緒不能不有所提警：因爲一個人底情感是最容易疲憊的，刺激來得猛烈時則情感必然會緊張，刺激漸漸消滅時則情感亦必隨之而鬆懈。把這原則應用到現時局去，戰事激烈則我底抗戰情緒必高漲，若戰事持久下去，進退皆呈趕進狀態，則民衆之抗戰情緒一定會疲憊的。這樣的事實乃是由於必然之因果法所產生；要提防這事件之不致演成，我們從事教育的人應担負起提警的責任。

其次邊地民族複雜，各民族間由於語言血系不同的緣故，一直到現在，各民族人底心中，總半半地保存着回公之民族形式間的隔離；雖則同樣的隔離我們本也可以確保其不致發生甚麼擾亂社會秩序的事變，但在民族抗戰激烈進行中之今日場合，我們內部之各式各樣的團結是需要的。形成邊地各民族間之隔離的原因乃是由於平時各民族間不多發生和好關係所致，各個民族佔有著和割據了一個住區在各日保存著其特有的風俗習慣，這些在原始式的人民腦海中盤據得很深，固最不容易改變的風俗習慣，便造成了各民族間生活上之嫉視、譏笑、不調和的鴻溝。此種隔離現象在平時已覺出到以民族親睦及團結上藏伏著危險之因素，在戰時更需要民族戰線統一當然不能儘讓此種隔離現象存在著。我們若學化隔各民族間由隔離的生活實現所發生之隔離觀念，最重要的全圖當然是要改變他們底生活習慣和頑固心理；而能担負此種改變的責任的誰也知這就是教育，或名之爲教化。那麼，我們正忙於事者邊地教育的人應負起這責任。

復次，對於邊地教育之工作方式，平時，我們底主張，也祇偏向於社會教育方面，在邊地成立若干正規學校，它所能發生的效力實在不如循察教育之能於普遍而深入，基本的與識字的教學辦法實在不如露天演講收效之大。故戰時的邊地教

育，絕不是單純之識字運動，而應該是加大的文化運動與文化宣傳工作；其初期為：

(一) 改善邊民之生活習慣；

(二) 增進邊民之社會常識；

(三) 團結各民族間之一致關係；

(四) 喚起邊民之民族抗戰意識；

(五) 訓練後方民衆成爲英勇強幹之民族戰士。

是故，我們底工作，又必然要向著這條大路走去：

(一) 在認識上，努力於政治文化宣傳，使邊民對於抗戰意義至少亦必有最低限度之了解，

(二) 在行動上，努力於軍事訓練，養成邊民之合理的勇敢精神，準備著到必要時去參加實地抗戰。

在這樣的時代，一樣的嚴重時局裏，不必分出我們所在地區的遠近，戰爭的浪頭一定嚴重而無情地向著我們身上打來，絕不會對誰稍稍鬆懈或放鬆；故在責任上，我們必須搶上這浪頭的前頭，爲爭取民族生存的前途而努力，並且在整個中華民族之鞏固團結下，全中華民國境內之一切人都互相牽手，向著民族解放抗戰之陣線上前進！

附註：本文因印字粒不敷應用，故前半篇皆以『具』字代『這』字，又『的』字亦不夠用，故將『底』地』兩字通用；其用法：『底』用在領格，『的』用於介詞及語尾，『地』用在副詞上。

(完)



上：築路者

左：走向一九三八年去

杜若雲作



中國民衆文學概論

徐夢麟

中國民衆文學的特點

文學的根蒂是埋在地會的土中，從某一種社會必然產生某一種文學。

從中國文學史上看來，也有這樣的情況，因為中國社會文化早已區分着文人社會的文化與平民社會的文化，從平民社會的文學中產生了中國的民衆文學。這民衆文學的特點：是集體的、雜個人主義的，所以找不出作家的主名；是普遍的、平凡的，所以非常淺近明白，容易流行；是共通的、社會的，所以具有類型性；是從人人自己生活裏呼喊出來的，所以還沒有分工，還沒有取爲文人學士專有的職業。這是原始民衆文學的特點。無論什麼民族都會經過這樣的階段。

後來文藝到了必然的情況下面，變成文人學士的專有

職業，呈了分工作用，於是作品上面都加得有了作家的主觀色彩；文藝於是成了個人主義的產物，注重個性與天才。

文藝和民衆便越隔越遠，這就是文人文學和貴族文學。從中國戲曲起源去看，南曲中心的杭州、北曲中心的汴京，當時社會的奢侈腐敗已達極點，所以產生了無數以藝術爲職業的說書家、音樂家、舞蹈家、表演歌唱家，才成了兩大類，綜合一切藝術的龐然大物——南北曲。

民衆文學之口耳相傳的特質

民衆文學，尚有一特殊之性質，即口耳相傳是也。古代之詩，以口爲重，故曰「詩言志」，而不曰「詩寫志」，曰「發言爲詩」，而不曰「寫之爲詩」；蓋詩歌發生，遠在文字以前，其初本與音樂跳舞相伴，或贖神祇，或發勇士，或抒朴素之人情，或爲戰陣之軍歌，雖習口耳相傳，不著竹

帛，經多人之口傳，加以技術特質，遂由自然民謠變為技藝。其後文字發明，乃由與音樂相隨之口誦詩歌，基於文字，變為獨立之詩歌，與音樂脫離關係。故民衆文學之特質，即在口耳相傳，而著於文字者乃後起之事，又或采詩者之事，文人文學則未有含文字而存在者也。（根據相馬御風詩歌論文藝百科全書——頁日本早稻田大學編）

民衆文學家之出幕式

文學史之功用，在明瞭文學進化變遷之法則，而促進未來之文化與發展。但任何民族，其文學性質極爲複雜，性質之分析不精，則進化之公例不明，故文學分類在文學史上極爲重要。茲說明文學分類中之最大要件，即「平民文學家」一語之確立如下：

平民文學一語，久已流行，然其觀念甚曖昧，蓋多流於形式分類，以爲淺易明白之文學即平民文學，能作淺易明白之文章者即爲平民文學家，此大謬也。而所以致此謬誤者，實由「平民文學家」之身分過於卑下，傳記，所不傳，士林之所不齒，當其時，則婦人孺子有知其姓氏者，及

代遺年譜，不唯忘其姓名，抑且不知世上曾有如是之人。故民衆文學家之觀念與意義甚不確定，一般不過以之指能作明白淺顯之文字者，如白居易、王實甫而已；不知下級民衆中，當時創造新體支配羣衆者，則自有其團體，別自有其生活，別自有其教育，一切皆與文人不同，雖其智識品格卑微，而社會教育之大權反隸於此輩手中；其流行之廣且速，洵非文人之所能比。彼等姓名雖不彰，有如不審山，獨主名可以指陳，然可謂有其人而不傳，不可斷重無其人也。本文略述南宋平民文學家之姓名、身分、性相，使文學史上之秘密西員，一呈其真面目，名曰平民文學家之出幕式。

一 說書家：喬尚卷、李郎中、武書生、宋小娘子、陳小娘子、張小娘子。（以上演說史書者，大多爲下級民衆，其中亦有進士貢生解元等，然大多文人落魄與下級羣衆爲伍，以謀生活者也。金院本中亦有類於說書者，如諸雜院中之理頭千字文、錯打千字文、講樂章序、講道雜話、神農大說藥等。）許貢生、張解元、周八官人、陳進士、劉進士、陸進士、陳三官人。

(以上皆文人著述，與平民爲伍者也。作兩編編列詞之繁解元，想亦此類。)

二 佛曲實卷宣說家：長嘯和尙、達理和尙、法和、陸妙慧(女流)、有緣和尙、倩菴、戴悅菴、戴忻菴。

。以上爲說經誦經，大約即宣講佛曲實卷之人；其中人物，以和尙尼姑或齋公之類爲多。)

三 小說家：張小四郎、弼張二、色圓、陳修、張鳳麟、翟四郎、秦州張顯、酒李一醉、王十郎、故爽毛二、

張兒徐榮、擬條張茂、鎮肝朱榮和、李公佑、方瑞、史蕙英(女流)、張槍、(以上諸人，皆以小說爲業，

或以嗜好得名如酒李一醉，或以地方得名如秦州張顯，或以行次得名如張四小郎，其傳聞有不可解者如故

衣毛三、晝兒徐榮，皆爲下層民衆之特徵也。水東日記云：「今書坊相傳射和之徒，僞爲小說雜畫，農工

商販，抄寫雜畫，家畜而人有之，婦女若其醜好，好事者因自爲通鑑；士大夫不以爲非，而相率推波助浪

，遂泛濫而莫之救。」(葉靈樞水東日記) 足見當時小說流行的一般情況了。)

一 蓮蓬婆、賀壽、陳尼犯、畫魚圖、陸恩驥、筆談、周鳳齋、作佛事、丁八、

四 唱京詞：蔣郎婦、武客、馮客。

五 諸宮詞：高郎婦、黃淑卿、王雙蓮(文流)。

六 鼓板：段防禦、陳宜娘、張福兒、潘小雙、周雙蓮

、來七、陳喜、莫及、金四、童大有。(以上皆爲唱

鼓板者，想即唱「大鼓書」及「鼓子詞」者也。則趙德麟

之鼓子詞亦模仿民間，此外尙有「彈唱因緣」之童道)

等，唱「耍合」之「大福胎」「小福胎」等，唱「撥不斷」則

有「張鷟子」，說「海誓」則有「張四郎」等。

以上所列，是否盡爲民衆文學者，尙不敢定，因說史

者未必即爲歷史行義作者，說經誦經者未必即爲佛曲實卷

之作，小說及小唱諸宮詞京詞之唱者未必即爲小說小曲

諸宮詞之作者也。然不能謂彼等所說所唱皆非彼等之所

作，其中恐有幾分之幾出于自作，即元曲選中之曲，出于

倡優目撰者，亦有之矣。蓋此等作品，當極淺俗，作者之

學識與說唱者之學識相差無幾，即令非唱者所自作，而

作者之學識亦可推見，則唱者說者儘有可以代表作者之資

格也。況平民文學之特質，在於口耳相傳，不著於書，即

令偶有脚本，而輕視者唱者加以不少之修改增刪，既謂由

「自然民話」變爲「技話」是也。例如「元人雜劇」，乃當時之

脚本，甚爲簡略，及經多次上演，由歌者口中增加不少；同一劇也，收於『元曲選』中者，較收于『元刊古今雜劇』者，其科目增加數倍；蓋前者爲威督叔就當時所歌者整理增加，而後者則原日之脚本也；今列於下：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元曲選本較古今劇本多三倍；

死生交范張雞黍——元曲選本較古今劇本多四倍；

薛仁貴榮歸故鄉——元曲選本較古今劇本多七倍；

西華山高臥——元曲選本較古今劇本多四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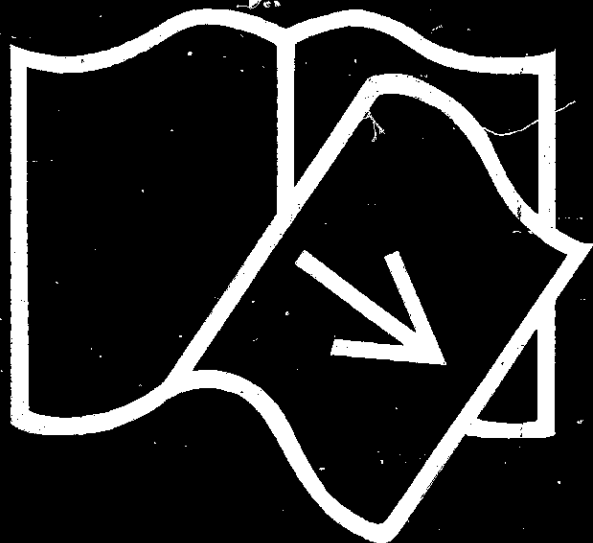
其他尚有十餘種，亦三四倍六七倍不等；然曲則兩本相差甚微，不過文章互異而已。唯『白』則元刊本極簡略，但略記大意；例如元刊本但云『孤云了』、『旦云了』、『外上云了』；所云何語？概未著錄；蓋曲文排調必有一定，白則俟上演時任優伶自爲，庶免生硬拘束之弊，更可以發揮優人之音語天才；（編新劇者于此點似可取法）及七衍次數既多，而白文遂隨歌者而異。故威督叔云：『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云錦之御戲鑑』，與今坊本不同，因爲添註校定，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元曲選自序』瀟谷溫云：『古今雜劇』乃坊間流行之類本，百種曲想經威氏之手定者也。『支那文學概論』二二頁）蓋上演既久，各本互異，

一切科目皆歌者所增，威氏集取其長，遂成巨帙矣。

準是以觀，平民文學之歌者或說者反占主位，而作者則居於無足輕重之地位；蓋文人文學以筆爲主，故作者居主位，平民文學以口耳爲主，故歌者居主位；雖謂以上所列皆爲南宋之平民文學家，無不可也。

平民文學中秘密演員既已出幕，則平民文學家之地位、身分、性質可了然矣。費而言之，則所謂平民文學家者，非白香山，非柳屯田，非王寶甫；而爲宋小娘子，張四小郎，故衣毛三，史惠英，王雙蓮，張二，丁八之流也。

彼等之出身極微賤，其知識皆極淺薄，其思想異常平凡，其文學又極鄙俗；唯其如是，所以容易入于下級民衆之心。彼等大都備有音樂天才，不唯能作，亦復能唱，宛如看戲之奇嗎，唱着與作者，歌人與詩人，殆無差別。故其作品雖簡，而能借音樂偉大之暗示力以醇化之；故其傳播迅速，非文人作者可以望其項背。不過彼等已經在社會分身之後，把藝術做了他們的職業，他們把藝術去娛樂民衆，民衆給與他們金錢。平民文學家之觀念既已回籠，則『何爲平民文學？』一語，當可明白；決不至再以白居易之『折舊約』、杜工部之『石壕吏』指爲平民文學也。



原件短缺

P31-44

抗戰期間後方青年應有的覺悟和修養

楊玉生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青年人石火一般的熱情，有鐵一般的毅力，復有種深心動機與時代的思想，有健壯的體魄，有豐富的朝氣；所以民族底獨立生存，需要青年底奮鬥犧牲；社會之改造維新，需要青年底努力進行。在歷史上，青年們曾遺留下不少悲感慷慨之偉大事業，供我們贊嘆，供我們模範，就是現代，也是可以找到很多的榜樣。意大利底青年，受着嚴格的精神教育和完備的軍事訓練，個個都有團結精神和戰鬥能力，他們是法西意大利底砥柱，德意志底青年，以其傳統的鐵血精神，樹立強力政府，努力排猶運動，欲恢復民族地位，欲發揚日耳曼精神，蘇聯底青年，以其熱烈的情緒狂暴的行動完成了革命，現在又以冷靜的頭腦及精密的步驟，努力於國防建設。土耳其

底青年，打破了近東病夫的頭銜，建設了民主共和的國家，現存都從事於發展文化，開拓實業和研究學術，以為國家百年大計，看了這些情形，現時之中國青年，當受如何警惕，如何慚愧！

現到之中華民國，已近生死存亡線上掙扎其最後之一息，中華民族正在生死關頭等待其最後之轉機，中國青年底責任，是比歷史上任何時代之青年加重，是比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青年尤重，但今日中國之青年，或在封建條條過其暮氣沉沉的優閑生活，或在繁華都市中過着紙醉金迷之淫靡生活，或甘為下流入流氓痞棍之伍，或挺而走險作危害民族社會充當漢奸出賣國家的勾當，那一件不使我們痛心疾首？那一件不使我們咬牙切齒？茲就觀察所及，將現

代中國青年生活態度分爲以下各種派別：

公子派——即所謂公子哥兒派，他們承繼了家財或遺產，衣食無憂，終日過着優閒生活，心目中無所謂民族國家，時代社會，祇知個人，至多只是一個家庭享樂者。

浪漫派——此派青年，有些黨先人餘蔭手頭比較寬裕，有些因職業之優越收入頗多，飽暖思淫慾，於是徵逐於酒食賭博，美其名曰「浪漫生活」，實則對於社會惡感。

過激派——此派青年，在承平時代，生活安定，正如操舟於風平浪靜之水面上，可以致有危險，正在的社會紊亂、複雜、黑暗、惡劣、於是一部份青年，因不平而憤激，因憤激而趨於極端了。

消極派——派的動機，也和過激派同樣不滿於社會現狀，因而感到人生乏味，遂生厭世之心，於是灰心灰意懶，毫無奮鬥精神，但求「苟安其生命於亂世而已」。

政客派——多數青年因趨利祿的觀念所驅使，政治鬥爭之環境所滋潤，同時又存了「不勞而獲」的僥倖心，於是捨其應走之正軌，而參加所謂小組黨之活動，成功了政客之青年。

獨善派——人類總是中庸之才爲多，一般青年既不敢露頭角，又不屑與小人爲伍，遂有抱「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態度，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閉戶讀書」，一切不過問，是其他還有自空一切之做慢派，不修邊幅之拓落派，是

非不助之胡調派等，不一而足，這都是目前中國社會上可以看得見的現象，國家最有希望最可寶貴之青年，竟有大部分份走到這許多路上去，國家前途尚堪問乎？

國難重矣！世變深矣！時代之巨輪在飛躍着，民族之鐘鐘在激盪着，中華民族的誕生都係之於今日青年身上，國家希望於他們與要求於他們的當然非常迫切，他們若不醒覺與奮起，民族之慘痛將立刻呈現於我們眼前，我們底危機再不容許我們高談闊論，我們底環境更不容許我們詳慮深思與躊躇猶豫，是故現代青年應負起國家興亡的責任，誠然從前在戰區裏之公子哥兒浪蕩胡調以至獨身自好之許多青年已被時代逼得翻然覺悟；看罷，在「二八」事變時，已確有許多青年參加到壯士隊伍中工作，七七事變以來，更不少青年奔到西北去接受救國教育，若干非戰區青年正式要求政府當局實施戰時教育。再看，空前制勝敵人的台兒莊戰役是青年熱血畫成流東蹟，（四月二十日號民報徐州四月廿三訊）最近在魯境津浦鐵路後方的我方健兒，就中大多數爲新近訓練之學生，彼等皆受高深教育，有已畢業於大學專門學校及方在大學或中學肄業者，類皆體魄健強，精神奮發，故能一舉大捷，因自落敵而京淪陷後，我政府即進行招募壯勇者十萬人，實遣至各地受訓，現時有半數以上已完底訓練課程，踏上火線報國，其餘亦將陸續出發殺敵救果云。（我會在安海核方）目下

可辦安全的青年 時代已經不容許我們隔岸觀火了，我們應當及時努力，及時準備，準備為垂危的國家奮鬥犧牲，當前方青年同志後盾，我們迫切希望後方所有的青年有以下幾點覺悟和修養：

(一) 民族意識的覺醒：西洋人譏笑中國人為一盤散沙，就是因為中國沒有民族國家觀念的緣故，中國社會下家族本位，而非民族本位，所以祇有家族意識而沒有民族意識。士君子十戰塞翁，熟識諸子百家，無非欲博取功名富貴，以榮宗耀祖及顯揚鄉里，公前的人不願遠離家鄉，若行之千里，便傷痛哭斷腸；就是現在一般青年亦何莫不然！試看各地農村破產，生活艱難，但是很少青年到外省或邊荒去；那兒有無限的寶藏與無限的富源，一般青年不是不知道，卻是因為家庭觀念太重捨不得離開鄉鄰的緣故。總理全部著作對於民族主義闡揚最多，就是深知一般青年仍未脫除封建思想，祇知為個人、為家庭、為宗族、為民族國家觀念最為淡薄，所以不惜苦口婆心地宣揚民族團結之本旨，使整個民族醒覺，「九一八」事變以後，整個中華民族已在生死線上掙扎，危巢累卵，勢甚迫急，本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則今日之中國請至便該根本覺悟，努力民族革命，參加救亡工作。在當前艱難情形有許多青年從事悲壯激烈的獨立運動，再度也有許多青年發動着可歌可泣的民族革命戰爭，難道中國青年還不及印度和朝鮮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由遠東啟程燃火，目前我國與日本對敵，故得運用外交手腕與其他各帝國主義周旋，可望苟安一刻，這世界大戰爆發，在各帝國主義者互相火拚和各弱小民族發動革命之大混亂中，中國也許就此喪失主權，被人瓜分，又或從此恢復民族地位，達到自由平等、永遠生存。但是要我國所有青年能振作起來，努力準備，為國家奮鬥、為民族犧牲。我們民族領袖蔣總裁已發動了復興中國的革命，領導全國青年從事復興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戰；青年們：奮發自新的時候到了，獻與你們有志氣和決心轉變，將來都會變國家柱石與民族中堅。我們應當認識中華民族之歷史上的光榮及地理上的偉大，對於民族固有文化，固有道義及固有智能都應開揚發揮，我們尤應認識清楚我們會不聞槍聲而現成地做一個亡國奴；我們家庭祖宗攻訐姊妹兄弟有受殘踏辱辱之可能，我們處處保持「國將不國何以家為」的慷慨情緒，這是我希望於後方青年的第一點。

(二) 團體行動底修養：中國人不但沒有民族意識，同時也沒有團體意識，人人都以個人為重，往往圖一己私力使而破壞人羣組織，極少為人整而犧牲一己之存心；是故散沙一盤，毫無羣力，各有私爭，並無公門，此為最大之缺點。試看過去國內各種農會、工會、商會以至青年們自己以學生會之類，很少能夠堅固團結，切實表現團體精神

神莫常在報章雜誌中看到，某一團體分爲數派，互相攻擊，各說自己合理，對方非法，結果團體解散，彼此才甘心；就是青年學生組織的自治團體，有求謝絕參加，有的求之若恐不及，有爭主席主任及否沒公款等種種惡劣行爲，亦有被反動份子利用爲宣傳工具藉以煽動學潮，擾亂社會治安，爲誤好一極的行爲，更是傷心的事！

一種重個人輕團體的風氣，都是不明團體之性質及重要的原故；一般人祇知團體是爲私人謀飯吃造機會中場，而不知團體存其偉大作用有重要地位。原本現社會的組織愈益複雜，現社會的競爭愈激烈，個人的智識能力有限，難以適應環境及建立事業，必須集合許多同志組織各種團體，或爲經營實業、或爲研究學術、或從事社會運動、或改進公共事業，一個人所辦不到的，合多數人的力量組成團體便辦得到。團體爲其分子謀共同的福利，原是現社會最經濟最合理的生活方法；但中國人誤認團體削弱個人權利，減少個人機會，結果大家都將公共利益供自己用，公共產業店爲己有，團體那能不失敗不解散呢？另有許多人士雖然明瞭團體的力量和團體的優點，却去利用團體從事種種非法勾當，團體的真正意義和性能喪失了。

現在國家在動員全國的力量，從事民族生存的鬥爭，青年必須擔負起會上前方各種事業，時時刻刻需要許多同志協力進行，所以應該在任何時地任何事件均應具有

團體觀念和團體行動。我們不要自私自利，應該愛護團體、愛護同志、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團體的互助爲個人的成功，以團體的光榮爲個人的光榮，而後民族國家才有生存希望。這是我所希望於今日中國後方青年第二點。

(三) 創造的能力：中國人底智力並不劣於外國人，但是外國人處處能夠創造，中國人却處處僅能仿效。聽

聖會說我們外國交也頭趕上，這便是說，我們不做仿效而已。還需趕先頭，青年站在時代前驅，社會底下層，應該領導羣衆從事創造事業，但是我國青年却祇學人家皮毛，拍人家唾沫，人家說馬克思主義好，我們便學馬克思主義，人家說道爾頓好，我們便學道爾頓，人家說羅馬不拆吾好，我們就主張廢除漢字，甚至中國社會研究係何種性質，還要聽從俄史陀二派決定，我國缺乏創造能力以至於此，能、痛心！推究其源，還是由於青年自己太不奮進，太不勤奮，所以只知抄襲外國學說，仿造外國東西，就完事了！所以我國近年以來，在學術上、制度上、思想上，不但沒有新的創造，而且仿效得也不成樣子；留法學生便將法國制度強在國內施行，留美學生便將美國制度強說成美國民接受，留俄學生將第三國際宣傳共產主義，留日學生替日本軍閥提倡東亞門羅主義，將中華民族充滿了舶來品和仿造貨，民族的固有文化，已淪亡了。

一帶民族完全模仿其他民族的文化，固不爲其他民族

所同化以至滅亡，亦將隨亂波疊石一命鴻之危險。青年們儘有豐沛的精力和耐苦的體魄，可以努力創造，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乃至一草一木，都可發揮創造精神；我們不應該仿效日本軍閥殘暴，却應效仿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孟進精神，建立中國新文化和新生命；這是我希望於今日中國後方青年的第三點。

(四) 勞動服務的習慣：『好吃懶做』為我國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特徵，青年尤佔多數。勞動本是社會進步的惟一途徑，也是人類文化之唯一原因，所以戰後各新奧國都以『勞動神聖』鼓勵國人，青年尤應注意勞動習慣之養成；我國尚去一紙觀念，以勞動為低賤恥辱。富裕之家都不再去勞動，以為勞動有失身份、有礙體面；這種觀念都是從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各國人民都已打破了這種觀念，惟獨中國人還不牢保持著。試以美國來說，中等之家尚不願用女僕，一切烹飪縫紉洗滌之事都由主婦自任，就是舊有自備汽車也自由已駕駛，不另雇用車夫；英國是貴族制度尚存保守風氣未除的國家，但是像祝爾大戶人家與畜奴婢的現象則極少看見。

現在我國生產落後，分配不足，大家好吃懶做也是一大原因；青年從今日起必須時刻勞動時刻服務，個個都是生產者，每一小時的勞動與為每一件事之服務都是有益於整頓民族的，關於心理方面，不要以勞動為鄙賤，而須以

勞動為神聖，不要以服務為辛勞，而須以服務求快樂。近來各學校有所謂勞動教育的提倡，也在養成青年的勞動習慣，不過這種教育尚太普遍，大多數的學校學生還是在過養尊處優的生活。總之：少數型的青年，不是現社會須要的，工人型的青年，才能担负社會的重任和革命的使命，讓我們大家以勞動來維持我們的生命，以勞後來為國家盡職務罷；這是我所希望於今日中國後方青年的第四點。

(五) 尚武任俠的精神：尚武任俠為我國古代優美的品格，尤以春秋戰國時代最為盛行；漢唐以後，佛教思想輸入中國，養成重文輕武的風氣，德亦漸失尚武任俠之精神。尚武之所以自衛，任俠之所以救人，都有高尚的道德價值，且能培養毅力強健身體，尤為青年修養一大方針。歐戰名國及日本都極鼓勵青年養成此種精神，像德國威靈頓、意大利的巴里拉爾衛隊及日本的武士道，都是顯例。我國青年則個個是文質彬彬，白面書生，自強而且不能，救人更談不到，所以根本沒有任俠的精神；因為沒有尚武任俠的精神，所以處處表示懦弱、畏縮、投降之心理和行為，直接影響整個民族，使我們民族也失去自尊、自主、自衛之信念，祇表現妥協、苟安、屈辱之劣行，這是民族前途一大危機。當此抗戰開始復興革命之際，欲恢復民族地位，必先恢復民族精神，欲恢復民族精神，必先恢復國民尚武任俠之精神。

向武任使必須有強健的體魄和精良之武術。關于這點應從各方面去修養，各項運動固應時常練習，其他如國術、騎馬、游泳、射擊、球技都要熟練，養成向武任使的體魄與精神，無論為各人爲民族，青年應具一掃文弱風氣，充分表現義勇及殺身成仁的向武任使之德性；這是我希望於中國後方青年之第五點。

(二) 大公無私正直光明底胸懷：青年之心地原是純潔的，態度原是光明的，但是受了黑暗社會之濡染惡劣環境之侵蝕，便由純潔變爲卑鄙，由光明變爲黑暗了，我們看一看，許多青年都會營私舞弊，都會陰毒奸詐，其手段較年長之人爲尤高明，其胸懷較年長之人爲尤陰惡，如斯現象，言之痛心。因而青年們對待朋友，對待弟兄，對待父母，以至對待民族國家，都無十分誠意，不是欺詐便是謀害，道德都淪亡了。於此已極！整個社會湮沒了人性，民族也喪失了道義基礎。

再看，青年們在學校裏大天喊着打倒軍閥，剷除貪污，一旦走入社會，自己便就成了軍閥，成了貪污。而且變本加厲，較則愈烈，都是青年沒有養成大公無私正直光明之胸懷。所以對人對事都以私利私慾爲其動機，雖然外表裝得官面堂皇，說得天花亂墜，內幕却是醜態百出，不堪聞問。現在已成爲一般風氣，不能獨責青年。但是青年都是未來社會之主人翁，若青年們個個都有大公無私正直光明

之胸懷，那麼社會必會從偏私入於公正，從黑暗入於光明，青年們，趕快以身作則，爲社會倡導新風氣，爲民族樹立新道德，而後方能作到蔣總裁提倡高道德實行新生活之標準；這是我所希望于今日中國後方青年之第六點。

以上略舉日下中國一般青年的缺點，及應存之覺悟和修養方針數項，爲我安居後方青年之提示，因爲國難至今不能說後方青年沒有覺悟。眼見許多青年，悲憤國事日非，但無法找救國途徑，以至萎靡盲動，或則頹廢以至於消極，種種錯誤，當然是應速謀糾正，應知我們安全地帶的青年，目前是準備時期，不應盲動，不應煩燥。只要將上述應有之修養努力完成，雖還不是稱爲十分完全的青年，但至少已能担負國家寄託之重任，參加抗戰工作了；說到學生夢死還未覺悟，絲毫沒有民族國家思想的青年，應當存已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之打算，人誰無過，但貴能改，從今以後，應地努力於新生命之培養，然後可望成就一個高尚、前進、革命之青年，英勇壯武之疆場壯士，這就是國家民族之光明和幸福了。安全地帶的青年們，趕快覺悟罷！

上緬甸之神祕民族

曾克念

卡慶

學生嬉戲於重要邊疆上之卡慶民族，他們之風俗習慣我必須有以報告諸君。

卡慶並不是一個衆多之民族，他們之人口總數最多不過二

十萬，江心波或恩梅開江與邁立開江兩江同流入緬境合爲伊落

瓦底江之間是他們之主要居留地，此外如戶拱及其迤西亦純爲

彼等之任區，又上緬甸及雲南西部山嶺茂林間亦不少此輩足跡，西藏及亞細亞時

還有他們之部落社會。

卡慶人是沒有文字的，因此我們找不到他們底書籍，俾便探索他們底歷史。

四十年前美浸禮會教士漢生博士以羅馬字母拼成卡慶話，創爲卡慶文，行之頗有

成效。今卡慶人中已不少能應用此項新文字通信，緬政府亦已採用列爲學校中之

一科，教導學生。但每遇婚喪及其他祭祀時，那些卡慶巫覡們却能詳述卡慶族之

事蹟。由古時說到現在滔滔不絕，一連要說幾天幾夜，事蹟中雖多含混或全係無

根據之荒謬神話，但他們如此之記憶力的確是驚人的絕技了。能說幾十代卡慶史



考察雲南邊地民族的重

要性

江應傑

近幾年來，國內有一新興學術名詞

生，所謂「西南民族」者是，西南民族，意

即指今日散居於中國西南邊疆各省之未開

化或半開化的諸種民族而言；直言之，即

包括廣東境內之黎人和畬人，廣西境內之

苗人，湖南、四川、貴州境內之苗人，雲

南境內之羅羅、擺夷、苗子、畬人、古宗

……諸種民族，更加上浙江福建屬之畬

民及閩粵沿海一帶之蛋民。這些民族，舊

其居住區域，實佔有全圖西南七八省地帶

研究地邊

(一)

的人在他們中並不稀罕，只要稍稍聰明些的便能信口開河，毫不躊躇地講完四五十代的故事；如果你不怕煩冗能把這幾十代和幾千載之歷史事蹟配下時，那麼恐怕會鬧出「鬼鬼一車」來呢。

卡愛人底村落多居高山峻嶺或茂林叢中，那裏沒有正式街道，許多住屋散亂地不相連接；據說為避免火星起見，屋子均作長方形；其長度自三十尺至一百尺不等，視主人之財富如何而定。每屋足夠住幾個小家庭；故父母和結了婚的兒子們永遠同住，不必另尋。這父系家庭就是他們唯一的安樂窩了。屋子支架全用粗大之樹幹搭成，剖竹編

編以為壁，屋內離地二三尺，搭架如矮樓，桁竹為樑，鋪於架上，上住家人，下開豬雞，穢氣上蒸，彼處處之泰然。茅草屋簷，突出數尺，儼然一大廉廡，然此即為堆放農具及雜物處，婦女舂米處，男子做些簡便消閒工作處，牛羣住宿處。要升堂入室須登一架粗笨樓梯，又須赤著雙足，否則定遭主人拒絕。屋之一方有許多火塘分列或排列著，父母及已歸兒子或未婚兒女各有一火塘。另一端是廚房、客房及本家祖先鬼神牌位供奉所；這間供祖先生人是不許進去的。家凡兩門；後門雖設而常關，為鬼之門戶；前門方為人行之門，客來如說投鬼門，主人即認為奇恥大辱，須重罰錯認門路之客人。懸懸致祭以安定鬼位。

；言其人數，雖迄今尚無確切之調查統計，然就粗淺估計，實不下數千萬；言其生活，則又若是全未開化或半開化之原始民族；就人類學及民族學上研究；此諸種民族，與自命為漢人的我們，實在便是同體系同統緒的一種人民，初無漢夷界限。幾千年來，由於漢民族之自尊與誇大心理，把這些被迫退處邊地的人民，不當做人看待，始作俑者的後漢書作者范曄為投合時人底心眼而編造了繁瓠故事，（見後漢書南蠻傳，據載苗蠻底始祖為繁瓠，繁瓠乃高辛氏所畜的一頭獵狗）。從此而後，藏古畚的鷹儒們盡以為有史可據，便都一致地不備把西面邊地的民族認為「非我族類」，更且視之作犬，而寫其名稱「蠻」、「加大（譯下果羅同）」、「犛」（譯下果羅）、「視之作虫而

倚著籬笆貯水竹筒和幾口不大完整的鐵鍋，抑或有瓶把酒，火塘概用泥土嵌在竹編地櫃上，靜默地蹲坐著，因為沒有窗孔，全室內黑暗陰鬱，雖有竹壁空際語及大門上透進的些微光亮，但亦無補於事，好在卡慶人白日多在戶外，夜間歸來時，火塘內燒起熊熊篝火，一室為之照耀，山頭寒冷，他們無力購買被褥，故夜睡多合衣臥於火旁；因山間容易拾柴，故徹夜生火，但濃烟瀰漫在竹牆上，慢慢地染上漆黑之烟色了。

一間長屋最多只能住到八年，以後漸漸倒塌，或歸到卡慶人也認為憐了，他們便付之一炬，另建新屋。主人備好木材竹子茅草之後，請起村內之熟人幾個，幫忙工作，大概最多兩天，新屋便可落成。來幫忙蓋屋之朋友，通例不給分文工資，不過新屋竣工時，主人即預備筵席請他們大嚼一頓，多量酒精便是無上珍品。完工或未完工之新屋主人第一次進屋內歇宿之先，須請巫祝（隨時都可在附近家找到）來虔誠禱告，懇請本家祖先鬼神降靈新屋，更新神賜福賜壽，六畜興旺，五谷豐登……新火（第一次進新屋點火）要用兩片乾竹片磨擦發火，在大火塘上燃起來，巫祝又向大火塘把火分點到各火塘去，這是表示婦女們可以開始煮飯做菜的符號。

寫名為「橙」；可憐 千千萬萬的大好民族，便從此永視作「非人」而被迫退居於山谷中，度其原始或半原始式的生活。

自從新的學術思潮及科學理論給我們揭示出了事實的真理，國人翻然覺現古書作者的欺人，個去傳絕觀念的謬誤，於是對含冤數千年未能享受到人類文化薰被之西南邊地民族，始以另一付眼光來審視，而誤所以開化之道；此「西南民族」四字所以為現代國內新興學術名詞，而西南民族之研究，始為現代中外學者以至政府視為有特殊價值之重要工作底版故。

西南民族的種類，據過去非科學的未經實際調查的分類，竟有數百以至千種不同的種族名；其實西南民族之種屬絕不如是紛繁複雜，倘根據各每族間底歷史傳說

在所謂新屋落成之盛筵中，款待幫忙之友朋，主人是特別殷勤的，有多量之酒，大碗大碗地放在各人面前，大家圍坐在篾席上，端起酒來，豪放不羈，狂喊聲，尖叫聲……震動四鄰，乃是他們興高烈的表演。

他們所在地汗濁不堪，穢氣薰淫；尤其是身上的衣服，更顯得可怕，每件衣服上身穿不脫下洗滌，白天夜裏也不讓他離開自己底身子，必須等到極其破濫，穿到不能再穿時，聽其自然地和身子脫離關係，落下地去，有時雖高興穿好新衣，也要把舊衣套在外面才算稱意。有些人說造成他們此種汗穢習慣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住區距水太遠，取水須經峭壁懸崖，深取不便；但其汗穢懶惰，已成習性，是不可諱言的。

他們在食物上也有許多可笑的迷信：倘若某人呆癡便說他是吃多了豬毛，某人怯弱胆小便說他是吃多了鴉肉；吃老虎肉的人勇敢大胆；小孩不可吃雞蛋，否則健足無法長大；老鼠心肝吃了會忤逆父母……

米是他們底主要食物，煮粥除少數人有銅鍋銜釜外，普通多用竹筒；竹筒燒焦，飯即熟透。食時不用碗箸，但以樹葉將熟飯分若干包，按照人數，不論賓主不論老幼，每二人一包，既不得多，亦不會少，顯然原始均產制度。飯包內的食物，除特殊階級者外，類多雜糧混合物；如山芋、豆、麥、米、稈……等。卡人

、宗教信仰、語言文字、部落組織、及民俗上作粗淺的分類，則所謂西南民族者，實僅得三大統系又若干小支系。所謂三大系者，即：

- (一) 苗民族系；
- (二) 羅漢民族系；
- (三) 擺夷民族系。

所謂若干小系者，其重要的如：

- (一) 屬於西藏族之古宗；
- (二) 與古越民族淵源極深，疑其與濮夷系有淵聯之泰人；
- (三) 有特別語言及文字之麼些族
- (四) 未能斷定屬於何種或不能歸屬何種而暫成一支系的，如畚民、蛋民、山頭、粟粟等。

此一系所屬雖多，相信倘經過科學考察與

不食隔夜糧，本日所食者須於本日晨起後煮羹。卡人最喜肉食，惟無故不得傷生，殺牛為他們底大典，只於祭祀時舉行之，並殺豬雞陪祭；祭祀畢，大家分割肉食，得食祭肉在他們是認為異常榮幸之事；他們底食法不用菜蔬，當牲品之血肉尚溫之際，即乘著熱氣開剖而大吃特吃之。

勇敢的獨立自主性是卡脫人底特點，他們不受任何人與

民族性

任何事來侵犯到自己底自由，阻止自己底思想或行動，同時他們也不會向誰人做出諂媚獻嬌的舉動。

卡人強悍好鬪，尤懷宿仇，他們有仇，非報復不可，報仇是彼他們認作應盡

之責任，祖孫父子，以是為訓。平時如遇謀殺、故殺、誤殺等事發生，則村中長

輩出來仲裁，按照所犯情形之輕重，擬定罰金，由兇手承認繳清；否則就要發生

訴諸武力之行動；雙方糾合多數人拚命搏鬥，不到雙方大仇報復，稱心滿意時，

便世世代代不會得結果。某人底貨物無論五穀六畜等被人損傷或偷竊，抑或他底

女兒被誘誘姦產生子等，只要犯事人出相警將金便可了事；不然也要用武

力解決。他們械鬥時是全憑自己的體力去爭勝的，所謂明人不幹暗事，他們不以

能計暗算他人。

當械鬥事件發生時，恐怖憤怒的波瀾動蕩了附近各村寨；因為甲村人如被人

研究後，必有多數可以分屬於上列三大系統中的。從這種分類裏，我們顯然地便可以看出今日西南民族之居住區域，雖包有廣東、福建、廣西、湖南、貴州、四川、雲南諸省，而警兩一省，却為諸種民族的中心居住地。三大系中的羅羅及擺擺兩大系，便僅能在雲南境內找到，而為他省所無。苗彝之主要居聚地在湖南、貴州、廣東、廣西；但雲南境內也並不少各小系中之民族；除海南島之黎人及沿海之蛋民並畚民外，雲南全有，且全以雲南做中心生聚地。由此看來，雲南全境確實是一人類學研究的大寶庫，人類底展覽場。從學術、政治的眼光來看，以科學的方法考察西南民族，實為今日國家當務之急；以西南民族分佈來看，考察西南民族須以雲南

(六)

殺在乙村，那麼乙村全部住戶都是甲村的對頭，不管你有無關係或許你連這件事都還未聽到，仍免不了要被波及。從前一隊英遠征隊行經八寨中國間，處罰了幾顆卡慶人，這在他們便認爲寄寄恥大辱，永遠印在每個人的心坎上，二十年後，一組傳教師從這裏經過，因其爲英國人，便遭受卡人的一場襲擊，以復舊仇，像這樣的懷仇記恨心理如永遠存留於卡人胸中，積之既久，彼此互相爲仇，那末卡臨內的人將來恐怕無一不受害的。

晨

嗽

卡人的保守性極強，械鬥的事，從古到現在，一直經過好幾世紀之長時期，依然存留在他們社會裏，關於械鬥情形或內容，他們從不向生客提及，一家老小對此卻知道嚴守秘密；因爲如果洩漏了機密，誰能担保此生客不是仇人呢？

依照卡慶法律，盜賊應受斬首酷刑，或賣爲奴隸，故卡人多誠實不苟，尤其是在同種族間，更爲如此。

他們非常好客，任何旅客到臨，即使非親非故，也能享受得到主人幾天之殷勤招待；所到遊歷他們區域內之村落，可以不花分文，得到膳宿之供應。凡爲彼等之客，除在享用上可充分得到招待外，並能得到安全之保護與旅途護送；譬如我家之客爲你欺侮，則爲護衛客人計，不惜訴諸武力，以爭此體面上之榮辱；其好客之情形類如此。

做重心，又是不可移之事理；於此，可知雲南邊地民族之進行作科學的體系的考察之原因所在了。

邊地民族之考察，用意所在，可簡略別爲學術與政治兩端；就學術而言，從邊民底歷史演進、民間傳說、種種來源上可以給我們民族歷史上極大之論證與而接之史料。從邊民之骨格構造、身體形態、毛髮種類等可以給人類學研究上無上之資料。從邊民之社會組織、家庭情形、社交往來上可以窺見初民及原始社會底遺型，而給我們以人類原始生存狀態及古代社會研究上之事實的佐證。其他語言、文字、風俗、信仰、居住地域的分佈、種種，每項都是一種專門學術之寶庫。就政治方面言，當今八八九萬漢與民族，又遭逢到全民

地邊 研究

卡麗男子好逸惡勞，一切苦工勞役均歸女人去做，可憐

一般婦女，累得終日奔波不得休息；伊們通常背負重籃，身屈九十度，而雙手向不停地繞著小鐵輪繞縫紉機布之用。

若行抵卡人村落住宿時，天剛破曉，啾啾如訴的哭聲，那是婦女們已經在勞苦地舂著米麥預備本日的食品了。伊們一面工作，一面輕輕地唱著悲勞的歌兒，這在他們也許是減少勞苦的好辦法，但局外人聽了並得不到甚麼快感；因為那是沒有節奏的聲音，伊們將一天三餐之米麥備好後，即攜長笛竹筒去取溪水，往遊於削石懸崖之危途中。早籾糞熟食後完，又出去到深林中拾些柴草或大捆地背負歸來。夏天則多往田備工作；暇則編織伊們底裙褂之類。

伊們底織機極地劣，用兩條木棒把經緯拉緊，一線繫於栽在地下之木梢上，他一邊用一寬帶纏在織者腰部，織女坐在地上，兩腿伸直，雙緊在一根特備的木棒上，腰向後稍稍用勁，雙手於是慢慢梭梭；時間雖長，工作雖苦，但可使線紋錯綜織成各種美麗可愛的花樣，多勞的婦女或竟因此得到些慰安。

卡麗底耕種法尚是一種原始的；每歲開始時於密林間擇地一塊，砍去林木，曝日光中，俟春末縱火焚之，使成焦原一片，用鋤掘平，播種其，日月耕火種；因不能深耕易耨，穀實半為草稗損害，得到豐收須全賴土地肥沃之力。担任此種

族對侵略強寇作全面抗戰之時，想要得到國家從危難轉為安全，民族從顛覆中起為振發，唯一的要圖莫過於整個民族團結與奮發；而此數目並不算少的西南民族，自來便被排於視線之外，一般國人對其生活情況，絲毫不能了解，並更以說傳說，如是阿能言及全民族之團結與全民族之沉悶；更且西南民族聚居之區域，皆今日全國國防之重要地帶，國防前線之人民，若不給與民族國家之意識，不能使之開化而內附團結，一朝有事，不僅不能作我們衛國之前驅，恐更將成為敵人極好之武力，是開化夷民，在非常時期之國策上，當為要務。惟言開化，便須先求明瞭其現時狀況，欲徹底明瞭其現時狀況，又捨作科學系統之考察外別無他法，是可知邊地民族的

勞動工作的當然是女人和兒童，夏季雨落時節，刈草除虫等事伊們也不得辭勞。水牛只用來踏穀麥的種籽，但婦女仍要把這些踏過的稻麥在空地上撥揚後貯藏起來。

第一年仍然在荒地栽種，但第三年須另擇佳地；否則將無收穫，舊地復任其成林，但決不能叫其本來面目矣。彼等足跡所至，叢林樺木，漸被斫伐，致使有用林木，皆變劫灰，殊可惜也！

武器
及
宗教

卡人外出時，必佩佩長刀一把，舊傳卡人多何境茅，並用強弓善矢，近年已不多見；現在他們却很講究有一枝好槍，種政府不久以前曾把他們底槍枝通通調來註冊，於是一舉

一隊的卡人抬着希奇古怪的槍枝到註冊處檢視登記，有幾個有功細政府的山官會得了政府給與鑲枝新式快槍；除此之外，他們底槍多半是中國土造罷了。他們多用銅帽槍，鑲石槍，其餘便是用引火線放的老式火槍；此類劣槍落到他們手裏却會生出廣大的效力；當他們械鬥時，此為神通廣大之法寶，比起長矛短棒來要好得多。平時他們不肯亂放一槍，也不肯虛費一彈。

卡人正度着多神教階段的社會生活；他們認為樹有樹鬼，山有山鬼，乃至蟲魚花草亦皆有鬼；鬼有掌握三十三天、十八層地獄、星辰日月之權力，鬼有賜

考察，在今日確非公子哥兒的消閒玩藝。云南擁有廣大種族的西南民族，已如上述；云南邊地在國防上之重要，又盡人皆知，則云南邊地民族考察之重要性，無庸多言而人盡知了。

考察邊地民族並不是一種粗淺的工作，考察者本身，須具有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地理各種的專門知識；同時更須要有考察的經驗，精銳的觀察，敏捷的搜取記錄，能耐苦，不畏難，深入民間的精神；具備此諸種條件後，更須有較長的時間居住邊地，與邊民有深切的接觸，始能望有所收穫。

本人致力於此種工作雖若干年，但自度各種應具有之專門智識尚極膚淺，此次雖以考察邊地民族的使命而來，到邊區，但

福降災之權能。六畜是否興旺？牲口是否平安？都是鬼在作祟；但鬼之氣度極狹，秉性卑鄙，如果某人向他虔誠獻祭，他決不賜難給他，或許還要給他些厄運；反之如果常有牛頭、豬頭、雞頭……請鬼父爺爺吃，那就一定祈福得福、求壽得壽、要發財就發財……故卡人均甚佞鬼，爭著致祭，深怕別人佔先。

他們平時不多祭獻，必待運程欠往、疾病沉重時，才向鬼祈禱。用些他們自己曉得的方法，求出鬼所想的東西，才準備著前去獻祭。卜算鬼食，法用有如紙牌或銅元似的東西跌下，口裏念念有詞，再用竹筒一節放火上燒燻，燒到竹節處裂紋便能答復他們底隱迷。

他們篤信脫光，蛇或野貓跨過某路皆主不吉，換了馬鹿則大利；他們有許多禁忌也與其他民族底迷信一樣；譬如男子不從樓梯下走過、不傾覆食鹽、有女子在屋內即忌入屋的最下層（因為男子決不能低過女子）、更忌穿着女子底衣服（否則定要倒壽若干年月）、女人不能跨過繩索掛繩等物（必須移開或從下竄過）。

近年卡人多呈貧瘠衰弱現象，原因是由於彼輩不從事積極生產，而當作無益的消遣。有病時大事獻鬼，不知病源多出於汗穢，不從本根着眼，虛糜何益？

巫覡底服飾住所完全與衆相同，在社會中有特殊地位；其人多聰明伶俐，熟悉對鬼之各項稱呼及各種咒語，專營人與鬼間之溝通工作；或司主祭、或禳疾病

又只是一種短時間的觀察搜集，誠所謂走馬看花，實不敢望有什麼大收穫，但反之，本人却深切盼望着本縣文化界人士並同學諸君能在這園地上開花結果。諸君生長於斯，與邊民接近的時間及機會多而且易，要來做邊地民族之考察工作，在天時地利人和上都占便宜；只須抱定到夷民間去的決心，多尋機會與夷民接近，就耳所聞、目所見、身所體驗之事，逐日拉雜記出；數年之後，彙集而加以整理，是即百年不朽著作，此種工作，不僅是自身知識學問之造就，實際便是直接貢獻於國家民族之極大勞績，其功當不在前線浴血抗敵的戰士之下。

二十七年元旦前兩日子陪越督辦署內

據說頗具神驗，爲卡人社會中不可少的人物。

「祭獻『要鬼』的肉食須在『鬼樹林』裏去弄就，『鬼樹林』位於本村的入口；那裏有狹徑一條，古樹參天，濃蔭密蓋，不透陽光；禁掃大鬼，據說久住其間。路旁栽有高杆一根，上纏着奇古怪的籬畫，所畫都是本村急需之物，使鬼離時觸目驚心，不忘村民，而降福祉。週圍可以見到許多粗糙小式的祭壇，係用竹枝搭成，旁插長竹一根，上懸細長小篋；還有許多特別祭台，各式各樣，五花八門，據說係按照神的類別而定的。橫跨小徑的一條繩兒，上懸星狀竹編物若干，這是避免天花痘神和使牛死馬瘟的神來光顧本村，有時在村子的入口處，住屋的旁邊，有兩根粗大的木桿繫栽地下，互相交錯，形如十字架；這是當卡人有檢隆重之祭祀大典時，縛牛待刀的架兒。這地方常常散亂遍地，金頭繩屬集，經過此地，不能不令人掩鼻。

卡人認爲家庭人口興旺全是鬼神的保佑顯示，因此自家的女人生小孩便極高興，以爲鬼神肯不辭辛苦地光顧自己。初生的小孩，他們都當做異類，要做多少過場才敢認是自己底遺傳物，或鬼已放心給他的了。小孩出娘胎不久後，由接生婆給名（若不給名恐又被鬼賊去），並立刻到家裏鬼牌前獻獻祈禱，表示感謝的敬意，產婦靜靜地同小孩住屋裏三日，到第四天，請巫覡來祈禱，並以雞鴨刀頭



貢山一瞥

張切音

弁言

我國地居溫帶、氣候和暖、田地肥沃、物產豐富、世界各國、無不欣羨、產量之大者、以我雲南爲最、雲南之產、尤以怒求地方爲最、惜乎國中執政以及智識份子、無不以雲南爲邊省、窮鄉、僻壤目之、至於怒求地方、在我滇極北地、清未滇西道石鴻詔對英人曰、此化外之地也、遠貽英人以侵佔之機、近年以來、所侵之地、約千萬方里、其間人民固多、田地亦不少、然五金卅產以及電、鹽、化等科

致終於鬼牌之前，坐視唧唧喃喃，鬧個大半天，這樣做了幾，便說鬼從今可保小孩平安無病，快長快大了；從這天起，小孩便得見天見日，同日母親同丈夫去溝渠沐浴，他們汗穢不堪的衣履，也可和水會一會面；要這麼一下才恢復了女人舊有的地位。

地 邊 究 研

鬼佬佑著產婦平安地生了小孩，這在下人自然是最高興不過的；設或不幸產婦因生育而死亡，據說這是「阻產鬼」在作祟，在這樣情形下，這家人便有更大的第二種禍災臨頭了；例如某婦因產而亡，靈柩一經擗出，馬上全村哄動，恰如軍營裏正緊急集合，如赴火線，如臨大敵，一個個精神奮發，（即懶惰的男人此時也變成糾糾武夫）爭先恐後，蜂擁向這不幸的人家而來，青不見，白不見，一口同聲喊喊驅逐阻產鬼，於是放槍的放槍，石頭如飛蝗，羽箭似流星，不問好歹，一陣亂來，團團圍個水洩不通，差不多連房屋也要被打壞，他們這樣做了之後，還認為阻產鬼尚未驅逐出去，於是更向產婦進攻，火把不住向產婦屍身上照射，一把長刀直戳入便便大腹內，可怕的皮肉裂開，腥臭難聞。又如產婦係產後才死的，那麼單獨對付產母屍身一番就算了事，連初生的嬰兒也有一種別開生面的對付方法：當嬰孩被抱離開母體的剎那間，如能發出呱呱的幾聲，那便是他底極大幸運，此後可以得到哺養；否則，便會將下人嚇倒，認為該婦已阻產鬼，於

學虎標用之原料，不計其數，民二年即、政府以邊防重要，乃沿怒江設置漢官、其最上段設苗蒲桶行政委員、下設上帕、知子耀、盧水等共四行政委員、民二十四年、余宰貢山、即苗蒲桶、巡查邊境、觀測地勢、致查人民風俗物產、始知此間出產豐富、風俗淳良、人民誠樸、政餘之暇、爰將實況、記之標墨、用作邊地研究之參考、

一 地勢位置

貢山居雲南西北、背高黎貢山、面碧巖大山、兩山高度、約為海拔六千餘公尺、山頂終年積雪不化、山腹土藹、林木茂密、兩山夾怒江為谷、貢山之西、越高黎貢山為東江、無半里之平地、人民沿江居住、村落稀少、每村三五人家、兩村相距

是趕快把這團小怪物拋擲他那成了阻產鬼的媽一併用烈火加桐油燒化，產母既被斃成阻產鬼，爲防止後患計，巫覡便高呼：「驅除餘邪！滄音房舍！」馬上縛小雞一只在木樑上，巫高舉之向四面八方亂掃一陣，又大呼：「阻產鬼速速受此薄禮！不得再事幻留！速避速避！」他們對於死過人的房間多廢去不住；若主人才力來得及的話，全屋都須燬去另建。

卡慶青年男女 結婚

說起卡慶房屋，不能不令人聯想到屋內的火塘；那末，卡慶青年男女婚子女的特有火塘來；那是一塊有趣的地方，卡慶青年男女講戀愛的所在；在那兒，他們不分性別並無猜忌地圍火談心

，兩心的火隨着火塘的火慢慢地熾烈地燃燒起來，他們便充分地領受著青春之甜蜜的享受。這是公開的情場，不惟不受父兄長輩的干涉，反常到他們底一致通過與贊許。這些男女因爲戀愛自由的緣故，所以並不混亂了戀愛途徑，完全依自然步驟前進。在火塘旁他們能獲得暫時性交可罷，女的有了對象，便親織一條錦布，質料和他底裙褂一樣，送給他底愛人；男的得此贈品，拿來縛在衣袋上向人誇耀，表示出滿足得不得了的神情。當他們兩曾後到了分別時，女的對於自己失了貞操的事毫不在意；除非非到受孕，那麼，男的便要受到，拿出一筆很重的罰金。因爲女子受孕，在卡人社會裏非常被人鄙視；女子受過孕

，輒一二十里或八九里不等，求江人戶更稀，西北與察瓦隆相接，正西與木王地及江心坡毗連，南界福貢，東界維西，東北則界德欽（即阿墩子），冬季大雪封山，無路可通，行人斷絕，必至次年兩月雪化後，始能往來。

一 沿革

查怒米備江以及恩梅開江統歸江統自治區立開江專流城之地，本爲我國版圖，居民口籍，皆曰「我主」在東方，以歷史考之，自明洪武時有尚書王驥率兵平定各土族，後即相安至今，清代屬維西廳，由土目分設管理，上段由葉支土目家管理，中段由康普喃土目家管理，下段由北環王土目家管理，即今貢山全境及福貢三分之二之

將來便不會有美滿的姻緣了。

卡人戀愛雖自由，但婚事則須由父母主張包辦，不必徵詢子女意見。父母之爲其子擇配者，手續上之第一件事情係由父母擇定幾個如意女子，把伊們做的布疋手工品製來，呈給卜卦人，請他占卜優劣，以憑去取。既決定後，即秘密派人向女家求婚，向女父議定聘金，雙方滿意後，婚期便馬上決定了。

新娘底父母及近親都不參加盛典，當新娘動身向伊丈夫家出發時，只同著幾個女伴，有一個替伊背著大籃子的嫁奩，新郎家裏底親戚朋友都齊到，大張盛宴，開懷暢飲。新娘到新家庭後，須經過一條特備小路，有如狹窄的甬道，兩旁放有許多酒過雞血的象草束，據說這樣佈置是驅逐同伊來的邪鬼，在這兩備開伊必須十分小心地走過，如果有點粒雞血黏身，衆人就說婚事不列，新娘將受極大打擊；懂得不安經過了象草衝衝，那麼，新娘登新梯，一直走到堂前，婆婆出來款迎伊，向伊項上套一個圈兒，表示伊今後已成爲自己家中之一員了，接著會見伊丈夫，（或許他才第一次和伊相見），他們在廳上同一同坐下，用個套兒同喝酒，你一口我一口地輪流著喝，又用一隻烟捲同抽，也是你一口我一口地交替著抽；這樣地做了之後，便算行完了結婚禮。新娘忙到水溝裏洗一個澡，折回來煮飯弄菜，大碗酒，大塊肉，夫妻倆吃得通宵達旦，整個婚禮，至此完畢。

地、降至光緒二十五年間、票粟常輸出維屬沿江兩岸搶殺居民、政府乃派維西協派兵勦辦、由鎮北營分駐怒江一帶、三十二年、怒民以仇殺天主教士爲名生叛、平復後、乃令阿墩子彈壓委員夏瑚兼管怒求兩江事、但土日之權仍存在、民元間、李根源破承獻西平康辦、稟請與阿墩分治、民二年、設富浦樞行政委員、民三、上帕知子羅盧水等處皆設行政委員分段管理、土日之權遂削、民六七年至十五年間、以地方事務簡單、改爲維西縣茨開縣佐、十六年仍改行政委員、民二十一年改爲貢山設治局、自漢官設置之後漸興教育、倡建設、修道路、採藥材、人民至今已次第開化、現又設省立小學校、逐漸設置圖書儀器、收音機等、將來進步可拭目以待也、

這樣簡而易行的婚禮，有時會發生障礙；或者女家索聘太高，抑或一雙男女早發生戀愛，而女父母偏不許結合；在這一種情形下，男家所派密使，可設法誘出新娘將婚事度過，再請人勸伊父母，由男家略出相當銀錢，便可結婚，有時伊父母頑強，堅執不允，則雙方用武力解決；在這一種情形下，一雙男女為達到他們底目的，則相約逃向遠方，實行同居。

卡慶風婚禮

卡慶風婚禮

卡慶風婚禮，誠然簡單省事；但對於喪葬六事都很麻煩，且需要許多無謂消耗；如豐盛的祭禮，使當事人無法應付

而又不能不勉強撐持；至於禮聘繁儀，向其餘事。當死者底呼號才斷，便鳴鑼放鎗，將靈柩傳遞全村。洗滌屍體之後，穿上備好的尸衣，直挺挺地抬在竹製架上，放在大火塘間，（這裏是供鬼牌的一個屋角）。然後走向林中，擇木作棺，棺木擇定，用雄鷄一只，虔誠致祭，祈告樹鬼，始敢砍伐，等棺弄好，村人齊來幫忙，即於屋前造一卡羅（用竹子樹枝築成某種形式，讓跳喪舞的任何週圍迴繞）。當夜由兩男子跳喪舞，肩荷長矛，自屋內發足，出戶繞屋一週，即向卡羅環繞一次，更迭不已。舞多高跳姿勢，步度越來越繁。到第四日或第六日為下葬之期，用糞殼雞蛋二枚，向曠地去擲，以二蛋曾台處為適宜之墓地，即放心安葬；是夜仍跳喪舞。

二 人種風俗

買田上段與藏屬察瓦隆相連，其八種多係古宗族，一切行動房屋俱皆與藏人同，每戶有經堂一座，供佛於內，兄弟二人，其一必作喇嘛，每日唸經供佛不作一事，其妻妻禮俗，與藏人有別，蓋藏人無論兄弟若干人，除一人作喇嘛外，餘則其妻一妻，買田之古宗則各娶一妻，其妻也先通媒妁，以酒一瓶，肉一塊，刀一柄，卡答一爐前往，務必成歡而後已，如女家拒絕，或先將門關鎖，則媒人由房上竊聽洞內進入，必須將酒肉刀卡等掛之於柱而去，女家再請人去男家說財禮、財禮說成，亦不論男女年齡每有女大於男十餘歲者，後即稱守中喇嘛或米八（即漢人所謂端公坐師之類）擇期迎娶，唱跳相賀，女

所謂喪葬完全是一種混雜不清的跳躍，步法，動作，姿勢，自局外人視之都覺無聊而雜亂。他們在舞蹈中演出日常瑣事，舞法片兩男人作指導，大羅三響，青年數輩，（有時長輩也參加，）便跟著指揮人舞了起來；掃除曠地，播種，收穫，打稻麥，紡棉花，布……通通一氣跳完。在卡人眼光中，這是最值得注意的跳舞。

屍體雖然安埋了，還怕死者底鬼魂無所依歸，故須兩坐人向冥前致祭；巫人握鈴大呼曰：「無依鬼魂！作惡早登程途，往極純鬼域居住！」並向鬼魂叮囑沿途險阻情形，須注意某處如何危險？某處何等可怕？轉回來送用火火塘上的尸架，投之郊野，聽其嗒碎。再是巫人敲聲唧唧喃喃，然後一場喪事，便告終了。

粟 粟

住地及來源

毗鄰卡族，邊疆上最強大有勢的氏族要算粟米（下粟二族在血統上均同屬蒙古種，自他們底西藏老輩慢慢遷移南來，但他們間却顯然的不同：卡人類多五短三粗，胖身材，寬厚唇，生着蒙古人底扁平鼻兒；粟粟卻個個高大瘦削，露骨

家到期請親友穿飾新衣，包紅綢包頭，有女四人相陪，儼如賓相，各親族送着儀禮物，圍坐室內，新人俯首貼耳聽親友面訓，頌詞，訓後，即以物禮賜之，賜畢新郎新娘同一般客人繞室唱跳三轉，即出門外，有人執酒三杯，各飲而去，喇嘛則焚香吟設席，不共坐食，凡酒菜飯人每一份，肉在中途預備三處酒菜款迎來賓，來賓入門又復繞室唱跳、跳、畢即飲酥油茶，茶罷咒祝告，女家之人亦應到家男祝賀，男家酒飯均有規定之重量，分得後各人帶回自食，三日、新婦回家，又必作酒請親友，宴後，新郎自去，新娘獨留母家，以後不論三年五載，必俟新婦在娘家生有子女男家方來接回，有時男女年齡相差，男子常來女家，情感密戀，新婦亦即回去，然大

的頭上還有挺直的鼻頭，或如老鷹似的勾鼻。如說粟粟純係蒙古族的化身，這不能不多少有些疑問。印度西北之雅利安族，數世紀前，曾越希馬拉雅，屢次侵入西藏，歷時甚久；此種人均高大瘦長，好勇尚鬥，或者雅粟之混合遺傳物，即現在之粟粟，亦未可知。

粟人住區多在雲南西北沙爾文江上流，那地方是：崇山峻嶺，峭壁懸崖，森林蔽天，氣候奇冷，且怪草叢生，毒虫孳息，地無通行大道，有小徑係鑿崖而成，架木爲棧道，危險殊甚；而粟人身負重籃，手持弓弩，上下飛越，如履平地。

探探粟人生活實況是不可隨便冒險的；因爲他們聚居深山荒谷間，鮮與外界接觸，對於外來生人常會引起誤會，而致演出屠殺的悲劇來。故素富冒險性的歐人中，曾沿沙爾文江流域上溯，見到黑粟粟的只有六人，而其中兩人（白朗胡白爾與赫司米司）曾被土人所殺；然而也有大部分粟粟脫出了他們深鎖僻靜的高山，向着瀟灑接壤的邊疆移殖而來，受了鄰近漢人擴充的同化作用，遂變成了幾分之幾的開化民族，於是風俗，習慣，服飾，住居，也跟着有了若干的改變。

飾 服

照旅客底報告，黑粟粟女人底裝飾是非常粗糙而簡便的。外：一件麻布衣服，一條齊膝的麻布裙子，如是而已。此外，甚麼叫鞋子？甚麼叫襪子？在他們底用語中並沒有這樣的

多艱野合生子後新婦方回家，其人死則殮以櫃形之棺，死者右手持刀盤膝坐於棺內，抬至山僻處掘置，冬季，諸喇嘛或東八唎經一日或三日，即行火葬，凡人死未會火葬，其村中即不唱歌，亦我古禮有喪不向里有殯不唱歌之義也，每月逢初十日，即數村聚集，各湊酒肉，在指定之地共建一房，名公衆房，在此內唎經一日祈禱清吉，名曰打鼓，每年每月尋一方石，上刊喇嘛文字，堆積於指定之地，形方頂尖，名經堆，亦求清吉之意，每年冬季，各家準備糧食率男女大小遍山遊轉，至次年正月方回，名轉經，即朝山之意，所過之地如有險峻之處，以花紙作旗形插插於道傍樹上以祭山中鬼怪，見佛寺必盤旋祈禱唎經三五日始去，臘月二十八日，喇嘛寺僧

調笑，他們只曉得有一雙腿腿套在腿部，防止荆棘和毒蛇的侵襲。……我曾問過他們：『腿腿有甚麼用處？』他們不遲疑地答復說：『赤着雙足是不會被蛇咬的；蛇常常咬入底高處，蛇頭抬起來大約有小腿這麼高。』

栗栗女人底髮上都圓圍地繞着一圈紅布，寬約一寸許，上飾若干銀鈕扣。栗核等以為美觀，他們最愛珠玉金銀，身上都帶多少手鐲，項圈，臂釧。紅色的寶石，粉紅色的寶石，是卡慶最歡喜的寶品；栗栗却要綠松石或綠色的珠子。有少綠松石珠子曾用來裝飾過一個黑栗栗美女。略受文化熏陶的栗栗婦女，伊們最喜歡穿五光十色的衣服，因此也稱花栗栗。伊們底衣服多用棉布做，還有一條寬大短褲褲兒，顏色多是黑、深、外穿一件同質料的長褂兒，剛剛拖到膝前，兩方須齊腰去了一半，一根寬兜兒從頭套下，披在雙肩，拖到腰部，帶有二色。依區域略有變更，但不外棕白綠三色，或紅白藍三色。長褂尾端也要加些花樣。三種顏色的小布片有規則地縫了起來，再縫飾上貝殼或白果核。長褂前方下緣是看不見的，因為它上面還要繫條帷帶，帷帶當然也是二色布縫成的，上飾許多貝殼果核。再用一條尾端作三角形的花帶，巧妙地束在腰間，帶尾及給腰穗。兩飄動。雙臂形的護腿用黑藍布做成，依然縫上三色布片。此外伊們還向頭巾，兩端用顏色布片裝飾，並弄上些紅纒穗。頭巾周圍常常縫一條鑲藍邊的紅帶，上排

聚栗百里內之村人唸經打醮、作奇奇怪怪之狀如牛頭馬面蛇神等、名曰跳鬼、經畢將完、大喇嘛以弓箭射各鬼物、其意驅逐鬼物使戶戶清吉也、每家出糧食二三十名曰香燈捐、戶戶爭先恐後送去、其迷信之深有如此、中段、為怒子所居、其俗與古宗大略相同惟信佛心薄弱、只信鬼、有病即請東八打鼓禱告、不信藥物、弟兄長大娶妻後各自分家、下段為栗栗其俗與怒子略同、亦信鬼、無倫常、同族亦可結婚、其婚姻皆自由戀愛、兩性發生戀愛後、父母請媒去講說財禮、動即以牛數十條為言、但又分千牛與活牛兩項、千牛係以物物作抵、如鍋一口、三脚一盤、布一疋、均可一物抵牛一條、若以銀則定為五兩一條、男家貧窮、則合族幫助之或先過一二條、

白骨鈕扣，此外，項上項圈，手上手環，臂上臂釧，耳上銀珥，琳琅滿目，伊們老祖母時代的綠松石鏤已不可再得，但對於綠色的愛慕，依然是遺傳地保留在伊們底心上；只要伊們底經濟力稍為活動點，玻璃珠子常成若干串地買來掛在項上，看來是既不雅觀，更不便於工作；但伊們不僅覺得可以借此顯示伊們底富豪，而且可以增加伊們底美麗哩。

黑栗栗男子的服裝也像女性的一樣：一件長褂，一條寬短褲，一雙護腿，不過都是不另加花樣的白麻布料子。他們男女性裝飾上有著不同的特點：男性氣大頭巾裏緊盤著一條髮辮，這在他們是認為裝飾美麗上所不可少的東西，較開化的花栗栗，週身都穿黑費布做的服裝，式樣也和女人的差不多，不過不加花草點綴，比較樸素些罷了。

武器與爭

栗栗也和卡慶一樣，男子個個要掛長刀一柄；但他們最特別的武器是強弩，弩弩要算得是他們底絕技，他們底弓多用有堅韌性的木料做成；他們拉弓時都取同一的姿勢；把柄一方抵緊肚皮，腰向前屈，手撫著弦，用力向後一拉，同時身體也跟著向後仰，將弓拉得滿滿的，力量約在一六〇磅左右，然後將弦上的矢放了出去，可以達到相當的射程，他底底需用竹枝製成，約長一尺，厚二三分，以蘆葦羽，極易拆

其餘俟新婦過門陸續限期交清，甚至子孫二十餘歲尚未還清祖傳財禮者，因婚姻務必成就，縱以多數牛隻償也，喜期之日男女賓和數十人，錯雜狂飲，作園形之唱跳，名曰跳鍋糖，跳後每人以一籃糞盛飯而食，肉蓋滿其上，歡聚三日而散，散時女家六親須分份子酒肉各負而回，人必避辭高唱而去，半年後，新夫婦即與父母依岳母家附近，對父母不知孝養，故有年老至七八十尚欲柴耕作者，惟少子承繼產業不另分居，窮乏之家，尚裝不起而上門者亦多，生活最為簡陋，終身不得米食，女人精麻自織白衣，男子衣服均係女子供給，操作最苦，男子則獵山或鋤頁每黃連以換布疋，抑或少耕作，不食鹽，以酒

斷；但經弓弦以大力發出，在二十步遠近，能穿過一寸厚之木板。他們對於弓箭是不肯讓它須臾離開身子的，雖身負重鎗，兩手仍握着弓箭。他們平時射擊作戲，五十碼遠的小鵝，百發百中，這在他們是平常的技藝。至於射擊龐大的吃人動物，或者發生同族或異族間的戰爭時，他們所用的箭，極其銳利；雖有鉄鉤倒出，藉以奪標，微傷見血，即成不救，如果他們自己為毒箭所傷，便出力把受傷部分的肉割去；據說這是唯一自救的方法。有人說黑栗栗男子底武器更了不起，他們有五尺寬的弓，五尺長的刀，五尺高的牛皮盾，戰鬥時個個佩戴鹿皮帽，帽上纏麂鹿角，頂上掛出貝殼，面塗黑色，以示威惡，鎗聲更戴上，付使人害怕的黑氈鏡。

—— 主 活 情 形 ——

大凡文化幼稚的民族，腦筋單純，需求甚少，生活極易解決，故常流於愚惰；栗栗當然也不會例外。他們雖是敏捷的獵夫，耐勞而不覺疲倦的爬山者，但懶惰戀著屋裏的火塘。

他們懶懶地坐在火塘邊或陽光下消磨時光，口裏還不時嚼着菸葉。他們底需要真簡單：春來時清理一下燒過的林場，把一年底食料種子撒下，有時也種鴉片；總之，凡是他們生活上所需要的，如柴，蜂蜜，肉，麻……等，都可以從這廣大森林中供給他們，還不須他們怎樣費力。

爲命，諸工以酒代工資，互相幫助名曰白工，不講廉恥貞節，雖年六十，猶有男孀者，後婚之婦只牛一條而已，又，論輩，不論親疏，故有祖弟輩姪結婚者，又兄死則弟占其嫂，曰叔就嫂，無房調，一家三代，不論男女均夜圍火塘橫豎睡臥，蹠翁媳亦不避也，或父納子媳而爲子另娶，種種不倫，相習成風，凡生一子，即出中尋鐵非一塊，纏而埋之，年必一纏，後子至十二歲，即打成一刀，十五歲時又解每授之，每人均帶刀弩，隨時不離，其時也，請巫送鬼，須殺牛，祭小鬼則用雞羊雞等，不速則復祭，必燻乃止，終不服藥，甚有祭窮而死者，死後以木槨埋於土坑內埋之，男以刀弩殉入，或以青藤纏繞裹在生用物殉之，不擇日，不擇地，任意

粟粟底住宅多是草房，用粗樹枝幹架蓋而成，竹片編籬為牆，屋簷突出數尺，室中心地點，有大火塘一個，長約一丈五尺，寬七尺五寸，中間遍地柴木，取用不竭，故火塘內火常不熄，但烟火與臭氣在此輩住屋中已結不解之緣，非同類人固不識此鴻福及享受也。

粟粟之主要糧食也是米，而助餉却完全是最富刺激性的東西：像胡椒辣椒臭肉……等，尤以臭肉為珍饈。凡肉常使之腐臭然後食，甚至於生了虫後來喫，在他們才稱之為美味。

受了現社會洗禮，從野蠻社會爬出來，向新的路上多走了幾步的花粟粟，他們也會向平原探地蓋屋了：屋子也能照中國人樣建築得很結實，頗多蓋成寬大茅屋，平分兩隔，但無修飾，污穢醜陋，也和他們底山頭親戚差不多：好在他們不會常住在那兒；當他們探到某地方適合於遊獵時，便馬上要搬了去的；所以他們也不用不著整飾住屋，這是遊獵民族之生活常態。

宗 教

他們亦係多神教之信仰者，崇拜一切鬼神，也奉祀祖先父母，更敬畏靈魂；他們最敬畏的神是：米司（樹林神），米哪（地神），姆虎（電神），米希（風神），馬加拉（王屋），和希尼（他們底祖先靈魂）。

跳舞、舞甲子、以月之圓缺記時、每人只

一衣褲、不鞋不襪、男女皆然、喜披草蓆、不畜驢馬羊、無蔬菜、不知種蓄、以有易無、貧富皆和睦、喜跳舞、吹竹荪如口琴、或加月瑟彈之、茲附歌詞數首如左、

粟粟歌

原詞——多麼麻覺大錯覺、滾着麻覺

秋普扎、爪奪麻覺墨煙樹、麻科阿姐多阿尼、

譯詞——吃烟要吃金堂菸、吃米要吃好白米、穿衣要穿好布疋、熱來要吃好滾水、

求子歌

原詞——立商喜納挨、達達喜納挨、

名宗喜納憂、四勒喜納挨、

譯詞——難得今晚重相會、今晚相會

梁粟底新年約在陽曆二月開始。又當新月初生時候，通常是喫肉喝酒，跳舞慶祝，吹簫擊管以助興。黃昏時分，繁星在大，火塘之內，火光熊熊；於是男女雜聚，手兒相攜，步兒相舞，環舞於星光之下或火塘之旁，為梁粟生活中之最有情趣的點綴。

婚 姻 及 生 育

梁粟婚姻：極度自由，男女社交公開，故男子可以直接向所悅意的女性求婚；女子亦落落大方，並無羞澀，等對方選人決意後，女的即將親手做的布錢包一個，贈為信物。得了布包的男子，等於得了十足有效的婚約，只消央請二三長輩作媒向伊父母商議婚事手續就走了。婚期一到，男女數十人，簇擁新婦，沿途唱著向夫家而來，夫家被豬牛羣犬嘯一頓，到了黃昏，新婦由伊父母匿藏林中，新郎則跟蹤追覓，俟尋獲時伊父母立即避開，讓一對年輕伴侶玩個滿足。新郎新婦就樣緊緊地躲在那林裏，過三天三夜；什麼人都不會面。但這幾天內，新郎家裏則大宴親朋；唱歌，跳舞，鬧個不亦樂乎。三天後，新婦夫婦回家，婚禮便算完事了。

女人生活時，男人要向「希尼」(祖先靈魂)靈位前報告，燒雞刀頭作祭，請祖先保佑。嬰孩呱呱墮地後即請和尚前來誦一天消災經，並感謝祖宗保佑之恩澤；三天給嬰孩起一個「襪子不准呼叫的名字，要等這襪子長大一直到死那天才用這個神名。到第十天，第二十天，和滿月上，產母和孩子都要沐浴一次，在未滿月

要唱歌、縱唱不合你莫笑、我阿今晚唱一宵、

古 宗 歌

詞原——西補充媽加不勒、遠為雞塞木諾、
送過、讀補卡瓦下勒、遠為雞塞木諾、

譯詞——那裏歡樂那裏去、那裏好玩
歇那裏、辛苦翻過雪山去、無事清閒得安
居、

此文作者張初霄君在貢山設治局任所時，以暇記錄地方風俗情形、原文甚長、可獨立成書、本刊篇幅有限、僅錄其較有關係及較有趣味者數節、刊登於此、此外尚有物產貿易等節、因限於篇幅、只得割愛、用特聲明、

編者附誌

前他們母子倆是不能外出一步的，一切工作都不要伊做，可由伊底親父來幫忙；據說舊一月內家裏的人都怕伊污穢啊。一月已過，把伊分發用的牀墊被褥等燒之郊外；從此，母產方能像往常一樣地不被人們懸惡。

關於逃難人種民族的研究，不惟在學術上有其重大的意義，也是一種具有異國情調之最饒興趣的從事。太史公底文章得力於山川；換言之，即養成太史公之偉大浩瀾的文章與人格者，全賴他能作廣大區域的遊歷之故。能遊歷便能多聞多見，這一方面可以增進個人底經驗智識，另一方面還可以使個人底情調和修養達到淨化的地步。所以，記載一些不同習慣之另一集團的人們之生活情狀，絕不是無聊的或徒然的廢舉。何況，當此民族抗戰期間，我們最需要的莫中華民族之整個的精髓團結；在所謂中華民族這一個總名稱之下，當然是包括中華國境以內的各種不同名稱之諸人種而言，這些不同名稱之諸人種，儘管讓他名稱上怎樣不同，而同為中華民族，彼此地位一律平等，共負救亡責任，則完全是一樣的。

本文的作者曾克念先生，僑居緬甸卅七十年，任職於仰光中國領事署內，平日頗注意於緬甸之各項問題，最近著成兩書：一名錦繡緬甸，一名中國貿易大觀；本文是錦繡緬甸書中之第二章。他將原稿自仰光寄了來給我看

，意思是：我對邊地民族曾作過一度
的研究，希望我或者對於他底文章有
若干之幫助。我讀了他底文章之後，
覺得他底從事還不僅限於事實的記載，
而是對於富有趣味之生活的描寫；
這樣，我這能有甚麼幫助呢？恰好本
刊編印出版，我便寫信給他徵取他底
同意，在本刊上發表。

據作者底來信，此文係從英文本
內譯出；原文我未見過，不過我們這
裏只取文章底內容及材料，至於譯筆
之忠實與否，我覺得對於本文價值
上是沒有甚麼關係的。又本文只談到
卡慶和栗粟，但邊地的人種實不止此
；其餘的盼能另有其人從事描寫，若
得曾先生再努一方更好。

生莊附識。

緬 史 綱 要

李耀庚

編 者 敘 言

緬甸毗連吾國，關係密切，邇來交通日開，商業繁興，旅華僑，分佈各地，是以國內人士，多欲探知緬甸之真相。惟最近緬甸之變遷及其現狀，已於報章雜誌中時見，並於口邊耳聞中時聽之矣。茲筆者應晨暎雜誌社之徵文，草此緬史綱要一書，其材料泰半譯自英國學者哈爾斐氏之緬甸歷史，間參以西文善報，暨吾國有關於緬甸舊籍，其地人名散見於舊籍者悉依其舊，篇末附註英文原名以便參證。計自古代起至公曆一八八五年淪亡時止，爪鱗淡集，梗概略呈，非足稱之曰史，亦聊述邇遠陳迹，以備考其興衰，藉供吾股鑿固強之資耳。疏濬之處，尙祈博雅君子，指正足幸。

李耀庚識

第 一 章 概 說

「願國樂，願國樂，
出自大海西南角，
萊光之子舒難施，
來賦南音奉正朔。」
吾人諷詠白香山此詩以披閱緬史，不禁感慨繫之矣。茲先將其地形、氣候、民族……等略述如下：

甲 地 形

緬甸南臨印度洋，西濱孟加拉灣，西北接阿薩密、阿他哥及馬尼浦等地，東北毗連雲南，東鄰暹羅，其東南部成長舌形岬接馬來半島，南北最長處約一二〇〇哩，東西最寬處約五〇哩。伊拉瓦底江即大金沙江縱貫全境，欽敦江斜注西北，薩爾溫即路江沿流於東。伊拉瓦底江之東及欽敦江之西各有一大山脈，自北而南與江道平行蜿蜒登時。古時南部濱海地方，即今日稱爲哥朕地帶之仰光附近三角地各處，因古代海面較今頗高，浸淹範圍廣大，故尙

宋淤積而成陸地。種史曾敘古時之擺古(見漢繁)為古代得楞子之重要都會。在仰光北四七哩。係一海濱區域。又勃生古為海口。而今距海已七五哩矣。物產以米、棉、木材、石油、五金為大宗；非金屬礦物亦夥。故資甚富。

〔生壯按〕此段所述緬甸區域。係指現時所統治之地區而言。其古時之區域不如今日之大。其北僅至瑞姑。東北則至眉總。今之八募以北。猛拱、密支那諸地。乃地盤募、猛發、孟拱等土司舊地。今阿薩密即在密支那、猛拱之西北。又密支那之坎底則為我木王地舊地。而阿薩密則在其西。皆與古緬甸區域不相涉也。又自眉總以上。今所謂之擺夷山。如錫卜、臘皮、貨概諸地。則為我木邦、大小孟育、孟密各土司地。又騰江下游以東。即今之所謂洞紀等處。則為我孟良、燕欠、猛勇、景棟、景海等各土司舊地。亦與緬無涉。事實如此。用特批注。

乙 氣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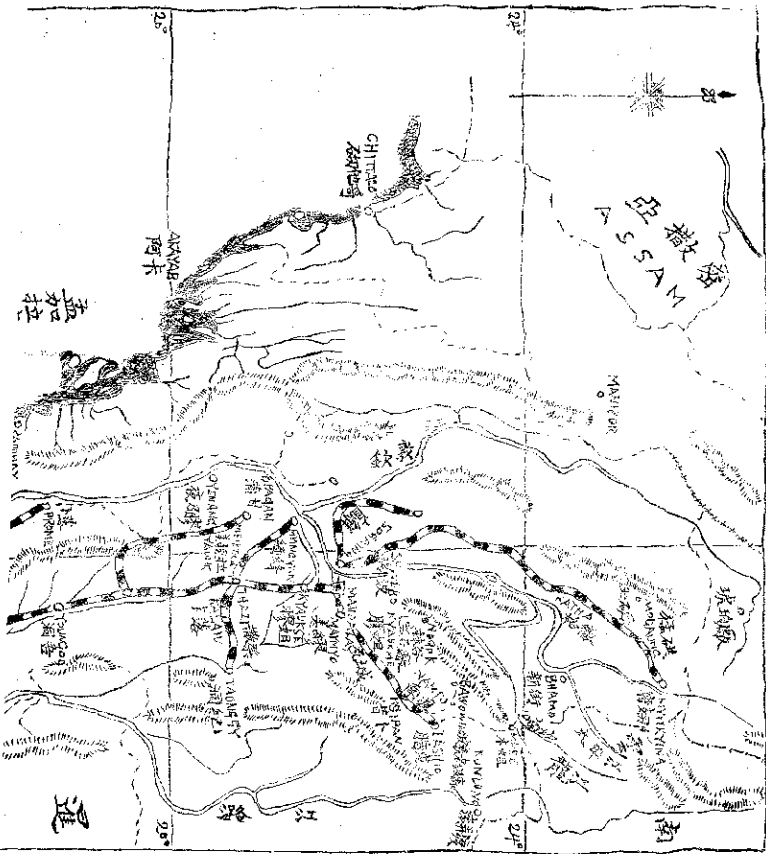
全境可分為三部；南部自北緯二十度以南。雨量超過一〇〇寸。其溫度自六〇至九四度。稱之為潮溼帶。中部自北緯二〇至三三度。雨量甚稀。其溫度自五〇至一〇四度。稱之為乾燥帶。北度自北緯二三度以北。雨量約五〇寸。其溫度與南略同。亦稱之為潮溼帶。氣候自十一月至

三月較為涼爽。自三月至五月則海暑逼人。嗣後雨水連續迄於十月底。

丙 民族

緬之民族古甚複雜。今尚分歧。以意擬之。其最古民族當為印度尼西安人。但已無陳迹可考。繼為來自西藏東部之蒙古利亞人所移殖。細別之則為：

- (一) 得楞子(見漢繁)亦稱蒙族。初住南部。後漸移入中部。今則多在南部。
 - (二) 臘族(見唐史)此族現已無存。其文字亦湮沒。古代駐於中部。造後似漸同化於緬族。
 - (三) 緬族 初似與臘族同住於伊拉瓦底江上游。漸沿江而下。分佈於中兩二部。
 - (四) 測族 當係今之欽族住中部之西方。
 - (五) 干拉族 今住東南部之一隅。
 - (六) 阿刺十尼斯族 住西部。
 - (七) 椰族(見漢繁、漢書音注禮書)即今之擺夷。古時住居於之東北二方。至十一世紀。遂漸移住於中部之東北二方。
 - (八) 山頭族 近代始逐漸移殖於北部邊區。
 - (九) 卡瓦 住路江東方。始歸緬。
- 各種人口合計共一千四百餘萬。



孟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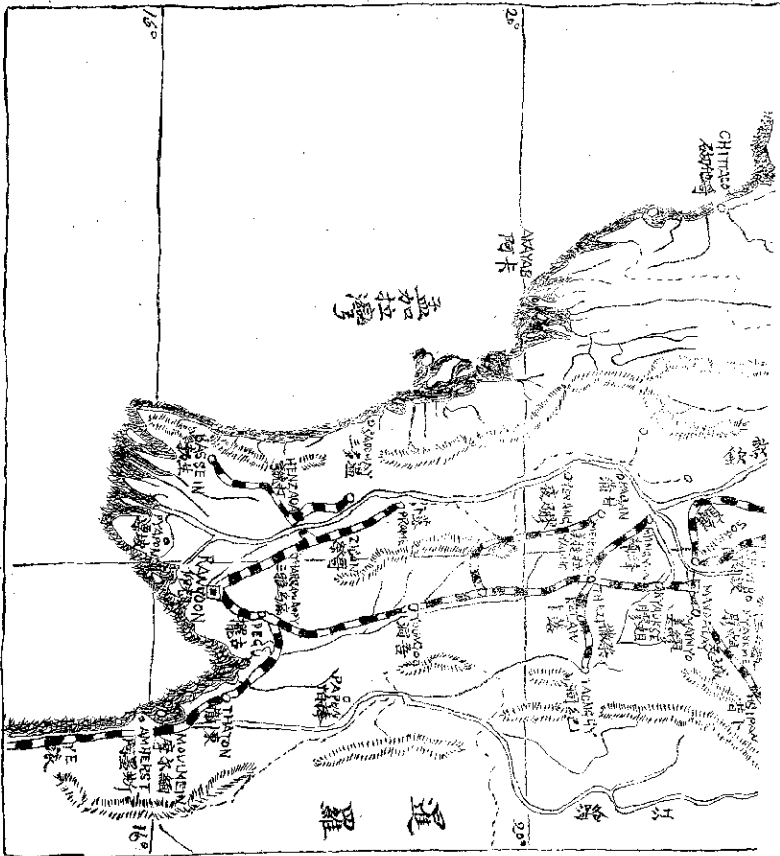
欽

暹羅

暹

暹羅

南



丁 風俗

緬人房屬多建層樓住居樓上，服飾男女均穿寬袖短衣，腰圍長裙，或肩披長巾，足履木屐。男子頭髮結於頂，文身於腰膝之間。（但此風今已漸息）。女子盤髮頭頂，綴飾花朵，每年陰歷二月望日，紅男綠女分赴各處朝塔遊廟，盛裝盛裝，五綵炫耀。清明舉行水節，觀衆互相潑水，以慶祝神王後裔。十月光節屆臨，懸點燈籠，升放火球，以上各節慶日，均設台演戲，以資娛樂。平時則有賽騎、競渡、踢球、及新式遊戲。

戊 藝術

緬人以雕刻著名，佛廟寶塔，咸飾精美人物，其木製家具與象牙物品之式樣、雕工、媲美於他國。漆器及宗教應用之銅器，頗負盛名。

己 古代文化

印度人於三世紀以前航海至東方，在爪哇蘇門答拉等海島建立國家，同時亦有絡繹入緬貿易者，傳播其法律文字於居留地內，緣在緬發見之最早碑誌，係五世紀印度之孟買地方通用之夏達巴文字，可以證之。種之史家稱爲自公元前八百五十年起，已有史蹟可考等語，然據各種發見

之碑誌而言，則降至五世紀時，猶未有文字記載，是以編之古史所敘情形，幾同虛構。迨至一〇四四年以後，各種記載，始可信爲固有真蹟而已。至於種人，原屬蒙古利亞人種，惟其史家則稱大古時代，種族淵源於北印度，爲佛之後裔，其民間神話，秦半摹仿印度神話，而下稱古代之地名，亦多類似印度地名者。

庚 古代宗教

古代印度人入緬，當有兩途：（一）由阿薩姆循陸地而上緬；（二）由南印度航行至下緬。是以宗教入緬者，最初爲印度教，今日仰光攔古等處之大塔，稱爲梵元前已建立者，當係得楞子仿照印度人建立，初係多數小神龕集於一處，迨後逐漸改成正形也。至於佛教，則自紀元前二百六十年傳入南印度後，至五世紀時大形發達。印度人航海東來者，遂傳播佛教於下。緬當時傳印度有一著名佛教徒達瑪那拍拉，創建佛寺，而古代下緬得楞子之碑誌，多明及達氏名字，足以證之。印度教與佛教先後傳入緬甸，閱時既久，此兩教同當生衝突，試舉下列傳說故事以證之：

「一〇四五—一五七七年間，得楞子王普沙崇奉印度波羅門教，曾毀棄佛像於河中，時有一異女入河洗浴，擄得佛像至地上則敬拜之，普沙怒甚，命其從人令象踏女，並以火焚之，但此異女象佛庇佑，雖備受刑而毫無損害，

替沙乃大感悟，納女為妃，改奉佛教。

佛教於十世紀以前分水陸兩路傳入緬甸，水路由南印度航海入下緬，陸路由中印度經阿薩爾阿刺干入上緬。當時在緬之佛教，猶非純正之宗教，綠當時佛教僧侶稱為阿利之一流，飲酒賭博，施行武術邪法，崇奉蛇與佛之夫婦以欺詐愚民，並未注重闡明佛教之哲理也。今日緬地保存古代寶上之人像，即阿利僧徒之肖像也。

第二章 一〇四四年以前之緬甸

『經過此地無窮事，
一輩凄然感廢興』。

緬之史家稱為公元前數百年，已立國於太公城。『漢繁內載』：江頭城，即龍江匯入伊拉瓦底江處（見水道提綱）（一）太公城，在江頭城南五日程，（二）馬來城，（三）安正國城（五）蒲甘城等：為緬中重要五城。然一考其實，降至三世紀，緬甸似尚無文字記載，其政治組織及遺蹟，詳實未可攷矣。史家又稱：古時在撒東（在下緬東南方地方，曾有七個國王，同時並立，互相戰爭；吾人試想，以一郡縣內而分立七國，則每王國當不過為一村寨而已。迨後國時已久，各民族戶口繁衍，而爭奪土地之戰事亦間發生，試舉傳說之一例如左：

『八二五——三七年間，擬古之得勝王撒馬拉，因不讓位於其弟，被弟弑之，但撒王之幼子阿撒逃亡於森林中，蒙一神牛護養長成，聞時既久，有一印度巨人率衆數千，分乘七舟來攻播古，聞阿撒因勇略著名，被推為帥，與衆禦敵，擊敗巨人舟師，盡俘其衆，飢荒至極古，復襲王臣。今擬古之阿撒塔，係當時紀念其功績而建立者也。種之各民族中，有政治組織者，以驕其與得勝王並稱。惟撒族則較為有濃厚之趣味。降至八世紀，驕族語言文字尚遺存於緬，惟至今已，則驕族遺跡不易尋求，想驕族文化，遠遜於其承繼之緬族，故致湮沒耳。唐時私國與阿刺干，均稱今之緬甸為驕國，唐史內蠻傳稱：驕國長二千里廣五千里，屬國十八，又唐史德宗其元十八年（八〇三年）驕國王禿羌（此二字似為印度語，王公名號）遣其弟悉利移來朝，獻國策，五譯而王中國，唐詩人白居易驕國樂平『驕國樂，驕國樂，出日大海東南角，禿元之子，驕國，承厥南音奉正朔』即詠此事也。驕人習俗，王族死後，行火葬儀式，用一大罐裝成屍灰瘞之，近亦發見此種大罐上，有文字誌銘，略稱有一龍將馬王在下落時，龍所稱之不勒盤似指此。建立王國等語。又唐書南蠻傳：驕國以青磚為城，周行一日，有十二門，見者居在城內，今考下塔姆王宮之遺址，規模廣大，遠過於擬代緬甸之宮殿。惟昔已論為叢林田畝，令人生髮秀禾余之感矣。

卜落姆王朝，似於八世紀末九世紀初，因各民族內爭而崩潰，其詳情未可攷矣。至於上 北部各民族，以譯族（即擺夷）爲主體，漢書載「和帝永和九年（九五）年」國族由調遣重譯來獻，譯族之有政治組織爲最先，其交通我國亦最早，據國鑿北 各民族，降至十二世紀，相沿爲我國南詔所遙制，而卜落姆國亦間接受南詔之羈縻，唐書稱「太和六年（八三二年）南詔掠驃國民三千，徙之拓東嶽。」（今昆明附近）又南詔野史稱「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八五九年）獅子國侵 歷求救，許之。至次年，南詔將段宗勝救

四至 越一。是徵當時兩 關係之一斑。

卜落姆國既亡，驃族有遷徙至蒲甘者，宋史稱「徽宗崇寧四年（一一〇五年）蒲甘國入貢」於八世紀末建立蒲甘城，設立政府，崇奉附近之坡伯山爲所結祀神處所。此山迨後遂成歷代 王朝山之靈地。

蒲甘王烏伍撒拉罕，於公曆九六〇年間，信奉阿立偈侶，爲之建立立佛，非謂一國，豎立龍像於其中，隨有烏王之嬖人昆索甲漂窳奪其位，迨後王之二幼子長成，廢立窳位者爲偈侶，由王之次子索科提繼立爲王。至一〇四四年，昆索甲漂之子名安諾拉他者，復襲窳索科提而自立。嗣是以後， 之歷史較爲可信而有徵矣。

第三章 蒲甘國時代

「塔形椰海月，

樓榜出江烟。」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台煙雨中。」

緬甸自然景象之迥異於他國者，即其城市附近，王廟寶塔，參差矗立，多如鱗次栉比，而此等建築泰半爲蒲甘國時代之遺蹟，故稱此時代爲修廟建塔時代，尤爲恰當，茲依其王廟次第分述如下：

安諾拉他王 一〇四四——七七

王即位後，因曾襲窳索科提，深自懊悔，有一夜夢神人囑以修建佛廟、寶、殿、水閣等；積立功德，藉贖前愆。王於是立意先開運河築水閘，乃一夜復夢見長蛇五條，王斬殺其四，其餘一蛇，疾行而遁，迨後王開挖四條運河於瓦城南面之膠直等處，收效卓著，惟米治江水橫流泛溢，不可疏治，始知此四運河及一江水，爲五蛇入夢以預兆也，今膠直等地，固有運河水利，農產極盛，而歷代緬甸凡據有膠直等富庶之區者，即罷撤耨其財政糧食以統治全境，王又條開美提拉（在瓦城南面）湖水，創建寶塔於福降（在瓦城南八〇哩，今爲產棉之區）巴科古（在瓦城南江邊）膠直等處，每建寶塔，以一人爲犧牲品，欲使其靈魂成爲守塔之神，嗣有一妃女與其充博族部長之兒，均作

犧牲品而喪命，編人至今奉其兄妹為神而敬之。

王已葬后，生子名薩魯，但遣使異域訪求名妹為妃，旋由維撒利（在之西部）覓獲一公主，迎至蒲甘城，閱時未久，王心度此妃侍從甚少，恐非貴族，又因此妃與前遣之使，發生極愛嫌疑，遂棄置此妃於直解，（在今城南三十哩）妃生一子，名為姜昔撒，數載之後，王招此子養於宮中。

王即位之初，其領土為長二百哩，寬六十哩之狹長地帶，內包今日之抹谷（即寶石廠）城、美提拉、降、直解、麻准等地，其時蒲甘之北為南詔，東有山居之譚族，西及南有驛族，更南則有得楞子族為隣，王於暇時，招集壯丁訓練為兵，軍中有王子姜昔撒與其他數勇士，皆稱為能騎飛馬至城怕山。（在城南，高五千尺，至今王仍奉為神山）

一〇五六年，有一得楞子僧人辛阿拉罕，自撒東來至蒲甘傳授，虔南派正宗佛教，王大加信奉，授辛氏為朝中大師，力予提倡，不數年間，昔日之廢唐阿利僧侶漸歸清誠，辛氏勸王向撒東國乞求佛經，使者屢去均遭拒絕，王大怒，悉取自印度傳人之佛經，亂施而歸，師至中途，將卜落城錫為平地，用示驕族與得楞子等；均應臣服於蒲甘及信奉佛教之意。

王旋至蒲甘，即仿效得楞子文，創編 甸文字，翻寫經書。

王隨發兵征服阿拉干國。（今甸西都）於邊附近各族部長，皆稱臣服屬於王，越數年，王取道今之八莫，前赴而認國，至大理城外，求得佛牙，前詔野史稱『大理國主段正淳即位二年（一〇九年）人波斯嶺齒三國通白象及香物，又稱國王段和譽即位後五年（一一一五）人造金花屏象等語，但未題 王親到南詔。』王於歸國途中，備受各部長之親見。至瓦城附近，修建達機寶，因有侍衛二人怠於工作，立殺之以為茶飯，此事至今多演於戲劇。

替過（見滇書）之老鋤頭人，襲攻羅占，掘古老捕族兵，甘，王允之，率印度兵以王子姜昔撒為將，擊敗老捕族兵，於是得楞子人聲稱姜昔撒之勇敢，並願王以擺古國王之公主，求為王妃，姜昔撒於途中，以公主相戀愛，王知之忿極，驟以一仙才刺殺姜昔撒，未中，此王子勇將，遂飛越山谷而逃，隱居於直解。（此事今多演於戲劇）

王遣僧人送佛經至錫蘭國，換得一佛牙，同至蒲甘，佛牙之功德，可使一枝變為多枝，故王建立信心寶，多座於附近各處，藏備佛牙於其內，後代 人對於佛牙之甚為敬重。

一〇七七年，王因有一野牛踐踏地方，親往獵牛，反被野牛所觸即斃於林中。

安王爲第一代國王，其事迹多流傳於民間，或爲古話，其政治制度，亦多爲後代之典型矣。

薩魯王 一〇七九——一八七

薩安王之長子，即位之初，娶安王之妃爲后，父死，子納父妾，此與古匈奴俗同。薩王建立寶塔數座，時掘古之墓得楞子部長，以小隊起兵攻蒲甘城，王率弟委昔迦及衛隊親攻遺柩，戰敗死之，委昔他隻身逃往美提拉。

委昔他王 一〇八四——一一二二

王收策陰衆，並得巫人施術爲助，擊斃擺古部長，驅逐其部隊，於是得楞子不復覬覦而甘矣。王處服薩朝，陰以白傘，扇以毳尾，戴冕冠，穿金絲鞋，大僧扶手，富王委捧聖亦行禮而登位；數年後，王只生一女，嫁與薩魯王之子，生一外孫，名爲阿落昔楚，王即策立此外孫爲嗣君，越數年，王出行時見路旁一婦人抱小童而立，詢悉此婦係王逐居於外時之妾，其子即己子也，王乃納婦爲妃，命其子爲一部長，時有印度佛教僧侶八人流入至蒲甘，王禮敬之，爲之建立宏大佛廟於蒲甘。（此廟今日猶存，廟頂閃耀炫目，內有得楞子文及巴立文誌錄多種，及王與一僧跪於佛前之肖像。）又建塔四十餘座於各處，一一〇四年，貢獻方物於宋徽宗，（諒係請宋降路通商），王年七十而

歿，今存蒲甘城南之寶塔，傳係爲紀念王而建者，塔上有巴克文（此種文字今尚行使於緬之佛教代）與得楞、驛、額、四種文字之誌銘，據謂蒲甘國第一代王即位年月，爲皇家最好資料，吾人得此誌銘而考知降至一九一一年始行證之羅族文字，又得推知古代多數民族，並非與羅族同種，然至今則各族之遺跡甚少也。

阿落昔楚王 一一二二——一六七

爲委昔他王之外孫，即位之初，用兵平定勃生、登納色列（上稱海邊）等處之叛亂。

一一一五年，王朝之大佛師辛阿拉罕病歿，大師歷仕四朝，曾目觀蒲甘之疆域，由一部落而四向擴張，幾轄全緬矣；大師本人所倡導之正統佛教，已替代昔時腐敗之阿利僧侶而盛行於世，使人民得享純正之信仰矣；緬甸文字書經創制而行於世矣；佛寺寶塔出現於各地矣。

阿王因國內變亂屢起，常巡四境，行至上羅各地，均立紀功建築物，蓋田劫生航海而至馬公榮島，西、阿納王（即今緬之西都）及海邊之三多溫島，世稱其會遊遊三天末（善微淨果神樹）旁邊，遇暗神人，王問朝後，以會三天末所聞聽之其落蕭蕭，永流深潭，鳥鳴清肥，獸奔踉蹌，各天類妙音，製譜傳世，而緬甸之音樂興焉。

王復將神人所贈之聖五木件，藏儲於寶塔之內，其因

宗今之巴果固，其一在今之瑞波，建立寶塔時，皆選擇巨象或羣鳥所棲息之地點以爲基址也。

一一一五年，王道使獻金花，銀花，犀角，佛牙等物於南詔，隨又親率大衆赴南詔求佛牙，求得後即返（南詔野史載宋徽宗政和五年，緬人進金花犀象）。

王會制製度最衛各制及法興大要。

那拉楚王 一六七一—一七〇〇

阿王之次子，因阿王死，那王以計弑其兄而自立，王性暴虐，隨每罪修延一最大之達亞麻廟於蒲甘，王臨朝甫二年，卒被一部僧道刺客八人，潛入宮內殺之，該八人亦俱死於宮中。

那拉卒卡王 一一七〇—一一七三

爲那拉楚王之次子，曾計欺其兄太子北征上緬邊地，而竊娶其嫂，太子有一信臣名放匹者，自蒲甘城乘馬疾馳赴上緬告密，因日暮宿於林中，而不知其已達目的地之旁也，次晨，馬嘶之聲，爲太子所聞，即責放匹以遲延一夜之罪而殺之，今緬人奉放匹爲精神而祀之，太子遂引兵回朝，處弟以死，因即位焉。

那拉怕的青楚王 一一七三—一一二一〇

爲那拉楚王之長子，當時印度佛教，因受婆羅門教之迫害，向南遷入錫蘭島，大形發達，蒲甘之佛教徒結釋航海赴錫蘭朝拜經，一一八〇年有孫榜子僧人烏密拉贊，瓦由錫蘭返，世稱爲第一次朝佛，又於一一九〇年，有僧人察巴答，攜錫蘭僧徒四人，自錫蘭回，世稱爲第二次朝佛，於是之佛教，新舊分枝，其自大師辛阿拉罕所傳者，稱爲舊教，而自察巴答等新創者，稱爲新教矣。

亞洲南岸，自中國以至亞拉伯一帶，航海通商，當時似已頗繁，其由中國船來之船，多到達馬不羣島，亦間有至錫蘭島者，其在來於印度洋沿岸之航業，則多操於亞拉伯人手中。

錫蘭王因宗教通商關係，曾遣使臣駐居地，嗣因那王處待使臣，錫蘭即於一一八〇年發舟師攻，焚掠勃生，摩爾，附近等處，人乃請僧徒赴錫蘭求和。

那王創立御林軍以衛王宮，其數至三千之衆，若遇賊事發生，則征調民兵服役。

王亦欣喜修塔寺，今存 降之大塔，稱爲那王會以等於一人身體重量之黃金，變價修建云，又在蒲甘城附近建一大寺，寺內遍刻教人於其膝處知之咒咒咒詞，意在警戒奸惡，此種咒咒木刻，旬隨處可見，惟蒲甘寺中之咒詞，則至今沿用爲法庭內人證宣誓之文詞也。

晉落彌落王 一一二〇——一三四

爲那王妃所生，王遵父勳與其四兄共理國政，後人遂稱旬歷代路施帝制，即四大臣合組之內閣制，爲王所創立，此種內閣，委任解散惟王意之所欲，雖形近合議，實不可以與今時之內閣制同語也。

甲算王（替王之子） 一一三四——一五〇

烏然那王 一一二五〇——一五四

甲王之子，王好飲酒，賦性，後於獵象時受傷而歿。

那拉齊哈配特王 一一二五四——一八七

王爲烏王次子，烏王之長子季孟楚，因與首相不睦，故烏王崩後，首相召集朝臣及民衆代表開會，公推那王登位，蒲甘王朝於是已相沿二百二十餘載矣。蒲甘雖地廣人稀，遠方郡官，皆不欲與之構戰，鄰近各部，又多受其禍，王乃妄自尊大，時元朝蒙古族漸興，遠征歐洲中北部，混一亞洲大陸，造成空前未有之大帝國，那王味於世界情勢，猶復開陳憐怨，擾元朝之怒，而滅亡隨之矣。
一一二七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年）元世祖遣使至蒲甘，詔王納貢入貢，那王以元使在庭未曾脫鞋示敬，繼殺

使者及從人，越四年，那王復遣將釋多羅伯敏率兵四萬，八百，馬萬匹，攻掠蒲甸，欲逐細奴，奪拔甲負戰樓，兩旁築大竹筒，盡短鎗數十於其中，乘者取以刺擊，人稱此役爲放箭降戰事，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遣萬戶忽都，大理總管段晉（即段信五日）領騎兵千人禦之，史稱中國兵數爲萬二千八，分三隊攻，元之騎馬初見巨

而懼奔，元兵乃繫馬於樹，徒步而進，其矢如雨，擊負傷奔入林中，以致騎者悉摧斃樹身而先，元即引騎馬追擊三十餘里，騎兵馬自相踐死者盈三巨溝，明日追至干崖，兵遠遁。
一一八三年，（至元二十年）元將馬罕的斤征，自鎮西（今八寨關近）遣舟二百艘，進攻江與城（即今瑞州，在瑞麗江匯入大金沙江處）拔之，擊殺萬餘人，復擊破入公城，以五千兵戍之，此役，人懼於元兵矢射之威，以致傳稱蒲甘城之門神，亦受矢創而流血云云。

那王爲防禦計，拆毀寶塔數百座，以增修蒲甘城防，但元兵尚未順流而下，那王率朝臣乘舟逃赴暹羅，復奔至勃生海濱，託此於其兄那王旋遣使至瑞麗元將營中求降，許之。

軍喪敗之後，國內各省分裂，泰順充斥，那王於是決計遷回蒲甘城，舟行逆流而下落瑞，被兵首相以毒酒強飲而殺之。

一二八六年(至元二十三年)元師復征滿甘，順流而下，至下落姆，其分隊會達河塔葛英(今下落姆南)，獲師七千餘人，縛始平，乃定歲貢，蓋至是而滿甘臣朝乃完全崩潰，各領土因其部酋內爭而分裂，或為元朝之附庸，或為暹羅所服屬矣。

試欲滿甘王朝，延祚二百餘年，其影響於後世者，則當可今日之蘭塔，華美為亞洲大陸南部之冠，又佛敎在當時受印度教之逼迫，祇延殘喘於錫蘭，而幸得在滿甘受朝廷之提倡，使編入得京正宗之信仰，皆是述者也。

元世祖時，任職於中國會遊僧，之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所著日記中敘述緬城(蒲甘城)，稱之為『此非他城中，鐵鑄白塔，裝鏡金銀，日光普照，則黃白燦爛，遠望炫白，塔頂鈴鐘，高懸玲瓏，每微風盪漾，則叮當交奏，傾聽悅耳云云。』亦是見當時景象之一斑矣。

(未完)

附錄英文原名

以見於文中先後為次

哈爾斐	H. E. Harvey	薩爾溫江	R. Salween
孟加拉	Bengal	擺古	Pegu
阿薩密	Assam	勃生	Boswin
砌他哥	Chalagong	瑞姑	Shwegu
馬泥浦	Maeypur	印度尼西安	Indonesians
依拉瓦底江	Irrawaddy R.	得楞子	Salwings
欽敦江	R. Chindwin	蒙族	Mong

驃族	Pygals
緬族	Burmese
湖族	Yak
欽族	Chins
于拉族	Kamru
亞刺士尼斯族	Arakanese
撣族	Shans
泰族	Sai
山頭族	Kashins
卡瓦	Mos
孟買	Bombay
達姆那拍拉	Dhamrakala
撣沙	Shan
亞刺士	Arakans
亞利	Arak
太公城	Bogomy
蒲甘	Pagan
撒里	Shatan
撒馬拉	Shamala
亞撒	Ashar
維馬拉	Vimara
下落姆	Pome

坡柏山 *Pofa*
 烏伍撒 *Nyauung*
 昆察甲羅 *Kunhauw Kyauungya*
 安諾拉他 *Atelak-te*
 安諾拉他 *Anuwrakhe*
 耶直 *Kyurase*
 米治 *Myitnge*
 婆羅 *Myethilla*
 巴科古 *Pyinyayon*
 薩魯 *Pakofan*
 雅撒利 *Sawdi*
 直解 *Yasali*
 婆吉樓 *Sagang*
 抹谷 *Kyaukpitta*
 麻港 *Myegath*
 幸亞拉等 *Myebur*
 亞視干國 *Sion Arakan*
 八莫 *Arakan*
 達標 *Bhamo*
 曼通 *Saungyon*
 亞普普納 *Chingmai*
 亞普普納 *Aldungaithe*

亞普普納 *Pali*
 亞普普納 *Aleungaithe*
 登納色利 *Samassrim*
 三多溫海 *Sandawin*
 巴果固 *Paleloku*
 瑞波 *Shwelo*
 達麻亞 *Damayan*
 那拉辛卡 *Narathientha*
 教四 *Nagur*
 那拉伯的 *Narajaititlu*
 烏塔哲拉瓦 *Utrayiva*
 察巴搭 *Chapata*
 薩爾羅 *Shawinon*
 波洛羅 *Hilomnro*
 路他臣 *Hutayon*
 甲第 *Kiawwa*
 烏然那 *Uyana*
 那拉哈 *Narathikayate*
 曼地 *Shingathu*
 教索 *Nassauyuan*
 達拉 *Dala*
 排落莫 *Sarfanaw*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謝萬慧法師

天地一粟

萬慧法師，留印度十餘載，精研梵文，旁通英德印藏
 文語，佛法世法，博學多優，以所著證業精舍時序一閱。
 因風謝。

欲窮香象文，獨探龍宮密。自從玄奘來，法將
 此第一。綺語非綺語，如聞龍象泣。是文字般若，
 拜嘉謹合十。



勘界瑣記

尹澤新

一 戶板

民國廿五年一月十二日，余乘星期日赴戶板觀察：晨七時，由南大驛馬出發，經戶算，上下共三村，住民五十戶皆漢人。再向西南行，由上而下，坡甚陡峻，將及山麓，左右兩山，高聳對峙，有河名南算，由峽谷流出，其源自猛林大梁諸山而來，地頗險要。沿南算河北岸行，經廣洪，住棚去三十餘戶。復行數里，抵戶板，由南大來，計程四十餘里。

戶板位南定河南岸小平場，地勢窪下，僅海拔二千英尺，夏季炎熱，瘧疾殊甚。住棚與三十餘戶，有小市，冬季沿邊漢人多來貿易。戶板西向為飛馬山，西瀕路江，北渡南定河為南湖，經政府於民國廿二年駐兵於此。西北為工廠，路江渡口咽喉也。再北為科干，即我舊屬麻栗壩，今歸英轄。由戶板東去沿南定河遙武定，東南通張綱班弄墟戶。地勢扼要，為軍事重地及交通孔道。故此次會勘，

中英雙方爭執極力。余等抵戶板，入村南老細寺，另可新建橋寺一所休息，即清光緒廿五年冬，地勘谷總辦劉萬勝陳煥行營所營地也。戶板稻米平地，宜有大湖如陳勳湖經緯勘標記右橋一，是處為格林尼址東經九十八度四十五分五秒鐘，北緯二十三度二十五分四十六秒鐘。工區距戶板三十里，余久欲前往觀察，苦無暇時，惟俟與日有換地情形，均無其人。在細寺略進午餐而返，抵南大，已午後七時許矣。

二 猛林山

一月二十九日，各委員登猛林山觀察，中立委員伊斯蘭因在南大驛馬傷足未復元，不能步行，由其隨營普來特代表同中英雙方委員前往。晨八時出發，離金廠壩，向東北環繞而上，行十餘里，至猛林山東腹，向東瞭望，班洪班老所屬村落，多可見者。大南溪則與小南溪河分水嶺

避東向，展望亦頗清新，略憩復向西行，愈上愈高，而道愈窄狹險峻，絕坡十餘里，山徑愈險，馬不能進，步行攀登而上，途中隨行員兵，驅蹇踏路者相繼，幸古樹參天，濃蔭密布，尚不苦熱。猛林山嶺高處海拔八千六百九十六英尺，無路可達，尋常土人罕至，日前英測景隊勘測三角點，始開小道；以達山巔，並將山頂大樹伐盡，以備勘測。余等攀登五六里，始達該山之最高處，瞭望甚便。

猛林山為卡瓦山中之最高峯，其脈遠自碧羅穆歌馬孟定開蜿蜒紆迴而來，為金河南一河與南大河穿孟滾南木羅河之分水嶺，登臨一望，衆山皆小，怕鴨班老馬廠諸山真如培塿之於泰岱矣。惟遠峙東南如天馬下屏之公明山，高聳雲漢，尚足與之相抗耳。此行目的，在觀察孟滾河登山處，但山過高而河乃參低，反難瞭望，欲沿山下觀察，又苦無路可循，無已惟有遠觀大勢而已。是地山川雄鬱，氣勢雄渾，此日登臨，胸襟為之一壯。觀畢後，即於山巔野餐，飢者甘食，飽所無礙，食靡不可口，下午二時餘，乃魚貫而下，山花如豔山紅之類，紛披掩映，蔚為美觀，同行者多所採攝把玩。四時許，返抵營幕，已微覺疲乏矣。

三 茂隆銀廠爐房

一月三十日午后一時許，余偕秘書馮承佑田金廠埔赴茂隆廠地爐房觀察，是廠為前清乾隆時雲石屏廠向實所

開採，會耗極一時，練洞在免敏埔東河爐房山，又稱茂隆山，一名諸為城東鏡，余嘗沿途經練洞數處，均係土法開採，僅於洞口探望，無暇深入。後至昔日同實等煉銀廠，即所謂爐房是也。是廠鑛遺遺位甚多，據回來地質專家考察報告，此項鑛渣，約計百萬公噸以上，內含銀鉛，猶有極廉價值。至地中鑛藏主類，成分極佳，堪稱礦中銀額第一。

皇朝通典及皇朝文獻通考載葫蘆國有云：「乾隆十一年三月，其酋蜂筑頤以其地茂隆山銀廠，抽課報解戶貢，解課二千七百九兩零，赴雲南省投繳。且稱境內茂隆廠，自中華人向實開採以來，礦砂大旺，廠地人民，恪守天朝法度，路不拾遺等語。王大臣議令却之六月，葫蘆國夷日仍懇收受繳課，雲督張允隨請誠令收納，仍以所收課銀之半賞該酋長，以慰遠人歸順之意。上從之。」大清實與事例載茂隆廠云：「乾隆四十二年，奏准卡瓦地方茂隆廠，每課一兩，抽課銀九分，以四分五釐作課起解，以四分五釐賞卡瓦酋長。」又云：「嘉慶五年諭，雲南永昌府屬之茂隆銀廠，近年以來，並無分釐抽解，自係開採年久，洞老山空，鑛砂無出，著仍照舊採辦，不特虛費工力，課項虧歸無着，而聚集丁夫，亦恐滋生事端，所有永昌府屬茂隆銀廠，著即封閉，其四年分交課銀七百五兩零，亦即恩賜免。」又稽奉茂隆廠記云：「茂隆之出，山向尚實家資定廠，抵繳

外之葫蘆嶺，其酋以大山王拜託信任之，與開茂隆廠，大廠，銀出不貸，過於內地之製馬廠，一版東西競爽，故戰富盛，民樂而官康，向賢志漸張，思假乘貴得機守，大吏視之，總實行，實難進，不能如所望，快快回，恐其把廠生變，拘而殺之，廠遂散。又孫士毅廠碑記事云：「乾隆二十年乙亥，取馬定等土司以木邦善聞，永昌順留備外有盤阿卡瓦，其長名綠筑，自號葫蘆王，不知其所自始，境內產險山嶽，開時開探其旺，廠民尙尙賢議給租銀，敢受；請照內地抽課，十一年總督張允隨言葫蘆係化外野夷，輸賦內附，請減半抽收，一半賞給該酋長，旨允行。」又云：「鄂尙賢本無絲馬脚於茂隆山開廠，充當課長，捐納到職銜，造軍器備黃蓋以自榮，前誣鄂鄂周劫掠外夷致死，又懲客長彭錫祥交通事隨羅使入貢，於途生事，總督愛必達請革職；十六年九月廣死獄。據禮奉孫士毅所記茂隆廠因尙賢死而無人主持，遂停，其停也正於其旺時，並非洞老山空而停；此國人所應注意也。」

爐房地近班老，東隔南一河與班老相望，擺夷語譯廠曰茂，大白隆，土人稱曰班老茂隆，即班老大廠之意；史策記載稱茂隆銀廠，或即綠土香糯舖。爐房東為南一河，源出馬廠山，而南入大南溪河；再東為班老山，即劉陳誤為伯唱山，而總所擬黃綫於其上者是也；英人屢謂爐房在我黃綫外者，殆即指此。但按劉陳所擬黃綫文辭，其綫係

經猛林山伯唱山，而其正之伯唱山又在爐房山之西，即爐房前在伯唱山之東，即在黃綫以內，此錯誤非親歷其境者不知也。視察云，由原路而回，坡甚陡峻，人馬難行。

四 班 洪

二月十六日，委員會由剛猛遷移班洪，茲將班洪及卡瓦葫蘆地情形簡述如下：

班洪位大小南溪河分不線喇一支脈上，前臨大南溪河，後依分水嶺，左右皆深溝，地頗險要。惟否示，飲料須負竹筒遠取。居民五十餘戶，皆馴卡種，頗信仰佛教，村中有簡佛寺一所，及和喇數人。班洪總管胡忠漢居住於此，其住屋與其他土民住屋相同，惟較高而寬敞。屋山脊交叉兩木角，亦特大而長，且錫花紋，厥為頭目住屋表示；屋以木竹及茅草所建，有樓，上下分住人畜。人住之樓置火堂數處，炊食饌處，皆在其內，與馮西野人住屋同；惟卡民住屋其形方，野人屋則長數丈以至數十丈者，廂相異耳。班洪與永邦班老均為上葫蘆地，原為兄弟四人所分；長班洪，次盤拉，三永邦，四班老；何時分支已無可考。二支盤拉五十年前滅亡，故今僅存班洪永邦班老三支。其班紅境界，北以小南溪河源與孟牙接壤，東至永邦與猛角重之信阿交界，南以大南溪河接猛角重之拱勇拱弄二鄉，西界班老永邦二屬；其轄土有私管共官兩種，私管村寨

三十餘村，喇卡漢八本人（人種名稱）均有；其與永邦班老共管村落八十餘村，則全屬喇卡漢。其管村落派頭人及重大案件，均為班洪主持，並按年收取錢糧；永邦班老每三五年得班洪允許始得收派一次，故其管村落主權，仍多操班洪手也。

葫蘆地始於何時與夫昔與中國之關係史無記載；惟明清之際，遼陽路江以西之本郭爾圖及南部八百總督老邁等地方均臣服我，則近在路江以東之葫蘆地，自在我邊疆轄屬之中。清乾隆十一年，其酋條筑願以其地茂隆山銀礦抽課報解作貢，事載皇朝通典及皇朝文獻通考中，此為葫蘆地歸屬中國見諸典籍之始，亦即葫蘆地及爐房屬我之鐵證。光緒十七年，雲貴總督王文韶、雲南巡撫譚鈞培，以上葫蘆土日胡玉山於猛獁土司罕榮先與猛角董土司罕榮高拔釀構誑一案有功，奏准賞賜胡玉山土都司銜，事詳雲南通志；此為我與英國訂立領界前葫蘆地屬我之又一鐵證。此次勘界，余等根據史實盡力爭執；惟求保持我固有領土及鐵證，非心心存奪界，而安守不可必得之地也。

卡瓦分屬野卡種：喇卡亦稱燕卡，又稱卡拉，或稱拉家，不似野卡親殺人頗以祭神，性較純良；土崩盧班紅、班老、永邦與下葫蘆地班所屬俱為喇卡；上崩盧班紅自視為較進步之民族，如漢稱之為卡瓦以野卡，則心滋不悅，必強相視矣。此次勘界所經多喇卡區，其俗收糧糧食

，悉貯地中，待食而取，無相竊情事，頗有無憂葛天之遺風。野卡又稱生卡，或稱卡瓦，性較兇悍；每屆春季插種，輒祭穀神，則至沿邊劫殺人頭為祭；我邊民被此惡習而犧牲者不少，紹興、紹伯、公明由附近及上下因葛，大小習匪一習多屬野卡。生卡亦語言難解有出入，然大略相通，無文字，以擺夷文代其書契，多數亦能操擺夷語，或其祖先原與擺夷同種；惟性孤狹，遠行率下以開野而決，衣冠身飾多不辭沉，此又與擺夷迥異。卡山數百里，何以有此特殊種族孕育其間，原始如何？尚待考察也。

五 猛角

二月十八日，勘界委員曾移駐猛角，該地為猛角董土司所管四特區之一（其餘為猛獁猛乃猛董），住氏皆屬野卡，約四十餘戶，並有土司行署，密歲十月，師帥卡匪用老四李吉考，與永和卡匪聯勢聚來此突掠，所有官民衛屋，全付一炬，望之慘然，附近村寨，以及猛角各壩，皆被該卡匪等擄掠，勒索現金，房屋始得保全。當卡匪來攻時，土司罕榮相僅以身免；猛董全被焚燒，損失頗鉅。又該土司甫由名賜發新銀數十支亦全被劫。卡匪突掠後，猛角董無人居住者數月，勘界委員曾入勸後，人民始相率遷回，另起新屋。至該岩脚永和一帶卡人，見劫掠，向以劫掠為生，雖在我屬領以內，然因土司柔順，無力制敵，敢敢之。

量，亦所不及，故竟強梁橫行，近受美人永維里父子傳教影響，跳梁愈甚；我沿邊歌馬、孟定、猛角董、雙江、瀾滄各屬受害殊深。

猛角董原屬耿馬，光緒十六年，因互爭耿馬土司襲職乃割歸鎮邊總節制，民國後改鎮邊總節制為瀾滄縣，猛角董仍屬該縣管轄，民國廿三年領省府以瀾滄縣屬邊區，而猛角董與岩帥又遠居北端，特另劃一設治區名曰滄源設治局，其治所即在岩帥；但經費拮据，設備未周，能力亦形薄弱，尙未遑能樹立威德，而收綏輯指揮之效也。

猛角較孟定爲高，海拔四千餘尺，南蒼河(源出猛董流入瀾滄江)流貫其間，田土肥沃，產米極富。四周半場住民皆傣夷，山嶺多標黑頭卡瓦；擺夷性慈膽小，信佛崇善，弱肉強食，以故富受卡瓦蹂躪。分水嶺外野卡每屆春季殺取人頭祭祀穀神，邊民多有爲此犧牲者；月初猛角擺夷一戶老幼八口，爲野卡夜間全行殺害，持首級揚長而去亦云慘矣。猛角有市集五日一期，附近馴卡、野卡、標黑、擺夷各族均來集市；品類之雜，不可方物，可稱之爲種族展覽也。

六 募 迺 廠

募迺廠俗稱老廠，卽昔日著名之募迺銀廠，據大清會典事例所載該廠於雍正六年題准開採。又舊雲南通志載研

：募迺銀廠坐落永昌府縣志連地方，原係孟連土司刀派鼎自行抽收，雍正七年該土司自認納課銀六百兩，總督鄂爾泰題報奉旨減半年解課銀二百兩。據案如該廠於嘉慶十五年封閉。又瀾滄分水嶺西庫杏、神項二河之間，有永廣銀廠，清咸同間開辦，獲利甚厚，至光緒八年尤旺；後因五

運劣目刀和盛抽租過重，每日須納百餘金，商民輟繳相連，和盛賤賤近野卡殺殺斃丁，死者千計，因此封禁，是廠稱新廠，募迺廠則稱老廠，現老廠住漢人八戶，有甯洱瀾滄各屬漢人，冬春兩季來此取昔日鑛渣提煉鉛條。此項鉛條，每百斤售價現銀三元或三元五角。煉鉛者納二角與瀾滄縣政府，二角與本縣，爲地方公益捐，此外卽歸開費，任人提煉，鑛洞在老廠西面山腰，余等抵此，曾往視察一二洞，因年久未開，多已阻塞。

現瀾滄縣城卽昔日之鎮邊廳，清光緒初爲標黑頭所據，十三年冬總督岑毓英遣提督蔡福等征勦，大破標黑頭逆夷，隨首張登發張征良楊家國等伏誅，籍英妥以其地設鎮邊廳，又光緒十七年夏四月，鎮邊廳同知王積厥、參將尉遜

東曉，經略會巡邊界，由募迺廠赴出壩，至石門坎，突遇五佛房悍匪千餘，截路劫殺，鎗聲齊施；東曉率兵力禦，衆寡不敵，身受重傷，把總孫漢非楊顯光戰死，兵役死者數十人，且城且退，仍回募迺廠；東曉次日因傷殞命，積威被圍；知事或奇勳、總兵謝景春，守備刀烟彩土都司李

芝罘等開變，各調防軍士練分道馳援，力戰衝入募道廠，續威受困七日而即解；即今我宿營之老廠也。

前段未定界沿邊鄰近夷民，有擺、本人、老允、栗、馴卡、野卡、裸裸、裸黑等種。其中最多者為擺，裸黑、馴卡、野卡四種。擺夷能耐烟瘴，好清潔，居處必臨水邊，且信仰佛教，住居地為孟定、耿馬、猛角、猛董、上猛允、下猛允、孟連一帶。裸黑性較擁勇強悍，而次於卡瓦，昔頗為患邊圍，自清光緒十二年及十七年兩次勦辦斃其首惡後，始敢跡安分，不敢為亂，其住居地則散布於瀾滄縣屬之較高地區。

自蘭州飛迪化口占

李雲生

鐵鳥高飛出玉關，
；雲時烏魯木齊邊，
水間！
十萬人家雲
鐵過又天山

感 時

莊 生

一
滾滾長江水，
翻騰復澎湃！
獻身時代者，
甯作靜觀人？

二

擺脫鄉間夢，
男兒志氣雄！
長征千萬里，
談笑月明中。



文

藝

沒有刊出的新聞

白平階

一九三七年初某日，S市大雪。

一個殺人案震驚了數十萬市民：少婦殺死親夫，主筆先生合我在一對鐘內趕作個扼要報告，希望排入當天晚報的本報新聞欄。我寫得大，送到地方法院檢察處。問：「犯！送院拉！在刑事登記簿事由項下看見寫著：兇手因被遺棄用毒刀將被害人□□刺死！我認爲還有一見兇手的必要；又趕到戒化院，一個強憤憤事的老獄卒，信信極極向我和笑著說：

「是送醫院去享福拉！」

「怎麼說呢？」

「他刺死丈夫後；又自己刺他自己，可沒有過頭！」

我才曉得這婦是白跑，幸好這冤做喇叭的老獄卒給我位新聞欄開結束：「待物備候慢兒好烤問他！」

火把在我們手裏

阿祖

火把在我們手裏，

同志們！

高高舉起、散開，
讓他燒遍大地。

五千年古國的猛虎已成廢墟，
民族的心臟淌著鮮紅的血液，
好兄弟牽著好兄弟的手，
像鋼鐵一般地站立。

——時立在東亞的大地。

用我們胸中燃火能，

把一切醜類窒息！窒息！窒息！
讓它像點鼠一般的死去。

天大的困難，

天大的災禍，

不在萬萬五千萬再五千萬上同魚爛，
莫停止了呼吸，
莫停止！莫！

藝文

轉身披削而走的時候；一個女子底聲音叫住我：

『記者先生！你是某地人嗎？』

鐵窗裏面立了個女囚，伊想把頭兒擠出窗棧來似的；是一張溫雅的面，下面不相稱的一身髒衣服，我初到S市不久，一口某地腔無法掩飾的，他說：

『我也是某地的女兒！可不……』

我驚訝地問：

『請問你底聲音沒帶絲毫某地腔？』

『是的：我生在O省，長在S市，媽媽是O省人，爸爸當時正做軍官呢

爲著同鄉情分，請給我向先生做一做簡短的談話？……』

看看手表，半筆先生允許成時而，僅餘二分理，我合伊，

『禮拜天我來探望你罷！……』

禮拜天跑到感化院；老獄卒告訴我

：『剛在昨天上午被人噴出去了，這漂亮小姑娘！』

年青人底好奇心使我想知道這女孩

子底來去，我向同住的W君打聽，他

是先我數月到此地的，他鄙夷地說：

『別提起，別提起，污穢的靈魂哪

；上帝懲罰他……』

把我愈弄得莫明其妙，我問：是怎

樣入獄的？

『說把你；……可別在人前揚起

他臭檢不起的稱號，揚名在S市

上底四大金剛之一，你該記得，禮拜前

，你口上底本面新標額有這標一則和

聞：……個流淚故意在警署前同一株妓女

西路工歌

艾虎

(唱) 青銅斧，青銅鋤，

青銅標子青銅鑿，

千萬雙手同時舉，

千萬隻手同時落，

一點血，一點汗，

遍開大步往前奔，

炸藥轟燬鐵嶺石，

重機碾平坎崗岸，

逢山挖道，過水搭橋，

努力工作罷，同胞！

不怕磨爛小怕債，

不怕山兒有多高，

(唱) 我們死都不怕！

(唱) 挖開中華民族的生路，

築成革命者的交通的鐵橋，

將野心的侵略者打倒！

撕抓；待警察來捕，流氓可跑遠了，遺下女的穿著高跟鞋兒跑不了……這不就是他！」

「哦，原來就是他……」

但個人墮落；是自甘呢，抑有所不得已？我覺得很是疑問。又一個禮拜天

那殺死親夫的少婦傷好起來，等待著最後的裁判。市民潮聲起許多輿論；有說：

「殺人抵命，少婦也殺頭完事。有說：

「謀殺親夫，為甚麼不給他就死？政府還

花錢醫好他做甚？有說：他自殺了都還

得鐵尸；也是天老爺厚眼，要給他在法外不便拒絕，讓他進來坐下。雖是突然地

場上為首而乘。又有極少數的說：也許

他是不得已罷？應該……應該怎樣？

原諒嗎？重懲？他們也沒說清楚。主筆

先生要我往上述的幾種輿論中做個公正

之決斷，以賞本週之星期論壇。我想先

得追索造成這怪案之真因才對；犯人之

第一句口供是：「他自己情願死的；我

們都沒有生活，都想死。」以遺棄做他

殺人自殺時根本理由顯然不能成立；但

沒有生活又何必……

握起筆正待想下去，忽然房門開了

一個時髦女子站在門邊笑著向我說：

「先生！若到你真不容易，請恕我

打擾……」

我見是那位威化院裏見過的姑娘；

我若是那位威化院裏見過的姑娘；

「請別客氣，有什麼話要談呢？」

「昨禮拜欠帳」，然而世界上已不

存在我底自由；今天我死要花費牛生底

高黎貢山的雪

原作

華生

黎貢山的雪，
年年臨照邊城，

守着四圍的陰霾，

聽著嗚咽的江聲，

可真也高寒、孤岑。

它看慣日日東出又西沉，

人門在營營；一個個：

長鼻子、外家臉、

橫步伐、黑眼睛、

洗清白、賣聰明。

環圍週的是些子石鏡窠村，

疊疊的新墳舊墳；

不會見屋頂上有管烟蔥，

大路上有雙車輪，

只有披乏的老農呻吟，

聽不見勞動者的歌聲。

小部光陰……」

「可以！」

「先生知道我嗎？」

「知道得很少，應該賀賀你出獄了！」

「不，先生，我不是爲入獄要來向

你申冤；獄裏雖黑暗，但社會不見得比

監獄更多一點光明。」

他到底要向我談甚麼，全摸不著一

腦；但由他激越之感情上看去，後頭頭

定有一件嚴重的事體隱藏著，我送了一

枝香煙給伊，請伊平一平氣，慢慢兒談

好了；伊燃起煙火：

「我糜爛的生活，先生知道了罷？」

伊說，「先生，你們應該知道，牛馬生

活中痛苦；他們需要我的時候，要我滿

足他們；他們不需要我，或滿足吸三而

同時不能滿足趙五時，他們會假著維持

風化的名目指使流氓和警察把我送進監

獄去，但當需要我時他們會毫不愛惜金

錢地又把我由監獄裏贖出來。」

伊深深吸了口煙，像要把胸中之悽

恨與失望跟著一口氣吐出來；接著說：

「獄裏雖苦，獄裏有時間可以給我

靜靜地思索自己；怎樣改變現實？怎樣

創造未來？不做出獄後精神肉體即時都

要遭受磨折啊。先生，新聞記者是社會

的喉舌，請先生指條應走的路給我！」

想了一想，甚麼是伊應走的路呀？

看伊不是還正年青；我說：

「年青人正好讀書……」

「先生，你還不知道爸爸早已不管

媽媽和我的生活嗎？以前媽媽年青，他

從白日傲時到黃昏，

從黃昏傲時到天明，

從冬守到春，

又悄悄地回到青冥，

可曾得到人間的喜訊？

然而年年照照邊城，

莫非要等候著懸懸勞動者底歌聲？

和詩

艾而

天風在叫，

山鬼在蒙，

時代的車輪動了，

你高舉黃山的雪，

休誇耀你底豆豉，

休顯示你底孤高，

豐潔，孤高，

這垂亡的榮譽，

須讓防春大來到；

春陽送你入縹緲，

車輪碾你如泥泥。

在茶園裏能夠唱戲，勉強給我讀了些時，現在怎麼可以？」

「那麼，應該找件正當職業。」我用嚴厲的口吻教訓伊。

「我多少次投考機關、工廠，知道他們要用的人是早已內定了。我也曾請託過所有的親友，他們都說我底品行名譽有損，無法介紹。先生！作算過去都是我底不是，難道今後就不容許我再做好人了嗎？其實，我知道他在騙我：你們報上的失業工人指數每月都增加，我只是其中之一個罷了。」

被伊這一反駁，我可弄慌了：社會當然是動搖了，然而正當的結婚，也許是女子比之穩健的歸宿！憑伊底才貌，抓個永久顧客不是沒有把握。我提出了

這意見後，良心則刺在奇責我：假如他嫁了個沒飯吃的男子，不是也要叫他去做犯人？

「已往，我會嫁過三個男人，死心塌地：一個少爺，一個軍官，一個老商人。有了情婦還棄我的是少爺；發覺我已有了過丈夫而遺棄我的是軍官；老商人在嫁後一年間死了，遺產都被妻兒掠去了，我還是落個空！有甚法子？」

我捏着一把冷汗，把他顫抖著的話語聽完；生怕他不要已經也是殺人犯而求我援助才好；幸而三次被遺棄後，他都不曾動過手，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於是我想到的星期論文：那幾死親夫四少爺，一定不是為遺棄而氣憤的殺人和自殺者；坐在我面前的少女不就是

讀小妖們殺個熱鬧，冷眼觀物何嘗不好；但，我說，你高黎貢山豹寧，詩人底時代已經過去，還學甚麼持條的甄道？

獸化，契機會將你鎔鍊，洪濤滾滾，你往何處脫逃？

你要靜觀越不得靜觀，你要不煩惱越更煩惱；

世爭值不得悲嘆，也值不得笑淚，

更何必自傷命運，大罵天下滔滔！

該詛咒的當然是你那周遭，還未經飛機大砲轟毀過的城堡，

時令的鎖鍊拴住了你，嗚嗚，你尚餘真出的寧，

你時代的犧牲者約！且看天空：

陰霾籠罩，愁雲繚繞，這也許是霹靂的醜態，

明天的朕兆。

個有力的明證。這論文作出來無疑地要相當沈痛而生色；感謝伊暗示給我這新的意見。

「先生，你覺得好笑嗎？」我嚇了一跳，見他淚盈盈地望著我，「你是社會底喉舌，不能指一條路給我走嗎？」

想起面前的他正等著我底一句話來決定他底命運；甚麼是伊應走的道路？最爽快莫如我自己有錢可以幫助他讀書？位高可以介紹他做事？或許就要他做太太也能？然而不成！都不成！他見我張惶難答不出話，低下頭悽然地：

「我也會想到死……」

「不成！不成！你還要活。」我跳起來瘋狂地喊。

怎麼活呀？我又不能不同到坐椅上

來想。我倆無言地坐了十分鐘，伊終於失望地站起來，流著淚走出門去；我不

知所措地跟隨他走到門邊；他不再回頭向我說句話，逕自輕輕地下樓去了；我

在樓上望著伊底後影沒入樓底，我底靈魂也像跟著沈下海底；只樓前傳來

君回家時的歌聲：

「妹妹！我愛你！

我愛你！我愛你！

我愛你底……」

余雲龍

阿紅

你凝視著你那

老於世故的冰冷的，心，要溶變了你的身體，

讓它去蒸騰起來成了沖天的樂隊，

讓時代的任務或我們自己相挑，

牽牛花

雷聲

孫明：

牽牛花、

小喇叭、

一雙雙、

向天發、

你擰紅了臉吹甚麼？

你竊媽媽打你嗎？

你不得吃巴巴嗎？

你告訴我罷！

花唱：

小娃娃、

小東瓜、

你真是個膿包呀、

『余寒誰死了！你知道嗎？』在閒談中，蒸忽然傷婉地插入這樣一句。

『怎麼？死了？什麼毛病？從那裏得到的消息？』

『死在家裏；□□告訴我的。』

『死！』我不能再說什麼了。像有毒虫咬著我底心，像有一塊鉛阻著我底咽喉，身子忽然如飄舉在空中一樣。任蒸在一旁滔滔不息地講，我已聽不來聽他說些什麼，我必定神，沈默了下來。我們底談話就草草收場。

蒸去了，我咽喉裏面的鉛塊更加放大，重壓在心頭。

夜間，妻子們入睡都去了，我把這一段『綠』稀稀地回憶起來：

一九二六年，我從上海回昆明來

，這是『底底』二故鄉，我從十四歲到二十歲，就在這裏生長。我在這裏開始認識花花世界，取得人生基礎，結識了多少『心心相印』的良朋；因此，我雖在上海浪迹將近十年，對於『第二故鄉』，就如對遠隔的舊鄉一樣，渾渾而悠深地想念著；此次久別歸來，無事無非地要流連一年半載，一心到翠湖提上去追回青年時期的趣味，然而昆明的青年已經不是我們青年時期的那種氣味了——或許是我底年紀已經跨出了青年圈的原故。

他們愛裝飾，愛面子，愛無目的地狂熱，愛聽新鮮的議論，愛博異性以讚美，無論為公為私，為人為己，疑難世似的抱著十分興趣。洋溢著『命底活力』，用感情支配他們底人生；我覺到我底行動

，我不是為媽媽打，我更不是為不『吃巴巴』。我是爲了日本小鬼來屠殺我爹媽，我是吹醒大家，快起來和他打拚命架！

是呀是呀，快起來和日本小鬼打拚命架！他搶我底『命』，他吃我底『命』，我底不『吃巴巴』，打出門外去，我們受着不得『吃巴巴』，我們受着不得『吃巴巴』，快拿出小刀殺！

抗戰之歌

六首 震爰

投進大時代激流中去

時代的大船把我們載到了叻，歷史的使節叫我們這條大橋，站在新舊兩社會底分水嶺上，推動車輪向自由的王國飛躍！

在青年羣活動中，成了寂寞的癩痢。

我感到莫名的悵惘，直到冬天，景物逐漸蕭條，我底心更加岑寂，十年前的昆明，在我是視為人生大好舞台，一連溶

熱的火爐；現在却沙漠似的岑寂了。我底心像一盞孤燈，我需要天真，熱烈，

能用理智駕駛他火熱的情感，曉得走他所當走的道路，而且腳踏實地地走去的人來增加我底生的火焰，做精神的伴侶

。滇類的青年，在今日的昆明，也未嘗沒有。只因我已經是中年圈以外的人，

隔離學生生活太遠，所以不容易結識。

由于燕介紹我也終於結識了一個不曾帶一點時代病，而有時代精神的青年

！——就是燕常用他那甜密的口氣稱呼的

「雲龍」

我們初次相會，是在昆縣會館裏，

一個陰沉無雨的早晨，燕約我到那裏去找他。總會館之破敗奄奄，好像離民收

容加，那退了色的金漆藻飾，把窗子上底澄玻璃和補丁上加補丁的糊窗紙，顯

得格外難。房子是一正兩廂的樓房，樓下十分潮溼，無人居住；樓上圍成很

多的房間，住著些等找路費回籍，和謀事不遂的昆縣人，雲龍也是其中之一。

當我們跨進了會館門時，燕放開喉嚨，長長地拖了一聲「雲龍……」

「那一個？」一個粗大沉着而夾沙帶啞的問聲從樓底一角沖了出來，接著

烟熏色的門帘簾掀，走出個二十上下的青年，用銳利的目光向我們掃射，興奮

歡愉地招呼我們「請上來」。

姊妹們別抱怨我們生得太遲！

弟兄們莫悔恨我們生的過早！

我們是生當革命的熱鬧時代，

我們生得不早不遲剛剛恰好！

要是投生在封建古國的昨夜，

那我們始終是閹廢業出小鳥，

要是投生在大同社會的明天，

我們豈不成了吃現成的麵包？

我們不願做小鳥更願乘膠包，

我們要做座鐘和開山的大斧，

忽住眼前任何犧牲任何艱苦，

從血泊裏把新日生命來衝進！

新生命正在烽火中怒吐根苗，

負有培壅使命的姊妹弟兄呀，

快投進火時代鐵流裏把水澆，

捲起滔天浪潮淹沒東瀛三島！

再莫想溫馨的家

陰風捲起黃沙、

萬葉飄動如麻；

在敵機下化作焦土

我們過過地上了樓，走到他底房門，帆布行軍床，坐下去叫人小心，對面是口，不須延請，就直進房中。他忙去理一張板鋪的硬鋪，蒸和他並坐著，他忙開被蓋，讓我坐在他底床上。床是一張用手去摸弄那冰冷的茶壺。我們趕緊申明，剛才在茶樓上喝過，希望他不要鬧香袋，免得就誤了談話工夫。



一個望而；他是一個
世俗所謂落魄的青年，

那寬平的兩肩和頸項，却是堅硬地骨立著，具有一付兩鬢，鼻泡丰满，不歪不斜地穩著兩邊高，廣人底面型，額骨突出，眼眶深得很深，起的額骨。兩額黑漆點成的眼珠，疾靈，鼻愛低而且闊，鼻門像刀切一般的齊，中却又帶點毒辣，或許是消瘦了的原故。

孰不是金坡岩凡？
去罷！你溫馨的家！

染北雪染血花，
南國烟漫紅霞；

在戰場上飲彈長眠的
誰沒有妻小爹媽？
去罷！你溫馨的家！

要保住國權的家，
得先淨一淨八股，
起來！趕走亞東風狗，
再舞一舞神洲華夏，
再讓國燻茶茶！

學生抗日歌

東方大獵河，
踏壞我神洲，
我們是大時代的車頭，
要拖起中華民族向前走！
放出獅子吼，
吼起萬千羣衆拾起頭，
揮動萬隻手，
振起萬千羣衆整戎矛！

眼睛似乎稍爲大些；好不過那一張飯盒嘴；下巴齊齊妥妥地稱著，上嘴唇長長地蓋著，大爾不嫌其大。本是一張有說話天才而能決勝的嘴。戴頂毛頭盔，

蓋而不整齊，若來是屬於睡硬鋪那位朋友，

穿件不稱身的舊棉袍和□學生裝的單褲，脚下是已經通洞的膠底鞋。雖然穿著

一個注目禮，用一個極其真實的笑容對我表示歡迎，意思間還似乎在說『我認得定是他呀』

是這樣馬虎，却有一種昂藏的精神的活

我拋棄了應酬場中新朋友們相見時所必要說的話，起首就一樣對他說：

力從內心裏薰透了出來。我不忙就向他

談話，偷眼看看屋內的情形，沒有查個

供客人坐的凳子，祇有一個三隻腳的斜

「落兒說：你這一次從上海帶病歸來，你是幾時到上海去的？」

具，牆壁上塗滿了出門人楨于題在旅館

牆上的詩。從這面牆到那面牆，斜角式地拉著壹顆繩子，上面搭著些不洗過的

衣服；兩張床中間，擺著一張布滿了灰

說「樣地忙講他底去了。」

應的單桌，上面有些中學生流的書，殘

『當初去鈞意思是爲昆間底空氣太

滿腔的鮮血、
要爲民族解放流；
殲滅後題、

『二二九千秋日中華民國千秋！！』

婦女抗日歌

洗滌脂粉、
佩起槍刀、
脫下旗袍、
戴上軍帽、

協助英勇的男兒、
奮上民族革命的戰線、

飛取自由平等的重租、
婦女有半挑；

婦女的徹底解放、
要整個民族解放後才會到、

我們不願做閹房廚房裏的小兒、
我們要做大時代中的風暴、

捲起反抗的怒濤、
澎湃、咆哮、

把暴日的魔宮掀倒！

民衆抗日歌

沉悶，在社會環境中不能找得一絲絲光明；不容易見個合於革命要求的青年份子。聽說上海是中國經濟、文化、底中心，一切革命運動，革命呼聲，都從那裏發出。我要去找升學的機會，尋求真理與光明；結識幾個肯為會社謀幸福的朋友，那知道到上海不多幾天，就得病幾乎要死。回去的伴們去問了我各自去找各自底前程，把我一個人困在小公寓裏。盤川是越用越少了，我底風寒毛病又發作；窮回病聯合著逼迫我又到這『死墟來』。

我才要乘機發言。他底話又接下去了。

『人說上海是經濟、文化中心，我看，那才是罪惡淵藪！——簡直是貧窮、流氓、妓女底世界。看著是幾百萬、幾集的大市場，活生人在著，如同荒島一樣。光明在那裏？我才大失所望哩！』

我知道他對於上海的认识，可以說還一點都沒有。一個東方大市場是全世界人類社會生活底缩影，是一個萬花筒，本來不是活生的人所能了解的。

『我岔開話題，穩答應他：』

『裏是錯過因緣，三月間，我還在上海，假如能夠相遇，你就用不著回來。那裏有五毛錢一天的大醫院可以養你底病；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弟如死地看待你，可是出於近年以來，內憂外患的煎迫，中國要有很大的變革，大都會已經不是青年們所常留戀的地方了。我們要回到農村裏去，盡力做到文化落後

不管男女老幼、不分何方後方、

統被暴日逼迫上戰場！

我們再不做縮羊、

我們要做獅子震撼！

四萬萬五千萬顆赤心

都是炸彈，

四萬萬五千萬條身軀

都是長槍；

有力出力、

有錢出錢、

步步為營、

處處設防、

踏好各自的崗位、

咬緊牙關拚命幹、

最後勝利在我們方！

常備隊抗日歌

鍊鋼筋、

保家邦；

揮鐵拳、

救危亡、

抬起長槍、

的地方去做拓荒者」

「這下，他沉默了。蒸是不斷地摩拳，點頭默笑，以助我們的談興。」

我見他有點疲勞，就約纔：「走罷」肩行著他比我矮半個頭的樣子。說話時「怎麼？正談得高興！再坐一會」

「不！你身體太弱，要少說話，莫太興奮了——我們可謂一見如故。」

「一見如故」

「我後天再來看你，若你能勉強走路，就可以到郊外走走……今天你應該休息了」

沒有一切客套。他用留戀的眼光送

我們下樓。

★ ★ ★

第二次相會，是在一個晴明的早晨。他來約我回到柑樹壩上去散步。晨

照着，他底面容愈顯得清瘦，一雙手放

進懷窩裏，一隻手和我鬆鬆握著，他底手很粗大，掌上有很厚的老繭。我們並

肩行著他比我矮半個頭的樣子。說話時常常要仰起頭來斜面對著我，有源有不

地背他過去給我聽。他告訴我：他家裏很窮，母親是老了，雖有兩個哥哥，但

是不知孝敬老娘。他做過趕馬鋤頭底夥

計；十六歲時，挖著馱子渡河幾乎把性命去了。他不曾結過婚，但曾戀留過些冒險的戀愛事蹟，他說：

「我的生活，真可以做一篇苦兒流

浪記……但我才抱怨不底命運——我以

為天公這樣安排我，却是很稱我底心的

——冒險是最值得驕傲的事情」

「我反對無代價的冒險，我以為我

塞好子彈、

踏着血跡沖鋒上。

掃蕩日本虎狼、

逼我河山、

算清血賬！

一年見多少次太陽、

我可難尋到絲亮光、

少壯半生歷史、

頁頁記載着失意後的悵悵。

不會癡感夏姪、

也不嫉妬亞當、

快活的伊甸園、

我知儘讓幸運的人遊逛。

我幾經想到死、

但又懷念青丘、

沒甚感求啊！

只希江失掉胸中憤恨。

滿目的坎坷、

遍身是枷鎖、

最切齒封建殘殘的暗潮、

們應該珍貴自己，要準備擔負巨大的時代任務，要做新社會的酵母。」我冷冷地回答他。

「我們已經走到柏樹盡頭，冬日的郊原雖不如春天，但是乾淨，爽朗。地面上陸續蒸發出一種乾燥的淡薄的芬芳，使人呼吸了覺得清爽，有力。我們選擇了一個草皮厚厚的地方，躺了下去。望著蔚藍的天空，越望越高。柏樹的樹葉鋪任天空如象池中的萍藻，輕輕飄飄地又掠過一朵兩朵白雲，太陽用適當的溫度薰沐著我們。他疲勞似地喘了口氣。」

「你疲倦了嗎？」我問。

「不疲倦……很奇怪，這兩天，談談走走，病倒好些，我現在打算隨著同鄉全體人——私利心非常重，與人間的城鄉人同鄉家鄉去，到邦海去找老梁，他」

「你疲倦了嗎？」我問。

「不疲倦……很奇怪，這兩天，談談走走，病倒好些，我現在打算隨著同鄉全體人——私利心非常重，與人間的城鄉人同鄉家鄉去，到邦海去找老梁，他」

「你疲倦了嗎？」我問。

「不疲倦……很奇怪，這兩天，談談走走，病倒好些，我現在打算隨著同鄉全體人——私利心非常重，與人間的城鄉人同鄉家鄉去，到邦海去找老梁，他」

或許會幫助我再到上海，南京，我要入軍事學校！我想殺人！」一種傲憤，憤怒，強橫的氣概充塞他底眉宇。

他坐了起來，盤起雙足，一隻手敲著膝頭，一隻手抓著地上的蘆葦的草，輕輕地吸了一口氣，又歉憤似地說：

「我們缺乏充分夠用的知識，又無真實可靠的同志，一般朋友都祇是昏昏沉沉的，只知道謀眼前私利，我自信縱在什麼環境之下不致於腐化，但不長進就會落伍的。」

「知識饑荒，良好青年稀少，真也令人憂心。我感覺在我們這個年紀的同學朋友們中，更不容易得到一個思想健全的人——私利心非常重，與人間的城鄉人同鄉家鄉去，到邦海去找老梁，他」

時間表與體狀落。

誰和你同憐？

誰與你同情？

忍不住劇痛的享樂，

旁人却誤為你無病呻吟。

雖在黑暗籠罩的宇宙裏，

我仍四顧探索光明；

全身像已臨死，

祇餘顫跳跳的心。

空軍炸沉寇艦長門號歌

滴齋

淞滬三月抗倭暴，
我以血肉禦槍砲；
大場突破航灣登，
寇艦深入我堂與；
海軍魚貫溯江行，
中有鉤艦長門號、
載重二萬二千噸、
稱新東亞此為慕、
進泊八圩港、
上有鋼網罩、

對於革命行動又長縮觀望；虛榮心，領袖慾非常之高；越聰明的人越會出賣靈魂，出賣朋友。如你的年紀這一輩，就比较多有幾個天賦，勇健容易改造的青年，然而能誘導上路的還是很少。要

有希望恐怕是更年幼的那些，他們受到社會毒菌比較少。所以魯迅先生有過一種口號說：「教教孩子們！」我的話本還不會落腳，他又接下去了。

『青年們最難教的就是窮有些朋友，相當的明白，通統為窮害壞了。』

『不要緊！我們的身體是糟踏慣了的；一面打擺子，一面趕馬的生活，也過過——只要不倒床，我的病是自已會好的。尤其是近來患的這點風溼病，只要特吃二三瓶鴉片性藥酒就不成問題了；無奈我臨時沒有錢買。』

『我可以想法！』

『說煞。你也沒有錢呀！』

『本來沒有錢，不過，少數是不成工作的，減低我們享樂，這才是不得已的治病方法。』

『世界也不知那天才會翻過身來？』

『在動搖着了！』

『那就好了！如果一月前就得到藥

排砲日轟擊、

攻我江陰澳、

空軍壯士怒仰冠、

習摧敵艦沉江浦、

駕機十五輛空飛、

鷲鳥搏擊如鷂鷂、

伴伴敵機懸、

江陰空中繞、

上旋三匝、

下旋三匝、

敵艦頭是日機到、

張網喜則回、

飛機趁勢蹕、

全傾炸彈猛撲之、

飛機鉅炮同時發、

呀嗚乎！

抗戰開始來、

空軍偉績輝、

今多建奇勳、

鬼神宜且嘯、

待取最後勝利時、

雲臺水盡諸君貌！

酒吃，現在已經不是病人囉……你回家，人，在這地方呆著，真是急人得很。」
 是幾時動身？我們大家同路，時光不待
 「我快要動身了……不納，你還是



數灘上惡罪是海上
 界世的女妓償流辦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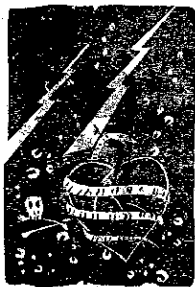
大小找一點職業在，裏混著，將養你底，酬豐，從不肯做費點便宜他人，有益祖身體，不必忙著回去……青年界，智識會的事。像我們這種人，社會上也不珍份子不為不多，然而都把自己底那些客，貴我們，我們還不自已珍貴自己嗎？所碎智識當做專利品，而且要出力少，報以，我希望你老實注意自己底健康。」

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行

施登

淞滬淪陷、南京不守、
 大河南北、長江左右、
 妖氛瀰漫逼候饑、
 華族存亡繫此時、
 四萬萬人齊怒吼、
 吼聲非僅發健兒、
 蛾眉倒豎及閨婦、
 卸卻蘭妝、穿戎裝、
 走出閨房、躍上戰場、
 戰場將士多負創、
 萬創傷處須再戰、
 救護無人反倉皇、
 滇南女子心惘然、
 長征萬里赴加方、
 吁嗟乎！
 誰謂弱女子、
 今亦圖自強！
 華族號共四萬萬、
 男女僑僑俱抗戰：

『在這種社會 怎麼會令人健康？
我底心要爆炸。』



『你未免太脆弱了，地獄社會的內
容，你還不會完全看透哩！就一樣急燥
了嗎？』

『你本過於世故化了』
『啊！這已經不用再辯明了，這是
本質的差異。』

一陣涼風掠過來，吹得腹內的車輪
在響，我乘此岔開話題，約他：

『吃牛肉去了！』

『好！』

我們漫談著國幣情形，國內黨派的
對峙，走向牛四兩裏去。

★ ★ ★

他的病果然漸有起色，到了舊曆新
年就能大踏步地在街上走逛；走起路來
頭總是低著些，不多看左右的人。

枕頭兩側，也漸漸堆起書來了；他
常歎氣似地說：

『不看书真是不了事啊！可惜現在
石書，腦力不能持久。』

『你平時喜氣看些什麼書？』有一次
我問他：

『凡是初習譯方面的書，無聊政府
經濟的論文或文藝我都喜歡看——尤

男兒上新綫，
視死如歸無顧盼；
女子在後面，
救死扶傷到醫院。

抗戰分工成視此，
社會政治新組串，
分工合作盡所能，
團結一心無誤！
最後勝利唱凱歌，
國旗光輝掃雲漢！

抗戰歌有序

石文

廿六年七月七日，倭奴親至
蘆溝橋鬧，蓋欲貫徹大陸政策
也。嗚呼！東方沉淪，感兒託
倫，爰作抗戰歌，以弔國魂！

怒沖霄、欲欲裂、
九一八恥猶未雪；

七七又來開殺端，
吾輩惟有鐵與血！

抗抗抗日戰戰戰！！
吾輩惟有鐵與血！

爲喜歡看戰爭小說如像『鐵流』『毀滅』和

『八月的鄉村』；它能夠人以充實，堅固

，勇敢的人生——我同詩人沒有緣，我

也不會作歪詩，尤爲討厭青年詩人，他

們用幻像來觀察一切，不豎立生活路線

，不打扮自己底內心，顛著身子走路，

自命不凡。』一種疾惡如仇的憤怒，從

他底臉上噴射了出來。

『詩人是用另一種方法指示人生路

線的，如德國的哥德，帝俄的普式庚，

英國的雪萊，用他們底詩喚醒他底民

族，你所罵的並非真正的詩人；那是才

子派的小詩販。』

『哈！哈！哈！』他發出一種粗大的

賞心的笑聲。

元霄節後，我受了朋友們的催促，

要收拾回家。他來找我，走進來就說：

『一路啊！買那家底車票？到了下

關，我幫你照料牲口——牲口騎得成，

騎不成，我一見就有數……就是搭服精

也要內行，不會搭，簡直騎不成。』

我有些滿意他親視我連馬也不會

騎過釣樣子，我撇開他底話問他：

『你底路費呢？』

『籌好咯！』

『那麼你決定了？』

『決定了，我們同路，好痛快的談』

『我後天就走，並且要趕路。』

『明天就走都行。』

同路的共是五個，買了□□汽車公

司底票子，車子又壞，路又崎嶇，坐在

裏面，如像騎在怪獸底脊背上——手裏

齊抗戰，快快起、

一致精誠抗到底；

毀家紓難電紛紛、

後方民衆相繼起、

抗抗抗!!!戰戰戰!!!

後方民衆相繼起!!!

大團結、平外患、

萬衆一心赴國難；

中原不有降民族、

死敵一人還要戰、

抗抗抗!!!戰戰戰!!!

死敵一人還要戰!!!

除漢奸、振國威、

殷汝耕齋是罪魁；

喪心病狂大不韙、

不殺此輩實可危、

頑頑頑!!!戰戰戰!!!

不備此輩實可危!!!

絕仇賀、保財源、

士農工買起相聯；

赤心結成堅壁壘、

不容仇賀入中原。

緊緊地抓著，腳要死勁地立著，隨時都是提心吊胆的；車子的響聲把一切的聲音蓋住，休想互相交談。到了店家，洗臉，吃飯之後，就呼呼地睡了。

「就這樣地過了兩天兩夜，算是到了下關。他，要打坐著等別同伴；我是第二天就要啓行，雖然還有一晚間的相聚機會，但因我們各人都要寫信，找人，究竟也不會得談過什麼話。」

「第二早晨，趕馬人牽了牲口來——同來的五個人中，祇有盧和我先行——我們取了馬鞍，搭好馬鞍，吃著飯，他大步地走了進來，盤起眉頭，皺詳馬上的馬鞍……『蹬高了……肚帶也鬆……』

一面指諭，一面動手去幫我整理馬上的行頭。那馬踏著腳做出不耐煩他的樣子，他哇……哇……哇地叫著，那馬，也祇好受他底擺布。

「吃完飯，大家走出店門，這是分別的最後一筆罷了，我拉住他底手說：『說不盡的話，我們在信上又談……就此分別了！』

「此就分別了！」
「此就分別了！」
我走得遠了，回過頭去望望，他像木橋一樣地立着，日光如炬地燒著我，見我回頭，便點頭微笑。
「——這個笑的痕跡，怎麼今晚格外分明？」

苦 茶

岳軍

頑頑頑!!! 戰戰戰!!!
不容仇賀入中原!!!

驚如雞、捷如龍、

我國自有飛將軍；

掃射敵機紛紛落、

如雷炸彈破敵魂、

頑頑頑!!! 戰戰戰!!!

如雷炸彈破敵魂!!!

怒如獅、猛如虎、

赤膊將軍真神武、

縱橫彈雨槍林中、

大刀殺賊如殺鼠、

頑頑頑!!! 戰戰戰!!!

大刀殺賊如殺鼠!!!

收失地、平敵壘、

重新山河雪國恥；

斬盡敵人唱凱歌、

血化珊瑚民族史、

頑頑頑!!! 戰戰戰!!!

血花珊瑚民族史!!!

抗戰小曲

艾雨

這小城，雖是被橫斷山脈隔絕在外，但使人覺得中華民族到處總萌芽着生機。

爲要趕赴鳳儀搭車進省集中受訓，東方剛放微明，我們就踏上征程。

店家跑來告訴我們，山下的路又被水沖了，須得繞過下邊那個嶺崗。坡愈陡，路在崎嶇的夾道中盤旋而上，不怕黎明時有些薄寒，此身全已充滿熱氣。一路紫羅蘭，使我想起兩年前的初次出鄉，不五是紫羅蘭花開時；爬着這個嶺崗，同行的 maw 到省還對我有所囑託：當他們移進山頂，在賣茶的老奶奶處吃過茶後，摸摸口袋，却已空空如也；他們交代給賣茶的說：

『老奶奶，我們底茶錢待收來的影作付罷！那團團的胖子就是。』

『不相干！錢不便可以！』

伊很乾脆地答，還指路給他們說，

由山兩岔去過河才走得通哪。我到後，吃茶、付錢，伊也照樣指路給我，却未提起夥伴的茶錢正待我付呢，maw 考取憲兵團離省進京，注意囑咐我：別忘記陪遊漢鼻坡頭那老奶奶底茶錢。

之後，省鄉幾度往返，但都跟著被水沖得河東河西，忽上忽下的路繞，宿願未償，內疚日深；而今首都陷落，已快三月，aw 杳無音訊，m 失敗回省，又投入軍隊裏去了。

山頂矗立著的茶屋率而無恙，

老奶奶一張乾枯的臉還強撐着歡迎

此曲原係有歌譜、因排版困難、故刪去、又取其便於入譜、故歌詞務通俗。

海上妖風、激動波濤、

來了倭奴賊強盜，

鐵甲與鋼車、飛機和大砲；

攔我屋舍、炸我同胞；

慘酷無人道、

欺人太甚了！

心頭恨、萬難消、

起來四萬五千萬同胞！

齊心來抗戰、殺敵要趕早；

鋌血勇兒、有仇須當報、

趕赴沙場立功勞、

中華萬歲呼聲高！

感時

俊輔

中原何日掃撥槍？

鼙鼓聲高動夕陽。

百戰乾坤成感歎；

六朝金粉付蒼茫。

瘡痍滿目英雄淚；

客人，只領上的白髮越頂，兩眼也昏昏欲睡。約莫七歲左右的一個小女孩幫着伊斟茶、送茶。叩着胡香而悶味的茶，我問：

「老奶奶，你還記得兩年前有一天幾個青年吃了茶後沒有錢付嗎？」

「記不起啦！上路人太辛苦，一杯苦茶算甚麼！」伊昏花的老眼擠了擠，輕輕地擰着頭說。

「謝謝你，他們要我來陪送你！」我送了一張小角票給伊。

伊略一猶疑，說：

「啊！我敢肯定！你們真是好人，要當官才對，你們都是學業裏的少爺嗎？」

「不，我們是吃糧的——□□縣的志願兵。

他親切地問。

「要打日本去嗎？」

「這年頭已經夠難過，那裏還當得起亡國！是嗎？孩子們，我家大寶

前次就同六十軍出發了，你們去，會在一塊，說把他遇見我拉！」

「可以在一起……我們還應着伊，伊怎料及東戰場、西戰場、北戰場、處處都流火哪！」

「客人常說的，被佔去的地方，男的殺，女的羞，老人孩子都不免！」

獸口！伊像家人母子似地向我們說，「干及要告訴大寶，別挂家！我是早晚的客人了；媳婦同村裏人去幫着修公路。大脚大手的；他底阿囡也長大了，為我招棟待水。年青人為着家裏老小，戰場上要下點勁呀！……」伊拉過提著開水

盞的小女孩來撫摸，孩子黑圓的眼珠在閃爍著生之恐懼。

——年青人為着家裏老小，戰場上要多下點勁呀……多麼沈痛而嚴肅的叮囑。我們要告訴大寶，我們告訴前線

或後方的每一個救亡將士。
「孩子！就當它做送行酒罷！只杯苦茶。」

都市為墟，火場，退口揮戈休戰氣，擊庭飲至搗扶桑。

贈嘉藝師弟

不書

燃燒起青春的火焰、去揮吼、奮鬥、追求、使人生如像鐵匠底砧、被鐵錘打透。

祇要是天真地都是各隨的，「這時代的一切，屬於青年自己。」

有些人當結做朋友、有些人當看做仇敵；去！

莫感傷、莫畏怯、莫懷疑，要如獅如虎地到青年羣裏！莫要叫長輩們稱一聲「乖子弟」；這世界已經不是他們的。



漫談戲劇

艾加

文藝作家具備最敏銳之時代預感，故偉大的文藝作品每每成爲時代的預言；把濫語再說得明白些，或者竟直截了當地撇掉一句新成語；文藝是社會的反映，同時也是社會進展過程中之嚮導與宣傳。

根據一個社會學上的識見，某種樣式不宜將其歸到了場面上來的。

式的社會必然產生出某些文化產品，當然戰時與平時所必有的與所需要的文化事件完全要異其性質；把歌舞昇平的雅樂拿在暴亂時代裏演奏，這只足以見其狂瀆與不切實際；何況，就我們眼前的實際說，國難到了，一般地步，幾凡有閑階級者們之輕鬆享樂與執持行爲是萬萬

件下，但產生了優孟衣冠一類的人物。

此類專供貴族者們逸樂的人物，當然他底社會地位是比諸娼妓未見其露高出幾許的；以卑賤的人物去從事的事務，此項業務在一般人眼中的價值當然不會提得有多高；戲劇的價值豈如是之被歪曲了。然而也用不著幫戲劇的本身惋惜，那是因它出生在封建社會，故不能不知此：封建社會裏的東西那件不是貴族們御用的呢？

可是，時代的大流隨時洗滌著世界使社會翻新，戲劇到後來也乘機翻身而起另獲得其本身之上新價值；這以後，它可以不專作某種人物底消遣品，它會應時代的需要而表現其本身對於社會所應負的意義及價值，它會和詩歌小說

一樣，利用人類底同情心激起社會的情緒來向著新時代的大路前進。這話的意思是說：新的戲劇不是靜止的古玩——宮院裏御用的淨閑品；而是動蕩著的、激揚著的、在革命進行中盡其社會的能事，將人類拉攏起來、團起來、共同前進之那力量。

我們眼前是處在一個生死關頭之非常時期裏，因之，社會上的任何東西都應該要適應著此非常需要而建立起來，也要能適應此非常需要的東西才算是具有價值的東西。然則，我們眼前也需要戲劇，但所需要的不是鑼鼓披掛、絲絃胡琴之皮貨或襄陽，而是能激發起民衆情緒、推動著社會向活潑的路上去的表演。

這就是——尤其是戰時所需要的戲劇。

戰時的一切都是簡單而又直截了當的，戲劇也不能例外。

故，戰時戲劇不必需要一個舞臺，爲了救亡，羣衆們集合在廣場中高呼抗戰，用講演宣傳等方式激發起

這一線內的同胞，佔在抗敵的立場上，各人準備應得的犧牲，抵擋前進。到了前線去，縱然流到最後一點血，抗戰的情緒依然狂熱地在我們身上跳舞，這是最偉大的戲劇，最有價值的表演。

雷雨在騰衝表演

禾

「雷雨」是魯迅底阿Q正傳、茅盾底子夜被稱爲世界文學名著的，所不同者，前兩種是小說，後一種爲戲本，在作風上、在結構上、在時代的表現上，它比留漢、洪深諸人底作品更偉大、更真實、更具體。據我所知，這戲本祇有在南京、上海和日本的

東京三處上演過，三處都得到觀衆底好評——豈止好評，凡看過的人，無有不被戲中人的表情攝住，而感到一種酸澀、掙扎的味道的。

我之認識「雷雨」是在去年十月間，經由節師舉行募捐游藝會時候；這偉大之戲本居然繼南京、上海之後而

在強迫出演，那完全是由於生勉古琴家勸們太過於熱烈地愛戀它的原因。先前，他們就煩煩二次地提出公演雷雨的意見，但那因為顧慮到劇情內容將為現社會了解不和宜而被拋棄，然青年入底欲求是無法阻止的，想到那裏就要做到那裏，在雷雨被拋棄的時候，什麼劇本他們都認為不對。我們怎麼可以讓青年入底火熱的情緒冰冷了？於是又轉回來決定公演它。

奇怪！這劇本有妖怪一般的魔力，公演的時候，許多騙客，老人，孩子都被它吸引了，全場肅靜無聲，如像其地震駭在雷雨之下一樣。

我細想所以得到這種空前成績的原因是正那裏呢？第一：由於演員們

對於劇本有了深切的愛好和認識，他們都抓住劇本入底個性與找出劇中人底表情與根源；腳色之配搭，也是非常合格，勻稱，演魯媽之生勉，演繁漪之古琴，演魯媽之劉勿異先生，他們都替戲中人流下了傷心的真實的眼淚，這就足以叫即使對戲中情節不甚了解的人受了強烈的感動。第二：因為戲本本身是一段逆倫故事，內容充滿著反抗，追求的力；結構方面，又極緊張，奇突，把三十年之悲、歡、啼、合集中在半個日夜之間表出來。在今日這樣麻木的社會裏，驚人情節，才足以刺激觀眾的心，像如「父歸」哪拉「那一類叫人靜中去探討，回味的戲，是已經如陶淵明底詩一樣，不再有人能夠領略。因為社

會心理已經騷亂，要強迫的劇本才能引起反應，祇須看有些人常常喜歡地驚人之污穢的語言，而能博得聲譽之稱贊與關心，就可知現時的社會人是怎樣地不耐煩平靜啊！這兩部戲案使雷雨的演員們在腰纏得得億萬的功。可惜的是這戲本是抗戰的宣傳作品，中國之社會情況戰前與戰後有著顯然分別；所以，在現時間如像繁漪底不幸，魯媽底可憐，周萍底煩惱，周冲底幻想，四鳳底蒙懂天真的人生，都不成其為問題，而被時代的車輪粉碎了。而今的時代，已經是魯大海底時代，祇有魯大海那個人，才足以應付現時之環境，可惜在劇本上還不曾指出魯大海底下落，而魯冲演的

雷雨，也是魯大海了麼？這很難怪，因為魯大海之人格表情非我們山國所有，演員無從摹仿，憑著一顆軟弱的心，怎能把魯大海演得好呢？但演繁漪者却很成功，能哭，能笑，能婉轉，能激辣，能追逐，能放棄，能戀愛，能殘酷，能鬧謔，能陰險，極端地表現了瘋狂、騷亂的情緒，不是平凡無營養的演員可能勝任的。

致於劇本本身乃是威前時期底優秀傑作，具體的反映威前將要動亂的社會。繁漪底心是千千萬萬被壓迫、失意的女子底心，然而，他已經起了反作用——不過他把生命的趣味，專一寄託在周萍身上，這是自己跌進半坑，他不聯合一切的女性從新建築

婦女們底生活；強烈之憤怒，強烈之反抗，不用之以對付整個的社會，而僅以周萍之對付周樸園一人；白熱化的愛憎，不之去愛世上一切英雄奮進的青年，僅僅迷戀一個享福的畜牲，無生命喊聲的自利主義者，一個軟骨動物——周萍。這本來不能歸罪於繁漪，他是被資本主義家庭禁錮著不能接受外面的光明；他不知道此外還另有的人生；他沒有機會接觸周萍以外的第二個青年。周樸園是一個快要沒落的權威者，正象徵著資本主義底一切主人，他那種橫強而力，是他成功的原素。但無論怎麼橫強，總逃不過時代，他底兒子如魯大海如周萍都在反對他，他自認為最美滿之家庭，裏面却包含着不可告人之穢史，而且在那

那間就要發生悲劇；他的最後下場也只好喊天！四鳳是一個天真可愛的女子，不知道人生是什麼，癡心地愛戀小主人，照著他母親的足跡走去。不知周萍之愛他，祇是把他當做別有風味可消煩悶的東西。他拒絕周萍的愛去愛周萍，無非是周萍在愛的纏綿上高兩些，誘惑力量大些，他弱了靈魂，又娶騙四鳳，使繁漪四鳳都死心踏地地愛著他。這種縱男怨女，在明眼人看來比繁漪還要可憐萬倍罷！其次，我要提提魯媽，他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梅侍萍」，他有中國古詩人的溫柔敦厚的情操；他犧牲自己，脫離周家，威前主人的門第光榮；他一生顛沛，遇人不淑，既盡哀涼，窮困的

生活，却不會稍微損壞着他那恬靜慈愛的心；他對於遺棄他的負心人，不用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報復手段，反而周全地，諒解他。他與酗酒賭博的魯貴成爲夫妻，真是人間「平事」。他是中華民族女性「正統」遺傳，也可以說是優秀的崇高的典型，也可以說是被奴隸做犧牲的弱者。我想，這種美德祇適宜於平等社會環境之下才有它底人生價值；在被壓迫之下，在不平等待遇之下，這種性格的人，祇是成爲悲劇的主腳而已！比魯媽更令人可愛的是周冲，他有對人類的同情心，有光明純潔的愛心，有優美樂觀的理想，有萌芽的朝氣。然而他祇知道人生活一面；他不知道世上也有艱

難，也有醜惡。這種從單方面幻想的人生，縱然優美，終要幻滅。致於魯貴，那不過是在金錢萬能的社會之下，被生活壓迫，又失於教養的市井小人而已。在戲中不甚重要，借他底嘴敘述周家底家庭，彷彿紅樓夢上冷子興演說甯國府一般。總之：戲中這八個人——周樸園，繁漪，周萍，周冲，魯媽，魯貴，魯大海，四鳳——是代表了眼前社會人物的八大類型。在今日，這些類型的人，有些在發育滋長；有些被消滅淘汰；有些正在轉變同化中。

在全國一致動員抗戰，社會意識形態已經大大轉變的今日，我們爲什麼要來咀嚼回味這種非常務之急的玩藝兒呢？我以爲這劇本有一種不朽的價值存在着，而且我們還非常需要它，那就是：它裏面滿含着「一種生命底力」，它能令人緊張，能令人狂熱，使人們受這些驚駭，舉着些憤怒；如魯大海那種慷慨激昂堅貞勇邁的氣概，固然爲一般青年們底標準模範人物，即繁漪底如飢如渴的追求，魯媽底綿綿不絕的掙扎，周樸園那「威風」橫強的風範，都有生命底力放射。在今日我們被壓迫區域的社會裏，一切一切，都是醜惡的，做惡的，不特言只是藏頭露尾，放冷箭，使陰謀，當面恭維，背後誹謗，即正人之輩，也少有敢挺胸露面的；都是些既不得罪人，也不同情人，八面玲瓏，四方討好的超然主義者，對於艱難，不愉快的問題，

(六)

這正服也不敢看視，這病根就在缺乏真實的力。有誰能像繁縟那樣不顧一切的追求，反抗？有誰能像周禮園那樣虎虎有生的精神？大家都是溫源，平和，滑頭，取巧。這種氣魄，這種態度，怎能担負時代底巨軀呢？我們現在口口聲聲要作後援工作，要喚起

關於中樂之研究

芷谷

民族精神，要稍擴大些，倘不從生命底源泉上去增加些活力，那不是依然敷衍了事嗎？所謂五分鐘的熱度，所謂虎頭蛇尾，也就是爲缺乏真實的力的原故呀！雷雨不行的地方，值得我們咀嚼的地方就在這一點。

此家五叔於戰前自蘇州寄來函也，家五叔研究中國古樂，幾二十年，初在雲南、即善操琴；民十六赴滬、供職某部、未幾、退寓海上、專攻音樂及文學、又未幾、轉遷蘇州、從陳石遺章本

炎甫先生遊、于是文學之道愈專、音樂之技愈嫻、因在蘇州組織音樂會樂社、專研究中國古樂。適國聯調查團來華、某團長在滬詢問歡迎、家五叔被邀到會、演奏七絃琴、博得全場喝采、掌聲雷鳴。中國古樂

不聞於世也久矣！今由家五叔之研究而公開演奏、如發響絲絃、爲世驚響、一時中外報章、競相登載、中國音樂之價值、陡然增高、復爲世人所認識。有此意外之成功、家五叔對中樂之信心尤篤；乃於技術習練之外、並從事音樂理論及中樂整理之工作；爲研究中國樂源流及其衍流發展起見、乃於去春在蘇州召集南北代表、開一盛大之音樂會、同時函命生莊代爲搜集整理材料、吾鄉有詞經調、其源流所自、無從稽攷、就其經典所呼靈變而言、當爲道家之物、然所用樂器、皆非中國所固有、而樂調平板單純、

與中國古琴調亦異旨趣、必係西域所產、於某時期隨同佛教經典東來、爲道家所剽竊、而譜入其經典之內、輾轉流傳、散於各地、今且失其所自來矣。生莊幼時、好奇習此、曾將其長短樂調凡十餘曲、練習甚勤、今事隔廿年、不彈此調已久、奉家五叔函命西抄譜寄奉、藉資研究、舊調重彈、尙能彷彿記憶、因約某當年會友(洞簫會友)來、由其亭腔、生莊則依腔翻成簡譜、抄成一書、附加個人意見、寄往蘇州；此函即家五叔收到抄譜板之指示也。

來性質、然對於中樂之理論的與史的研究、已示可靠之門徑；故將原函刊印於此、用作同好者之參考。生莊謙讓、廿七年三月廿三日、……近年學術界、頗有新的動向、一切國故新知、皆有人整理、獨於音樂、最爲缺少。此舉勿論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任何民族、皆佔學術界之極大領域、而又爲最高美之藝術。余於此道、好之數十年、但恨未能專攻；近年在京滬各地、時與中外音樂家接觸、頗欲愈起直追；雖年歲已長、自量才力、未必遠後於人、將來努力爲一音樂理論家、實非至難之事、特懇助手同調太少耳。近存蘇檢討之惜道及民間歌曲、屢時一週、頗引起社會之強烈注意、將來或將成一種研究風氣(以平民音樂爲對象)、亦未可知。惜道各有數派、大抵非伊

蘭系即龜茲系、而皆出於印度。若詳細言之、須撰專文、始可盡理；今略就蘇西、音程、音色、管色等考之。皆宋以來之遺式、(與隋唐五代諸樂迥不相同)與古之十二律呂及魏晉間之清商三調皆無涉；其實言之、則今之音樂、已混花部(皮簧梆子)、水磨、崑曲等腔爲一大雜拌矣。隋唐廿八調、至唐中葉、僅遺九宮及少數七調、(七角、七羽、七商等、每組只一、二調而已)；降至南宋、僅遺七宮、今則並七宮而不存。崑曲所用笛調、與宋元並不搭合；現所通行者、厥惟西皮調(在胡琴爲工四調)、二簧(尺合調)、小工調(六上調、即二簧之反字、故名反二簧)、梆子及其他秦腔(即工四如西皮三種而已)；此三種者、求之樂樂管色、皆不能完全符合。

故就學理言之，可作歷史的階段分期研究：

- 一 周秦古樂期；
- 二 兩漢魏晉期；
- 三 魏晉清商；
- 四 隋唐燕樂；
- 五 五代宋初佛曲遺調；
- 六 金遼以後院本雜劇傳奇；
- 七 花部興期；
- 八 今後的動向。

以上八種，不過信筆寫來，示其大要而已。至其研究之途徑，當從積極、消極兩方面；天文、律、度、景、衡、算數、物理等，消極方面也；古器、古籍、比較音樂學、樂制、樂理、樂器等，積極方面也。由此觀之，欲求整個制作，實非一人一時一地之能力所可勝任。今之西樂可謂科學術之能事矣；然人工過精失之轉達；如鋼琴之廿四平均律已漸為歐洲學者所不滿；至演奏方面，因過寬和聲之故，頗有削足適履之嫌，以其調賦音，

(今存者僅長音階短音階兩種其他皆不用。) 違背自然之天籟也。夷族變調雖簡陋，而哀情極真，最有活潑之生命；況音樂本為藝術，發乎情者為上，理知過多，則感情之成分少矣。凡一時代必有一時代之音樂，世音樂之變遷，而文藝亦隨之變，觀於歷代詩歌、文學、戲劇之不同，可知全是音樂在幕後主持之故，音樂為主體，而非文學、戲劇為主動也。一民族必有一民族性之特徵，由其特徵之各異，而知發抒感情之形式截然不同；不過西人表現之手段較高而已，斷不能奪野蠻人之魄，而易之以文明人之魂也。據此原理，雖謂文野並駕，亦無不可（此就情域而言，若就理性意志而言自當例外）。詩經十五國風，及各時代之俗曲俚歌，皆真摯可愛，一入學士大夫之門，則藝術漸退化，再進而入帝王之門，則藝術死滅，而新興者又代之而起矣。觀曲至美也，至其末流，適為俗淫之花部廢入續其大統。今中西大通，花部漸趨微，則新興之藝術

，已遭摧頹之時矣。雖然，理知之學術，無疑地整個接受西洋文明，而感情之藝術，西人不能越俎代庖，以為我談；由其民族性之不同，有如東西人之面貌也。又如黃皮膚子，在皖為徽調，在川為高腔，在滇為胡琴襄陽，在廣東為粵調，同一弋陽腔也。在北為四平調，在滇為勾腔（即戈腔，乃弋字之誤）等。潮風調同出於北平之白雲觀，流至某省某地而音變；即如雲南省內，昆明、太和、鶴慶、文山等處，皆有玉江風，然奏法各各不同；此中理由，蓋可長思矣。來函謂：道調受佛曲影響，而佛曲為印度系；云云；其說甚是，但胡琴樂，中國自古有之，如楚辭九歌，詩經大雅頌亦屬此類，非盡受佛教之洗刷也。琴雖為單音樂，但組織極完備；凡周秦以前先民之音樂理論，可初想探者，賴有琴在耳。……

廿六年四月十九日蘇州



特 載

騰越簡師對時局通電

(銜略)

竊以天禍中華，倭寇披猖；侵略我土地；屠殺我人民；毀滅我文化；摧殘我生靈。五年以來，使我吞聲忍氣，茹恨含冤。東省淪亡、平津失陷、亡國慘痛、身受目睹。我同胞心猶未死、血猶未枯、豈不欲奮起殺賊、請降時恥；特以大國風度、包與為懷、是月姑容忍耐、任賊所為也。

乃頑寇一意孤行、不知悔禍；師設法而斯語之蠻暴行爲、拚扎帝國主義之最後生命、開世界大戰之端、毀正義和平之約、甘冒不韙、或者當、我屢軍鋒、苦受其禍、忍無可忍、起而抗戰；數月以來、我忠勇將士、以其血肉之軀、與敵飛機大炮坦克戰車相周旋、犧牲之烈、死亡之衆、爲有史以來所未有。我統帥將委員長、以羣衆之領袖、

黨國之干城、帥領師下、親督抗戰；士卒用命、上下同心。然敵八舉其全國力量、披髮着式之機械化部隊以臨我；兼臨既陷、首都岌岌；江河平陸、明知難守、猶不能不勉盡人事、顯示我黃龍精神、大漢民族、明恥雪恥、不屈不撓之精神、故江陰失守、損失無算、敵軍既圍集首師城下、我統帥猶在危城中指揮殺賊；將士具必死之心、誓死有起死之志、卒以腹心受迫、禍患已深、危城固守、無補大局；爲謀持久之抗戰計、忍痛犧牲；乃將首都放棄、蓋猶不失爲壯烈也。

善夫！將委員長之言曰：「我首師遺論、謂南京已失其政治上之重要性，然則放棄南京無異于放棄普通之一城鎮也。」十七日晚、吾人又得於收音機中、恭聆我委員長發表告國民衆之宣言、懇摯沉痛、正義凜然；益知我軍之退而南京、實爲有計劃之戰略。夫戰爭原理、有進無退、尺寸之士、貴須保全、然此理可用于普通時期、不足以應于非常事變。蓋好勇鬥狠、無所取材；鄙夫之勇、勇而無謀。大丈夫處屈能伸、剛柔相濟；豈徒逞意氣之勇、不開代價、而作無謂之絕大犧牲耶？事至于不可爲之時、則改弦沉舟、孤注一擲、以圖復仇之一道者有之矣。如若雖覺難爲而尚有可爲之際、則犧牲其小者、顧全其大者、十君子忍辱負重；謀國者貴有遠識、識以此時所遇之挫折、實爲早日發揚之根基、兵須人心不死、壯志凌雲、義之所在、正氣磅礴、掃蕩妖氛、終有其時。焚燬三戶、亡秦必楚；况

我中華民國二十餘行省，我大漢民族四萬五千萬人，人人心、同仇敵愾；三島蝦夷，其胡能逞！

夫法西斯師之徒，暴戾恣睢，如出殿狂牛，其鋒難當，然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其戰略在速決勝，苟能持之以久，矢之以恆，所謂抗戰到底，犧牲到底，避其鋒，抑其氣，分其力，乘其虛，當進則進，當退則退；試問彼有多少人力？長蛇封豕，適足以見其愚而貪也。

且南京非攻守之地，考諸歷史，事迹班班。今我以戰略關係而放棄之，對於抗戰前途，實無所損。雖然，南京、我首都也，致淪敵手，麻孰甚焉！吾人必須維護我民族之人格、之名譽，則不得忘宵穢之辱，而知所以興奮矣。

本校僻處天末，距中樞最遠，消息傳來，氣憤填膺；為抗戰前途求取光明計，誓以至誠、擁護領袖、擁護統帥、並信賴中央一切抗戰決策。謹此通電、敬希鑒察！

廿六年十二月廿二日(發)

雲南省立師範簡易師範學校 女生編製棉衣慰勞前方戰士宣言

在所謂全面的抗戰工作已達到十分危急的緊張時期之下，而節令又恰恰地逢遇著寒冷的冬天，縱然江南，也刮起了刺人肌膚的冷風，也凝結著和紛飛著冬的信箋的冰與

露，這時，在凜冽的風雪中，我們底前方將士，正冒著嚴寒，為了民族生存，而進行著光榮的抗戰。

他們是拚著性命不要，幫我們去抵抗用暴力來侵略我們的敵人，他們的犧牲很重，責任尤大，他們挑負著整個民族之榮辱的重擔，拿他們底血肉去和敵人底炸彈敵火作硬拼。

戰事消息傳來就我而言是一天比一天不好，日內南京即使寧而可守也已陷入危險狀態中；軍事應說喚著我們底抗戰是一天比一天喫緊，前方將士更無休暇的機會，他們忍著飢餓，冒著寒冷，露宿在冰凍的戰場裏；他們是太過地辛苦，而也太過地勞頓啊！

他們說來算是盡了國民應盡的責任，而我們，一樣是國民，但試問，我們盡了國民應盡的責任沒有？我們始終居在後方，既不消聽敵彈轟炸聲，也不必受戰事影響而轉徙流離，白天仍有兩頓飽飯可喫，晚間仍有一張棉被可蓋；我們底生活是安定的。但這安定不能不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心緒有些對不住在前方之生死線上勞苦著的將士他們。

我們是女學生，我們之愛國心並不敢後人，我們已認清楚戰時之我們的責任。新時代的女性應該負起和男子一樣的工作，沖上前綫去也應該有我們的一份；不過，當我們成身子尚不能離開後方的時候，我們只能做一點後方

之我們所能做的事件；這樣，我們是決定了縫製棉背心五百件寄往前方，饒幸著將將士們披在身上，聊以禦寒。五百件背心為數原是很少很少的，但這是各盡各心，我們現在只有做這一點工作的力量；如果我們底能力加強，而且機會上感到需要時，我們當然還要做比這個更為有用的工作啊！

廿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雲南省立滇博簡節
參加滇緬修築公路
告民衆書

同胞們：

我們以教員學生的地位，現在來參加修路工作，論職務，近于越俎；有些人或者還會譏誚我們說：當教員不好好教書，當學生不好好上課，丟了學校的功課不幹，而來做些非自己份內所應做的事，真非常人所應辦者。那麼，我們要答覆如下：

第一 這是義務工役、國難期間、凡屬國民、甚麼人都應該盡的。我們不要任何報酬、我們只問心之所安、責任要我們這樣做、所以我們就這樣做；我們為國家出了些勞力、這勞力的代價勿論多少、而在我們、已覺得對得住自己、對得住國家。

第二 自來我們底抗戰軍事節節失敗、海岸線已失去

十之七八、加以海口既被封鎖、則我們底出國路線便根本成了問題、西南通緬路線的打通為現下後方工作之第一急務、我們是西南的國民、修築滇緬公路、倘非我們努力、有誰努力？

第三 莫說我們是當教員的人、更莫說我們底學生也是學著要當教員的學生、我們不是水晶板凳上喫空心包子哈享享調的活寶貝、我們身內有血、我們底血很熱、為了抗戰、為了救國、提槍擲彈、沖鋒向前都來；何況所提的不過鋤頭、所擲的不過土塊、沖大路之鋒、向黃土之前、我們怕什麼？

第四 勤勞可以鍛鍊身體、苦難可以磨勵意志、人生而不受過風吹日曬者、那無異是太太小姐脂粉盒中的蠟人、終日討生活于婦女人之搵坑中、那還有甚麼人氣？我們是男子漢、我們是大丈夫、我們要做工、我們要修路、我們在勞苦的實驗裏去體味出人生的真義。

於是、我們要轉過來敬告大家同胞：語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們聽了這警語、豈得不於巢尚未覆之時、趕快修築工事呢？須知這是我全身之最後法門；就眼前後方情形說來、修路即所以抗戰、抗戰即所以保國、保國即所以全身。

此時而言修路、經濟上的運輸、已落第二義；軍事上的運輸、才是這題目之頭一著；要我們底軍用品能向外國

騰置運回備用、使接濟充分、惟有快快打通漢羅漢路、直達仰光以出海、乃是此時之我們底命脈。
最後一句：我們是努力了、望同胞們更一致地努力！

廿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邊地服務團出發宣言

我們覺得做現在的中國人是誰都不得偷閒苟安的，原因是我們底當前事實很嚴重地擺在這裏，嚴重而危險之國難警告着我們不得不振作興奮；只要在可能範圍內，在有所辦法可想的時候和地地方，我們便須盡我們底能力去做些對於社會有益的無論甚麼事。又因為我們向來都是做着文化工作的緣故，我們到現在所能做的也只是文化工作。平時我們很不容易離開我們底工作地點，所以只好利用寒假期間，跑到邊區各地方去從事於宣傳工作，將我們底文化工作普遍到和擴張到我們平時所不容易去到的各地方：這是本團所以組織起來之唯一理由。

至於我們底工作範圍大致可以分成下面三點：第一、

抗戰中之宣傳是目前勿論前方後方都迫切感到需要的工作，戰時宣傳委員會的組織是普遍在全國的任何一個地方，我們就是要首先起此項使命跑到邊地去喚醒和激起民眾底抗敵情緒來。第二、過去對於室內教育之經常工作做得太多了，使我們感覺到將教育方式作一次改變之嘗試必要，我們相信循環教育或臨時露天講堂對於民眾教育所收獲的效果一定比室內教育好得多，我們就要在如是之嘗試裏去發現教育之新經驗與新事實，用作我們後來辦學之幫助與參考。第三、邊民的耳目當然較之內地人民的蔽塞，我們要攜帶著此文化上之新的禮物與贈品去獻給邊地同胞們，使他們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和此時代有著些什麼東西。

本團是由陸超師發動組織起來的，又因簡師一個學校的力量稍嫌單薄，於是聯合陸沖縣政府、縣黨部三敵抗後援會共同組織而成；當初本擬定名為陸沖邊地文化宣傳隊，後來發到這料定名所帶區域色彩太過濃厚，因改做邊地文化宣傳隊，並覺得這名稱極明文化宣傳，方面太狹，最後才改定為邊地服務團，意思是：除作文化工作外，還想做上一一些跟文化有關而不屬於文化範圍以內的事情。

廿七年一月十五日

晨 嘵 創 刊 號

編者 李生莊
出版者 雲南省立越簡師範學校
發行所 同上
印刷者 騰衝華光印社

分售處：
新文化書局
時代商店
象城美術社
春茂和
和順鳳書館
緬甸：
仰光：仰光
瓦城：振峯
仰光：仲猷
昆明：各大書店
各縣：各大書店
局教育
外省：各大商埠各大書局

本 期 定 價 每 冊 二 角 分
國 幣 四 分
洋 幣 四 分

我們們的信條

行動起來
工作起來
團結起來
奮鬥起來

1938

年

第

卷

第

2

—

3

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晨

期 二 第

抗戰後方的雲南

婦女解放運動之將來及當前任務

走進封建古國

英日競逐下之暹羅

醉歌（雜句民歌）

劃時代的音樂家聶耳碑

路工

東方的火把舉起來了

自由的火燄

陣亡將士紀念碑

我要和婦女城地服務團出發

動中的靜

魯迅兩週年祭

血花

今年的雙十

悼海的歌手邵冠祥

送郎出征

論聰明君子

築路行

騰越簡師升旗訓話第一輯

李生莊

周禾書

震聲

威廉鯉生

熊詒笙譯

徐嘉瑞

白平階

徐嘉瑞

徐嘉瑞

木楓

杜規

華生

彭桂蕊

震聲

艾而

徐嘉瑞

彭桂蕊

艾而

李俊輔

李生莊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抗戰後方的雲南

李生莊

約莫在半年以前，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傅勒銘來華遊歷，道經緬甸入騰越，抵騰時，與筆者於騰越場中相見；他告訴筆者說，他很奇怪，中日戰事是這般激烈，可是當他走進中國境土內，他看見中國人底生活非常安靜，簡直看不出半點戰時之騷亂情形來，這與歐戰時歐洲各國底情形完全兩樣，他對此不得其解，他於是說，或者是中國傳統的大量風度把中國人陶鍊成這樣的罷。當時筆者俯首找不著半句適當的話對答他，只好點一點頭，向著他笑了一笑，這表示對於他好意見並不甚麼可否。實則內心真已有幾分慚愧，因為國土這樣被人踐踏，民族這樣被人欺侮，而所謂後方的自己和所有同胞們，還很安靜地過著太平生活，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的樣子，在陌生的外國新來客之前，實在覺得羞愧。但一轉念間，又覺行這是當然，無所謂的；因為這裏是後方，後方始終不是戰區，中國境土這麼大，而當我和傅君相見那時之戰事情形，北方和特於魯西，南方相持於蚌埠及潯汜宣城一帶，戰區距離雲南約為萬里之遙，戰爭的恐怖並不會為此間人士所親嘗，却要大家

一定現出恐慌情態，那後不必，事實上也不至於那樣緊張。所以，說是後方人心很安定，乃是當然，說起來並不能算作甚麼羞恥事件。因為戰區始終是戰區，後方始終是後方，戰區和後方的情形始終不會一樣，也無須乎一樣，後方應做的事不必同於戰區，後方人民更不必一定要學戰區人民扮出搬家逃命的樣子。

上面舉的例子是事實，根據如此事實，我底主張是：抗戰期即前方人民和後方人民底情緒既必然有緊弛之不同，則後方人民所應做的工作當然可以和前方人民完全兩樣。前方人民因受敵人之直接壓迫，不得不採用一種戰爭上的直接行動，後方人民就大可以不必那樣緊張，倒是在全面抗戰一經展開之後，戰區一切俱被破壞乃為不可避之事象，為充實戰鬥力量，使戰事能於持久，人力物力都得到不斷地補充與接濟，則穩定後方秩序，加速度地增益後方生產建設，乃為最大的必需。是故，前方後方所履的步調，大可以不必採取同一個樣式，前方戰事任隨其勿論緊張至若何高點，後方態度儘然仍以鎮靜處之；因為有計畫的

然靜地不是痛痛切切地苟安或畏難，固然所謂兩方可以交戰不能劃界限劃分得太過地清楚，亦非如伍說責任完全交與何方即以地方地坐視辦事之謂，事也，雙方責任是兩方的補充和準備，不過在工作的程度上，地方與地方間有著其不同，分位罷了，如因地方戰爭激烈，而地方人以其每一個都表現出噴皇失措，慌兒，大家面面相覷，拿不出半點辦法來，那又無疑是近乎自殺，於戰爭之實際上是無所補益的。

我遇到了很多在雲南境內旅行的人，他們都在異口同聲地說他們感觀察和感想，和博勒路觀察所寫的完全一樣，有幾個說加上幾句惡觀式，聖說批評說：雲南人莫是不如亡國恨的商女，又說：雲南人如是已被笑如不知死活之屠豬上的燕雀，這實在是不明瞭後方作用的迂闊論調；須知雲南人之愛國情緒並不比任何中國人底低劣，在實際環境不需要我們轉移於戰爭之情緒，土地與奮起來時，我們只能依然將就當下的情形適應實際需要，她如還未向我們頭上飛來我們仍得要鎮靜，慌忙是無用的；空喊也是無用的。所以，雲南之社會秩序安定，不能指作是雲南在抗戰過程上之弱點；雲南的弱點不在於人民態度之冷靜，而在於人民不能充分地執行起後方任務，不能積極地利用後方秩序安定的機會而從事於戰時之生產建設，敵機向來光顧昆明前，人人都覺昆明是樂土，富家權貴不離千里

挾着八敵資財跑到昆明來避難；到敵機也不見則投彈，又八人才覺此地亦多危險，於是才疏散搬遷逃命之不免，自找着水，才是抗戰工作之最大弱點，同時也可以由此種事例上看，實際環境之變動是怎樣地影響到個人行動之社會範圍內活用，雲南人在戰時後方態度上之冷靜，並不足以證明雲南人之無能。

抗戰一年零四個月來經過，我海岸線已完全失掉，交通線只留下粵漢路當中的一段，長江航路已不歸我有，北方地方都為敵所佔，只有西南之川川黔桂，西北之陝甘甯和，還可以堪稱為中華領土之完整；而西南則居西南最後方，大致戰事一時也不會就蔓延到這裏來，各區內隨着領土失去的是我們十餘年來所努力之各種生產建設都完了；要持久戰，要抗戰到底，並不是空口隨便說說就可以達到目的；要打仗須有十師，要查兵須有糧食，要消耗敵人實力須得我們在經濟上也有能消耗的東西才行，所以，生產建設在抗戰過程上是最重要而的。而目前，我們若要生產建設，難道還可以希望上海，希望廣州，希望天津，希望漢口？事實告訴我們：中華領土內之大都市任產目前已都不屬於我，我們要生產建設，我們要提高國民經濟，我們必須增加戰時財富，惟一的地方，惟一的希望，只有雲南；雲南在戰時應盡之責任蓋如此。

其次，由於海岸線之完全失去，跟了來的乃是我們底

出國海口完全沒有了；眼前我們還存在的出國交通線僅有西南和西北之陸路兩條，但都正存敷築工作中。西北之新疆雖不在本文要說的範圍內，西南之滇緬線事實上較之西北和緬緬更接而重要，對於滇緬公路已於過去一年來努力修通，鐵道也已勘測竣事，與英方商妥辦法，最近即可興工；然則西南出國交通線，或者說，後方雲南之交通建設現已已在努力進行工作中。不過這裏也非毫無商討的餘地，中緬交通線之商定接修辦法乃為中國抗戰半年期，那時友邦的英法是誠心同情於我們的，墨尼黑四強會議所定之國際轉運的結果告訴我們今後所謂西南交通線即即築成了是否能夠暢快通地連用似尚不無若干之考慮；我底意思不是說中緬交通線不應打通，而是要指出打通初生這些甚麼結果之不待小事先考慮之這一問題而已。據可察方面消息，英方負責人曾稱，此路無以對於緬甸的利益益太小，細察此言，不難知英方對於此路所持態度之意味。以緬甸情形來說，謂云非為絕對安全的後方才致已絕不可以，戰事漸次推展到湖南，今之西南四省是否能長久安枕誰也敢下個肯定，斷語，到此刻才開始來，所謂：『生產建設，時間性未免遲了一些，戰區愈接近，地方，則敵人底擾亂力之機會愈多；』今者我們還想安安定定地過生活，或者說，從從容容地利用務方之特殊條件來從事於生產建設，恐怕已是『半截車』了，不

過只要能安定得一天，我們依然要想此一天的辦法，只要能安定得一個地方，我們總要利用這地方底實質地能發生出特殊的作用來；那麼，就是到了今天，我們居在後方的人既不能直接參加抗戰，便應充分利用社會秩序而安定之此一機會竭力從事生產建設工作，做得一分算一分，做到那裏算那裏，做到真個無法可做，事實上逼著不能不做手時始歇手，天下口說無憑，終上談兵也無益；有機會做而不做事謂之自棄，抗戰工作緊要中之任何一個國民都不得自己放棄責任，前方如此，後方亦然。

喚起後方人民之充誠意識，激發後方人民之革命精神，抽調壯丁和織民衆開往前方參加抗戰，又或購買公債捐募金錢充實前方力量，都是後方應做的工作，有些都本政府所領導下已經做過去了，後方民衆底愛國熱並弱於前方，不過因為各人所處地位不同；在前方可以不得見流血，若得見拚命，若得見犧牲，在後方則無機可見到這樣大膽口驚心之鮮明事件，因而，大總司令前方工作緊要，後方工作鬆懈，其言實屬錯誤的，前方表現而積於軍事做著越發勞動，後方表現工作於補充當緊要鎮靜，總括一句說：『後方工作應做的工作是同時並進建設云云』在充實過中應盡責任是抗戰時期的財富；我們要用充方，獻出充方底底會後方安定，使我們能有機會穩妥地做些有關於生產之建設事件也。

婦女解放運動之將來及當前任務 周禾書

法西斯主義者，曾經有過婦女走向廚房的口號；反之，全世界為人類進化而努力的思想導師、政治領袖們却竭力主張婦女們當走出家庭在社會上與男子一律平等、共同擔負人類的大業。我國三民主義之教育方針規定「男女教育機會均等」；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立法院通過過女子有承繼財產權，在黨的組織中，女子有當選為中央委員者；

在國民政府中，女子得充任高級官吏；近如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議定之抗戰建國大綱上也有「訓練婦女、俾能服務社會事業，以增強抗戰力量」之條文。婦女該徹底解放，是無有爭論的餘地了。誰也不能對情情爾、愛命凱、蕭伯納諸人之婦女解放的理論，給以更合理的攻擊；一般懷疑婦女解放運動的人們，祇是用一些傳統之主觀見解來詭辯婦女解放運動，一點兒也提不出有力的理由；而且這一般衛道的頑固先生們，已經失了說話的權威，沒有人相信他們底言論了。另外有一等人，則以為婦女們因為遭了幾千年來壓迫的原故，其才能體格都遠不如男子。這種謬論，已經被近來許多婦女運動給與了無情的證明。在西班牙瑪德

里，婦女們表現了同男子一樣英勇、一樣堅苦卓絕之軍事才能。在蘇聯，一切文化與經濟之建設工作中，婦女人數逐漸加多，成績也不比男子遜色。在我國，抗戰過程中，婦女也分担了男子底重任，無論在政治、軍事、外交、黨務上，都有女子所担任之重要工作。這使得平素以為「女子始終是女子」的人們啞口無言了。

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儘是擁護婦女解放之理由；却在於怎樣想個辦法使婦女解放運動由理論而轉變為現實，由少數智識婦女之範圍推及一般民衆，由都市深入到農村。因為在今日全面抗戰之環境下，婦女解放運動如果徹底成功，那就會增添了一倍人力，對於持久抗戰之幫助就很偉大了。

可是，在中國，婦女運動的陣容，是非若特殊而且多樣化。它有全世界婦女運動所有的姿態，有從封建社會一直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婦女類型，而百分之九十以上之農村婦女和小市民婦女依然過著奴隸生活。一般人對女子的觀念，並不達到法律上所規定之水準，舊風俗之專制勢力依

然在著。這是什麼原故呢？們祇有從經濟現象上來說明：

原來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同經濟制度有其變律的，換句話說，社會之生產方法和分配方法規定著婦女這底命運，根據歷史家庭研究，原始共產社會底氏族社會階段，婦女在社會上的權威，恰如今日的男子，他們是一切爭論者之裁判官，是家族中之指導者，在任何方面都享受最高的尊敬，那時的經濟生活是非常簡單，是一種幼稚之共產式的農業生產，人和人的關係非常狹小，各種族互相分離，各守疆界；那時的男子可以隨便遺棄女人底放棄，而無可申訴，也恰如舊社會之女子被男子任意遺棄一樣，後來人類理智能逐漸進步，人類不能相安於狹小之關係以內了，於是就有戰爭，在戰爭中男子是最風頭、最有本事之腳色。於是就奪得了女子之領導權；同時男子把所得的財產據為己有，並且遺傳給自己底兒子，這就是父權制度——我們五千年之歷史，就是父權制度之歷史——戰爭又產生了英雄，產生了封建制度。生產方法是自給自足之農業手工業生產，分配方法是以貢獻為特徵，這時一切之所有者都是男子，男子代表一切權威，女子祇是男子所有物之一種；是附庸、是玩物、是從屬者、是奴隸。據格格爾之研究，私有財產制度發生時，婦女便走入奴化的命運中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之下，婦女們又取得了一部分自由

，當時生產方法是次工業生產，分配方法是商品傾銷，貨幣在社會上有莫大威力，擁有多數貨幣的人，便是社會上最有權勢之人，這時婦女們在封建領主手中，轉到富商大賈手中了，婦女們放棄了貞操觀念，取得性愛自由，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丈夫，自由掉換丈夫，同時因為金錢之魔力，產生了買賣制度，在性愛方面，在婚姻方面，資本主義下之婦女，是比較自由了，可是仍然脫離不了從屬的地位，因為他們沒有掌握著經濟之大權，他雖然得自由的選擇丈夫，但始終要被丈夫管束，始終是男子的消遣品，這種自由仍然被金錢勢力限制著，更因資本主義社會產業發達之原故，需要廉價之婦女勞動，小市民層之婦女們，就取得了一個職業自由，但職業自由，並不如經濟平等那樣，可以解放婦女們之奴隸命運，職業本身，也還是對本家底奴隸，歐洲之婦女運動，便就在這婚姻自由、性愛自由、職業自由裏面翻身，所以資本主義之下的婦女，也始終是金錢魔力玩弄下的婦女。

社會主義社會之下，婦女們又取得了完全自由；婦女與男子在平等之立場上同男子生活，沒有私人財產，就沒有金錢魔力，婦女們在同等所能、各取所需之經濟原則下活動，與男子受平等待遇，平等教育。

我國是信仰二民主義之國家，三民主義的精神，不傾向於資本主義，而傾向於社會主義。所以三民主義之下的

婦女解放之標準與社會主義同調內，祇是不叫婦女們參加階級鬥爭。不過我國之經濟現象非常複雜，所以婦女解放運動之姿態也是非常複雜的。在貧資本主義社會，尚化於都市中，有歐洲典型的貴婦人，有交際花，有摩登女職員，有受過中等以上教育之新家庭的賢妻良母，這些都是以歐洲婦女為模範的。致於小市民層中婦女們，他們知道咀咒自己已命運，而不能改造自己之命運，他們厭惡現有的環境，而不能寬緩現環境，他們感嘆世紀之農村婦女殘餘之農村中，則有與都市婦女們相感嘆世紀之農村婦女，他們埋頭在廚房中做奴隸，他們依然是公婆丈大的所有者。他們底下女有些被經濟所壓迫，逼得苦與都市中夫充婢女與娼妓。他們因為不得讀書的原故，並不知道自己命運之過去與未來。他們承認女人底身體是開天闢地就被男子管束著的，將來也永遠被男子管束，他們只希望學既生變，個男子，這種農村婦女，人口比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應多地一大羣悲慘苦悶婦女們，中間夾着一些少數小有產的女學生；更少數自由職業的女子；更少數洋化的貴婦人；一些碼頭街頭的妓婦；在女學生行列中又突出些為民族解放鬥爭思想，行動都佔在最前線之女戰士，這是多麼滑稽的一幅漫畫啊！這是在最前線的女戰士們，假如回過頭來，那是多末的急劇約？

不過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之時機確已到來，要緊的是我

們為婦女解放運動之先驅者不要放棄機會；為了保衛得我們底民族國家，這機會便由日益趨於我們造成，他用飛機大炮毀滅了我們底都市，使我們底農村經濟有極自力更生，暫時間不受資本主義的剝削；使頑固守舊的封建習慣被火藥氣掃蕩；使小康生活之家墮處於破滅，智識分子的婦女們不能安心在家做賢妻良母，將來無論是一民主義也能，社會主義也能，社會經濟制度必有重大變更。在戰區，婦女們已直接間接地參加戰事了，每一個戰區另有異常尋常的經濟組織；同時也就另形成了新女性之社會地位。在遊擊戰之持續中，農村婦女要接受戰時教育，他們將如蘇聯底婦女一樣，越戰爭的當兒，從夢中醒來，結成了廣大的婦女陣容，取得婦女的平等自由地位。

可是，做人一場，又怎能專等待機會來安排我們；人應該去接受機會，創造機會，婦女們的將來固然是可以樂觀，但也須迎頭趕上，才不失為做人的意義。如何迎頭趕上？這是抗戰期間後方工作中關於婦女問題之重要問題。

(未完)





邊地巡禮

走進封建古國

震聲

爬了半天的坡，渡了一條大河，穿過無數的崎嶇山路，大家正感到精疲力竭時候，一幅遼闊秀麗的江山圖，已展開在我們眼前了。

這是一個長約九十餘里寬約三十餘里的乾壩，無數的小山丘突起着，就像少女乳房，矮小的茅屋聚成兩三個村落，散在靠近西山的南北兩端，高聳的鐘寺觀音盪射天空的浮屠，放出了催人入夢的悠然神采。西北山三丈挺立，酷像如來大佛盤在那兒的笨架；接連條石砌下，是一列高遮雲漢的大山，成了這一個乾壩子的西大屏障；嶺山腳靠著一連百戶擺夷寨居山土城，這便是西南邊境迥然獨異的耿馬宣撫司署所在地了。

我和△△獨立營官兵一長串地漫遊進這幅平鋪的圖片裏，相當寬整的大路

儘消磨了我們的時間與精力，才逼近了土城，他們官兵停步在關廟大樹下等齊，要待土司官紳來迎接才進城，我領了兩人一騎先摸了進去，連路果遇了好幾個短裝的官紳忙碌地出來，遇了我都問不是營長。

街面都是石鑲的，約有兩丈左右寬，鋪子有高房瓦屋，也有亞叉茅鋪，東城門上交叉貼了幾張殺人的斬條，營把營人要來臨，這在邊境當然不是件小事，所以我走過了城內外的正街，瞻望着是擁滿了階沿巷口，尤其是那些赤唇黑裙的布羅羣，更簇集成堵。大概城外多漢人，城內則多係擺夷，殷實富戶還不少。

我在一個同鄉家寄宿，進士署去訪土司官時，快要夕陽西下了。署外臨街一堵高大的照壁，門由兩（接第三三頁）



英日競逐下之暹羅

威廉 鯨生

一 英暹邦交之過去歷史

暹羅即克里二世在位時，英人以東印度貿易公司爲前驅之東亞殖民政策有顯著之進展，其勢力日見長大，甲度與緬甸悉被籠罩於其勢力範圍內。一七九一年，英強租檳榔嶼，同時許暹羅吉拉脫離暹國宗主權，傾向(註)緬甸；又租借檳榔嶼對岸之魏里斯萊；一八二一年，暹出兵收復吉拉；越年春，英遣印度總督約翰格羅拉弗來暹商訂約，並要求暹國放棄吉拉之宗主權，暹欲英供給軍火爲交換條件，英則藉口英與緬甸有誼誼密切之關係，暹不得以向英購買軍火與緬甸作戰爲要挾，暹遂拒絕其要求，訂約卒無成就；(註)乃向澳門購買軍火，澳門總督復濟使來暹修好，第二世皇以優禮優待，並賜地許其設使館行館。佛歷二二六八年(一八二五年)，却克里第二世皇薨，第三世皇即位，而所謂英與緬甸有睦誼密切之關係者，英兵忽侵入

緬甸，與緬軍發生衝突，英復求助於(註)日本交惡之國，遂出兵助英作戰；英人又乘機與(註)復議條約，至一八二六年，英(註)條約遂正式訂定，其主要點如下：

一 勘定西南邊陲國界，英水認吉拉爲(註)屬地，(註)承認英在打冷加奴、吉蘭丹(今均屬英)有自由貿易權。

二 關於兩國人民往來及交通之便利。

三 兩國人民爭訟，有罪者政府應秉公判斷治罪。

四 逃犯不得越境逮捕，惟可通知引渡。

△佛歷二二八九年(一八五五年)英女皇維多利亞遣香港總督約翰保林來(註)，據英與中日訂立最惠國條約、調稅協定、領事裁判權之例，與(註)條約；第四世皇慨然允許

(註)英新約遂告成立。其要點如下：

一 設英使館保護英人在暹利益。

二 英給民訴訟案件歸英領事裁判。

(註)因字數不敷應用，而本文使用暹羅二字特多，故以(註)代暹，以(註)代緬。

三 在京畿外五英里之內准許英人有租地權，倘欲購買者須得地主之特許。

四 協定人口關稅率為值百抽三。

五 英人在暹羅土內有自由貿易權。

一九〇九年復與英修訂條約，入口仍值百抽三，英國耕人不論英國本國人，或其他屬於英國耕人之，概受法律轄治；△割寶利斯、打冷加奴、吉麟丹（英名吉拉）為交換條件。一九二六年成立之英△條約，認棉製品及織製品為特種商品，與其他英國輸入品同樣課值百抽五之從價稅。一九三七年，△因又進行與英修訂新約，取得司法及關稅之充分的自主權。

二 現在英國在暹之經濟勢力

△羅之各種產業，大部分均屬於英法人之資本，英人對△貿易，始於十六世紀，由東印度公司一手包辦，而興衰於一八二六年△羅王室與該公司締結通商條約之後；現在英人在△之經濟勢力，已培植至根深蒂固，罕不可拔之雄厚地位，茲分敘如下：

(甲) 經濟部門 就貿易關係觀之，△佛歷二四七六至七七兩年度之輸出入國別總額列下，以示△羅與馬來亞貿易關係之密切。在輸入方面：日本居首位，其次則為星加

坡、香港、荷屬印度、英本國、檳榔、印度、以及中國等，在輸出方面：二四七六年以香港為第一，星加坡第二，庇能（即檳榔）第三；二四七七年則以星加坡為第一，香港第二，庇能第三。星加坡香港為米及木材之重要轉口地，庇能為錫之重要轉口地，故在其輸出上佔第一第二第三之地位。

(乙) 實業部門 若就△羅之各種實業分析而言，則英國在△之經濟勢力有獨佔之趨勢，每年由△流入英國之利潤金額實有相當可觀之數字，吾人試就下列各主要英國公司之活動狀態及營業情形觀之，亦可知其大概：(子) 孟買額甸公司：此公司獲得△北三分之一面積之採伐權，常貯積大量之木材，每年製成數百萬株，此種圓木，輸往各國銷售，獲利不菲。(丑) 波羅洲公司：此公司為△經營木業歷史最久之公司，所投固定資本已達莫大之鉅額，其在森林區及△東曼谷有大規模之製材所，並自備有運輸海船，以自備之海船運輸自製之木材至世界各國銷售，其基礎之堅固及獲利之巨大不難推想而知。此外該公司更經營碾米機廠及火柴製造廠。(寅) 路易士木廠：此公司備有廣大森林區採伐權，自己經營銷售外，其他華商製材公司所出木材，亦由彼收買，運輸至歐美銷售。(卯) 亞拉幹公司：此公司經營設米貿易，由△運至古巴之米，概由該公司獨家經理，在米穀營業中頗有權威。(辰) 古伯約翰斯頓公司：

此公司經營者亦為木材廠及碾米廠，其出品係屬自運往外國銷售；此外並輸入機器類銷於國內地。(已)實錄兄弟公司：此公司經營輸入貨品，輸出貨以大宗，進口貨以麻袋等為大宗。(午)英公司：此公司亦經營木材，在倫敦有廣大森林區，製成木材運銷外國，同時並經營倉庫，及米之輸出業等。(未)巴祿布洛公司：此公司為一著名之進口商，所輸入為機器，飛機，及軍需品等。以上所舉，不過查資本最大之英國公司，此外尚有英國系之鋼鐵公司十餘家，所投資亦不復不少，不過較之上述各公司稍有遜色而已。

(丙)金融部門 英人在英金融機關，有匯理銀行、渣打銀行、及麥加利銀行等。英人在英經濟勢力之雄厚，於此可見一斑。

其次為英國之國營事業，如鐵路、港灣、自來水、發電廠等，大都借用外債，而外債之數目，亦由英人佔有絕對優勢，試觀下列之外債統計表，即知其確數：

發行年度	外債額	發行地
一九〇五年	一百萬磅(四厘五息)	倫敦巴黎各半
一九〇七年	三百萬磅(四厘)	倫敦
一九〇九年	四百三萬磅(四厘)	英領馬來亞
一九二二年	二百萬磅(七厘)	英倫
一九二四年	三百萬磅(六厘)	倫敦

一九三六年 一三四萬〇三百磅(四厘半) 倫敦

合計 一千五百九十七萬〇三百磅

(丁)政治部門 在英實行之外債未償還以前，政府均負有聘用英人為經濟顧問之義務；此外尚有其他權利與之條件，故英人在政府上具有雄厚之勢力，吾人所知者，即自一九三三年將政府所存於英商銀行之貨幣準備金(金塊)一體除銷(幣名)換為英鎊之後，英政府遂隨英國財政變動而變動，換言之，即兩國之經濟金融，已直接隸屬於英國金融系統之下，英國經濟金融如有變動，英國經濟金融亦不得不隨之而變動矣。除上述英立約須聘請英人在英財政部任事外，其他國內各種經濟機關，亦有英人任職，英人在英設有公使館為中心，與極北之邊境、鄂邦、及極南之桑哥拉各地領事相溝通。

英外交部部長蒙巴立氏，於一九三七年六月發表第五週年紀念日，曾作如下之演說：「對於英國，余前曾送有聲明，吾人與該國之友誼關係仍如常廣闊，英之屬地見稱為英國商品之好主題，在財政上英亦獲得英國莫大之幫助，自拉瑪五世朝代維新改革以來，英人在英政府助進行政者，亦可開見，至今亦復如是，」即此可以表示政府對英之態度及英人在英之勢力矣。

三 親日政治下之暹羅

△嚴皇拉瑪五世態度親英，政變以後，執政者態度轉爲親日，△國政變，實爲親日派戰勝親英派之結果。蓋△國處於兩大強國之間，其實力本不足以維持其國運，而必須獲得「奧國」之贊助，方能圖存於今世。日人侵略手段，較其他任何強國尤爲毒辣，乃△人不禁，竟信日人之甜言蜜語，受其籠絡，此中所蓄危機，不啻養虎自衛，開門揖盜也。△既親日，則對吾國當然不能表示好感，對待華僑尤多無理之行爲。如華僑每年須納較重之「入頭稅」外（每年每人納百元以上）對於華僑學校亦加以種種限制，並規定須授△文，以爲「同化作用」之張本，佛歷二四五六六年（民國二年）△制定國籍法，依該法所規定，則大部份華人將一變而爲△民，以七八百萬之華僑，依據△政府之統計，則正式華人不過四五十萬人，可知其國籍法對於華人之打擊程度矣。該法第二條規定：（一）其父爲△人，無論生於何地！；國內或國外；（二）生母爲△人，其父無可考者；（三）生長於△境內者；（四）外國女子，依婚姻法與△人結婚者；（五）外國人民依法定手續歸化者，以上五種人，皆屬△羅人民。又規定凡居住△羅十年以上有土地權者，亦被認爲△人。而凡居住△羅所生子女，亦皆被強認爲△民。其對於華僑人數之衆多，因生世而施以同化政策，實顯而易見。蓋據△華人約七八百萬，佔全△人口二分之一以上，而所謂之△羅人，亦大半雜有漢人之血脈，此則△

人所引爲深慮也。又△政府對於華人之愛國運動，亦受人之指使，而加以壓迫；華人抵制日貨及捐助國內款項，亦被干涉。且限制匯款回國，每日各銀行只能共匯一萬元，種種限制及壓迫，無非欲見好於日本。然華僑愛國心理之濃厚，實非無理干涉所能制止，聞吾華僑仍用種種方法，匯寄多數款項回國，幫助中央政府，而△政府之爲應聲虫，爲日人工具，徒自心勞神拙耳。尤有一事，足以表現吾華僑之愛國者，中日戰後某一時期，日人向△購米，而谷米業多爲吾華僑所經營，對於日方採購，即拒絕售與，日方乃轉託△政府代爲採購，吾僑處於壓力之下，乃將米價大量抬高，而日方所得者較市價特別高昂；及至我國往△購米，則吾華僑無不歡呼樂售，於購米期間，△京曼谷所有華人民車，幾完全停止載客，而專以作運米之用，填街塞巷所見者，無非吾華僑運米之汽車，吾中央毫無不費力，以一紙通知，即得到大量之糧米。至於吾華僑抵制日貨，雖爲△政府所不許可，然仍暗中竭力進行，而△羅全國中下層商業，幾全操於華僑之手，遂致仇貨無人過問，彼△政府雖親日遠華，亦無可如何耳。

總之，△政府之所以親日，其原因約有數種：（一）彼以日本爲亞洲第一強國，以其助力可以排除其他強國之勢力，故執政者竟視日本爲「大哥」，而自居爲「小弟」，其愚亦復可笑；（二）華僑人數佔全△人口之過半數以上，△政

府以爲中日戰爭如我國戰勝，則此衆多之華僑，將不利於
 △羅，故彼常望日本之戰勝中國，則該國可無內亂之憂，
 殊不知吾華僑因生活問題而住居△國，對於他國政治不惟
 毫無野心，且吾國以聯絡世界弱小民族爲國策，△羅亦弱
 小民族而受人侵略者，若此放棄其聯日之寶虎口齒之政策
 ，而與吾國親善，實爲至上安全之計，否則△國將無自設
 於侵略者虎視鷹睨之環境之希望；(三)吾華僑在△國既有雄

厚之勢力，在△財疏自願雄厚，△政府希望吾國或爲日本
 所敗，則我在△華僑財產可入於△政府囊括之中；彼竟不
 知唇亡齒寒，兔死狐悲之意，夫暴日有侵略全世界之野心
 何所愛於爾△羅？憶漢讀寓言，羣羊畏虎，求誰於狼，虎
 自不來，狼且食羊，茲△羅之求保護於日本，豈非類於羣
 羊之求保護於狼耶？吾知其終必不得倖免也。

醉 歌

熊讀坐譯

—— 緬甸民歌 ——

他將要歸來，
 儂在門前徘徊，
 呀！來了！
 怎麼擔著勃利的氣派？

太過了哇！哥哥！
 怎不聽妹的請求？
 以後不要飲了！
 隣居人都在對你笑罵！
 太過了哇！冤家！
 怎不聽妹的勸話！

別高興了哇！
 快撇開了酒，
 人們見釐子，
 誰不罵爲下流！
 低落了人格，
 妹真害羞。

試想想看，
 富翁先生，
 對喝酒的人最是痛恨。
 都亞巴諾講經時說過：
 「千真萬確，
 反覆沉思，
 就怕你這冤家孽禍！」
 達公嫩先生說過：
 「酒包子，落地獄。」
 害怕約！害怕！
 今後不要飲囉！

○ ○ ○



劃時代的音樂家聶耳碑

徐嘉瑞

——向不醒的世界，作預言的喇叭！（序）

聶耳死了！是怎樣巨大的一個損失！在我們雲南，他是劃時代的音樂家，革命的歌手，國防音樂之領袖；還在鬥爭的路途中，他在鶴沼的波浪中，完結了他短短地二十四年悲壯的生涯。他是玉溪人，民國元年生，入求官小學時才十一歲，已有音樂天才，能指揮全班音樂會；聯合中學畢業，升入省立師高範級部外國語組畢業；民國十年十六軍來滇招兵，他從軍到湖南、到廣州，過了許多困苦生活；民十九回省，仍在省師高級部，畢業後，到上海明月社練習音樂；二十一年脫離明月社，任北平青專教授，後由北平回上海，入聯華公司；一年後，百代公司請去組織國樂團，獨奏漁光曲後，聲名大振；後來繼續創作大醉歌、開路先鋒、畢業歌、揚子江暴風雨等；二十四年到日本，擬赴俄國作更高深之研究，不料七月十七日午後二時，在鶴沼游泳溺死；廿五年歸葬昆明西山。

歷史巨輪在轉動着，在重重枷鎖下面的中國大眾，他們不要萬人合奏之意志皇帝進行曲，他們不要威儀頹廢之悲憤鳴樂，也不要巴哈給他們底天國的幻影，他們是求一種提當式的音樂來做國防的前奏、抗育的回音；在這樣的時代下面產生了時代的天才聶耳，他底大路歌、開路先鋒、畢業歌充滿了生命的旋律，是前鋒的號音、是力的歌曲，從同胞血管中注入新鮮的血液，從旋律中更生了。

詩人克夫那寫給只多勞的信說：「言語是被鎖着了的，但幸而音樂是自由的。」聶耳死了！他底歌曲還在我們底耳中響着！聽罷：「大家努力！」實作戰！背起重担向前走！這是革命的足音，是齊莊嚴的步伐，時代的靈魂、帶着堅（按第二三頁）

東方的火把舉起來了

徐嘉瑞

東方的火把舉起來了！
 照耀著整個世界；
 從北極到南極、
 從中國到印度、
 到非洲、到巴黎斯坦、
 到倫敦、到巴黎、
 到紐約、到莫斯科。
 一羣的人影在火光中閃爍出來，
 憤怒的面貌；
 大聲地呼號：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幫助中國！
 旗幟上面寫著：
 英文、俄文、法文、
 印度文、阿剌伯文、
 工會、農會、商會、文化團體；
 全世界愛自由的人們，
 在火光中跳躍；
 在大聲呼號：
 打倒破壞和平的強盜！

路 工

白平階

沿新掘出的公路面影，遠近的叢林
 下都有民夫的伏棚，有幾處棚口的火塘
 正燃得起勁，人影在火光中散亂著。
 鴨子坐在自己的棚口，抱著膝頭默
 默望著這一條火的鏈鎖，想起「我們戰
 鬥在後方」的話，光景確像一個戰場。
 浮影在腦裏重顯得更親切些：黑夜結伙
 在龍塘堤畔，明火持刀砍口魚時候；守
 豆地在前山，小銅鑼架在火塘上煮著青
 豆米消夜時候；上月家裏交不清門戶，
 銅鑼被鄉長提走了，遠處火光中分明看
 見那張討厭的臉，狠的三角眼，嘴被鼻
 子擠在下顎邊，他意識地向鄉長初次挑
 起敵意。

懶臥在棚裏的胡三爹，竹根刺斗還
 腳在嘴裏，烟灰跑去把火屎燒，支支叫
 他驚醒了，一咕嚕坐起身來急歎完斗
 裏殘存的餘烟，伸手抹去嘴角邊的垂涎

「爬出棚來，拉開褲子小便，另裝滿一
 斗烟在將近熄滅的火塘裏取火，他看鴨
 子呆坐著，問：
 「鴨子！怎麼不躺下來？大冷的天
 。」

「坐著看有趣。」
 「看野狼嗎？還是望你家裏的娘？」
 前天趙二送米來你娘帶捨把你？」
 「一小布袋，裏面裝著三文銅錢，
 三粒麻椒，三顆青豆，說來帶著可以避
 邪，避日本人的飛機。」
 「跌大娘！誰說把他的。」
 「鄉長，他勸人都到楊師娘婆家裏
 買，五毛大洋。」
 「下次你三姨母不要也買帶給我來
 才糟。」忿忿地，胡三爹嚼著烟斗爬進
 棚去。
 天，漆黑一片，沒有星星，風吹得

自由的火燄

徐嘉瑞

東方燃起自由的火燄，
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燄，
照耀著整個地球。

火不會熄，

火傳開去，

火在燃燒，

火在跳動，

火在吼。

火呵！

我們需要自由，

自由在抗戰裏面。

陣亡將士紀念碑

木樵

東隣寇仇，

伸出雙魔手，

要將幾個華夏，

抓成滿目淒涼的荒丘！

這天鷄地覆的年頭，

滿緊，似乎要落雨。鴨子借草上的露珠
擦去腳上的泥土，也躲進棚去。

他們底棚架松樹搭起，窄那面胡

三爹獨佔，寬一面是鴨子的，三爹因為

沒有棉被，來同鴨子一道擠。二爹做牛

不分彼此，吃住也毫不客氣。天一黑他

就倒在床上打呼嚕，鴨子身匹小，順床

腳輕輕躺下。

小棚裏飛揚着激烈地草棍味；胡二

爹驕在被裏問：

『鴨子！小袋兒還在不在？』

『去了！怕松風咬衣服。』

胡二爹有點興奮，讓鄉長米公路上

賞額顏已飽！一天的回味似橄欖味明在

嘴裏：

『今天你覺得怎樣？鴨子！』

『這樣苦！有點值得！』

早霧還沒有揭開，今天他們就工作

在路影裏，

督工員何玉生走來跟胡二爹玩笑笑

『二爹，今天婆來看我們的官，位職

大得很呢！比州官起碼大三倍，你記得
大新爺陪了約會吃飯回來那輛轎嗎？
嚇得死人。三爹見了大官回去，你認不
認你二叔做同宗了？』

官婆來看他們。

是的，他們就世也要看石官。

胡三爹可沒多大興致，鄉長什麼的

，他們已看得頭痛，都是『要說話，務

殺下，不開口，半牽走』的家伙！他那隻

竹根鞭斗是這時身邊唯一地寶貝，趕早

一連吸了三斗煙，忙就收藏在腰袋裏貼

肉處。大新爺平常跟他說過不止十次：

他愛他竹根老，節兒多，斗兒圓又深。

你愛我不愛？真把胡三爹氣得肚子疼。

實在，這竹根煙斗，胡二爹看來真比他

在鐵匠鋪裏做學徒的兒子更可愛，不能

讓誰輕易拿來敲竹槓，借油都要分人！

他不能不暫時好好收藏起，為有大官要

來看他們，何玉生這小子以為他不見過

勢面；不知道二十年前他就見過州官，

他照樣用笑話打發了何玉生：

『督工員！你下州縣進洋學堂，就

回國人的性命，
還不如猪狗。

橫東海派來千萬管煙口，
驟雨師兒酒遍神州。

河北，江南，
到處驅馳毒獸。

東方的睡獅已發出怒吼！

他被現實的鞭子打醒了，
他的吼聲……

是中華翻身的一曲頌美，

奴性拔了根，

事實已不容人再低頭；
關不住一肚子悶氣，

我們硬了頭皮，
去和敵人打个決定死活，交手。

自從大家一聲喊出：

「我們要自由！」
千萬民族勇士，

是學得說些橫話，你來學我來捏轉頭
罷！讀橫書的都會說橫話，你一天在
吃「狗屎你吃？狗屎你吃？也吃！也
吃！」是嗎？狗屎味道如何？」

說得大夥兒哄笑起來，頭髮搔得
光亮的指導員，陳甚麼名字，一對老
鼠耳朵，一對細眼睛，僵僵僵不了人，

笑聲被他聽到了，他從下邊趕了上
來，手裏握著那根沒有光顯著牲口的
皮鞭，口吃吃的罵：

「笑，笑甚麼！不做工，不做工，
今天，天，大官來看你們，工作不好
怕你們要笑！哭……」

指導員一個字一個字的擠出來，
兩唇蠕動得利害，三鞭替他感到不痛
快，幾乎不由自主的笑了出來。

細眼睛大眼睛四下掃別了一週，
皮鞭指著何玉生定腦門：

「管工員！你幹嗎？這，這裏沒有
石子，幹嗎不掃除？全投到筲下去！
要你陪玩，陪笑，笑！」大夥兒異地又
要被他的笑起來，他揚起鞭子，作

出打人的姿式，對大家嚴重地說：「笑
！再笑，一會，一會打你呀！」

鞭子在空中揮舞著，指導員走了
，何玉生張羅著檢石子，大家放下鋤
頭，三鞭指點著把石子有秩序的放在
路旁，像一道短牆。

鴨子記得指導員說過：

「他喊全丟下筲裏的！」

三鞭任額額上抹一大把汗：

「見東，石子不留著鋪路面！車
子給軋進稀泥塘去嗎？」

想一想，個個點頭，何玉生不敢
答話。

「土路搗好又要下筲去檢石子，
不把脊骨累成蛇骨才怪！何玉生，你
們這些見不得上的！見了老鼠你們是
貓；見了貓你們是老鼠，有理問的君
王倒，你何不問問他看？」胡三爹得
意地說：

三鞭忿忿地，拍拍胸膛：

「不用問了，誰起就是！我跟四
個縣官南京北京都跑過來，路不修過

爲不願國魂給魔鬼帶走，
會不惜他們的軀體，
在鐵蹄下變成馬臭。

在敵騎縱橫的戰場上，
半大衛國英雄的流星墜落了，
無法去估量，

他們流了的血多高貴，
那怕相差似泰山鴻毛，
此地僅立塊紀念碑。

四萬萬五千萬顆中國人的心，
對着這塊石碑，

誰不對他以虔誠的膜拜。
殉身祖國的勇士們啊！
你們的肉軀雖死，
但崇高的精神永在。

這石碑的色彩，
似鮮血一樣的紅，
他勝過連河偉大！
勝過金字塔光采！

，走過！走得多。何玉生！指導員要
來說話，你儘管用大話駁他，駁不下的
有我一肩挑起！」

他們直着腰議論時候，又被指導員
瞥見，還不等他跑來，何玉生就被
大家催促着提高額子問：

「指導員！石子堆在一旁，還是
丟下管去？」

「當，當然！」指導員氣喘喘地跑
到，「要丟去，丟下管！上邊下邊都
一樣。」

「石子不要留著鋪路面嗎？」何玉
生鎮靜的問。

「不用你，你管，這是工程學，學
上的事！從不見像你們這樣嘈嘈蘇蘇
的，你，你們懂得工程學的高深麼？」

「懂得！」何玉生臉色有點白，聲
音還平穩，「仰光大學裏我讀過土木
工程系，編句鑿鑿路我都見過！」

「管工員，管工員，請你不要發生
意見！大家是幫國家做事，你，你知
道今天來看我們的這位官，人非富精

細！這條路那個石頭要留，那絲草要
去，從頭到尾都在他心裏，在他心裏
，路還沒有測量，他已親身踏勘了好
少次，大家，大家不要便他說話才好
！上段民夫同我處處得很好，他們常
常送我很多的禮物，我真覺得對不起
他們，……」

胡二爹忙在指導員背後搖手，表
示給何玉生：

「別說了罷，惹出大禍不好……官
官和顧！……」

指導員走後，胡二爹才像說笑又
像正經的說：

「前幾天指導員不大敢來路上，
據說怕黃土落在他底頭上；今天怕
大官粉底朝靴給石子拌腳，連自己
底頭也顧不得了！」

大夥兒又一陣笑，胡二爹自己也
樂不可支，他誇耀那年他才十一歲跟
他二叔下州開眼界，正逢州官初十
五到城隍廟進香，三聲炮炮仗的他眼
花頭暈，跟著是大廳、旗子、高脚牌

這塊「陣亡將士紀念碑」，是登記著中華有軍血脈。死難戰士底在天英靈！你們安心看著罷，看我們拚死去把這筆血賬清償。

我要和婦女戰地服務團出發

杜規

聽得二期婦女戰地服務團快要出征，我底心裏得狂跳！這是巾幗英雄解放的先聲，這是山頭女兒報國的良辰！起來！戰取自由的重担我們有半挑，別在閨房裏做小鳥！我會提槍殺敵，我不怕大砲飛機！我會飛馳救急，我不怕日寇殘酷！我要和這革新時代的姑娘，走出山國，開赴前方，沖進民族解放的戰場！

「萬民傘、一串，還有騎馬握刀的衛官，帶著魚羅帽子的吼班，仲長脖子伊伊唔唔學夜禽家，最後他說：

『今天聽到炮響，你們別慌，別亂；旗羅吼班到這裏，練呢大橋還沒過道那邊山頂呢！』

三疊便勁用鐵千斤撬著個一抱大的石頭，他沒有放過胡三爹說話：

『你瞎囉，憑我眼見的官，大大小小都沒有帶旗羅吼班的，那是戲臺上的玩意。』

『我親眼見的，三十年前。』胡三爹不能不相信他的眼睛，到如今他還能看細字紅樓夢。

『三十年的老殺子還做得種嗎？恐怕那時你小，做夢！我沒親眼見過的事不能說他實在，我聽信過評書彈三弦人的話，走進穴下才知道這個大謊！憑我見著的官，大大小小都只有槍圍繞著，官階大小就可以由槍枝多少上看出來，我跟的四個縣官，普通行走總有四個大槍，四個小槍，這

樣說你們不懂了！你們見過老總爺捉人，該罰五十塊的一個老總爺來捉，該罰八個月的三十個來，該罰三年的非一百個老總爺不成，越大越多，一定的，今天來看我們的官，八十隻槍總不能短，小槍裏有拉七、十響、二十響；大槍一律是比造七九，還少不了有兩隻手提輕機關！』

鴨子檢起石子一條一筐倒下符，心裏私下畫著一個大官的臉譜；他所見過的官就只指導員和鄉長，他以為這官如其像指導員，那麼一定更口吃得利害，口部不能常閉，一開口又像還擾人；如其像鄉長，那麼他眼睛要生在頭頂上，嘴生在下顎底，鼻子長得使人害怕！

正忙檢石子，倒石子，何玉生忽然飛跑了上來，嘴裏亂著：『來了！來了！……』

一起停了手張頭去視，甚麼也看不出來！

動中的靜

華生

夜，隨着颯颯飛快地流！

天還未明；風雨也未休。

熱擁約，人在死城中的小樓！

聽見呀，你莫在河下聽着宣傳！

出來看；蚊子像飛機一羣翻翔。

我想起了水歌山溫的第二故鄉。

——江雨，那裏奔馳着許多鉄漢！

夢，驕地破碎了！

眼兒清涼，心兒搖搖，

對着寸長的燭燭在燃燒、屏跳！

燃燒、屏跳！——塞上春光好。

且安眠罷！愛情那尚有餘溫的心。

此地用不著鉄打肝腸；用不著勇氣；

！，此地是後方。

滅熄了燭光，它誇獎我底心旣蕩。

指導員領著幾個人到了他們跟前；一個老年人，三個青年人，都穿身黃布衣服，青布鞋，指導員沿路向老年人驚惶地指東畫西說着甚麼，胡三爹低聲向何玉生問，看我們底官幾時到漢口，何玉生指指那老年人，就不是老鬍子，胡三爹看看有點失望了！

旗幟吼班連一個也不見。

上下的民夫都緩緩向他們這裏來

中，鴨子心裏暗暗發笑，還有什麼好看，來幹嗎？三蠻輕輕轉到他們背後

去，看看他們到底把槍隱蔽在那裏，

想他自己底經驗：是腰後，腰前，袖裏，或裏腰中間，只見他們滿身都沾

滿着泥土，一些痕跡看不出，指導員

竄在人叢間悄聲下命令：聽訓話！不許則聲，不許則聲！

老年人帶他們坐在一塊草地上，

他獨個兒面對大家站着；胡三爹冷心的坐在最後排；三蠻隨便坐在一羣石

匠旁邊；鴨子餘剩一些好奇心，坐到最前面，見老年人臉上長滿黃黑色的

鬍鬚，脫下圍來，頭髮已經蓋着一層初冬的薄霜，粗短的身材，是個樸實的獵戶，面容又溫厚的是個老農，緩緩地山嘴裏傳給大家一般熱意：

『我記聖着你們！開工一週了，

我才得結束上幾段的工作到這裏，你們累嗎？有許多人感染瘧毒……你們底工作做得很好！我很滿意……』

大夥兒抓得緊緊的心，軟綿綿地

放了下來，他又詢問石匠工到不夠分配，飲食有無缺乏，問這，問那，有的少數人答，有的大夥兒振奮地回答，

山谷中有時還拖回來一個歡笑的回響！他說：

『工作做得要緊些，有效率；也不能浪費，我見你們都把石子投到管下，緊接着鋪路工作，又由嘴裏拾起

石子，不太重苦你們嗎？……』

全場的眼睛轉去射到坐在左面的指導員身上，三蠻莽撞地說出來：

『就是指導員這着我們只樣做的！』

但風風雨雨，
瀟瀟，
打倒，
搖得人更加煩亂。

魯迅兩週年祭 彭桂蕊

人間是一片黑暗，陰森，
我們的敵人：日寇、哈巴狗、漢奸，
儘在馳騁縱橫！

只有你那偉大的戰士呀！
！，全人類的救星，
英勇地舉著毛槍，
爲我們弱小者呼不平，

而今，倭寇，哈巴狗，漢奸
越更縱橫馳騁！
你乘我們回去却又兩年了，
精神水在，祝禱你在天之靈！
爲刺殺加緊進攻的頑敵，
我們要接受你全部遺言，
變成無數的魯迅！

幾個年青胆大的都站起來證明屬實。

「解職！」老年人沉重地聲音，「時代不容許我們再行一著錯誤，我們是戰鬥在後方，前方有千千萬萬人正流著血！我們心上還有功名利祿？還有勢力權威？多流一滴汗，我們即是爲自己和全民族底生命加多一層保障，我也是一個工人，一個民夫，自視和大家沒有兩樣！……」

鴨子雖想欲試想把上段送禮的話說出，還是出自指導員自己的口。聽到解職的話，他有點不忍了，胡三爹竟站立起來爲指導員請求寬恕，幾時他已擠到人心心來，竹根煙斗又抽到嘴上來啣著了。講話時候都捨不得放開，煙灰被吹得落在前面坐著的一個大漢膊頭上。鴨子看著指導員抖動的嘴唇好笑，幾個督工竟被他菜色的臉所滾動，都替他保證以後服務的忠誠。經他公開悔過，老年人才允許了。過後指導員來和何玉生表示好感：

「聽說，仰光大辦很好？」

「當然很好。」

「校址在那裏，那裏？」

「洋！」何玉生假裝著點神氣，

「甚麼，麼人辦的？」

「華僑。」

三燈岔嘴過去：

「別說鬼話了，看看這些不大不小的石頭可用不？」

胡三爺不停的吸煙，鋤頭起著得格外勤。

松樹根上胡三爺磕去煙灰，伸去

問鴨子：

「吸斗煙不？鴨子！」

「不！睡了。」

「煙毒真是真呀！」

鴨子沒有回答，他想睡。眼則又

恍惚著指導員菜色的臉，抖動的嘴唇；

鄉長的三角眼，長鼻子；自己的小

銅鍋，恍惚又見鄉長因爲他家沒交清

這個月的門戶，又來拖他娘的棉被，

娘死活拉著不放，鄉長就去搶莊窩裏

血花

聲聲

美麗中華，一年來鬧遍血花；
像紫微；花團錦簇；

像晨曦；熱氣沸騰；
像落霞；萬道流紗；

多麼燦爛啊，多麼神聖，多麼偉大！

這血花：

它開在中華民族底每一塊土地；

它開在中華民族之每一個兒女心裏；

開在海口、寶山，

那浩然正氣光芒萬丈；

開在台莊、臨沂，

那光榮戰績千古馨香；

有的從後方老媽媽揣胸脯口迸發；

有的從別錢數十領上噴酒。

然而那鮮紅的血啊，無一滴不來自

日本軍閥之掃射、轟炸、屠殺！

這這盤血海版我們已烙印在心窩，

我們已咬緊了暴怒的門牙；

可是我們決不懼怕！

翻開革命史冊來罷；

在美利加、在露西亞、

在法蘭西、在土耳其、在西班牙，

解放的民族，自由的國家，

那一個不開過血花？

我們已深深認識罷；

唯有血的洪流才可以洗去

五三、五九、九、八、

唯有血的奮鬥才能夠生產

七七、八一三、一九三八；

我們誓用四萬萬顆頭顱作肥料，

四萬萬條軀體作泥巴，培養這珠

血的種子，使它發芽抽枝結果開花，

在世界革命史中建立了一座

高聳雲霄的金字塔

全中華的兒女呀！

揮出鐵的拳頭，點起紅色的火把，

站起來罷！站起來罷！起來

栽培這血花，灌溉這血花；

讓這朵解放的血花，自由的血花，

永遠像紫微、像烈日、像紅霞，

照耀中華！照耀天下！

抱著小雞的黃母雞。鴨子氣極，逼著跑去抱著雞長成腰，右手握起拳向雞長底嘶聲喊！雞長放了母雞，抱往鴨子底脚，鴨子兩脚拌成一擰，擰壞了。知道自己是抱著三隻成一隻火腿，右拳還摸糊想認下去：自己底一隻火腿也被二腳挾在脅下，一動動不得！

三蠻忙慌慌地說：

『鴨子！鴨子！怎麼亂登亂打？』

『醒來，醒來！』

胡二爹迷迷糊糊見野狼來追趕鴨子，他翻起身來跟著喊：

『打狼！打狼！……』

鴨子沒有則聲，三蠻底脚在他嘴邊臭得透不過氣，頭頂得要炸裂，不想睡了，他輕輕爬出棚來。

天空像一灰藍綢緞的幔幕，星月如水晶，雲霧去堆在遠山中間，遍地洒滿雪樣的白光，鴨子迎着冷冷的山風喘了一口氣，全身覺得輕輕異常，

三蠻担心地喊他：

『鴨子！受了涼不是好耍的。躺一躺罷！來看我們的官不是同我們約好，明早要開始趕達哈諾夫連勤。身體不行工作得很好嗎……』

今年的雙十

艾而

國步臨到了更艱難之階段，航戰形勢顯然使我們居於失利方面，本來是秋高氣爽，晚間皓月當空的節分，偏偏地，好漢大時也與我們艱苦之國運相共鳴，淒風苦雨中途來我們這國慶紀念。

不過，我們並不感傷，我們並不失望，嚴重之際掩下我們是揮灑起熱烈的眼淚了，這淚是寶貴的，它不是向社中暗流，而是向人而揮灑！強而有力地揮灑，它滴落着我們民族解放要求之仇恨情緒，我們民族將以是而振奮起來，以爭取抗戰最後之勝利。

因厄而來幾絕不致滅亡，能從厄而振奮而興起，倒是成功的先聲，中華民族是不甘墮落之民族，在暫時之戰事失利中，我們加以最大苦痛的犧牲去消耗敵人底實力，到了相當時節，我們再以更有力的勇敢將敵人趕出國門去。

今年我們算是在熱淚揮灑中，在悲喜交煎中，忍痛慶祝我們民族生辰——雙十。

(接第十四頁) 強詞純潔在音樂裏再生了，可是聾耳死了，我們深深地哀悼，革命的歌手聾耳！從前太丟土用七弦琴指揮勢已潰軍隊，打敗了外來之強敵，挽救了垂危之國運，在帝國主義炮口下之中國，正需要鼓舞萬眾的音樂，聽罷！「大家起來，扭負起天下之興亡」，「十年國土」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鋼鐵似地堅強，玻璃似地明澈，在我耳中響著，可是那長眠了，我們深深地哀悼國防音樂前哨的聾耳，代表封建勢力之國劇和國樂，深深地盤據在人心，代表崩潰中之階層的淫靡音樂，更風行到每個城鎮，他從中國人心中把亡國的聲音掃除，來，聽罷！大家莫欺行路難，歇息，無用！無用！「把我們底血肉，築成新的長城！」「冒着敵人的炮火，進！進！進！」「雄健的響聲，在我們耳中響著，可是他已死了！我們深深地哀悼，劃時代的音樂家！聾耳。

「雪萊青燐死於歌歌，聾耳！今溺死於東流，同是民衆之天才，讓我輩在天注同吊！」「判決者！

安息罷，你英勇的靈魂，魂兒是你故鄉，像貝多芬所說：「我這故鄉，看見了日光的美麗疆土，覺得和我離開他時一樣，永遠美麗，永遠光明。」是的，在你前進途中，我們希望實現一個美麗和光明的疆土。

編後記

本刊創刊號出版後，除在本埠出售外，並分寄昆明緬甸暹羅星加坡，不幾天通通賣完了，還接二三地收到很多函購書信，以區區之努力能得如是之效果，真出乎吾人意料以外，但創刊號上顯然有着它的缺點，至少，不夠濃厚，因而售價稍高，與戰時刊物的條件不合，即為不可避免之缺點，故從第二期起，我們將它改成了這個式樣。

至刊行之態度，仍不改創刊號內所宣佈之主張，第一，研究邊地問題，第二，喚起邊民之抗戰意識，以盡戰時文化之義務。

本期收到之稿件，屬於邊地問題者還有好幾篇，因為篇幅所限，只得留在第二期登載，以後我們要按月出版一冊，絕不逾期。

末了，我要對各執筆者好友深深地表示謝意。

悼一海的歌手——邵冠祥

徐嘉瑞

「白河！你洗不淨我們詩人底血，你更洗不淨我們同胞底血！」

他——邵冠祥——生活過了，戰鬪過了，呼號過了，在天律，在敵人底刀下死了！用血寫下來底詩卷——風沙夜和白河——是遺留給他底同胞底弟兄們最偉大之贈品，他底血，不是白流了的，中華民族，在這血泊中生長起來了！

他情魯迅先生說：「是的，我們管自己底生活，然而這底文化戰士，對於死的堅硬，生的掙扎，却永遠地存在我們底記憶裏。」

現在他已經犧牲在敵人之屠刀下面，這位詩壇的青年戰士，對於死的堅硬，生的掙扎，也永遠地生存在我們底記憶裏。

自九一八戰後，在我國底國土裏起了一個劃時代的變革，隨著敵人之加緊進攻，侵略與搶奪，全民族救亡之聯合戰線，已經廣泛地展開，在文學之戰野上已經樹起國防文學之指標（中國詩歌作者協會宣言），國防詩歌的口號也

提出了，時代的號手，英雄的兵丁，暴風雨中的海燕，整齊了他們的步調，向前邁進，他們寫反叛的歌手，他們寫怒吼的洪流，他們寫鐵蹄下慘痛的呼聲，他們寫炮烟中的大難抗爭，在這暴風雨中飛掠過去的一隻海燕，被白波吞沒了的，即是我們的詩人邵冠祥。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華北是籠罩在重重陰雲重重重壓下面，他底風沙夜和白河都先後出版了，他的白河一詩是寫白河如飛地狂流，挾着泥沙奔跑，多少傷痕坎在他——白河——的周身，多少鮮紅的血，流在他底腰懷，他不顧地波動，奔流，等著機候，將有萬丈的泛濫，（用原詩語）現在，果然，不僅是白河，連長江黃河，都湧起萬丈的泛濫了，預言者的詩人，微笑地轉臉著罷。

他有一個信心永恆向光明飛奔，不怕目前之危難為自由戰爭（信心），他說：「我們不要圖安詳的好夢，快荷起槍刀，爭取生存」。（信心）在號聲裏他說：「今天我們要拋棄往日美好的夢，幾十年之益黎濟濟在睡中，抖一抖極身之力量，掀一下散亂的髮，在這樣寒涼之夜裏，我們英

定誰披起了征衣，哪！這是我們底槍枝，悲壯地號聲高漲在夜裏之號聲）這真是大時代的旋律，抗戰的前奏，這樣宏壯的聲音，明朗的句子，在他底詩中，找不到頹廢浪漫的句子，而只是看見和聽見黑的手，（黑的手）多少隻手忿怒的吼聲，（拓荒石）多少無辜而死之奴隸底死屍（白河）呻吟，咆哮、殘酷、兇殺，（白河）通紅的火把（信心）在九月夜裏，松花江傍，一隊一隊血變成溪流，屍首堆積如山的英雄底呼號。（我記得）他，一個力的詩人，真不愧是一個抗戰的前哨！

這兩部詩集，代表了他生活上之兩個時代：第一期作品帶有憂鬱的情調，如鐵鷹所說的：「因為那時他有著時代所給予他憂鬱的心情，但那個是頹廢的呻吟，他是常常想把積壓着的憂悶化成無數枝槍桿去擊敵人的」（敵人屠刀下之邵冠群）第二期就已經向著救亡陣線上邁進了。時代不容你分辯，真理是一條鐵線，我們只有一顆信心，為光明為自由而戰爭（信心）。

不過用這樣的時期來判定邵冠群底創作，是不夠的，他年輕，他勇敢，他剛進，他一分一秒鐘在變革，在大時代下創造他自己，他說：「我寫詩已經五年了，發表却是近三年之事，細細考察一下，我底詩的確每年在轉變中，這是有相當原因的，我底生活情形一年有一年自己的方式，我

經過的事務，一年不地增多，我底思想也漸漸地在轉變，因此，我寫的詩也隨之而變了！」關於「風沙夜」不幸的是他在戰鬥的中途，死在敵人手裏，假如他繼續生活戰鬥下去，他底成就是不能限量的。

他在萬惡之環境下面，出版詩刊，組織詩社，帶北抗戰詩歌的新啓蒙運動，在他的努力下而擴大開來，他底詩歌理論，是前進的，正確的，他在「我對於國防詩歌的一點意見」裏說：「過去的許多詩歌，大多是談諧，愛戀，世紀病的苦吟……；恐怖的風雨使我們在昏迷的夢境清醒了，我們需要的是，一股力量，怎樣去為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民族和大衆而呼喚而鬪爭……；以我們歌唱的力量，鼓舞起抗戰的熱情」。這是一種堅強的，嶄新的，國防詩歌的理論。

詩歌是民族生命之威名，也是集合進軍之號筒，歌聲所到的地方，救亡的種子便在那裏札下了根。（詩歌的新啓蒙運動）孟英，哀勃，我們底海濱歌手邵冠群自己說：「有些人說我是海的歌手，原因是大概爲着我常常寫海。」他雖然死了，他底歌聲永在，聽罷，海的聲音是中國怒吼的聲音，中國的新詩人們，吶喊，吶喊，吶喊，直到把最後的一個侵略者趕出我們底大門去。

送 郎 出 征

彭桂琴

去罷， 英勇地去罷！ 我親愛的， 親愛的郎！ ○ ○ ○ 我不是 鐵石心肝， 鐵石心肝， 不知道 兒女情長； 我原是 年青姑娘， 年青姑娘， 正需要 郎君陪伴！ 可是呀，	祖國希望你， 希望你； 上前方， 上前方， 去殺敵， 去抗戰， 去救民族， 去保家邦！ 我不該 貪戀着你， 貪戀着你， 使你英雄氣短！ ○ ○ ○ 去罷， 英勇地去罷！ 我親愛的，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 ○ ○ 日本豺狼， 他得寸進尺， 得尺進丈， 去殺敵， 去抗戰， 去救民族， 去保家邦！ 他併我朝鮮， 吞我台灣， 搶我東北， 奪我瀋陽， 奪我平津， 竊我晉皖； 他燒我房屋， 毀我學堂， 炸我都市， 擄我村莊，	淫我姊妹， 殺我爹娘， 破壞我主權， 蹂躪我河山， 侵犯我領空， 封鎖我海岸！ 暖約約， 說不完， 說不完， 說不完， 我悲耶啊， 你是男兒漢， 還不整髮冲冠， 還不高萬丈？ 你應該 硬起頭顱， 挺出胸膛， 拾起槍，
------------------------------------------------------------------------------------------------------------------------------------	--------------------------------------------------------------------------------------------------------------------------------------------------	--------------------------------------------------------------------------------------------------------------------------------------------------------------------------	-----------------------------------------------------------------------------------------------------------------------------------------------------------------

論聰明君子

艾而

在抗戰工作最緊張的今日，我們公然能從某種青年或非青年口中聽到一些議論，他們在說：時局到了這般境地，弄得我們底生活不能安穩，要想活動又苦無路子可走，而且 樣的時代，說起來也太滿危險，故不如先退存秩序安定點の後方休息幾年，藉此可以多讀幾本書，多研究點學問，到戰事平息，又再打主意出去做事罷。

不能不算是明智保身的聰明理論，我們很遠很遠的老祖宗就編排好而一代一代傳留給我們之聰明而做人辦法。這幾千年的長時期中教化成功之「恕道」和「中道」，將我們底老少同胞大都鍊成這一套精神先生們所特

暴風雨！

冲鋒殺上，

向也裏這血戰，

還血戰！

去罷！

英勇地去罷！

我親愛的，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你不要顧念家鄉！

堂上的爹媽，

我奉養！

膝下的兒女，

我教管！

家裏的用品，

我會設法！

田裏的谷稻，

我會生產！

你儘管放開大步，

直衝勇往！

走過武漢，

走過河南，

走上富陽，

走上濟南，

走遍台兒莊，

走遍平型關，

冲到長白山頭，

冲到呼蘭河畔，

冲到東京，

冲到大阪，

把吃人的暴池，

一圓，兩個……

一雙，兩雙……

一列車，兩列車……

一師團，兩師團……

殺個精光！

殺個精光！

去罷！

去罷！

去罷！

去罷！

去罷！

去罷！

去罷！

去罷！

去罷！

去罷！

去罷！

我親愛的，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親愛的郎！

增強你，

把敵人的力量，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殺破的！

有的「張良風度」，只是能風涼時就風涼，能偷懶時就偷懶，能縮頭時且縮頭。肯肯讓敵人騎在自己脖子上撒溺，還手的事太危險則絕對不幹；執干戈以衛社稷，拿在嘴上談談，倒也顯見得自己非不英雄，到成功實際，要性命過賬，則儘可讓別人去冒冒那樣的險；自己呢？高蹈其行，顧天知命，豈能說是不十足的聰明，可惜的是：竟忘却了他那身子是附寄在甚麼坩堝的啊！

敵人是一步一步地緊迫著來，我們底聰明君子則一步一步地逃讓退後，他逃退到安靜地帶去等待著太平時代的到臨，他在明心養性，甚麼事都不管，必須一直等到民族滅亡，祇留著他在維持著中和正氣，乖乖地做個亡國國民，然後翻開書本，笑連聲身

嗚呼！民族之不危也，豈非天乎

一九三八秋

于瀾澄江畔

行路築

輔俊李

鐵細公路，限期完成，民工日夜工作於盤
 烟瘴雨中，死亡甚衆，發爲長歌，用資激勸，
 而寄太息云。

伊誰漫將大鎗鑄，禦賊堂與倡築路？未雨綢繆不
 之圖，瞻念前途多凜懼！蹄迹縱橫塞外天，其肯泣
 簽自相煎；元氣竭傷國力損，師旅殘傳剩幾年！蓋
 竊不思固吾國，誰離盡撤牢何補？滿國警報倉皇來，
 將軍猶抱阿嬌舞！羽檄交馳看兵符，淞滬抗戰復難
 站；偷安妙計匡危局，協定全憑一紙書。南粵政府
 方閉幕，西安事變奈歸何；一波未平一波掀，飄搖風
 雨嗟國步！八方輸誠抗強隣，融融洩洩萬象春；方
 冀復興從此始，誰知華北滿旌！積慮處心謀一逞，
 國聯盟約如查辭；回首燕京不堪處，鐵馬金戈任馳
 騁！蘆溝砲聲震地來，天半樓檣掃不開；平津文物
 委塵土，秋風瑟瑟黃角哀。高飛鐵鳥蔽空飛，電掣
 風馳何疾！驚蟄天動地雷聲，斷九顏垣相向泣！
 獸艦橫冲入瀋滬，凡百建設付烟塵；一朝報道江陰失，
 妖氛遮覆石函城。抗戰建國吾人舉，三戶亡秦此
 物志；果然多難易興邦，會見扶桑同飲至。國家富
 強特交通，列在存亡危急中？西運駁路接鄰境，突破
 天險賴人功！滇南版圖移往古，唐鐵柱宋採椽；
 而今重地屬後方，其亡苞桑東依輔。滇緬國道何遙

邇，雲山萬疊多險巖；愁猿瘴馬嘶荆棘，接鳥盡羣奔
 驚時。路江波浪掀天急，高黎買山千切玉；猿猴健
 勇不可探，窮幽絕險飄飄雲。北轅南顧慮計周，舍
 易就難計至輸；最是測量工作好，茫茫千里費辛勤，
 築路派工忙調遣，萬戶千門誰幸免？家無壯丁強捐
 輸，勞民苛羨太平犬。官府徵征築路捐，四極疾苦
 並顛連，哀此十道躬難告，窮死徒嬰奈何天！臘
 聲聲催歲月，茫茫大地無安宅，一年好景亂中過，萬
 斛愁思度除夕。椒花柏酒催新春，隣舍相約上征
 ；風發日見長河色，露宿夜聞啼馬聲。寒糲民工十
 數萬，荷鋤擔箕如此歌；溥蒼長征瘴癘鄉，胼手胝足
 敢云倦？揮汗如雨喘爲牛，勞勞終日暮未休；偷閒
 莫話家常事，恐却鄉思作楚囚。天公不做人間美，
 綿綿雨漲山溪水；坐守沿途將竣工，一篑功虧復傾圮
 ，氣盡刀竭土方以，驗收挑剔無端生；蠻整填平百
 事途，由來阿堵易通神。鋪石工程至艱巨，萬人汗
 血膏脊土；羊腸險徑化康莊，車水馬龍亦決舉。石
 破天驚猝難防，斷頭折足情慘傷；風雨侵蝕烟燒染，
 深閭突斷九回腸！黑塞青林魂魄失，孤雛寡母心俱
 碎；戰軍軍前爭犧牲，應有英靈來相慰！腥風血雨
 說南京，江南北北戰雲橫；天旋地轉禍安泰，乘車又
 非築路人！吁嗟乎！乘車又非築路人！

雲南省立騰越簡易師範學校升旗訓話第一輯

李生莊講

本校奉到雲南省教育廳訓令，飭遵照部頒國立中學規章，在精神訓練一項下，每晨舉行升旗典禮，禮畢訓話，當經本校總務會議議決，每週分由李校長生莊、謝主任少青、周主任禾書担任此項訓話，因此事之意義重大，各訓話人不欲敷衍了事，特準備將訓話之內容充實，使學生能多獲效益，乃決定將訓話輯為專書，付之鉛版，發給學生，定名騰越簡師升旗訓話輯，計分三輯：第一輯為李校長生莊講；第二輯為謝主任少青講；第三輯為周主任禾書講。又每次訓話時間最多不過二十分鐘，故每講記數字數不過千餘字，此為實際情形所限，莫可如何，用特聲明，茲先將其一部刊印於此，亦文化工作努力中之一表現也。

簡師編輯室附記

第一講 二十七年九月十二日

今天乃是舉行升旗訓話的第一天，這樣的訓話既經成了規定，則，有事固要說，無事豈是一樣地要說；為要使我們底說話內容能多充分些，我們計劃提出若干對於人生（尤其是青年）修養有益的問題來，系統地將它們講了出來

，使大家能從這裏得到一些比上正課更為有益之智識，這樣的從事在我是覺得非常之有意義的，不過每次所講之時間很短，所以對於某一問題便不能怎樣詳細地去說，好在這裏的訓話是有持續性的，第一次講不完，第二次再講，乃至於第三次第四次，總要設法利用短少之時間而說出價值較高的話。

人生必然是在不斷地奮鬥中的，尤其是青年人，猶如春天剛才茁長起來的草木，要能夠欣欣向榮，不墜地向發展，向上生長，才對。子弟在某種社會條件下是一個好聽的名詞，但若做子弟的個個是太過地「乖」了，那就顯明着這子弟之為沒有出息；原因是太乖的人沒有反抗性，一個人到沒有反抗性，他底生活正猶若只本能地知道「喫了睡，睡了喫」那樣蠢然無所用心的癩豬；或者說得高貴點罷，那也可以將他比做哥兒小姐手中底「巴兒狗」「銀花貓」。生活於主人底愛寵中，讓畜生底享受是舒適的；可是，這算得個甚麼東西呢。人生之有意味和價值，不在於「得睡著穿」與「得睡著喫」；像人間之幸福底畜生有如公子哥兒之類的人物，自我看來是一些最無價值與最無人氣之寄生東西。人是活東西，應該向着「活」的路上走，要能從

自己之努力裏不斷地去創造出若干新境界，使自己底生活經驗比天地豐富，生活內容比天地充實，這才算是盡了人生的任務，也就算是得了人生的快樂；反了過來，倘若一味地睡著享福，這不正如等著死之來臨，這不叫做『生』，乃是叫做『死』，真正地死去，讓靈魂成了僵硬，那也罷了，可是他又能動嘴消耗世間底食物，所以，適當的名詞，只得叫他做『活屍』。人到做了活屍，試問，還能有點人氣息嗎？

所以，做一個人是不容易的事情，而能創造此生活之高貴的價值者，更不是件輕鬆的工作，人生意義是要人自己來創造的，不爬到山頂不足以壯觀覽之樂，而爬山就不是件輕鬆的事；意大利詩人但丁底樂園是要經過煉獄那艱苦之階段的。所以，假如人開而有樂園的話，這樂園是由若干之苦鬥中創造而成，絕不是睡在床上眼睛閉了起來後之恍惚的夢境。

諸生是師範生，師範生與中學生處境根本不同，中學生底家庭有十之九是過得下去的，而入師範的學生大致是寒酸人家的子弟，故師範生底前途應該要完全由他自己創造和開闢，如果自己不能立志刻苦做人，一就無靠自己阻住了自己底前途，自己埋葬了自己底未來，可說是非常地危險。再說呢，古來多少建功立業之偉人，雖然是生來就會偉大，使他成爲偉大者乃是他那刻苦奮進之創造精神，

越足創造偉大事業之人則其出身越寒微，這樣的例子是數也數不清的。今天是我第一次舉行升旗訓話，我也就將今天的訓話看作一部書開宗明義第一章的綱領，我今天贈給你們的一個名詞就是『刻苦』，要你們永遠記好，永遠將它來身體力行！

第一講 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上次贈給你們的一個名詞說記得嗎？（學生齊聲答：記得的，是『刻苦』。）是！不錯，是『刻苦』。不過，這一類屬於道德性質的名詞，嘴上說着很容易，得一轉到實行上去就常常走不過，你們嘴上說說『刻苦』，行爲上也能『刻苦』嗎？（學生齊聲答：能！）這不是課室中對小學生作學科的文問答，隨便答了就算了事；這裏是精神訓練，所以我在這裏並不要你們答得圓滿，而是要你們『做得圓滿』，這裏是行『重於知』，要將你們所能『知』的在『行』上取得了實際才行；明白這話的意義嗎？（學生齊聲答：明白！）那麼，我還得再重複地問你們一句：能實行嗎？（學生齊聲答：能！）是的！我知道你們『能』！因爲已有了的事實曾經擺在眼前，這是瞞不得人的。我們底學校是窮學校，你們大家也都是窮學生，大家窮在一塊兒，要『不刻苦』也沒有辦法，每當課餘之時，你們中的好些人都在井旁自己洗衣服，已可算是實行了最低限度的刻苦。還有呢，你

們每月領得數兩四元新幣，這四元錢裏面，伙食費也是他，書籍費也是他，你們又拼不起多少錢，沒有辦法，只得盡做釘釘，竭力緊縮，使你們在食堂上幾天不見得一見肉面，還就飲食一項言你們的確已極困苦，所以你們說你們能苦我是相信的。

不過，話說回另一方面去，苦之對方乃是樂，人生單單有苦並不成為人生，要使人生活有趣，要使人不致於厭棄世間，便須有所以調濟此人生之條件存在，那就是樂；所以，就整個人生說，苦與樂並不得偏廢；學例如墨子之道，那就是一味苦行；在當時有很多人因受他個人之偉大精神所感召，也跟了他去做苦行工夫，可是，那樣佈苦行終不是常人所能受得了的，故其道不能長久。致於其他許多宗教，雖都是叫人苦行，但其創教者就非常聰明；他叫人此生修行喫苦，而遠遠地安下一個空中樓台式之樂園與天堂，使信教者會覺得當下的生活雖苦却可用『未來快樂之行將獲得』這一點去安慰其當下沈悶而苦痛著的心靈；這雖是不可必得之幻境，而這幻境正是苦悶的人生之一種最好的調濟與慰藉，也就是『樂』之形而上游寫真。

真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去信仰宗教，我是在說明生之又一方面的價值。人生是刻苦以外還有所謂快樂一個東西，要我們體認，要我們把握。又『裏所說，也還不是關於『目的』或『希望』，深遠如宗教之幻想境并不可捉摸的東西

；我只說『當下』，即『當下的苦』和『當下的樂』。你們是學生，還不宜談太過深之學問，只合講點『當下』即得『容易』實行之事件。那麼，我要告訴你們的是：刻苦是應該，但十載寒窗，將身體苦成一塊乾柴，立著八字腳走路，板著面孔裝正經，那也倒不必。精神訓練不是使你心靈沉滯，行為呆板、規規矩矩裝死人，而是要使你精神發揚踴躍的。所以，在可能範圍內，我們應該多多地遊戲，多多地笑，多多地談，多多地跳，多多地跑；青年人是活潑的，好動的，故青年人此行動應該是靈活的，心靈應該是愉快的，精神應該是充滿著前進之愉悅的。

第二講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青年人和老年人是截然不同典型之兩集團人，此兩集團人不僅生活習慣有著顯著地差異，思想興趣也是各人走在一個方向完全相反之兩尖端內：青年人行將啓苞之玫瑰，前途正大有希望能開展出無限之燦爛與光明；老年人則是花瓣已落僅留著花蒂兀然在秋風中佇立著的空枝，前途已經絕望，滿身帶著出若于過去所生之劍痛、纏要追悔也追悔不來、完全沒有辦法根治、已經結成了惱人的硬繭之若干疤痕。老年人底眼光是兀立著一塚塚也許正發出幻滅之光而使人意興頹喪的荒墳，他們底前途就是墳墳墓之天比天地接近；青年人則不像老年人那樣衰頹，他們底前

途是廣漠的曠野，這曠野也許充滿著窮人的荆棘與飢餓的豺狼會阻住吾人去路，可是遼遠的視線盡頭處終存在著一個能得到的快樂美滿之境地，斬荆開棘，格殺豺狼，為生內所程中之第一重要工作，此一工作，就是我們在第一講活過說的「痛苦」。

青年人和老年人不僅對於人生看法上不同，就是做人的態度也完全是兩樣的，老年人閱歷過深，往事之若干教訓會使他深刻地認識人世之陰森和冷酷，於是他在一言一動之微中都表示出持重考慮的態度來，而對甚麼事也都是苟安隨便的；這又是老年人和青年人大大不同的一點；青年人一鼓作氣，邁往直前，凡事要做就做，並不去問結果會得些甚麼。這在老年人看了也許會說年輕人冒失，但世界上多帶少的事業都是從這冒失之精神創造而來，青年人底冒失正是青年人底長處，開闢地上底樂園者正是此類冒而失之的青年。因為青年是不欲苟安於此當前的沉悶局面；他底希望在於未來，他所希望的是未來之快樂，對於這，他總在想身要打破此窒人欲死之當前局面，因此，他即欲不冒失亦不可能，他要革命、要破壞、要去炸彈；目的是在想創造人底樂園，發現未來光明。

根據以上說明，我對於你們的希望，有如下之數點：
第一，要充分發展青年本色之活潑性；你們中如有天才的，只管儘量地去發展，能音樂者儘量練習音樂，能運動者

儘量從事運動，能講演者儘量學習講演、能繪畫、能演劇、乃至於好文藝者都任隨你們自己底喜好，自己底興趣，儘量地發展，學校對於能使你們個性活潑之你們底一切行動不惟不禁止，還要激進着你們和幫助着你們去發展的。
第二，要發掘進取奮鬥之精神，剷否地、不畏艱地、勇敢地去掃除一切世間障礙，實現有利於人羣生活之崇高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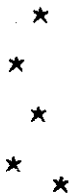
；這是必要的；我們希望社會能夠改進，希望世界能夠和平、希望人類能夠平等，希望地上變成天堂，全都可以做得到，而能從事去實現此未來之理想的拓荒者，惟有青年；青年在此處所擔負之責任非常重大，所以，我希望凡是青年都能去盡此種必然之責任，而切實地去發揮其吃苦做事之創造精神。
第三，要能清楚地認識客觀事實，判辨出甚麼制度是不合理，並能實際體認不良制度下所受之痛苦，根據合法要求，對不合理之壓迫實行反抗；反抗之另一名稱可以稱作革命，革命不是可怕的东西，可怕的是藉革命之名而實行搗亂之實者，那才是非常地危險。在青年人，能反抗與革命最好，但反抗與革命一定要合理的根據，然則，破壞是無所謂的，人羣之改善與世界之和平都須先經過所謂「破壞」這一階段後才能達到圓滿之目的。因此，我希望你們，在不違背合理之規定下，在遵守某一集團所定之綱領下，你們底行動，你們底精神，應該是不屈服的，應該是反抗的，應該是革命的。

(接第八頁)側進去，一連七層，一層比一層升高，許多金子輝煌，鳳額掛滿在門頭上，深遠宏闊，古帝王的金鑾寶殿，驟然浮躍在我底心頭，小土司官深居在最後一層，四壁都掛著些大空直幅、時鐘、日報之類；儼然是個官場，外客去訪，可以坐談，若是他們底屬員遇見，叩了見面頭後還只得蹲著呢！據說他們境內一個會到省留學的漢民，最近由順甯委下茶當戶藉登記主任，進署去不照規定行禮，就坐在藤凳上去，硬被著吳市人把藤凳抽了使他栽倒在地下，其封建的程度由坐位的小卑上都可以窺視得出來。

至其政治機構，那更不是內地的人想像得著，名譽上，耿馬是自來屬順甯的，推行自治後，並由順甯劃其地為五六兩區，委任太爺為區長，但實際，順甯並沒有抓著什麼，一切設施仍然是行司的老章程，他們底老章程是這樣的：土司官為最高首領，下面有長太爺一員，總管一切事務，就像是內閣總理，屬官通通為太爺，封土地，四處宣道，八大宣道，都是分屬下地，駐城坐食的；在各宣道統領下設外郎，又有管武事的大監及管文事的團官，最下還有各號伙頭白皮之類。百姓除擔負各色入等的經常賦稅，夫役攤派外，還要繳納官家底正帑及臨時派款，他們也修路，所修汽車路已北達猛撒南達孟定，也辦團，而且兵額百餘，好槍好子，但無一不以增進官家的享樂及保存官家的實力為重心；也辦教育，而且校數達二十以上，也填積谷，而且積至總數數十萬石，但無一不是為追于公令，不得不勉強應付。至年收的戶捐二三萬元，各種官肉衙捐等雜稅數千元，收入支出都是全由官家隨意安排，並沒有什麼常例或成規。

這本絲毫不足怪異的，因為土司地方，一切山水草木都是官家出私有的，百姓不過是代為放牛放馬的奴僕而已，不過一切要由官家支配，甚至身體生命都是掌握在官家手裏的，民間有俊俏的女子，被貴族階級或統轄子弟垂青時，也只有俯首聽由擺佈，擺佈後經原配責罵責備大發醋意時，又只好忍痛梳髮，男女心事如此，別的一切社會事件是甚麼情形，自然可以類推了。

耿馬開闢于明朝，罕姓，擺夷，封職宣撫司，今已二十多代；但全境一萬餘戶四萬餘口的居民中，擺夷只占十分之三三，大多數都是漢人，密聚于南汀河內外，區域遼寬在雙新堂之上，地居順甯、雲縣、緬甯、雙江、澧源、孟定、英屬叻果、鎮康等八縣局中間，物產稻米鴉片茶棉鐵鉛錫等都很豐富，實在是極有前途的一塊地方呢！



投稿簡則

本刊係學術文化刊物，其性質為普遍的、公開的，非某一集團人所獨有，故歡迎各界投稿。

本刊酌分短評、專著、邊地問題研究、文藝各欄，短評為對於時事之批評；專著包括教育、文化、政治、經濟各門；邊地問題研究之工作有二：一為實際情形之調查，二為邊地問題之建設的理論；文藝欄則登載富有抗戰情緒，或描寫與邊地問題有關之作品。

來稿之文字體裁，不拘新舊，以說理暢達，富有生命刺激，而不悖於時代精神，並能適應抗戰需要為主，但編者對於來稿有取舍刪改之權。如何署名，由作者自定，但須將其姓名及住址告知，以便接洽。來稿登載後，酌酬本刊若干册。

新刊介紹

一 戰歌
二 新動向
三 戰時知識

發行者雲南救亡詩歌社
每册定價國幣一角
發行者雲南日報館
每册定價國幣八分
發行者昆明戰時知識社
每册定價國幣一角

介紹騰越日報

為邊地唯一之日報
消息靈通言論正確
篇幅雖小材料充實
適應後方抗戰需要
社址雲南騰越簡師

晨 報 月 刊

本期刊售 價 國幣一角 比幣一角 安

編輯者 李生莊
發行所 雲南省立華越簡師
印刷者 騰衝華光印社

分 售 處

雲南省立華越簡師
騰衝華光印社
騰衝新文化書局
時代商店
和順廣善館
仰光鼎泰書局
中華商務總會
暹羅中華商務總會
星加坡 各大書店
昆明 生活書店
北新書局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晨

第

三

期

保衛中華（封面木刻）
 從四圍力量運動之將來及當前任務（續）
 納一個非思想家也該知道的陳腐問題
 那裏是商民生活狀況和啼的陳腐問題
 邊疆遊記
 漢中雜感（續匈奴歌）
 朱新問題
 飛將軍防地
 到過民族
 用血寫滿這篇偉大的史詩
 八百壯士

海門歸
天
地
著

李王振徐女呂竹庵獻彭鯉朱趙周
 俊自嘉生主岸桂寶禾生
 輔新聲瑞英瑀譯八譯夢生昌岸
 生莊載



版出月二十年七廿國民華中

倭寇擾我後方陰謀及我之對策

李生莊

日來邊地盛傳有日本間諜五人從緬甸向滇境而來，並道說是已到了宛町河邊，某有心人見其行跡可疑，跟蹤而往，突然不知其去向。邊地謠言也常有沒來由的，杯弓蛇影，妄起猜疑，因之，凡非我所親見者，總不敢十分相信其為有，但也不敢就說其為不有。說是有日本間諜已來到了邊地，而且還說是突然不見了，這話中的事件不是來得太過突兀嗎？可是，事實上，也很有這樣的可能。

滇緬公路是修通了；一向就被人呼作『萬里雲南』，同時也被人看作『蠻荒』的西南邊陲，由於受了日本侵略戰的恩惠，甚麼團、甚麼長、甚麼委員之類的團體和人物，衣蓋相續，接二趕三地都來光顧。平靜的邊地已經不平靜，蠻荒的區域也漸漸熱鬧了起來，戰爭將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產品陸續送進了古老的山國；於是，雲南不是昔日之雲南，蠻煙瘴雨之芒市在人們望口中成了一個漸漸新習的地名。當此全國海口已完全失陷於敵手的時候，我們底出國路線，所剩的只有滇緬這一條，因而即使是蠻荒的邊遠區域，在目前已成爲抗戰運輸上之一重要交通綫，這心會招

致日本間諜前來刺探情形，當然不是甚麼奇怪的事。

日本欲囊括東亞，所謂從事於明治遺產的實現，其處心積慮以赴此目的者，可說是無孔不入。暹羅政變以後，無疑地，透夾在英法兩勢力間的齊腰土地，其利益已從英法手中轉移到日本手中。日本之必於爭取日暹親善之上游者，其作用爲：第一，直接威脅法屬之安南與英屬之緬甸；第二，間接控制雲南，準備着中日戰爭如果發生時，以此爲根據地而牽制中國底後方。暹羅政變以後，爲甚麼他們政府對華僑特別虐待？又自去年中日戰事發生後，爲甚麼英國就準備着在南瀾夷山洞已修築飛機場？個中緣由，不難推想而知。緬構成暹羅這一個國家的人民成份，之二是暹羅人，三份之一是華僑，而那所謂三份之二者有一半又是華僑混舍種。他們底經濟是由華僑力量支撐着，他們底文化是從中國遺裏學去，如今他們竟來排斥華僑，虐待華僑，雖說數典忘祖，我們倒也不怪他們之爲無惡不誼，我們知道他們背後有人任作弄，有人在主使；必須華暹交惡，鷓蚌相爭之局面始成，而第三者之所謂東亞強盜

也才有收取漁人利益的機會。

日本之來進攻中華，日本之欲併吞東亞，其野心、其企圖、其陰謀，不自今日始，亦非僅取單方面之活動方式；他在日光四射，耳聽八方的。他在東亞之活動區域，豈僅在爭取日寇親善與進攻中國這兩點；呂宋、緬甸、印度，都有著他們某一方面之活動勢力。日貨傾銷到緬甸和印度，並不為緬甸之最高關稅率而限制或減少其輸入數，這即在英國也感到無法對付的，在嚴重時遠東局勢下，英國對我們總算能同情。最近英商務大臣史丹萊在下院發表的出口擔保法，對中國——尤其是中國西南部建設已明白表示貸款幫助，這無疑予日本之對華侵略以一嚴重之打擊。在這以前，日本是早已注意及此的，因之他對緬甸用盡心力地在總絡，他用反間計，不惟要離間華緬人的情感，還進一步要離間英緬人的關係。我們底西南國道新近修至滇緬交界處之宛町河，英政府也以最大熱忱趕修自臘戍至宛町河公路之鋪石工作。為此，聞仰光總督會由編籍議員某提出意見，質問為甚麼要趕修此路的理由？其措詞為此路修通英國是否與中國訂有獲得某種利益之條約，否則為甚麼要白白地為中國利益而出力修築此路呢？仰光總督底答覆是：英皇臣聖旨。那議員才算暫時閉了。中國底革命對緬甸總會多少有些好處的，然而某議員竟會發出上面的質問，某議員聽說這得過博士學位，認識不至於這樣不清楚。

然而他是那樣發問了。我們相信想發這種質問的人一定不止某議員一人，這一類人無疑是受了某種麻醉、具體地說，此中夾得有日本人成鬼打幹，日本人推願緬甸多事，惟願華緬人鬧開了，中國西南出國路不通，才可以將中國圍困，此為一例，證明日本人到印緬是有著野心的，其次，中央社東京二日合衆息：安南法國當局在西貢搜查日商家因家，將若干密秘文件擄去，此事件透露給我們的消息是：日本人之密秘活動並已打進了安南境內，此又為一例，凡此，皆足以證明日本在遠東之陰謀，其野心不僅在佔領中國，乃欲佔領全部東亞，近衛總須演說的『東亞為東亞人之東亞』，不是盜匪之粗直口供嗎？

在貪得無厭的遠東狂犬之橫行下，弱小者底運命只合供它踐踏，我們為自保計，必須採取如下之方略：第一，遠東的弱小者一致結合起來，為公理、為正義、共同驅逐遠東不肖的橫暴家賊，爭取民族解放之自由平等；第二，與同情於我們的強國攜手，在可能範圍與實際需要上，我們盼望各國能予我們以物質上或精神上之援助，具體說，我們對英商務大臣史丹萊發表之貸款發展中國西南建設之一事件表示誠意謝意；第三、嚴防日本間諜之擾亂，及後方之漢奸活動，我們要維持中英間在遠東之好感，並保護滇粵公路之安全與通暢，此為吾人今日抗戰行進中之命脈。

婦女解放運動之將來及當前任務 (續)

周禾書

我以為目前後方之解放運動，雖然應該採取一個最高的統一的有利於抗戰建國之方針，但也應該從各個不同階層中，採取各個不同的步驟，先把各階層關於婦女解放運動之障礙除去，使一切婦女得到一些解放的活力，向着解放的大道邁進。待到三民主義貫徹了它終極之目的，社會上沒有什麼階層時，婦女們也就在人類底自由平等之下，得到了真正的男女間之自由平等。

那些是婦女解放運動上之障礙呢？我先從小市民階層之號稱為前進的智識份子身上說起罷：這種人懂得自己底地位，曉得要把自己弄好，知道厭身社會，知道找尋自己底職業，知道婚姻戀愛之自由，知道尊重他們底個性，然而往往多愁善感，容易浪漫，容易悲觀；有時把戀愛價值估量得太高，把婚姻問題看得太嚴重——彷彿人類的意義全部就建築在兩性的快樂上，却不知這些祇不過是整個人生問題中之一小部而已！這一個關頭，有很多有希望、有志氣的女子，都參它不透。把全部生命都用在這一路上，結果「情絲縛虎」作繭自縛，便落得一個美滿的白頭到老

之收場，這生活已經是頹廢的、軟性的而非革命的了。這無形地減少了婦女解放鬥爭之別方面的力量。我這裏並不是反對戀愛，反對結婚；我以為在這艱苦透頂之大時代中，充實生命的能力準備向各方面鬥爭，才是人生之第一義。戀愛與婚姻的進行倘若違反了現實之人生第一義，我們就應該加以限制。我們犧牲了此一面的幸福，却可以爭取多方面的幸福。因為我們 時代所需的是生存鬥爭的能力，不是可歌可泣的羅曼司故事。我們所迫切需要是爭取民族生存，提高人民生活計，在一般地生活條件上求到相當的滿足。我們將生活基礎立定之後，讓我們底子孫們再來談優美的愛情，這不是很合理的處置嗎？然而很多優秀的女子們，却以佳人才子的風調，在愛河中沉迷，在情網中顛倒。他們追求戀愛，追求婚姻。而在舊社會制度之下，家庭形式牢固如鐵桶一般，女子們一經結婚生子之板十有九是就此完結了一生。固然，在奮鬥之途程中，並不必排斥愛的伴侶，結婚也並非罪過，不過應該打破家庭形式！不僅是舊家庭之形式應該打破，就是一般人們所理想之

粉紅色的新式小家庭……資本主義社會下之小家庭，也應該加以改善，因為家庭制度是由經濟制度形成，我國底大家庭制度是由封建時代之封建經濟所形成；歐化之小家庭制度是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形成。現在我們處於艱苦抗戰之非常時期，固有的封建半資本主義化之經濟組織，起了極大之激變。需封建殘餘之大家庭制度，和資本主義化之小家庭制度，也因飛機大炮洗禮而破滅。縱然抗戰成功之後我們不踏上共產主義的道路，但經濟組織，也絕對不摹仿現時的資本主義組織，大企業一定屬於國營，小企業一定是集體生產，尤其農業方面，若欲做到機械化，就非先把土地集中不可，那時人們在集團中勞動，在集團中享樂，有誰還幻想得到一個馴順溫存的太太。會打鋼琴、會做菜、會佈置客廳，那算是頂落伍的思想了，所以說，即使是新式小家庭制度也應該隨著時代環境而加以不斷地改善。

以上的話，祇是說明小市層的智慧份子們底婦女們，如果對於戀愛婚姻問題處置得不好，便會阻礙了婦女解放的力量，同時有一等居於領導婦女解放地位的人們，如果對戀愛與婚姻的理論認識得不透澈，也容易阻礙了婦女解放之前途。前者之錯誤是都會婦女們所容易犯的；後者之錯誤是內地婦女們所容易犯的。很多內地婦女界領袖們，他們對於男女間的戀愛，還不敢坦白大胆地提倡擁護。有

些自命為有新思想的人物，還想方干涉自己家屬底婚姻，他們不知道男女自由戀愛，本身問題上並不含有什麼危險，而且也是非人力所能阻止的。中國講了幾千年禮教，為什麼歷朝歷代上自宮闈下至田野還有數不盡說不清的那多少姦情故事，可見禮教之於人性大慈祇如用「口紙包火」，是毫無效果的。而且很多男女關係自由的國家，他們底世道並不壞，人心也比我們好。從生理學心理學底立場上說來，如果男女戀愛，不是絕對公開自由，便無從產生男女間的健全人格。所以領導婦女運動的人們，應該知道反抗假道學夫子們對於男女戀愛的譏笑和出於嫉妬之謠言。應當駁斥社會上無道理的言論，明目張胆地擁護青年男女之戀愛自由、婚姻自由。我們祇能從積極方面加以指導，使青年男女們得到純潔、高尚、幸福的戀愛結果，同時使青年男女們了解整個個人生價值，知道戀愛與婚姻在整個個人生價值中之分際；莫要妄作主張，滅殺人間美趣，造些黑暗中，罪惡。這一類話，若在都會已是老生常談，用不著再講，而在內地，我們還有提出的價值。我回到陝西來已經兩年，還不曾遇著一對毫無阻礙自由戀愛成功的夫婦，在昆明，也極其稀少。這因為社會上給男女們自由交際的機會太少了，女子都還是不輕易出圍門的。而且祇要女子們一同男子在一道，一般人定從壞處去推測，此種陰險嫉妬之心腸，若不從根拔去，這世道是水遠不可救藥的。婦女

運動的領袖們啊！請幫助青年男女們罷！他們要得你們底幫助，才能大胆地與黑暗社會搏鬥，要他們肯與社會搏鬥，後輩人才得安享戀愛之幸福。婦女們啊！如果這切身之戀愛與婚姻自由都不能爭取解放，那還談得上別種問題嗎？

作爲智識份子看待的婦女們，其實任又不僅是求自身之解放與前進；他們不惟不應該怯弱以致等待著被時代所毀滅，還要起來爲全婦女界謀解放之途徑，因爲智識份子之婦女們，他們生活條件比一般勞動婦女優裕，他們有自覺之可能，有奮鬥的力量，他們要退却則成爲社會之腐積物，進取則足以成爲婦女革命之領導者，而一般之勞苦大眾婦女，非特有人捉他、解放他不可，他所苦惱的是生計壓迫、智識恐慌、公婆酸嘴、是丈夫的拳頭。解除生計壓迫智識恐慌之痛苦者，是有賴於國家政治教育之實施方針。解除風俗習慣上之壓迫，那就有賴於領導婦女運動之先進者底努力了。

然而，在目前却有一種畸形的現象發生。一般號稱前進的婦女，總是希望若婦女能得到新式小家庭的甜美生活，殊不知絕對不可能，祇有平等之社會，才有小資產階級存在，祇有小資產階級中，才能產生新式小家庭。而小資產階級命運，目前正在毀滅中，另有一種激進主義者，則以爲救國就非到火線上不可，除了上火線，一切的一切

都值不得談論，殊不知這下成了樂為蟲愚無知而過著牛馬生活之大眾婦女在後方，社會基礎怎能健全？我們不反對婦女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但也希望婦女界有些深入內地、不求財達、埋頭苦幹之無名英雄，要使戀愛自由婚姻自由之思想普及於一般大眾婦女之間；要使每一鄉村底婦女都有一組織來反抗舊禮教舊風俗；要使每一個婦女都有求得智識之機會；每一個婦女都知道而且會愛護他底獨立的人格；凡屬於婦女問題，我們都用最進步最合理之見解來處理它，這樣，現有的婦女協會就應該擴大組織，並且要推廣到鄉鎮裏面去，婦女協會之職務，決不僅是排解婚姻糾葛，而應該是積極地開創婦女解放路線的大本營，同時把婦女解放理論與各個不同之社會環境接觸，而加以分析、推動。

肯捨身爲大眾婦女問題努力之先覺，其功斷不減於犧牲於火線下，我們並且誠懇地希望知識份子的婦女們，能永久向著革命方面轉彎直到徹底解放爲止。

介紹騰越日報

爲邊地唯一之日報
消息靈通言論正確
篇幅小材料充實
適應後方抗戰需要
社址省立騰越師範

從四種力量來論持久抗戰

趙岸

救亡日報六月廿五六兩日上載着郭沫若先生底「抗戰以來日寇底損失概觀」，立論點是四種力量：即：人力、財力、精力、火力。統計抗戰十餘個月來，日寇之損失，證實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四種力量是在英國名將吉親納所主張的三力（即：人力、財力、火力）之外，再由郭先生添加精力而成。這四力是否即為現代戰爭要素，這似乎尚是問題。但：

第一，這四力是一切現代戰爭的表現者，甚麼政治動員、物質動員、……都沒有不用這四力來表現的。

第二，這四力是其具體，假把握得住的；甚麼國際關係、充戰理由、……等不是飄忽的，就是空虛的。

第三，這四力是最對比的；甚麼地利、甚麼戰術、……不是各有各的好壞嗎？

最後它又是最能說出持久戰之必然與必須；反言之，它又是敵人速戰速決之最有利條件。

這就是此文之所由來。

★ ★ ★

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此定理已經不只是救亡工作者所

倡言，所理解；而是所有中國人所理解所信仰的。唯其沖一般人所信仰，所理解；因而也是最不理解，最錯誤的，因之發生了：

(一)宿命論！以為最後勝利是雷都打不脫，睡著也會來到，於是乎錢用不著出，力也用不著出。

(二)急性病！「一年了，為甚麼日本還是朝前進？為甚麼還不見喊抓不開，為甚麼日本工農與朝台人民還不起來革命？」

這當然是認識不夠，主要的還是沒有正確的哲學，不理解「發展」。

就是說最後勝利是從發展中來的，並不是什麼天注定，更不是一炮就打掉日本，而是要在血肉當中去拚得的。

我們看得見的是敵人佔了一地又一地，却看不見除了「點」線以外失地的被我們抓著，一天天向收回失地的目標發展著去。

更踏談底是：沒看見敵人力量的損失消滅，只看見自己同胞底死亡；致於這「損失」消滅「死亡」又是怎樣地發展？這發展又怎樣必然地給敵人去突然死滅了也就是最後

勝利怎樣突然出現？那更不能理解了。

「『發展』與『突變』是什麼地方來的？不是從『持久亢戰』中來的嗎？」

我們就從『持久亢戰』了的一年，來看這『發展』；我們必然得到的結果是：

最後勝利在持久亢戰中發展了；只有持久亢戰才能得到最後勝利。

★ ★ ★

人力！——我們四萬萬五千萬，日本七千萬，這當然是我們佔優勢。可是敵人說只消三十萬，就可以征服中國的。這話當然不是一二八時代「四小時亡中國論」的狂話，他却然是有根據，日本的軍事政治家費了多少的心血在這上面的。假若中國是在一個停滯的當中，那在東戰場撤退時中國就亡了。敵人之錯誤估計就是沒有估計到政治轉變於「堅持亢戰」。具體的事實是東戰場撤退時德大徹底調停，那時敵人動員來中國消恐不到三十萬，我國不也是動搖着了一些時嗎？能堅決地穩定下去，就是持久亢戰中所發展，突變來的。

再說戰爭初起時中國人底損失不是四倍於日人嗎？現在不是快到等量的數目上去了嗎？然則我們要敵人之一人力！消失不是要作長久拼殺嗎？不然敵人亡了我國，還有一餘力去打蘇聯。我們要在持久戰中將敵人殺盡，我們才有

翻身做主人的機會。

財力！——論財力只以中央銀行的存金來論，則中國是比日本差的多。可是持久下去則日本就在此財力之窮困下死滅去，在抗戰中的發展，日本是朝下發展，他的困難是與亢戰的長短成正比例發展下去，我們知道日本的財政來源是工業基礎，而工業又全靠對外貿易始能發展。戰事一起，工業生產開始低減，這低減率又與戰事成正比例的發展。生產既沒有，則對外當無貿易可言，且世界上反侵略運動之抵制日貨又因中國亢戰情緒之高漲得到國際之同情而發展著。

反過來說，中國如不能持久抗戰，則日本可以用他原有的財力即可以征服中國。我們看他底軍費預算的增加罷？不是因抗戰日期之增加而增加的。而進增加率又與抗戰之發展為正比例，發展。同時這費用之籌出又與抗戰之發展為反比例。

我們可以斷言日人將來之敗，必敗在軍費之劇增，也就是說，這在持久抗戰中我們獲得最後勝利之財力要素。

火力！——我國火力不如倭寇已是定論，但我們沒有就給倭寇將火力消滅了，反是敵人的火力在亢戰發展中倒陸續地消耗了去。消耗不是一兩天可以完工，還不用說，所謂消耗比率的增長乃是從持久戰中來的。

在持久中我知道怎樣對付敵人的猛烈（按第二十九頁）

有許多思想上的問題是邏輯家或研究知識論的學者專門問題，和一般人不相干。因為有這樣的問題存在，所以竟有人說，一個哲學家底一部專門著作，祇是爲他自己，或他以外的三五個同行寫的。正因爲此，研究此類問題的人往往得到少數人底推重。而爲一班人所輕視，甚至弄得飄零失據，連一個普通人所理解的最低限度之人生幸福也得不到。等到一班人漸漸認識了他，想給他一點較公平的待遇時，多分他底墓草已宿，於是表揚他底遺著，將他捧起來作爲歷史上許多偶像中之一員偶像。這悲劇一使我想起便要在大道上狂奔，不知涕淚之所從出。此悲劇畢竟何年何時可以消完，我不能用邏輯的邏輯來推論，也不能用邏輯的邏輯來預測。以上都是開話。本文目的祇是說明有許多思想上的問題，即使如純粹邏輯學家或知識論的研究者也得明白；尤其是一班教育家、政治家、社會各階層的領袖，事實上他們也將此類問題放在講上講，可是很不幸得很，他們所講的都是錯誤的。我底目的祇是告訴他們此類問題並非如自然科學那幾門戶森嚴，可是也並不是

一個非思想家也該知道的陳舊問題

朱寶昌

讀過幾句書的人都可以隨便亂談，也需要一點專門訓練。這樣，至少可以證明專談純粹知識上一類與衆不相干的問題之怪物，也並不是在這個世界上白喫飯，他們多少也有一點用處。

因爲我所留心的問題也常在新舊風教之間，又因爲我在這一個社會上得到較多一點的讀者，我今天提出的問題是大家所熟知之所謂「中學爲體，西洋爲用」。

這一個古老的口號自前清末年便提了出來；不遠的過去，討論得興高采烈；所謂「本位文化」問題和這一句口號也多少有相當淵源。「本位文化」四個字已經使我頭痛，所以更不會耐煩去臆提此一問題的十教授底大文。有一天和十教授之一的陶希聖先生同坐一節汽車，很想問他爲什麼此刻提出這樣一個既荒謬而又無聊的問題，但我僅有的有一點世故和矜憐又使話到舌尖而中止了。顯乎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更不會見到有人寫一篇有體系的文章證明這句口號之正確；祇譯官實人，滑頭名流，憑著驕橫個人談話時，不免說露而已。然而我冷眼觀察，此二句話的支配力量

可真不小。現在我正式宣佈這是一句有毒質的妖言，勸機也無非如魯迅先生所謂「救救孩子」而已。然而時至今日，我自分還不是一個太無聊的人，還覺得有說這樣話的必要意義，我真說不出內心的愉快。

請先查明體用兩字的來源。此二字應該是哲學上之專門術語，在舊書籍中，宋明人最愛討論此一問題，這當然又是相當地受了佛家空影響。整個佛法，整個印度思想，我大膽地說，祇是講一個體用。何謂體用，當然很難談；用極粗淺的方法說，追求本體，總含有追求一件事物之原因、原起、及其所以然之意思。「用」便指當前森羅萬象；凡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易詞言之，凡耳目官能所能接的形形色色的世界，皆謂之用。西洋人也並沒有忽略了這個問題，其談科學、談名理的書籍中，如「色本斯且司」、「日阿方且」，此「類」字，不妨說略當于我們之所謂體，如「阿皮認司」、「奮克勤」、「阿脫說布字」，則不妨說略當于我們之所謂用。

單就上文所談，已夠使我們明白，所謂用者是一種事實，而體是一種精神。如用「文化」這一名詞將體用兩個名詞連貫起來，那末，體用是一種文化之兩個方面。根據此點，可以大膽下這樣一個原則：「用定不離體，體亦定不離用」。根據此一原則，我們再接受一般論者底意見，假定人類底文化，可以分為中國、西洋、印度三個類型，再

來看三方面底事實，事實是清楚地擺在眼前。打開一本西洋哲學史，不管它觀念論也好，實在論也好，說到要緊關頭，他們克服敵人的最大武器，總是說，「必如我們如此解釋，科學之研究才格外方便」。此為體用不離之一個例證，打開任何一本佛家底經論，無論是談空、談有、談大、談小，歸結處無不與其厭棄塵俗、求解脫、求出世之精神息息相通。此為體用不離之又一例證。至於打開了先師先儒底精義微言，程朱也好，陸王也好，歸結處無非是教人踐履純善，敦倫盡分，此為體用不離之又一例證。事實是如此清楚地擺在眼前。現在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於說取桌子為體，取牀為用，取張三為體，取李四為用，試問這句話裏有無一絲一毫之道理？

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相反的另有一派錯誤思想，此派以已故丁在君先生為領袖，他們是極端的摸索實在主義者，他們根本否認「體」這一個名詞的存在，想逐出于學術的領土之外。簡直認為「這是科學思想尚在幼稚階段的迷信，姑不論柏拉圖來，格林尚逝去不久，路易士也尚健在，然而因為這批人不是科學家，不足以服在君先生一派入之心。試問現活著的懷特海底著作中又談些什麼？不過在君先生在這一個時代中總算是一個有使命的人物，他那偏執一點的思想與其說是有害，毋寧說是有益。惟有一派一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者，他們底思想還夠不上

說是錯誤，既不知何謂禮，又不知何謂用，既不知何謂關中學，又不知何謂西學，不得不且為妖言而肅清之。

分析這一批人底心理，他們甘願便聽不起西洋文化。畢竟人家是怎樣一會事，他們從不屑注意；他們配不配茫無所知地批評人家，鄙視人家，這一點他們也永不考慮；祇顧家任現階段裏為日本底飛機大砲所威脅，一登飛機大砲之空由，原來是西洋文化樹上結出來的果實，這使得任何頑固的人都不敢輕視它底威力。於是便退讓了一大步說，我們祇須學牠們底這一套便得了，至於我們底道德、政治、風俗、禮教，當然不妨因仍舊習，却不知文化原來是一個整個兒的體系。西方之道德、政治、風俗、禮教，和它底飛機大砲自有其不可分析性在。如漢家人家底桃子好，甘歷自家也種一株桃樹，將人家底桃枝插在自家底李樹上無有是處。

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者們又會告訴我們西洋文化並非一點沒有流弊，由今日世界上各國拚命擴充軍備的結果，說不定將來會使人類同歸消滅；這倒是值得考慮的，哲人知羅素也不免有過這根杞人之憂。若爾，你們便應當堅決地相信本來的光明還是在東方，便應當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至少在理論上可以一貫。便不應當看了人家的飛機大砲也心旌搖搖不定。你們還是信道不篤，如果在目前你們也還需要生存，不敢主張叛亂與刃

以護日本之飛機大砲，那末，勸你們不必計劃得太周密，天地本來便是有缺陷的，西洋文明焉得沒有流弊。

我底態度很容易被誤會為全盤西化論者；這一點也殊不必置辯。如果「西化」一名覺得太可怕，不妨以「近代化」一名代之，因為中國近代化了後也仍然是中國；或者那時候因為能夠生存了，更能從從容發揮一點思古之幽情也罷說。如果又有人說「近代化」與「西化」並無不同，因為近代是西方到近代，中國是祇到了中古便停頓了，那便算我在名詞上頑了一次朝三暮四的把戲。

附註：本文是一篇舊作改的，舊作曾以白旭的筆名載於大衆知識第二期，讀者如能找那篇文章看一看，尤為作者所心感。 民國廿七年，無可奈何之日。

八百壯士

李俊輔

浩蕩與狂放浪起，縱橫叱咤砲聲轟；因行倉庫困健兒，千古芳名耀青史；猶憶彈雨蔽長空，背來肉走塵寰中；側目星爭正氣，拚為血貫白虹！
奔奔披絕死不避，孤軍誓守偷心地；至六至則濶用開，與出橫何足異？壯志豈難立，當大浩氣可同侪；抗戰周年義旗樹，國徽飄揚陷陷；氣從不降我壯士，足徵人心猶未死；會與擊操擒扶桑，德頭怒滿滿國恥；呼嗚呼！豪傑虎視正耽耽，奔奔中旅戰方酣，安得征衣滿翠嵐；轉陰深處更停驂！



禮巡地邊

緬甸農村生活狀況和華僑關係

甄生

緬甸是一個國家，是物產豐富的農業國，並且是我們滇粵閩三省卅萬華僑產生命線，在這族種卅萬華僑裏頭，要算緬甸人和他發生關係最早，而有很悠久的歷史。在緬王時代，政治腐敗，交通不便，盜匪遍地，我們華人便披荆斬棘，深入不毛，在上(註)甸一帶活動，在那一時期，曾暫執有上(註)甸商場(牛耳)，還有一部份的旅(註)甸輩，插足(註)甸政治，得到(註)甸土之信用，所以彼時(註)甸對香華人，感情融洽，特法律上之特別優待，(註)甸自古相傳即稱(註)甸為兄弟之國，到現在彼等猶稱香華人為「保坡」(即兄弟之意)。就是這個原故，由(註)甸的歷史方面來說，華(註)民族是有深切的關係，兼之旅(註)甸華裔，頗多和(註)女結婚，而生育子女，又和(註)人發生了血統關係，又因(註)人大多數是農人，而沒有商業常識；全國各地的(註)人生活日用的必需品，除了他們自己生產的農產物而外，多半是由外種人——華人和印度人——販賣供給。因為(註)宗教飲食的不同，(註)人結婚的很少，而華(註)結婚的則很多，所以(註)人不獨在商務交易上和華僑發生關係，並且因為通婚而發生一種比較中度人更親密的關係。尤其是上(註)各地，華人因為地理關係，人數比較任何種人為多，對於(註)人尤覺感情融洽；又因為(註)人和華人發生了銀錢債賬的關係，也是華(註)親善的一個原因，現在把華(註)債務關係說在下面：

(註)甸農村的農人，日用所需既都要向華商購買，他們底農產品也是售給經營土產的華商，此種交易，雖有貨幣做媒介，但與古時「以有易無」的交易性質，頗多暗(註)因字粒不敷配用，而本文須用緬字特多，故以(註)代緬。

邊荒的商民

彭桂帶

這天正午，烈日加足光威，苦照著大地，我正向會裏請了，週假，準備起身赴佛房看省小去，而二姑父却偕同另一個種商商人氣喘喘地由孟連趕到猛我來。

我知他們總是到了發生意外事才來求援，故暫緩發行裝來招待他們。果不出我所料，邀進草棚裏，涼涼吃著茶，那個商人即滔滔不絕地告訴著他們悲慘的遭遇：

「我姓黃雲科，編習書本大寨人，同伴還有同村楊保保及廣發阿三等共七八人，趕著幾匹馬、帶著一支獨響、攜著七百多銀元及值銀三百多元的貨，要到猛景辣地方去貿易；不料到了孟連下去六天路上，附近英屬猛委之煙烟，竟遭了搶劫。

「我們往當多半走融成，今早聽

各之處，(種甸農村裏還在實行着以穀易貨之交易)；所以經營雜貨店之華商多半兼營土產和借貸營業，拿舶來品和貨幣去交換他們底農產品。

種甸農人大約可分為自耕農、佃農、僱農二種。自耕農中有田土、耕牛、農具和耕種資本，能夠自給自足的不過是佔着最少數之最少部分；有田土沒有耕牛、農具，或是有了耕牛、農具沒有耕農資本的佔了大多數。他們在耕種期間還沒有收穫以前，生活日用就完全靠向華商借貸度日。借貸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利率借貸了一種是預借「期穀」。借貸利率大約在月息二巴仙以至三四巴仙不等。在廿餘年前還有一種「水利借貸」，就是在農人耕種初期向華商貸款，至農熟時以穀償還利息；借款壹百元須償利穀壹百羅(羅壹羅重四十八磅)，在不能償還本金以前，每年利穀都是壹百羅。旁的利率借貸也是以農熟時為償還本息時期。惟水利借貸，歐戰後因穀價高漲已由一百羅利率降到五十羅；如果農熟時每百羅價壹百元，債權人仍可得到五十巴仙之利率，不過這種利率之高低是以穀價之升降為標準，而不能確定的。預借期穀之辦法是在農人佈種時間即向華商購定，至收成時始將田裏之農產品償還債權人；此種有冒險性的先發後貸之交易，其價格當然照現貨價格減低幾分之幾。譬如現貨價格是一百元，則「期穀」大約在六七十元之間，其價格之升降，一方面以現貨價格之升降為標準，他方面又以農熟時期之遠近為比例，這就是說，預借期穀如果距離農熟時尚遠，則數價自然低落，反之，距離農熟時期較近，則其價格當然比較增高，是以時期之長短來規定利率之高低的辦法。

上面所說的自耕農，談著借貸度日，因為他們有相當的耕種資本，他們借貸的數字比較個農當然減少。至於佃農，大多數都是沒有土地農具和耕種資本，除田土耕牛可以租用外，若果解決生活問題，唯一辦法當然只有借貸，他們借款數字當然比較自耕農更多；但因他們沒有產業，對債權人之信用力量自然低微，沒有直接借

說猛草棟生易更好做些，所以才變賣了田產，湊得點本錢來試一次；因路途很生，在孟連路上遇了另一批馬幫，便同他們結成一伙，以為和熟路的同走要方便些；不料那天白天才分了路，那一夜就發生了想不到的慘變。

『我們雇火塘幫在一個背邊上；夜已深了，天上只有幾顆星閃亮著；我們正睡得昏迷不醒時，忽然槍聲大響一聲，匪徒突然殺進火塘來，大家由倉惶中嚇醒，趕不及照料銀物，就沒命地逃避開去；楊倖保跑過了點，馬上被殺死在火塘裏，我被他們劈肚子穿了幾刀，爬到旁邊樹叢下忍痛爬著，火塘邊有一堆棚子；他們轟散了我們後，便點起火來捆紮銀物，我從火光中看得很清楚；匪首就是和我們同路的那批馬幫頭領。

『眼光光望著人家把自己底血汗本錢奪去了，那是多麼地辣疼！然而勢力不敵有什麼法呢！尤其是當時就殺死了的楊倖保是向來沒有出過門

款之機會，只好由農村裏熟習情形之經紀人（居間介紹，經過一段之剝削；他底辦法是由經紀人向華商借款或售定期穀又去轉借給佃農或收買價格較低之期穀，這種經紀人大多數是有相當財產之自耕農，他一方面受教商委託於中取利，他方面因與農人有私人關係而為之維持生活，他們便在過程之必要裏而存在著。如果遇著水旱年頭農產折收債務人無法清償債務時，經紀人就會因為賠累太大而受極大之損失。

僱農所受自耕農及佃農之僱傭而幫助農作者，其每年工作時間是由收穫時期到農熟時期為止，每人除由僱主供給膳食外，大約可以得到一百廿鎊之報酬。農人對於工資多以谷物為報酬，不給現款；田租約為百分之廿五，每年租用耕牛一對，須給工資穀五十鎊，即僱用日工，亦以穀為報酬，至農熟時，必須先將田租、牛租和工資先償清了，才來償還欠債。僱農工資如須支用時，可以指定他應得工資之雜數，由僱主代售期穀。因為他們底收入很少，生活需要也很低，所以他們底借款能力自然也很低，他們不過是附屬在僱主底範圍下作間接之借款（售期穀），在借貸營業裏佔不著重要的地位。

上面所說的三種農人，既是依賴借貸度日，而和華商發生了不可解的密切關係所以他們對於華商的感情十分融洽。不過這種營業有點賭博之意味，債權人底唯一希望在於雨水調勻、收成豐富，他們放出的債款才有本息清收之希望；如果遇著水旱災荒年頭，那末，不惟債權人底本利沒有收回的希望，而且債務人底負擔也會日益加重，因為利率借款是有相當之抵押品的，如果到期不能償還，最低限度也得先償利息，所餘本金至豐年又為償還。預備期穀多半不用抵押品，售穀多寡，以售穀人之信用為標準，如果到期不能清償，則所欠穀數，待至來年，即須以五十巴仙之利息清償債權人（欠穀一百鎊償還一百五十鎊）。這種以借債度日的農人，除了少數自耕農到農熟時除償債務外，自己剩得幾分之幾的農產品存貯著待價而沽。大多數

的農人，因在家受不住地方上過重的負擔，才把耕牛都出賣了，來學做生意，此種到死在荒村人財兩空呢！唉！真走傷心！

說到這裏，他聲音都啞了，淚珠已充滿了眼眶，把他底衣裳拉開來給人家看，遍胸遍肚都是些刀割的疤痕，他又接著說 去：

『收拾了槍判的空鞍馱架，我們繼續到猛峯，向他們底官家具了報，還硬了好幾塊講託的錢，最後得到的回覆是叫我們自行探營，查出了實賊在那裏，再行具報，才能代為跟究。』

『在那兒打坐了十多天，一面探查，一面發傷，可是盤纏已漸漸用完了，消息却一點也沒有，無法，只好折回孟連來，遍處訪查，幸而老天眼，在海關收稅處，那兩個濫賊，一個叫張老五，上尤人，一個叫陶四，猛主人，被我們遇到了。我們用人監視着，飛報他底軍隊，於是賊艇雙雙被衝進宜宜河裏去了。我們辦了好些

的農人。多半一到穀熟時期，就是債主登門，於是，一年辛辛苦苦所得，全部拿來償還債主，自己不過剩餘着些最少數的「食糧」。有些不善營生的農人，其債務數字，超過其所收穫產品數字以上，有些竟因此而至於宣佈破產的。

在世界第一次大戰爆發後，（四）農產品，曾因各國糧食缺乏，爭來購買，曾得到過極高之價格。土產價格暴漲，使當地農人華僑土產商獲得最高之利益，而各農民亦可以利用此機會，將少數農產品去填補地底缺額。同時債權八對其債務收回也是「輕而易舉」，不致損失。此外農產品價格尚微的結果，對於「期貨」之產業，也得到相當的厚利。在那一時期，可算是華僑之黃金時代，也是（四）農村生活之最優裕的時代。及至世界經濟恐慌巨潮震撼而來，農產品價格一落千丈，單就穀米來說，歐戰期間，仰光每百鎊的市價常在一百五十元以上，上（四）各地常在二百元以上，到現在降落到三分之一以至四分之一，上（四）一帶，每百鎊不過二四十元。（四）地農人以利息貸款比較舊期較為合算，算盤，已和以前大相反，而受到債務之壓迫，以至於破產的更不可勝計，以如貸款一百元，到農熟時期，只須以一百五十鎊即可清償債務，到現在須三四百鎊以上方可清償一百元的本息。至於舊期穀的，也因為農產品價格低落，而生活程度增高，並以同一價值之耕種資本，而得到價格最賤之農產品，加以田稅日益增高，他們底生活就難以維持，而致債務日增，無法償還，稍有產業的自耕農，只好將所有債權債權人，尚且不敷分配；沒有產業的，只好「債台高築」，少有脫離債務束縛的希望。結果，一部分的自耕農就變成了佃農，佃農因為債務較輕，還不致受到什麼壓迫。到現在，各地農村雖不致於完全破產，但一般農民都已成到十二分的生活困難之苦痛。這樣一來，一般的購買力因隨之大減，造成商場冷落蕭條之景象象象。在債權人一方面，也因為價格無法收回，而受到極大損失。

「證據」送給了小宜撫，跟著提出我們底請求。最初，那小宜撫還說得好，他說可以先行拘押再為查辦，但經那兩個賊用滿英語和顏悅色地向他說了一台後，他們署裏的帥爺便偕同張五陶四出人於吃食舖之門了。我個又曉不得他們說些什麼，求他拘押審訊，他總是不接受，而第二天再去催請時，他竟說，要叫我們請保，出單地在英屬猛窠境內，要把我們雙方解交猛窠去。他却不曉，雖然事件發生在猛窠地，但搶者、被搶者，捕獲匪人都是任中國駐轄境內啊！於是，任隨我們怎樣哀求也無效，我們只好找八當着休，跑到這晏公投奔，趁詞前縣長、宜撫代辦都在這裏，請你為力一下，求宜撫代辦代為查辦解決，要送案也望送到泗水府署，不要送到那語言也說不通的猛窠去！」

說完了他要說的話，他很迫切地希望我鼎力給與助援。這時，二姑父也開口了，他是在下允的途間曾和我

前此在歐戰期間所得到的「幸運」之利益，到了此刻，已經不能保持，商業狀況也現今昔異觀，各地僑胞，都高唱「行不得也罷哥」之苦了。

極地農人和華商發生了密切關係，已如上面所說，到了現在經濟恐慌的環境裏，雖然雙方都受到不良影響，但是因為雙方已有悠久的交易歷史，更因債務之牽纏，雙方仍然不能脫離關係。華商方面，即使漸漸採用「縮短鐵線」政策，將外債漸次收縮範圍，可是新債雖然不願再放，舊債仍然無法收回，禍斷絲連，雙方底經濟關係依然是存在着的。

緬甸為物產豐富的國度，在簡單的農村生活裏，農人日用必需品，除「衣」的問題，因「地」產棉，一部分婦女能夠紡織，可以自給，大部份的仍然需要舶來品外，其餘「食」「住」的問題，差不多都可以自己解決。地森林豐富，除了可以做建築材料的木類，由政府限制納稅採伐外，所有雜木可作柴薪用的，都由農人自由採伐。上「甸」甸每一個農村附近都有森林，柴薪問題很容易解決。農人自種之芝麻、花生、和豆類，可以榨油，故食油問題，極易解決。又其他日用品，像蔬菜食品之類，都是天然豐富的，盡就食的問題，略說「甸」甸的特產：

(一) 棕樹：在它底果實孕育時期，發出長條形的嫩芽，和我們家鄉的「棕包」相似，農人只須用小刀將這嫩芽截去，即由此嫩口流出漿汁，華人呼為「樹頭酒」，其味甘甜，加入少許「醇性劑」（茅草根），就會發酵而成帶有甜性的天然酒，這種天然酒，是農人最普遍的飲料，但農人不能自由私賣須售歸而有執照之公司專賣，而此種公司，多為華商所組織，此種飲料，在未加入醇性劑而保存有甜味之時，可以釀成「烏釀」，其味與我國不純淨的沙糖相似，把烏糖和酒母攪和，又可以釀成「燒酒」，和我國米酒相似。「甸」烏釀產量極多，每年銷數較甘蔗釀成的沙糖為數更大。

會遇過，要到佛海去駝大山茶，他說：

『在下允良場加裏別了後，我就直到佛海去，不料沒有存茶可買，又只好折回寨乃老麻來馱路巴，到猛養去賣，弄點草料錢，混過這四把月的時間，此刻春茶出了，我們正要折回佛海去駝茶，而他們底事情恰巧發生，八地兩生，代出力的人都沒有，所以不得不和他跑亦一下，總望代他設個法才好。』

我聽他們付與的熱望，走進我們草屋後個的瓦機代辦住處去，執掌孟連大權的代辦官宣撫，是一個苗型如柴的人，穿件西裝，包著白巾，活佛似地坐在中央，四週繞著幾個侍從，他指指我在床上坐，我很客氣地比來意說了後，接著提出這樣地呼籲：『宣撫！請你別憐他們這道遺族，秉公給與宣辦罷，萬一署裏小使解決，就給送到你們底直轄軍官團治縣府去也打。』

(二)酸柑：含有很豐富的酸汁，細人飲食調味，用以代醋，蔬菜方面，山間野生的棠蔬和樹葉，可以佐饌的很多，如山藥、芋、……等類都是野生，可以掘食，樹葉集中有酸菜蕪、聖蓀菜、圭道蕪、……都是很好的食品；此外尚有很多食物，篇幅關係，不能盡述。□何農人，得子獨厚，可不必過事耕勞，而簡單的『食』的問題，即可解決。

□地土壤肥沃，宜於耕種，自上□甸之端波以上及下□甸全境，每年農產品可以成熟二次，端波以上只能耕種一次，然收成仍較豐而為佳。農人自插秧後，不必耘耨，即可坐享收成；此觀我國農人之終年胼足猶不得一頓飽者，真是幸到已極。

□何農人住的問題，也很容易解決，□地所產森林，除為外國大資本家視為專利品之柚木，和可做鐵道枕木之丙格斗、子稚、思錦木……等類，由政府用鉄絲網圍定，不許人民任意採伐，而以拍賣方式招商納稅採採而外，其餘普通木材，可供建築應用的，凡屬人民建造住屋時，可向森林局免稅領取鋸狀執照，採伐木材，自行解鋸，只須出少數搬運費和木工工資，就可以將一所簡單堅固的茅草或竹瓦（編入到竹編離可以代瓦）住屋完成，解決了「住」的問題。

因為上面說的□何農村生活容易解決，就養成了□人一概不求進取和懶惰的個性，他們終日遊蕩，不事生業，苟安偷活，順世樂天，他們底生活是：有一餐喫一餐，今天只顧今天的問題，明天的事則到明天才想法。任他『家無隔宿糧』的人，仍是笙歌跳舞，自樂其樂。□人嗜嗜戲劇，遇有『名劇』上演，則典質衣服，購買門票，只要得看戲，飢寒問題，在所弗顧。□人個性，可靜慷慨成達觀；如貧苦無業兩游民，在他底威威福里處解決短時間之生活問題，坐食數月，並不遭到主人底『白眼』。平時不事生業，為威威福里所厭惡的游民，一旦發生意外測事

然而他搖了搖頭說：『不合喜喜（手續），胡論如何只能解給猛養』。
 我看再說也是白打口氣，便鬱積了滿肚子悶氣辭了出來，受捨的商人們望見我憤懣的神情，急得要哭出來了，我沒有其他辦法，只好安慰他們道：

『你們安心回孟進去候案罷，我此次赴孟胡佛房，可以向瀾滄縣長代你們申冤，請縣府勸令他送上來，土司說不通話，他只曉得洋官，但他總是瀾滄縣府轄下的屬員，向漢官去呼訴總會水落石出的。』

他們聽了我空話，個個地走了，其實向漢官去呼訴能否水落石出，又是完全沒有把握的，望著他們底背影，我不禁為他們及與他們同命運的無數商民嘆氣。

介紹新刊

件，如犯罪入獄，抵贖他所犯的罪案是罪有應得，或遭冤抑，其戚族隣里仍慨然相助，加以援手。凡孤兒弱女、父母早亡、無人撫育的，其戚族即負責撫育，必須等他達到長成自立時期，戚族底責任才算終了。此種遠親慷慨的個性，（注意此處的文章不是說華人中全無慷慨的部份）比較『富而不仁』和『世態炎涼』之世猶態度，實是值得嘉許。可是也因此發生另一方面之不良結果，即遠親慷慨的佈施，養成了懶惰人們底依賴心理。○人沒有發奮自立的勇氣，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以上將我凡所要說的話差不多都說完了，若若要盡量地描寫他們底農村生活，因範圍太大，方面過多，非短篇之本文所能罄盡。本文要緊的是在說明他們農村生活與華僑有關係的那一部份，故前半篇大部份的發揮都着重於此點；後半篇一小部份已嫌與本題不甚切合，因關係於他們底民族性，而此種民族性即由於其農村之天然賜予及人為狀況所養成，故不得不附論及之。

華僑二民族底感情，向稱融洽，前文已經說過，這融洽的情形，現在依然未改；良因華僑所資賴於城生活上之供給者關係至大，而華人所寄望於華僑物質上及精神上之幫助者其需要亦甚殷切，華僑二族在經濟上絕無分離之可能，當然兩民族感情必得是融洽的。○兩民族同為東方血系，有手足弟兄之誼，尤無分離之理由。是故數十年來，切切衝突，數見不鮮，而華僑爭執之事，鮮有所聞，我們希望此種親善態度，能維持至於永久，因為華僑人有其共存共榮、車輔相依之密切關係啊！

戰時智識
新動向

昆明戰時智識社出版
昆明雲南日報社出版

南方
戰旗

昆明南方社出版
雲南救亡詩歌社出版

那 夏 遊 記

海門黎夫著
獻 畢 譯

試遊那夏區域，隔海峽而臨大陸，則東西諸方，輒轉於吾人之眼簾者，崗陵起伏，林木參差，時而孤峯巍峙，時而橫嶺長聯，若極目遠眺，惟見層巒列嶺，蒼蒼茫茫，與天際雲端混合莫辨。

那夏北端有高萬二千尺之薩拉米齊峻峯，矗立於緬甸與亞撒密之間，歐人遊歷，迄今尚未攀躋其嶺。此山之神聖不可侵犯，非待其曉曉宵壑，無徑登臨，祇緣那夏民族環山而居，世守獵客頭祭人肉之習俗，有以拒人於千里之外耳。倘有幸願攀頂者，必能俯視四週，作一概括之測量，而將粵度地圖中之空白填滿無遺矣。

若自那夏轉移吾人之視線於東北兩及北方，則湧起於伯拉馬普特拉江流域之白霧，瀾灑無涯，儼如銀海汪洋，而濼列種雪之蕃馬拉雅列嶺，若鳥巖然點綴其間，隱約可辨。誠令人覺此崎嶇山國，成一小世界，獨立於天地之間。蓋千百年來，亞撒密平原之中，印度諸國，忽興忽亡，你拉馬流流域，旌旗時集時散，惟此簡樸兇悍之那夏民族，憑藉崇山峻嶺，屏幃固圉，毫不受隣境薰陶感染。直至於今，其區域中雖已有受印度政府之管轄者，猶保持其上

古式特異之習俗焉。

那夏中部環峻峯而居之茅屋村落，其高度恆在四千至六千五百尺之間，那夏人民並無住居於平原內者，是以由甲村至對山之乙村，望之近在咫尺，若步行前往，則降谷升嶺，非兩小時不能達到目的地。

余等曾下山行徑一林木蔭鬱之斜坡，其仰如葩呈紫色及整白花紅之小草，叢生於栗、松、胡桃等菓樹庇蔭之下，綠色巨幹，野無花菓，與葉黑光澤之桂樹交峙爭高，臂粗藤枝盤纏脫葉空樹，尙有纖細嫩莖亭亭並立，石雨花間瀟瀟殘，其陰幽之區，則時時洩淡綠草蘭，綉紅徽花，傳香吐露焉。

林中之行未久，忽至一寬闊曠原，蓋那夏人民縱火焚樹，砍枝伐葉，闢一空地，種植玉蜀黍、芋頭、黍米等糧食，越一二年，地力既盡，則另覓新地一場，舊地漸淪為叢林，如是循環耕種，山無棄土。

緣此下降，則高出潤底數千尺之梯形稻田，沿坡遍野，層層併列，或寬約廿尺，或窄僅容身，其傾斜處均以石子塗泥砌疊為田墾，以防倒塌，山中潺湲細流，悉引作渠

溝，灌溉秧苗。聞村農人備道上滿下流之例，利用此天然奇澤。若遇地形崎嶇，則以長短竹筒聯接為槽，引渡溪水於他處乾地。

余等行經田畔泥徑，每路田中工作之青年男女合唱農歌，悠韻悅耳。因余等幸值栽秧期間，歷見儲水待種之田中，輒有一童前行散置秧苗，羣衆雁行俯身勻栽無遺，工作與嬉笑互相調和，故雖當烈日暴背，田中人未現其倦容。勞動逾時，歌聲驟歇，成羣農人即趨赴休憩之小屋，或藉涼風以解暑，或飲米酒以慰渴。

余等下降而至山脚之平原，則方形稻田，沿河芊芊，越過一小橋，升登對面山徑，復穿行梯形級田而入一林木茂密之山麓，是為那戛村民捨薪伐木之森林備藏地段。循路前往，屢見燒石成壑之墳墓，壑之上面常利用為農人休息處所，壑之中央突高者為墓中人表示形像，壑之上亦有裝設大石小石各數塊者，大石藉以標誌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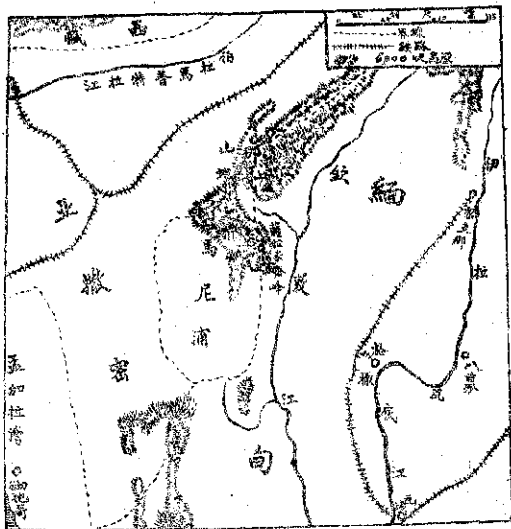


圖 略 域 區 戛 那

生前曾獵獲客頭若干顆，而小石則記明此勇漢曾娶婦妾共幾人。余於一塚上發現紀念大小石多至六十二塊，以此紀念，不能謂為那皇民族祇注重兇悍掠奪，而當視為此死者已盡其人生職責。蓋以一小村落，處於鄰境暴力壓迫之下，非極端尚勇稱家，不足以圖自存耳。

那皇墳墓，恆自村落沿途修置以達於農山，伊等觀念，深以為死者靈魂能贊助農人使田苗旺盛。那皇民族獵取客頭之風俗，亦泰半由於欲多得死人靈魂贊助農事之希望，故保持至今也。

忽見修竹成林，石牆高聳，則余等已達村落附近矣。此種石牆，環繞建築於坡頂，用為堡壘，以資防禦外敵侵入，耗費巨大工程，設備堅強守衛，亞洲各處原始式生活民族中，殆無可與那皇相匹者矣。

有一小徑穿過石牆，循徑上升，則兩旁懸崖盤繞，階級陡峻，引余等主一大牌坊式建築，其內開堅厚之門數道，門上雕刻，各有意義，如刻獵獲人頭以誇耀勇敢，水牛頭以表示富裕，婦人乳頭以前求豐年，若有壯士數人據守此門，強敵決難攻入。

再從小徑經一空巷前進數武，即行抵村內。最惹人注意者，即村民所稱為童子室之三角形多數建築，其構造以巨樹幹為立柱，而飾以雕刻，樹上架椽，覆以木板成平臺，葺茅草以鋪屋頂，臺上空曠，專供兒童及未婚男子寢息

之用，若已婚成人，則視此室為俱樂部性質，所以作休憩之地而已。室之四週有長廊，懸掛裝置祭神食品之竹籃及粽葉，村民亦休息於廊下。

那皇民族屬於藏緬系，其軀體面貌與滇緬藏邊界各民族略同，其服飾則頗與緬系貝殼之布裙，上身有袒露者，有裹襪白色間以黑條之布單者，頸上多以料珠貝殼及藍石用線穿聯成串圍帶之。青年男子，蓬去頭髮，祇於腦後留一小辮，以各色羊毛纏辮之，兩耳穿孔，貫以紅或白色羊毛，富者於臂上帶象牙製之手鐲數圈，其重量常逾數斤。

婦女皆於門內作佻妮態伸首外窺，其兩耳帶重大銅環，常用一布條繫其頭髮，而以條之兩端支持耳環，使不下墜，婦女面容，雖不足稱美麗，然皆身披深藍色布單，表現一種和藹親善之印象，極可人意。

村落地形，層疊如階梯，每層居戶，多至三家為止。若欲遍歷全村，則須昇降無數石階此徑。試立於一家門前而俯視，則下層鄰家之屋頂，即在吾人足下三丈許之深。

村中青年，每於暇時，踴躍童子室之臺上，手持檳榔盒及米酒筒，談笑飲嚼，踴躍四圍，舉凡村內之黃色各茅舍，三角形之童子室，搖曳於微風中之竹林，圍繞村旁之蔥鬱叢林，山麓及平原中盪漾之稻田，悉一一羅列可數。若村民所祈禱之鬼魂果顯神靈贊助農事而收穫豐稔，則此一年間，閭村老少可享暢飲醇酒逍遙浪漫之生活矣。

舌中沒骨

竹生譯

——種句民歌——

(男唱) 相思對誰言？

愛伊鬮影纖纖！

但伊是舞妓呀，

可能共緝良緣？

★ 追念！

追念！追念！

相思無眠，

國王千歲太子，

尚把流淚乞女熱戀！

★ 相思無情，

永規無盡；

說的心兒顫動了，

你歌舞中的美雅矣！

★ 正開放的香花，

蜜蜂兒將它吸啜。

想呀！戀呀！

常把妓容記裏！

★ 罷了！

罷了！罷了！

沒勇氣，難道這倒！

邊陲雜感

天地一庵主人

一

玉斧誰揮大渡河？只今難返魯陽戈！藩籬惟九龍江耳(註二)；根據如三鴉

磯何(註二)！鄰厚康傳歸印度(註三)；國存環顧愧暹羅。西南多少蠻夷盡，恨

殺當年無財佗(註四)！

二

錯認金沙不共航(註五)；迢迢兩段局全張！永積惡例開三角(註六)；未定

危疆紫玉王(註七)；氣讎金銀宮雁香(註八)；關秦銅鑼漢誰荒(註九)。最憐八

百媳婦國，各抱琵琶天一方(註十)！

三

卅年北段甚塵囂，宰割由人氣自撓！有我河邊樓奕竹(註十一)；木王地盡

樹葡萄(註十二)；空則布底留多壘(註十三)；已讓耶穌入不毛(註十四)。一事

悵然難可說，年年洋脚有人包(註十五)！

四

百年不及此爲戎，舉國如吹過耳風！片馬警曾經一鬧，獨龍危豈止三空？

(十六)半添紫綫高解質(註十七)；陡接來波擦瓦隆(註十八)！此是銅牀及腐日

；翁家猶自作癡賢！

(註一) 昔人謂六宣慰爲藩籬，今僅存車里實怒耳。車里俗稱九龍江。

(註二) 三鴉磯入莫拉，易名密支那。處緬甸鐵路北端，軍鎮也。英人經營

吾中沒骨難開口，
相思痛苦同誰告？

★ ★

〔女唱〕釋迦牟尼前所修，
男人的心不可靠；
苦鐵眉頭細思這，
不知怎樣才算好？

★ ★

「英！英！」嗚聲刺耳鼓，
甜蜜却又苦！
愛呀！戀呀！
儂心為哥已麻木！

★ ★

每次在歌舞台前，
往來交流若視線；
那般情境面尋研，
我已為情愛所牽！

★ ★

心心相印已久，
夢魂常相勾留；
他微笑含著熱情，
儂心已為他有。

★ ★

咫尺天涯驕爾，
怎的他老不開口，
這真令人惱呀！
相思到什麼時候？

北段未定界，皆以此為策源地。

(註三) 緬甸隸印度總督。

(註四) 英初滅緬時，曾向中國駐英公使聲明見中國旗即止；聞長馬武相揭保路之旗幟駐紅鮮河，英兵見之，即不再進，所保全猶不少。

(註五) 詳編成初議兩國同航大金沙江，雖亦不免有失，然不致如後來之甚。

(註六) 猛卯三角地，以每年一千盧比承租與英。

(註七) 南段經兩國會同勘劃為已定界，惟由南定河一段，因富於銀礦，英欲深入囊括一切，故相持不決，仍為未定界。地為卡瓦所據，部落分合無常，今由五省分領，俗呼為五王，中國置之度外，英雖籠絡亦不能有也。

(註八) 乾隆時，宮裏罷開老銀廠，吳尚賢開茂隆廠，皆盛極一時。老銀廠近班況，英人組織大公司從事開採，茂隆廠在班洪及耿馬境內，廢置已久。

開英公司總理曾潛來探查，攜往化驗，礦質甚佳。

(註九) 喇初八關，僅存神護、萬仞、巨石、銅壁四關，虎踞、天馬、漢龍三關皆劃入緬境；鐵壁則失其所在，蓋亦淪矣。

(註十) 八百媳婦為六宜總之一，與緬甸、孟養、木邦、老撾、車里並立為國，今經甸孟養木邦歸英，老撾歸法，八百媳婦則為英法暹羅所分割矣。

(註十一) 北段未經會劃，英人於光緒十六年，越石我河而東，燒殺茨竹派賴各寨，為英人自由山動作經營北段之始。

(註十二) 木王地亦稱坎底，處邊立開江上游，為北段最大平原，土地肥沃，英人初設滿荷府，後改廳。

(註十三) 江心坡有大石穴，野人謂為王尚書營盤，王尚書即三征麓川之王驍，野人語亦稱王尚書為五布底，五布底者，法律之意，意謂王尚書為法律

滇邊民族來源問題

呂屠

雲南是人種最為複雜的一個省份，這些民族是怎樣一個來源，在人種學之研究上不能不算是一個有趣的問題，系統的研究當然讓給專門的學者們，我打最在這篇短文裏用幾件小事情來說明一下三數種民族的來源，以備學者們底參考。

第一，就信仰上說，孔明在濮曼（即山頭）及卡瓦底腦中是一個最高的尊神，丞相天威不僅表現於政治上或軍事上，實是表現於宗教的信仰上。這事例給與我們的斷案是：濮曼卡瓦底祖人是雲南的土產，至少在三國孔明征南時他們底祖先是繁縷於雲南境內的。騰衝距城三十里許有名卡拉者，疑與班洪之卡瓦同祖，現已同化為漢人，十九為孟姓，或為孟姓之後裔。栗粟不信孔明，似非滇省土著；其源來自西北，為藏族之後裔。裸羅苗民在雲南之歷史甚久，皆不信孔明，則因其居住地在滇東北，或與孟姓事件無干。在這裏我們又得了一個證明：孔明征南的路線是經由越嶲西昌會理而至大理蒙化或保山順甯，總之是在今之滇西各縣，其所渡的咸水，非大渡河即金沙江。

第二，由語言及頭骨上推測，擺夷與暹羅安南及廣西某部份人同祖，其人為南方之土著民族，後分支為若干，漸向北移，始散佈於滇西南各邊地，名為擺夷；古書中有所謂「黔」族者，其字「从手旁从單」，謂在永昌散外，即景擺夷。此種人俛仰，與暹羅人同信仰；不信孔明，當然與濮曼等族異祖先，其移入雲南境內，必在三國以後，故與孔明故事無關。

凡上所言，信手拈來，不足以言研究，聊補空白而已。

所從出，尊之至也。

(註十四) 各種人皆信仰孔明，耶教士創為孔明轉世為耶穌之說，以愚土人，可笑也。

(註十五) 英人經營北段，每年僱馬二三千匹為轉運之用，今已二十餘年，皆由中國人包攬，謂之走洋脚。

(註十六) 北段東北角曲江上游，亦稱獨龍江，英人勢力尚未達到，僅此而已。然與我苗苗種中隔高黎貢山，每年雪封路斷，互七八月之久，形格勢禁，政治經濟皆無從設施。三空之厄見漢書。

(註十七) 光緒三十一年會勘北段繪有五綫圖，英主循高黎貢山脈為界，即紫綫也，二十餘年自由經營，皆以紫綫為設本。

(註十八) 緬甸為古米波地，北至八寨以下之瑞姑而止，與康藏風馬牛不相及，自有慣習界務，北段遂接西康之察瓦隆矣。



到新防地 女兵

一 別了大武漢

渡過日茫茫的長江，穿過車水馬龍的熱鬧場，帶着一顆活躍的心，雜在隊伍中，在擁擠的車站上流了幾身臭汗，終在三等車廂裏找到個座位。

眼前輾轉着幾十張不同的陌生面孔，不時投來一瞥驚奇的眼光，似乎這女兵身上藏有著什麼魔術。

過多的炭酸氣，混和着濃厚的香煙味，把車中空氣板得說不出地污濁，加以嘈雜的各種聲音，令人因窒息而感到了幾分煩燥。

時間已是四點二十分，尖銳的汽笛聲嗚嗚地怒吼起來，車開了，車身壓在鐵軌上，轟隆隆地開始它旅行程，車外高樓矮屋，街道人羣，都迅速地向前倒退，眼前展開著一片廣闊的綠野，兩旁柳絮隨風飄舞，輕盈似飛燕掠過車窗，血紅的夕陽，躲在太空一角，金色染遍了芳草，大武漢忙碌的情形在暮色中漸漸淡褪下去，看著大際模糊的弧線，心頭忽然漾起一疊微波，似是幾分惜別滋味。

我永忘不了大武漢，為的是它在我生命的過程上印上了烙痕斑斑，人海風狂，駭浪驚天，我從這裏才開始認識人生與這時代，也從這裏才開始踏上了對於這時代與這人生之苦戰的途程。

民族解放的熱情在血管內沸騰，救亡工作時烈火在身體內燃燒，環境壓迫著我們，時代推動著我們，為要完成新女性應任任務，我們不得不丟下書本，披上戎裝，從萬里外的雲南跑了出來，寄迹在這武漢三鎮，天天盼

飛將軍讚

徐嘉瑞

到塘沽去

青天像一片藍色的海水，飛機在大海中振盪着自由的羽翼，中華民族在自由的羽翼下面誕生，六隻英勇的大鳥，在大空中飛行，向着敵人底降營飛去，給打擊者以最疼痛之打擊，機件壞了。

梧桐岡的名字響遍了中國，農工商兵都知道這英勇的戰績。

他這一次真是不幸，在半途中機械已經損失。

像一雙垂翅的火鷹從半空中降落，他搖手向他底朋友告別。

希望他們努力去喝敵人紅血，他現在是遭遇到不幸的變故，無價值地犧牲在荒涼的原野！

別了！弟兄！翁！翁！翁！翁！翁！國家命運在你們手中。

別了！弟兄！別了！

望着勝利的消息，也天大盼望着能夠到了前方。

可是軍事上儘不需要我們上前，於是戎馬會生，倒也落得幾天清閒，三鎮雜耍，蛇山盤繞，潑潑長江，悠悠白雲，在我記憶裏留下了難忘的痕迹。

無疑地，武漢在今日之抗戰形勢下已成了主要市鎮，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的中心；牆壁上貼滿了各種各樣的抗戰標語，書店裏擺陳着很多的出版物，形形色色的雜誌書籍；△△辦事處一類的招牌陡然增加了不少，金融資本都一齊移到夏來集中；據說三四月來武漢人口增加到兩倍以上，它差不多成了今日中國最大市鎮之僅存的碩果；它豈僅是捆紮着自西而東、自南而北之交通要點，同時還掌握着全面抗戰力量之總發動中樞機。

是的，這一切都在說明着武漢之重要性；但另一方面，這重要性也就是招成禍事之根源；敵人底進攻當然以

想取武漢為目標，當敵人底軍事勢力雖尚未能達到這裏之時，而擾亂工作却可以早於今日實行起來；於是敵機幾十架飛轟武漢之事件發生了，在敵彈之爆炸聲裏，我才開始親眼看見我衆多同胞被蹂躪與被摧殘之鮮紅的血迹。

我全體民衆之感情因敵彈之轟炸而恐懼震懼，但也從敵彈之轟炸結果裏加深了我們底仇恨與發動了我們底憤怒；我們誓將敵人趕出去！

洪水漸漸漫溢到兒來了，風暴助長着聲勢，武漢英勇的健兒們快築起我們鞏固的堡壘來，以我們底血肉長城保衛著我們底土地。

車開得更急了，似雷擊一般地直驅前進，心隨著車輪之跳動而高漲，而躍動，別了！大武漢！現在我們暫離開你底懷抱，投到更前線去，我們六十軍已擔負起一部份保衛責任，留著敵人底炮火前進！前進！前進！

滑翔降落

他運用最靈巧的方法，很順利地降落在地下，他準備著最後犧牲，拔出胸中的手槍對準他四周的敵人。

不是敵人，是我們自己老百姓，一個漁父，一個農人。

他們在血汗中工作，在炮火中栽種寶貴的穀粒，在風暴中和自己底命運戰鬥，日光和風濤把胸膛吹曬成銅色。

「你日本人！炸死了我們底同胞你就是你們，今天教你嘗一嘗鋤頭的滋味，殺入的都要把血脈來還清！」

「我們是中國底飛機，今天我要飛去轟炸塘沽，不幸落在你們底土地上面，你們都是保衛中華的農夫！」

「你為什麼穿著奇怪的服裝？」

「飛行的將士都是這樣！」

「你的名字必得報告給我？」

「我是中國的戰士孫桐崗！」

二 在鄉下

宿營地在火車站旁村落裏，因地勢關係不能不分散開住。村子周圍是浩瀚綠野，沒有山，沒有叢林，只是一望無際綠油油的麥田，池畔幾株青柳伴着春的寂寞，田裏的豌豆花露豆花開得多麼熱鬧，彩蝶似地偎倚在綠葉下，飄散著芬芳的香氣，水邊草叢中青蛙不停地奏著交響曲，在這平靜柔和的空氣裏，若沒有空襲，沒有軍隊駐紮與調動，那誰也想不到這就是接近戰區的防地。

鄉裏農民真誠尊敬厚待令人想念，他們和悅的面孔，殷勤地慰問，常使你感動得如像見了自己親人一般，只要你底態度和藹，全他們多談談抗戰故事，他們更悅服地親近你，六十軍底軍紀曾得過榮譽，加以本軍士兵長官，多數是純良厚道，沒有欺詐行為，可以說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得老百姓的歡迎，我們很容易地能做到軍

民聯合與老百姓打成一片，假如你幫助他們寫寫信、醫醫病、或做點困難的事，那他們更感激得不知怎樣似的。他們會把他寶貴的東西如雞子菜蔬之類的食品，很誠懇地送了來給你，子是官長士兵也就把城市帶來的物品送給他們些，這親洽的交往勾連了彼此面的情緒。

村中住屋大都是狹隘黯淡，沒有充分陽光和空氣，只要有可以安身的地方，不管草堆、棚架、竹窠、都變成了行軍床；清潔小菜，充當了臨時辦公桌；清淡小菜，粗糙硬米，黃泥似的湯水，展開了我們抗日之有意義的軍隊生活。

軍隊中工作後之唯一娛樂，就只有歌聲，每晚雄壯激昂的歌聲震破瓦屋，使人忘了疲勞，添增不少激發高漲之情緒，歌聲普遍地傳遍了村中，小孩們也挺著小胸脯高唱「打倒日本！」「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麻木的羣衆漸漸地醒了，平靜的

一隻狗

那面來了一隊戰士！

他們底陣地被敵人佔據，一千五百個弟兄在戰壕裏犧牲，他們底隊長已經去投降敵人，只有他的一隻狗不肯和他同去，它底品格始終是要保存，兩百個弟兄牽著這一隻獵狗，向孫桐崗將軍致敬：

『你是我們中國的戰士！』

你底姓名照片保存住每一個弟兄底心裏。

你因為機械損壞才降落到這裏！

我們真是萬幸，在艱難戰鬥的當中遇見你！

真是高興，真是稀奇！

和飛將軍握一握手！真是我們學生的幸福！

忠勇的小狗兒跳起來了，俯伏在他底胸前，嗅著他底手套去，獵人、漁父、士兵、小狗，高聲地叫起：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村莊亦活躍起來，新的力量已長在每個人底心頭。

三 兩個動人的故事

『誰說祖國會滅亡？誰說中華民族底兒女不能自強？民族革命之火焰已燃遍了東亞的版野，反抗的種子已深植在每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底心中，奮然快要炸裂了我們底喉嚨，痛恨深著我們胸膈，每個人都捏緊拳頭要從鋼錠的魔手下擠出一條生路，老的，少的，只要有血性，有熱情，誰願卑辱地投降！』

那是一個清麗早晨，大家剛從被窩中爬起，洗臉漱口，正忙亂著，誰也沒有注意到幾時跑來屋裏一個小孩，他恭敬有禮地向團長官行了個禮，即服著小嘴巴侃侃地談起來：

『長官！清麗洪亮的湖北腔調。』

『我要同你們打仗去，在你們都下吃糧；你能帶我去見軍長嗎？』他挺著小胸脯，轉著一對靈活的大眼睛，神

氣十足地說。

他不平凡地談吐，和有禮貌的英俊姿態，使大家都好奇地把他包圍起來，一致地問他：為什麼小小年紀就要當兵？

『爸媽老了，不能做工，家裏生活，由哥哥一人負擔；前幾天縣裏來抽丁，哥哥不能不去為國出力；可是爸爸又沒人養活，因此我願代哥哥出征打日本鬼子去！』他激動地說著。

『你要當兵，怕不怕日本鬼子？』

團長官問。

『不！日本鬼子不中用！他有槍，我有拳頭和他拚，怕什麼！』

『可是，你年紀太小了，拿不了槍桿！』

『我年紀雖小；前天我邊打勝隔壁阿鉄呢！』他頑強地握了握小拳頭。

『你還是再讀兩年書罷；等大了，又再打鬼子去！』

『不啊！我要當兵去！我就在你們部裏！』他有幾分失望了。

用血寫滿這篇偉大的史詩

震聲

漠北的烽火高沖，
華北的炮聲轟隆，
爲了瘋狂的劍子手橫行，
使我們美麗的秋海棠葉裏，
捲起了血雨腥風。

我們並不怕血雨腥風，
新生命正要這血雨腥風來播種，
爲了民族解放的神聖使命，
誓願流盡四萬萬入底鮮血，
把亞東大陸染紅。

我們正歡迎血雨腥風，
把劃時代的波濤緊緊推動，
爲了人類正義鬥爭的勝利，
決心擔當目前的一切艱苦，
忍住產前的劇痛。

咬緊牙關，忍住產前的劇痛。

「小朋友！你底勇氣真可嘉，不過現在還輪不到你去當兵，你應該多讀兩年書；你哥當兵去了，政府自有辦法撫卹你家中；你回去勸慰你爸調和哥哥，不要鬧感罷！」M長官和厲地勸慰他說；終於在大家勸慰和鼓勵聲中將他送走了。

晚上，趁着薄暮的景色，去訪問鄉鄰，和伊們個別談話，大姑娘、小孩子、老太婆，把我們包圍得緊緊地；驚喜喜悅的表情流露在伊們底嘴角；詢問道，詢問那，當我們告訴伊們我們是從軍出來打日本鬼子的，伊們更羨慕欽佩得什麼似的，一個胖姑娘和一個中年婦人熱情地握著我們底手，說：「女同志！帶我們去罷！我們願當兵，全你們一塊兒上前綫打仗去！」

大姑娘更接近一步，用富於表情的語調說：

「喂！女同志！東洋鬼子真可惡！我們曾聽過從前綫逃來的親戚說，

東洋人燒殺搶擄，無所不至；尤其是我們婦女，更受盡凌辱，那些流亡着的同胞真夠慘，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沒有吃、沒有穿、沒有住處、賣氣力也找不到主顧、凍死餓死到處都是；你想，叫什麼世界？以我等人家數來，不如我們先殺過去，橫豎沒命逃活；要逃，逃到那兒去？那兒有我們安靜的土地？爸說我倒有些志氣，只是女孩兒家辦不到；我不服氣，你們不也是女孩兒麼？你們不是也和男人一樣地上前綫打仗，我可以拋棄家庭武裝起來，和你們一齊去，我相信我可以做很多對國家有益的事情！」

伊們感佩真拳的言辭，使我們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勞動的大衆婦女，一樣能愛護祖國，具有民族意識，只惜無人領導，將伊們組織起來加以訓練，若然，這也是一支生力軍。

伊們又要求教伊們唱歌識字，歌聲剛開始，許多由田裏工作轉來的農夫也圍攏來靜聽，小孩們隨著歌唱，

噴出血彈，把東亞大陸染紅，
爲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光榮，
爲了全世界被壓迫的大衆，
我們應該拿出堅強的力量，
站在時代前綫打沖鋒。

沖鋒沖鋒，沖破日寇妖魔宮，
掃蕩漢奸底春夢，

爲了完成新時代的這篇偉大的史詩，

我們願以滿腔赤血作墨點，

無數頭顱作句讀，

寫出暴敵的殘骸，我們的英勇，

留給千載下的子孫來朗誦。

你看楊明姚蓉的浩氣貫長虹，

你看郝軍趙師姜旅的血花沖蒼穹，

中華民族已經翻身變蛟龍，

讓我們以血抹鐵頭，

塗滿這篇偉大的史詩，

留給我們底子孫，

在自由的空氣中高聲朗誦。

不移時，「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的歌聲充滿了周圍，傳遍在村裏的每
一個角落，每個人底臉上都添了一層

山地行軍

王自新

興奮的顏色，直到喉嚨有些暗啞了，
伊們才滿意地放我們歸來。

休息日除外，跌了十八天脚板，

七百餘公里旅途，總算告一段落；如

今，已是身在貴陽了，雖然前途尚無

止境，但循公路前進，俱是康莊大道

，跋涉之艱難可以稍減，記得初入貴

州境時，頗感覺「地無三里平」的隴省

，較之本省，更可稱爲多山之國。有

時公路約迂迴，竟與舊路里程相差二

四十里，長途行軍的人，只要可以稍

省脚步，那就事關走崎嶇的舊路，但

舊路因爲寬廣已久，有些運路跡都不

存在。這時，每一個行路人就必須日

己開闢路徑才可以踏上「明大」的大道

，軍官們常常鼓勵士兵說：沒有路，

我們自己可以開闢呀！

將近貴陽那幾站，走的已全是汽

車路，因爲這上面加過不少人工，原

來自然不平，也已稍稍平坦，論理

，這比上下山坡的灣轉險難要好走一

些兒，可是這文明時代的產物，壓根

兒就只在和車輪親近的便利上打算，

於脚板之是否適合，自然沒有管到

，士兵們既未曾受過近代文明的洗禮

，也沒有坐著汽車任便方「流汗」的福

份，其責任絕對是跑到前線流血，因而

跌脚板是活該的，沒有錢買草鞋穿，

光脚板也還不失爲經濟的原則，官長

也知道這是士兵行軍生活中的一種苦

痛，可是誰也沒有辦法，下級幹部，

一般是窮，照顧自己已不了，還能有餘

方來照顧弟兄。

目前根本是個苦難時代，我們是在苦難中成長起來的人，苦難便是我們底教育，我們底生活。眼若苦難在我們無情的搏鬥中擊毀時，我們明天的光明便可以出現。

每一個長官底心的深處都隱藏著這樣一點希望，也時刻用來與士兵共勉。

抗戰以後，貴陽在國防上之重要性相隨增強，新的血流，也逐漸由沿海沿江注入這古老城市，雖然現在它

底古色古香依然不改，但一天天地生長起來的新力量，受到新的血流來滋養，一個活潑健壯的新貴陽，是可能在國防需要之下降生。

眼前最可注意者，就是貴州全省雖在生產建設之邁進途選中，仍然烟館林立，即如省會貴陽也未嘗稍減。

比如在昆明，多是還多，但像貴陽這樣可以公開發賣之情形，都已沒有。我並不認為如昆明一般地禁止私人發賣便行，我底意思是要趕快逐步實施有效之禁烟辦法，使鴉片之患永遠絕

跡。像昆明那樣禁烟，也無非是把私人發賣的利益，收為公衆（私禁）專賣的利益罷了。

貴陽附近幾天路內，人民底覺醒程度較本省爲好，無論趕馬挑担的，也都知途中日展開一生死決戰的意義。在離貴陽四站之鎮寧，進入茶舖內，與本地人閒談起來，還時不時涉及國際政治，談吐見解，也大致不差。而對於抗日軍隊歡迎歡送之熱烈，又是本省各縣所未有。由此可知其文化程度還不十分落後。

(接第八頁)火力，在持久中我們生產著我們底火力，在持久中我們得到外國火力之接濟，一切都是從持久中來的。

精力——很簡單的，我國以自衛戰而士氣雄壯，敵人以侵略戰而士氣衰頹，可是事實上却造成反比例的結果。這是戰爭初期的情況。

實踐是真理的磨石，真的越磨越利，假的一磨就鈍，敵人反戰團體之日益增多，就是明證。我們呢？也在實踐中激增了士氣以氣。

兼之，敵人初初離國，尚沒多大戀鄉之情，倘日子一

久，則生戀鄉之心，而反戰之要求亦必隨之而出。加以到中國後之恣意濫殺搶掠，亦當消滅其不少志氣。

國內的勞苦大眾不也一樣地爲隱閉與欺騙而暫時安定嗎？可是時間一久，他們將會明白而突變呀！
看者罷！日本帝國主義的毀滅上是有日本人民底血、日本人民底槍的。

★ ★ ★
委員長偉大的昭示：「中途妥協便是整個滅亡」，是每個中國人應該澈底了解與信仰的。

編 後 記

本刊立場已一再報告於讀者們之前；茲再簡單地說：我們是不肯於抗戰的原則，而加上所在地實際問題之討論的。爲切合於特殊立場計，我們肯偏執於實際問題；因爲必須如此才足以見出本刊之特色。我們在此地要利用後方尙屬安全的環境，從事一點無人研究、而在今日又爲吾人所不可不知之西南邊地問題，或者說是邊疆問題；這絕不是徒勞的工作，至少在我們是這樣地想。

武漢廣州失陷後之抗戰局面又是新的一新的轉變，這在今後在抗戰工作裏責任將益加重，邊疆交通線將成爲敵我共同注意之一事件，我們對此擬作一詳細之討論，尙望讀者們能賜以寶貴的指示。本期後擬接我後方陰謀及我之對策一文，雖非專就交通線立論，却爲後方不可忽視之重大問題，文內所舉皆實際事件，這些消息或者是在內地所不易聽到的。

婦女改換運動之將來及當前任務

爲現階段社會問題之理論文 作者下筆時是我過很大的思索和考究的。

從四種力量論到持久抗戰是遠方的寄來稿，根據他底來信，我們知道作者是一個有志的青年，他是在現社會裏不斷地鬥爭著的。本刊在另一種立場上，很想變成青年或大衆的喉舌，因之，我們希望凡是苦鬥中的青年能隨時寄給我們此稿件。

一個非思想家也必須知道的陳舊問題一文，在眼前我們的文壇界內尚不失其應有的作用，作者是一位潛心思考具有學養的人物，我們不得將它輕輕地忽視過去。

幾篇研究緬甸問題邊地問題的調查筆記的詩文，皆爲珍貴材料，邊陲雜感一詩係以詩的方式記出邊地勞務諸問題，爲最可寶貴的作品。本刊期由這些材料上表現出特殊的色彩來。兩篇文藝筆記是兩個青年從軍的作品，兩人中，一個是跟六十軍出去，一個是跟五十八軍出去，兩人都是

能於苦鬥的青年，在兩篇筆記裏可以見出他們的底真性情與真生活。

徐嘉瑞先生常爲我們寫詩文，我們是非常感謝的。

最後我們承認我們不可避免的缺點是印刷太差，因字粒不敷應用，不得不不用符號來替代，這是出於社會物質條件的限制；我們除了向讀者深深表示歉意外尙能有甚麼好的辦法。

本期因爲有兩篇文章交來太遲，以至延期出版，我們對此，亦極抱歉。第四期大半已經印出，廿八年元旦定可以和讀者相見。第四期內還有著一篇談國起義之寶貴記載，是值得向讀者預告的。

晨 曠 月 刊

編譯者	李 生 莊
發行者	廣 雷 師 學 校
印刷者	藍 華 光 印 社
代售處	華 越 新 文 化 書 局
	昆 明 各 大 書 局
	仰 光 鼎 新 書 局
	滇 羅 中 華 商 會

本期售價一角

1939

年

第

卷

第

4—5

期

晨 曦

第四五合期

本刊已呈請註冊

(定價國幣壹角)

編輯者
朱進之
劉堯民
張心騰
震聲
震聲
李印泉

出版處
雲南省立圖書館
騰越縣文化書局
仰光新書局
昆明生活書局
北新書局

目錄

元旦頌	艾而	悲華經合雜記	朱進之
歡迎一九三九年	李生莊	幾調詞名的來源	劉堯民
紀念雲南起義紀念日	李生莊	心聽漫墨雲	張心騰
關於護國紀念答客問	天地一庵主人	過猛即荒蕪	震聲
二等兵陳維護	徐嘉瑞	存退居太	震聲
抗戰好轉	尹澤新	肅州抒懷	李印泉
滇緬交通繞問題特種引言	李生莊	暴風雨中掉燕	彭桂琴
上將委員長	李根源	給摩登的通信	杜規
上雲南全省公路總局電	李曰煥	流亡之聲	彭桂琴
關於滇緬鐵路短段路繞問題	李芷谷	登荒	白平陪
緬漢鐵道路轉題	李生莊	我所希望晨曦	彭海
科學的年齡	謝煒祥	為印刷糾紛告印種人	呂屠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日合刊

禮 頂 旦 元

—— 而 艾 ——



用殷紅的鮮血來點染今年的春聯，
用礮聲炸彈權代驅逐鬼物的砲鞭，
誰能說這不是人間喜慶的紀念？

謝謝法西軍閥你的鐵蹄將我錦繡河山殘踐，
看劫灰裏留下我文化上不少的斷瓦殘垣，
人哭鬼啼都掙扎着爭取生命的前綫。

雖不必說大兵之後所遭遇的必定是兇年，
但做這時代的人誰能保其一定活得到晚間，
同志們，且無妨苦中作樂，權度此新年。

讓憤怒的情緒來開創我們另一階段的新紀元，
讓鐵的意志與熱的血液担負起此時代的巨艱，
這難道還不可以紀念中華民國成立的第二十八年？

歡迎一九三九年！

李生莊

當歲聿云暮，一九二八年送去了中國抗戰最苦難的關頭，遠東的平靜局面被瘋狂的倭狗攪擾得烟霧瀰漫夾纏不清時，突然得來了英美對中國之信用貸款發展中國西南建設的消息，這無疑是一件不僅震驚日本而且是震驚全世界的大事；它一方面可以支撐中國持久抗戰的力量，他方面即將維持國際貿易在遠東的平衡，而，在我們，今後，已有可能得到強大的同情者之援助。這在中國之抗戰過程裏無疑地是個新局面之展開：

第一，我們的出國海口既完全為敵人所佔領所封鎖，則持久抗戰所需要的軍實之接濟和補充，在運輸上不能不根本成為問題，而在此時，英國借款修築滇緬鐵道之議乃成，西南出國路綫之打通，總政府給吾人之運輸上以絕大便利，吾人敢大言今後吾人軍實之輸入可望其源源不絕，敵人即欲封鎖我們的出國運輸綫亦無從封鎖，仰光海口間接給予吾人之便利將遠勝於我們直屬境內的各海口。

第二，我們課驗我們的最後勝利是有靠於持久抗戰的，但抗戰要能持久，須有所以能持久之物質的或精神的條件。屬於前者，我們要增加物力，一方面在國內竭力尋找機會努力生產建設以增益抗戰需用，他方面向國外購備軍火及有關戰爭之器用以加強抗戰力量，而這些，在一九三九年都必能實現。屬於後者，抗戰必勝，必先吾人決定抗戰信念，現在我名城雖盡失，重要交通綫雖亦作九為敵所據，但敵之得此並不足以制壓吾人為民族解放而激振着的心，吾人爭取生存的熱血將隨着一九三九年的到來而愈加沸騰，吾人反亢侵略的信心亦將隨着一九三九年的到來而越更堅定。

我們歡迎一九三九年；我們將以一九三九年做我們的民族復興年，我們將在一九三九年內為世界人類奪取正義和平去實現人類之最高理想！

紀念雲南起義紀念日

李生莊

就一般的來觀察雲南起義紀念即所謂護國之役之重要性，誰都會說：它是推翻帝制與再造共和的。這不錯，因為護國之役對中國革命史上所完成的使命與應盡的任務的確有着劃時代般的重要啊！

幾十年來的封建制度，因因相循，傳流到了滿清末季，一方面封建制度本身既舊老得呈現出百孔千瘡與奄奄一息之龍鍾狀態，另一方面則新興的民主思想正如春雷被耕生的嫩蕊欣欣然向大地爭取其應得的繁榮，而際遇表現到了政治方面去，辛亥革命便得以民族解放的姿態而出現，它顛覆了專制政體，摧毀了封建殘壘，實現了民主政治，完成其所必然担负之社會的與歷史的任務。

不過，辛亥革命並不是民主思想在中國之全盤地實現，它，也如歷代改換朝代般的，不過換了一換統治的人與統治的機關罷了，思想上之封建殘留依然是根深蒂固，以新興的民主思想之脆弱的勢力是難於將它克制下來的。袁世凱以曠世的梟傑，挾其雄厚的勢力，購新生的民主思想

壓抑，當滿清的皇位新覆之餘，他底野心使他將中國的政治再攔阻到專制的寶座上去，所謂護國之役便以反抗迫新起的反動勢力而得完成其歷史的任務。

復次，近二十餘年來中國之若干次革命，每一次都以日本扮演者或助或贈的主要角色，就是說日本始終是中國民族解放革命之對象；袁世凱的帝制是與二十一條約有關的，而五卅的起因誰也知道是日內外紗廠之殺害工人顧正洪；至若九一八後，七八年來，我們的敵人，猙獰的面孔畢露，到現在，他佔據了我們底名誠，破碎了我們底河山，使我們民族蒙恥，家國貽危，我們的仇恨加深，我們的痛苦加甚，於是，我們需要革命，更需要反亢，志切圖存，恢復河山，乃是我們當前的任務。

我們要以加強抗戰力量 and 決定抗戰信心來紀念雲南起義紀念日。

關於護國紀念答客問

天地一庵主人

護國軍毛槍隊長，養病天地一庵，落落然耳無聞目無見也。一日，有不速之客來，正襟危坐而問焉，曰：「今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護國紀念之辰，亦既通行國中，多歷年所矣；雲中為首義之區，當事者將於是日有所裝飾，以資於式，昔護國軍之起，吾子因身在行間者，獨景增歡，安能無感，茲豈亦有所述以告國人乎？」曰：「噫！吾病未能也！吾年半老，又嬰未疾，一臥年餘，吾身固如槁木，吾心且如死灰矣！雖使天崩地折，吾猶漠然無所動于中，紀念云云，吾又何感焉！雖然，守護袈裟老僧，入滅盡定，歷劫不遷，一聞佛出世法螺，遽爾出定，當機之感，有不可思議者；吾自謂無感，然聞子言，吾心殊忪忪然。迴想當日羽檄紛馳，急於星火，肉薄糜戰，矢盡援絕，危機四起，萬死不顧，生之狀況，都如過眼烟雲；惟一念及，槍如驟雨，血肉狼藉中，虜食露宿，生死共命之人，至今零落殆盡，且多非正命者；其幸存者，已寥落如辰星。相距十三年耳，今日言此，吾已知白頭宮女，坐話玄宗，世學滄桑，此真使我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者矣！據懷舊之蓄念，吐滂沛乎寸心，吾之不能忘情介，獨惟是耳。

此比於山陽之笛，黃公之煙，文人結習，殊無與於治亂安危之數，而又何述之為！抑吾固無所說，顧不述又不足以壓吾子；吾，野寺疏鐘也，不叩不鳴，無已，子試更端叩我，吾亦略無矜持，稱心而談，其可乎？」

客曰：「唯唯！昔護國軍之起，與袁世凱帝制抗耳，顧命名不針對帝制，而曰護國，此豈亦有說乎？」曰：「善哉問！微子言，吾亦將言之；方事之初起，倉卒調發，無名義，故護國軍前隊已次川邊，猶沿滇軍固有建制，然名義不定，內不足以明系統，外不足以正聽視，蔡松波氏始據水樂爾難之例，欲以討賊討逆立名，意亦為帝制也。其時適當歐戰初期，歐人無暇東顧，能置陸中國者，獨日本耳。然大隈內閣，方以廿一條臨我，強敵遠陬，可痛孰甚！乃袁世凱別有肺腸，國難之不恤，方且利歐洲多事，欲以甘餌塞一國之口，以求其所大欲；周自齊之銜命東徂，其明驗也。袁氏以石敬瑭自待，而鄰國亦將以之為劉豫張邦昌。帝制告成，國且不國矣。拿破崙稱帝，共和亡而國未亡，袁氏稱帝，恐併國而亡之；護國軍之命名，意見在此。吾當時實首登此議，松波遂贊成之。其後一國風靡

，各處皆有護國軍，一時如火如荼。東鄰乃因風轉舵，拒絕周自齊，而袁氏亦索然興盡矣。成敗固不僅在於名義，而正名爲先，歷史上有護國軍之名，斯亦千古得失之林乎！

客曰：「護國軍之命名，既得聞命矣，敢問護國軍之動機如何？」曰：「此難言也！自古功名之際，競心生焉，一語輕重，便涉左右袒；茲姑本吾良知，平心而論：當時袁氏此舉，實大拂人心，除若干奸邪小人舉鴈附鳳外，舉國中護國之動機，蓋無在而無不在，而難確指首發於雲南一局部論，當四年秋間，籌安會初起，羣下三五組集，已無日不在密議籌議運動之中。吾國趙鳳階氏，黃斐章氏同爲一組，日夕籌議所符，共推斐章趨進之於唐袁唐氏。唐氏初以三事要約：一須有數百萬外款接濟；二須得三兩省同意；其三則不忘之矣。累月磋商，唐氏雖未斬截決定，亦時以良心督責爲言；要其地並不伺，其持重亦自可諒。厥後羅幹軒、顧小齋、鄧和卿、楊映波、董幹臣、呂天民及其他諸氏，先後相聚傾吐，始知各有祖集，於是各組綜合，由曾臣伴言先解決大局以爲人聽，而其議遂定：時維十月下旬也。其後李協和氏入滇，熊錫祺、王伯華及其他諸氏繼之；十一月二十日，松波及濮叔桓氏、戴循若氏亦至；二十二日大會議，刑牲插血，二十三日，討袁之電出

矣。雲南一隅之動機，大略如此。至松波私走天津，轉道日本，李印泉諸氏乘機香港，其詳不可得聞。松波初志，闖入雲南，作孤注之一擲；及晤印泉於香港，知俄議已定，喜而馳入，而宣布之則始決。又伯華、循若、錫祺之分入黔蜀，亦有刀之動機也。吾不敢謂袁事之動機止此，然吾之所知，如是而已。」

客曰：「討袁電宣布後，護國軍用兵之方略如何？」曰：「電發後，貴州方在進行中；用兵計劃，除滇軍入蜀爲不可免外，全部計劃，確難確定。及至劉知周決意加入，始成滇黔合兵之局，分爲兩項任務：莫廣督滇，如周督黔，爲居者；松波將兵出戰，爲行者。三人間曾有簡單約文，故滇黔出戰軍隊，一時統屬於松波，號曰護國第一軍；謂之第一者，蓋留第二以下以待他方之響應也。第一軍所部滇軍，即有劉曉嵐氏之第一梯團、出綏府、鳳階、小齋之第二第三梯團、出廬州，皆直轄於松波。黔軍則有熊克丞氏之左翼軍，出綏江，王龜輪氏之東路軍，用辰州。由循若統之，受松波節制。滇軍中別有斐章所統之挺進軍，不定方向，視各路緩急，隨時策應。此初議也。出於未舉，權限爭執，變更計劃：松波之第一軍如故；莫廣又組織第二軍，以協和統之入廣西，又以趙鍾衡氏所領之華封歌一團入黔，欲合黔之東路軍爲第三軍，由莫廣自兼。此後戰事接觸，形勢又變，粵來龍部，乘虛襲滇，頗有協和之

第二軍應之，妻章之起運軍亦折入桂境，爲之策應，而甯衡所部又折入松欽策應兩軍；故實唐自兼之第三軍，竟未成立。所謂方略，大略如是而已。吾不知而修計畫之爲是爲非，但覺更之際，我軍之裂痕變然，雖勉強應敵，數月苦戰，苟無桂蜀浙樸之繼起，恐再遲兩月，一軍盡化烏有矣。吾輩之不致爲猿鶴沙蟲，豈非天哉！涉論及此，誰以惡前失，亦欲警後來耳。」

客曰：「戰事經過之概況如何？其詳可得聞乎？」曰：此事頭緒甚如，語不能詳；當時吾在軍中，耳目亦局於一隅；其遠者得諸電傳，不過東鱗西爪；惟蜀疆戰事，躬親經歷，猶知本末，要已窮日之力，不能舉其詳。茲舉其大概言之：蜀中實分後府、廣州、荊江三路；荊江一路，我軍以熊部及華團當之，利用地形，出奇制勝，然偏帥不能獨進，常取攻勢防禦。後府一路，以劉梯團鄧楊兩支隊當之，兩營編制，實共四營兵力耳，鼓下鼓，據而有之；蜀督陳氏，旋以北軍馮伍兩旅暨李其等防約七八倍於我軍之兵力，分四面來攻，幸期會不齊，我軍得以金力分日各個擊破之。敘中略定，我趙顯兩梯團亦先後集敘永納溪，董文隊渡江深入小市，已扼廬州之背，而敵方號稱長勝之第七師張師適至，我軍退嬰指花院，相持兩月餘，敵以全力猛撲我，趙顯兩梯團全部兵力悉數加入，後方直不留一卒，又抽調城府兵增援，兵士一上火線，即無法更迭，

晝夜不復輪息，進退只爭跬步。此路爲南方主力所在，攻擊之烈，殆爲人民國後第一惡戰。蘆葭方節，後府以抽調空虛，爲敵所乘，不復能守，我軍後方已受側面之威脅，而敵之援兵第八師李師又至，合江聲言取道赤水，而抄永甯，此計行則我軍休矣。幸敵亦畏我，不敢冒進，我軍爲節力計，以三月六日退扼自節灘堰壩驛三百梯諸要害，休養經旬，又以十八日分道出擊，連獲大捷。其時廣西已於十五日宣告獨立，我軍未及知，而袁氏亦於二十三日取銷帝制，戰事於焉告終矣。綜計此役之兵力，我之滇軍三梯團實只十一營，合之華團，才十三營耳，黔軍熊王兩部約共八營，又益以新附之川軍劉任厚氏所部八營；計我軍總數，不足三十營，而當時劉部川軍，戰鬥力之薄弱，且於作戰上不生作用。至敵方之兵力，其由北方新造，經過漢口分赴川湘者，據漢口兵站之統計，前後共一百二十餘營；事前在湘之曹部，在川之陳部北兵，及附袁之川湘軍，尚不在內；僅廣集廬州一隅，與我不足十營之兵對壘者，已逾五十餘營兵力，多寡之懸殊若此，我軍告乏，而各路袁軍亦受重創，此其故何哉？蓋當日滇黔軍新營於型，不染惡習，其機械勇敢，紀律嚴明，種種美德，爲後來所不易及，因爲主要之因；然當日之北軍，訓練久，約束嚴，勇健樸實，亦自不可厚非，而器械精良，配屬周妥，且逼出滇黔軍之上。是就軍隊論，恐亦未易輕，欲求此中得失

之總因，尙有在軍隊本身以外者，則大拂人心一語造成之矣。北軍爲袁氏之犬馬，施施而來，已啓人民之叛視，軍民交惡，到處惡感環生，紀律不能維持，軍聲日趨惡化，於是作戰上遂處處蒙其影響。戰後我沿江而下，詢訪居民，知自宜昌上至重慶，二千餘里之長途，戰時處處有北軍扼守，否則北軍出而騷擾，後路即不安全。故北軍入川若大之兵力，耗於沿途者已去其泰半；至戰地則少數之北軍，動遭人民挺擊，縛送我軍，多數則常爲偵探匪報所誤，陷於不利。返觀我軍，則後方不留一兵，子彈糧食之輸送，皆假手地方團保，途中偶值匪過，且爲我通夜巡邏守護，戰地之敵情，皆得之人民報告，不復自設偵探。兩兩相形，利鈍已分，此則軍事上一絕大教訓矣。以袁氏二十年手創之北洋軍，取精用宏，當之概正，披此黨大勢焰，惟所欲爲，彼固已拍手加笑入卜之易正；不圖以帝制冒天下之大不韙，人心一去，形勢全非，以區區之護國軍，一擊而中，遽制其死命，而赫赫洩瀉之北洋軍，從此亦落花流水，日漸蕪滅，以至於盡。武力不可恃，人兵不可欺，來日悠悠，殷鑒不遠，在洪憲之世矣。」

客曰：「護國軍之興，實力有限，袁氏徂於癸丑之役，有越期蕩平之豪語，及一交兵，則幾傾全力而不能克，又卒爲所誣，此其故自不僅在軍隊。吾子歸本於人心，此誠探原之論矣；願或者之言，以爲八心云云。亦老生常談，

袁氏之所以失，其受病在違世界之潮流，而其致命傷，則在外交之中變，是或亦病之成理歟？」曰：「是說也，吾亦習聞之！要此皆得半之論，未可據爲典要。持潮流之說者，以爲歐戰爲世界潮流之一轉關，德勝則世界或不離悉返於帝制，則袁氏得矣，德敗則否。不知洪憲得帝，在歐戰初期，德尙未敗也。且德敗後，歐陸新造諸邦，及亞洲之土耳其，雖皆取共和制，而阿富汗則以疎族散亂，而遜遜大統，波斯則以革命革命而代尊位，此皆歐戰後帝制之成功者，是潮流之說，初無一定。不過比較言之，美以華盛頓而安，法以拿破崙而亂，此於中國人民反袁之心理，不無若干影響。以法美已事推測近東之將來，恐波斯阿富汗之安定，終不如土耳其。袁氏不及知此，而迷信武力過甚，致求爲今日波斯阿富汗之大可汗而不可得，是可悲也。持外交之說者，以爲日本拒絕周自齊，爲洪憲取締帝制之根本；不知彼果無懈可擊，則拒者自拒，逕自稱尊，日本其奈之何！況日本對華之傳統政策，無一不陰持兩端以取利，袁氏倘有魄陸全權，使日本安坐而享厚贖，今日之拒絕，明日即可變爲歡迎矣。俄以極東之蘇維埃政體，而盡力扶持波斯阿富汗之君主，日本以萬世一系之帝制，而拒絕袁氏之帝制，此中安有道理可言！外交之事，唯利是視，善惡用者，有時或得其益，要不能單倚之以自重。袁氏不能摧破護國軍以竊鄰國，乃欲假鄰國之

一語以恐國人，致反爲鄰國所弄，爲國人所笑，日暮途遠，袁氏到此，亦憤憤矣。要之，護國軍不超，則潮流外交一切舉不足以難袁氏，袁氏不失人心，則護國軍亦無能爲役，此則不易之論也。」

客曰：「袁雖不道，亦一時之雄也，憑藉深厚，威立令行，其勢力幾於彌滿全國矣；護國軍一起，竟使僞滿萬方之袁氏，若木然無所措其手足，斯抑鬱已死，餘孽蠢動，更安足數；顧袁死後，護國軍如故也，未幾，餘孽蠢動，國網播地，演成南北分裂之局者，已逾十年，護國軍不能越雷池一步，以光前烈；今國民革命軍崛起嶺嶺，不兩年而成統一之大業，同一事也，何其成功之大小，懸殊不同，一至於此！天乎？天乎？」曰：「人哉！人哉！吾固言之矣！護國軍之初興，已見裂痕，敗而既伏，輾轉蕃滋，乃不可救。此湯去之傷心事，多言足敗清興，吾不忍說，子亦不必問；總之，今日之國民革命軍，納華倫於一主義之下，長乎鼓之，軒乎舞之，以同趨一節，其成功有匪可伴致者。但求大勳克集，其成功何必存我！護國先烈有靈，知今日亦藉此吐氣矣。雖然，不有護國軍，請君今日之城中，竟是誰家天下？上則爲逆取阿富汗，下不過有曹劉齊耳，小朝廷之下，安有國民革命軍發生之餘地。然則今日之護國紀念，豈偶然哉？抑吾於兩軍比較之餘，有一聯想焉，護國軍之興，預戰役者，不滿萬人，合之敵兵，亦不過

十萬人而止；今國民革命軍之戰鬥員，動以數十萬計，合之敵方，乃逾百數十萬。兵數之多寡，是否爲成功與否之一原因，雖不必深論；要之十餘年來，內戰不息，歷年各方使用之兵額，則繼長增高，與年俱進，此實全國共負之重傷，聽其自然，勢且潰爛，統一既成，願當事者注意此點，使一切軍之名詞，皆如今日之護國軍一名詞，長留天壤，作紀念品，新國之福也。」

客曰：「護國紀念日，國中公私文書，皆稱雲南首義紀念日，其命名蓋歸美於雲南，吾儕雲南人，與有榮焉矣；今吾子一席長談，不聞讚頌，惟是微詞溢語，意者有不足者然，吾子獨非雲南人乎哉？」曰：「吾子誤矣！名者實之質，吾子驚其名而不察其實，莫矣其惑也！民國初元，雲南之景象若何，假使國無大難，雲南想衝收附，兢兢業業，承流布化，修明內政，至於今日，雖百廢俱舉，益積爛然可也。自護國軍興，征調頻繁，積億無藝，死亡轉徙，十室九空，竭云雨之力，以紓國難，此猶得曰勢不容已也。不幸一役告竣，名心已肆，年年浪戰，思啓封疆，民力殫矣，百敗墮矣；自是以來，雲南之景象又何若？在滇言慎，子見其繁，吾惡見其苦，吾欲請願，無此厚賜，吾非惡乎護國之役也，吾惡夫以護國之役討袁，又從而教袁，使吾云南至於此極也。吾子疑吾言乎？不必詞費，試登南城而顧眺，正陽門之洪憲陳跡，有其體而徵者，面鐵劍表，

哀皇帝且望而却步矣！世無千手千眼觀世音，未必有一人可以擁護共和之事。今日何日？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有此鋼表，則兩步皆錯矣！此理吾不煩言，吾子玩味可也！」

客於是莞爾而起，曰：「吾子之言，由迷而啟矣！護國為一事，護國以後又為一事，吾子併為一談，然則今日之護國紀念，其可廢乎？」曰：「吾子又誤矣！不有護國之勢不容已，安有護國以後之得已而得已，知護國以後之得已而不已，斯可已則已矣！事本相承，道在一轉移耳，我自十六年二月六日已在轉移之後，不入吾說範圍，而況今日之護國紀念哉？遂吾說之旨，則雲雨人之苦可憐，護國軍之榮施無既矣！或遂或激，吾自謂皆善頌善禱。」

客於是憮然避席，曰：「旨哉旨哉！多言傷氣，子倦欲眠，吾且去。」客退，聊次其言，實護國紀念之護助云爾。若夫徵文考實，鄭重載筆，以存護國軍之本末，使不終泯，此後死之大任，吾有志焉而末逮也。

一一等兵陳龍

徐嘉瑞

他在戰場上爬了七天七夜，方找着了他的隊伍。他的軍裝被土和血一齊凝固，真是一件最光榮的衣服，什麼都丟在戰場上了，只有他手中的步槍，這是他自己的生命，這是中華民族無上的榮光！

因為他奉令防守他自己的崗位，工事已被敵人的炮火燬完，弟兄們都變成戰壕中的泥土，把泥土築成長城保衛自己的家鄉，只有他一個人是最後的哨兵，前面來了一個兇惡的敵人，他以為他是一個死屍，可是他的槍裡活着一顆子彈穿入那殘暴者的胸膛裏，他在戰場上爬着，爬着一顆子彈穿入他面前降落，他聽見炸彈在半空中呻吟，他聽見敵人唱歌的聲音，星光照着他黑暗中移動，在星光中找到他的陣營，他在彈雨中沐浴，從火網中穿過，他看見了他的弟兄，他大聲著「弟兄們，陳龍回來了，回來了，我！」手中槍就是他的生命，是中華民族自由的生命，他現在有了生命，又拿着手中的槍，和著他的大隊弟兄，去爭取四萬萬同胞的生命。

抗戰好轉

尹澤新

自廣州武漢相繼淪陷，後方友人，編撰國事，多兩詞抗戰前途情形。茲舉個人觀察所及，略述一二，以慰後方人士對國家前途之熱望。

(一) 敵人速戰速決之期間失敗

敵入自發動侵略我國之初，即欲速戰速決，使我屈服，以遂其併吞中國之野心。故彼以進攻平漢綫取得山西為第一期，進攻松滬以至佔領南京為第二期，意在我首都既陷，必向之屈膝，乃暗託其奧國總大使陶德曼持苛酷條件向我探詢。我既以保衛國家領土及求國家自由獨立而應戰，斷無中途屈伏妥協之理。敵以此計不售，復以進攻津浦，會戰徐州為第三期，意欲聚我精銳而粉碎之，使我無再繼續抗戰之力。我窺破敵人鬼計，當敵入迂迴包圍徐州之際，我自動全師而退，使敵人在豫省受阻礙而還打擊。敵入後變計進行其所謂第四期之進攻，即沿江遊擊武漢是也。敵入進攻武漢，為時數月，犧牲極大，士兵傷亡卅餘萬，其意以為既佔武漢，我實力消滅，復握我管帶南北交通腹心之地，我當無法維持，故不惜以極大代價付之。並同時乘我無備，進據廣州，切斷我海外交通路線，在敵人心目中並以為沿海既被其封鎖，我平漢腹心之武漢又為其佔

踞，我惟有投降乞和而已。

敵入此種估計，事實適得其反，我既以長期抗戰打擊敵入速戰速決之期間，當武漢外圍戰事緊張之際，我即作自動放棄武漢之準備，一切軍實人員，悉移後方，軍隊則向西南兩路節節布防。故武漢之陷落，在敵以為收事順利成功，我必屈伏與之協和，戰事即可告一段落；在我則並無多大損失，不過抗戰中之一過程，不惟無足悲觀，且反增同仇敵愾勝利終屬於我之信念，絕無有人考慮和之一字。敵首相近衛十二月二十二日之聲明，表示願與我講和，且揭露其所要索者：南京淪陷時所提之條件為低，可知其內心之惶然。此敵之速戰速決期間之失敗也。

(二) 戰事趨入於我有利階段

自抗戰以來所經各戰役，多屬平原曠野舟車利便之區。故敵入得挾持其犀利之重兵器橫衝直撞節節進逼。我以較劣武器與之抗戰，雖亦屢挫敵鋒屢獲強寇，但非至山岳地帶，究難與之對峙而變必勝之權，以往戰役所謂二期四期者，純為敵人之區分，在我僅有兩時期之劃分，即第一期為平原戰，為我防禦敵入進攻時期，由抗戰開始以至武漢陷落均屬此期，第二期為山岳戰，為我與敵入相持並轉

入反攻敵人時期，現戰事正由第一期轉入第二期之階段。

第一期平原戰，敵人遇我堅強抵抗時即利用其大砲坦克車飛機軍艦之威力猛烈轟炸衝擊，使我無法立足，不能不逐漸放棄。敵人兵士作戰，較我辦法，惟恃其重兵器之轟擊掩護，始敢前進。今雖既轉入於第二期之山岳戰，水陸交通非如曩昔之便利，敵人之龐大車兵利艦將無法使用，即有能使用者亦甚感困難。敵人先以武漢攻下，戰事即告結束。今知我抗戰到底，決不屈伏，戰事延至何時，渺不可知；於是敵國人民及兵士漸生厭戰情緒，今後敵人進攻，其力量遠非昔比，可斷言也。

至我軍隊，抗戰以來，愈戰愈強；如韓復榘宋哲元所部，抗戰之初，一遇敵軍，往往望風而潰，嗣經整理加入魯南會戰，戰敵甚衆，建立殊勳。現全國所有軍隊，無論南北東西，無論何種隊伍，均能按照預定作戰計劃予敵人以打擊。此後第二期抗戰地形，既於我有利，我久經磨練之將士，愈能發揮其誓死救國之精神，掃蕩敵人，阻止敵人前進，待機反攻。敵人所到達之各省，僅佔據一部分據點及交通線，其他大部分區域，仍在我管轄控制之下。我早經發動游擊戰，殲擊敵人後方，今將將愈擴大游擊隊之組織，並加強其力量，抄襲敵人後路，與我正規軍相呼應而收挾擊之效。即所謂發動前線抗戰是也。

(三) 國際情形好轉

抗戰以來，一年有半，除德意兩國露骨袒日外，其餘各國，均與我表示同情。其中蘇聯英法美各國，對我尤爲關切；惟以歐洲局勢錯綜，雖經國聯大會通過各會員國個別援華，各國仍無暇顧及遠東局勢。直至最近期間，英美以我抗戰再接再厲，堅持到底，愈增同情之感。蘇聯敵人大肆狂妄，欲將歐美經濟在華勢力，排除淨盡而壟斷之，乃一變其觀望態度，積極援華，日來英美兩國之信用貸款於我國，即援華行動之表現。

前德意助匈波索捷克領土，風雲驟起，英法爲維持安定歐洲和平計，不惜犧牲捷克一部領土以滿洲波匈牙利之慾。在我抗戰武漢未失以前，一般推測，武漢陷落後，國際對我情形，不外惡化或好轉兩途。何謂惡化？即各國懼於敵人之勢力日強，迫求與敵人構和，使我爲捷克第二，以遂敵人之企圖。何謂好轉？即敵人在華愈得勢，歐美利益愈受排擠，如不起而聯合制日，使其坐大，不惟中華經濟利益不能保存，即各國遠東屬地將亦不保。時勢推移，卒因敵人不能開放長江航行，促成英美各國之強硬對日，造成有利於我之好轉局面，我將愈加興奮，予敵人以最後之嚴重打擊也。

民國廿七年十二月雲南起義擁護共和紀念日肇於重慶



滇緬交通綫問題特輯

引 言

李生能

關於滇緬交通綫之曾由政府擬定將修或已修者：第一，鐵道綫，擬定自昆明經楚雄沿現行之瀘西公路至祥雲，再由祥雲西南往，經順甯鎮康至漾弄渡附近出境，與緬甸鐵道支綫之臘茂綫相接；第二，公路綫，已修成並可以勉強通車者，自昆明至下關經保山過龍陵再過芒市至黑山門出境後，利用緬甸公路，一通臘茂，一通八莫。

事實勝於雄辯，政府的定案在人民是唯有遵守實行的，因之，這事件在現在已不是討論路線該經由些甚麼地方之原則上的問題，而是要商討怎樣興工與怎樣完成之實行的問題了。

不過，一樁事件絕不能單着眼於某方面就以爲是解決了的。說是滇緬公路已經通了，我們能否敢於斷定說：現

在已通的公路即足以適應戰時後方運輸及將來繁榮地方之需求？又這條公路本身之上之各方面是否已全無問題？我們覺得這裏似尚不無若干有待於吾人考慮之處。再說鐵道綫，現在不過是原則上擬定經順鎮出境而已；而擬定這一綫的理由，不外乎兩點：第一，就地圖上比較，當然那是較接近的一綫；第二，從經費上打算，或者比較要節省些。凡是適應戰時需要的建設，總之是要能求其簡單而又速成的，我們知道此次滇緬鐵道綫的決定完全是爲工作的簡便打算，用以適應戰時的需求。實則此綫的決定是否經過適當的選擇及比較？此綫若成對於滇緬將來貿易上及國際交通上是否具有最高價值和意義？這又是一個頂值得考慮的問題。事件是：戰時的時間短，平時的時間長，戰時的需要是臨時的，平時的需要是永久的；我們似不宜貪一時的簡便而使百年之國家大計蒙受噬臍之悔的影響。現在此綫雖已經過原則上之擬定，但也不是絕對不能更變的。亡羊

補牢，尙未爲晚；矧此刻半猶未亡，牢正待補，我們大可
以有機會另築新牢，以謀根本之改造；若必認爲非用舊牢
不可時，也得在別方面考量一下，證明舊牢比其備另築的
新牢確爲有利才行。敷設交通線並不是像造張桌子或修條
凳子般容易的事情，修築時工程的難易固應爲選決路線時
應注意的條件，最要緊的還是要看修成後這條路線對於實
際需要上所發生的價值和意義之爲如何；眼前的需要當然
要注意，永久的需要尤不可忽略。

自英美對華信用担保貸款開辦而後，建設事件成立後，
表面上的文章是作成修築滇緬火車路的，但跟了來的結果
不會僅限於發展交通綫，由於交通綫敷設成功後所生的結
果必然地要造成地方經濟事業的繁榮；換言之，滇緬鐵道
與滇緬公路這新設的國際交通綫所負的任務還不僅於供應
戰時後方運輸的需要，精確的乃是由於全國的經濟中心區
都爲敵人所佔領，我們需要在後方另行成立一新的經濟區
，担负這責任的是雲南，發動這工作與開始這任務的是與
築滇緬鐵道與滇緬公路。打通滇緬交通綫與開發雲南的資
源無疑是在經濟上對於倭寇的侵略行爲予以有效的報復，
但這所謂的報復並不是仿在英美立場上以打通滇緬鐵道報
復日本之封鎖長江綫，乃是仿在我們抗戰建國之立場上以
新的經濟結構之形成去報復日本之對我所作著的經濟機構
之破壞。聞雲南日報廿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所載香港通

訊，粵港六大行商準備向滇緬投資，將廣州資金移投於滇
緬等地組設行莊，並組織大小規模輕重工業工廠從事生產
，港緬兩地英當局決予以助力促其實現。這消息我們希望
是確實的，果爾，則今後的雲南將有機會一躍而實現出時
代前頭的經濟建設，雲南在最近的將來將有可能成爲中國
與國際往來之貿易中心，那麼，滇緬鐵道的興築，其意義
與價值是應從這需要上去看想的，因之，其選擇路線就不
能將已件繁榮的城市放棄，而經由人迹稀罕的荒僻地區。

其次，就滇緬公路而言，現在已修成的，自下關至保
山一段已無問題，自保山以下則不能謂其爲毫無問題。現
在已修通的是自保山經龍陵芒市出境的一線，此路費工百
萬以上，歷時一年有奇，到現在僅能勉強通車，但既難勉
強通車，也算此路已通。不過公路性質與鐵道不同，修築
自較爲易，作用亦較爲小，故公路綫越多越好，尤其在戰
時，更須多多敷設，倘遇第一路發生滯礙時，則以第二路
濟窮。況保龍路間之猴子箴、梅子箴、李子箴等地，或以
陡峻，或以險惡，或以窄狹，皆最易發生滯礙，要於交通
條件不甚適合，倘不增設能線，恐不足應實際需求，至若
與八寨之航運接，則自保山經龍芒至八寨爲馬站十四程，
倘經騰衝至八寨，僅馬站十二程，各近圓遠，似非所宜；
而自保至騰，自騰再至八寨，爲向來通行大道，中間岔路
所經路段，有幾段已掘挖出，雖中越高黎貢（接第一九頁）

李印公上蔣委員長書

介公委員長鑒鑒！

根源自由新羅拖病歸來，條已兩月；國步艱辛，殊以不能分憂爲恨！乃感蒙電慰，漸感萬極！幸得日見輕鬆，始以奉告，一俟騰軀復元，即當蒞來前方，以圖籌獻。頃見滇緬鐵道正積極籌備，建築勘測之功，略得其詳；惟聞路線所經，係自昆明經由楚雄、祥雲、瀾渡、鎮康、益浪而達潯甯附近，是爲終點，以接緬甸之臘戍棧。夫鐵道之敷設，爲國家百世之大計；而滇緬鐵道又爲對外交通幹道，關於路線之選擇，其適當與否，影響於未來國勢者甚巨。一着之差，噬臍莫及，蓋不可不慎之於始。根源傷人也，凡雲南歷代政治之因革，及百年來雲南所處之特殊環境，知之較詳；當稍清未造，曾親歷各邊地實地調查，著有成書，繪寫專圖，詳述邊事。愚見所及，竊以爲滇緬鐵道應避段路線，當以自祥雲經由下關、永平、保山、騰衝、自牛圈河出境，以接緬支那之緬甸鐵道幹線，及伊洛瓦底江水道終點爲最適宜；即不然，或將陸路以西一段，採用沿大盈江河谷，經虎踞山出境，以達八募之棧，亦較之目前所擬銜接臘戍之計劃線，優勝多矣。茲略言其故：

一 就國防言，……(略)……

二 就西南經濟關係言，滇緬鐵路西段，尤應採用北線（即接密支那或八募之棧），而不宜採用南線（即接臘戍之棧）；蓋此路完成後，東接皎昆鐵路，以貫通江成，西由甸以出印度洋沿岸各國及歐非兩洲交通之樞紐，而此線所以趕工興修於海口被封鎖之今日者，則不外爲適應抗戰之需要；而所謂抗戰之需要者，其主要意義不外二端：其一爲謀國外友邦接濟之便利，其二爲發展西南經濟，以強化抗戰之根本，然若欲同時達到此兩種使命，則惟有在兩段採用北線；若採用南線，則僅足以適應抗戰之需要，而不能適應後者之需要矣。何也？北線接連密支那或八募後，不但可以銜接緬甸本部之鐵道幹線，（八募現雖向無鐵道通達，但有極便利之水運運輸，且我方鐵道若修至邊境，英方自亦必由格隆展綫銜接，其工程較由臘戍至兩段未定界爲尤易，）尤要能接連伊洛瓦底江之水道以出海，該江自密支那或八募至沖光海口，有千數百里之航程，其長度較之長江自漢口至襄陽之水程猶有過之，且因水量充沛，波度平穩，舉亞洲河流，除長江及印度之恆河與耶度河而外，其運輸力之偉大，無有可與比擬者。根據光緒廿年薛福成與英政府所訂立之中英條約，該江本可由中英兩國公用，蓋江源均在我境，按照國際慣例及過去中緬歷史關係，我國自有公用該江之理由。然即使今後我國無力在

沿江內組織輪船公司，但鐵道一旦抵達密支那或八莫之後，所有進出口貨物，仍然有充分利用該江低廉水運之可能。此後果欲從此方面發展出口貿易，以開發西南無盡之寶藏，則對於此種天然利源，固可樂置不顧。此蓋由我國現仍滯留於農業經濟之階段，出口貨物大半為原料品，其需要低廉之運輸費，實較之外來工業品尤為急切也。然若採用兩輪，則絕無利用伊洛其底江之可能，西南貨物出口，若失此利器，必須經冗長之鐵道綫，與交付昂貴之運輸費後，始能出海；但外來工業品則因其能負擔較昂之運輸費，可不致受受同樣之影響。是以本路西段路線，避北而就南，不啻於無形中獎勵入超，而阻礙國產之出口，於此而言開發經濟，強化抗戰之資本，豈非背道而馳？況自曼德列至騰茂之鐵道，係屬輕軌支綫，夜間不能通車，與緬甸本部之重軌幹道不同，即使日漸為急於完成，而在滇境內暫時採用輕軌，但在戰事終了後，進行復興建國，亦必須改為重軌，以加強其功用，並統一國家鐵道之軌距，以符合體制，是則一境各路運輸力之懸別，此時亦不可不加以注意，免為日後改革之阻障。杭江鐵路之創辦，可為覆轍也。要之，滇緬鐵道交通之開闢，不宜僅看眼於一時外來接濟之便利，而當同時發揮其對於推動生產，獎勵輸出之功用，以鞏固持久抗戰之基礎，故西段所採路綫，何案何從，事理昭然，無待贅述矣。

三 鐵道沿綫之人口資源及氣候等，滇省入口，以原有滇緬大道沿綫一帶為最密集，而物產商業，亦大多集中在於此區。此其故因滇省多山，平原區域，僅約佔全部百分之五。惟此路綫附近，則備有多數之平原，且氣候溫和，適於生活，是以數百年來，中原移民獨多蔚聚於此區，以開闢阡陌，並建立多數之大城市，而滇緬間交通大道，亦因以形成。此種發展，非盡人力所可待致，蓋有天然之條件存焉。矧此路附近，饒有煤鐵錫金 鉛鋅礦，及其他非金屬礦與廣闊之森林區域，交通便利，即可開採，以供抗戰之需。夫鐵道建設之原則，原在於聯絡多數大城市及人口密集物產豐饒之區，此不特為鐵道本身之營養着想，更所以藉以開發國民經濟，提高社會文化，以盡其最大之效能。某此原則：本路西段，宜沿舊有大道建築，聯絡滇西各重要城市，利用沿綫所有較為豐厚之物資與人力，而發揚光大之；以較之採用海綫所經各地，多氣候燥熱人口稀少物資缺乏者，（較著之茂陵一帶，銀礦恐亦不能為所獨有。）實不可同日而語矣。

四 大理保山雲南皆為滇西重鎮，而氣候溫和，人口稠密，農礦資源，均甚豐饒，能建設為近代化之城市，內可為康藏之鎖鑰，外可為國防之後盾，以樹立我國在南洋各民族間之信望，並藉以鞏固華僑地位，今若舍此不圖，而必使交通要道轉移於不易開闢之區，詎非策之下者乎！

五 貴省在滇僑民，因地勢接近之故，以滇西商賈居多，迄於今日，約計在數十百萬人，彼等以悠久之歷史，已熟悉於當地語言習慣，故能操上種而商務之權設；而對西南出口貿易，產生巨大之推動作用，本線若能直達上緬甸，大河藉此已有之優勢以發展國產出口，否則商路路線一旦更張，鐵道直趨下緬甸，上種商賈地位，勢必因以動搖，此後欲在與緬甸本部民族語言風俗根本不同之新路線區域，重建此種基礎，已不可能，而國產出口，失此承接機構，其無形遭受之損失，安可數計。至於因數十萬華僑失勢，所間接損失之每年祖國匯款，及對於節省金銀銅礦所產生之惡果，自亦為必然之趨勢，大以界務言，採用南線，必須先解決南線未定界問題，但目前國處境如是，急謀解決，必難獲有利之結局，若採用北線，則無論銜接密支那或八莫，均係在已定界內接軌，可不致涉及界務問題，以免節外生枝，而影響兩國友誼。

綜上所述，關於滇緬鐵道西段南北兩線之比較，其在國防上之利害，經濟上之得失，與夫滇西開發邊疆地位，以及界務問題各方面之利弊，雖不能詳盡指陳，亦已略具梗概；是本路西段之應採用北線，不特具有極充分之理由，亦且為絕對必要之舉，然則交通部今日仍擬舍此而就彼者，必係認為滇西地勢北高而南低，橫斷山脈夾谷中各主要河流復大多斷絕於此地，故採用南線，闔通開跨越高黎貢

山及鐵路龍江之橋樑工程，以遷就南江河河分之地勢，庶幾可提早完成，以應元勳過程中後方接濟之急需。未應此節的以興建南線，實為任何人所熟識，惟是所謂兩線工程之擬，易者，在未分別實地勘測北線之數，究竟相差至如何程度，亦難確獲取把握，就常識以衡量北線，自詳安經下關漢泉水至保山一段，山勢比較平緩，且有公路間可利用，其工程當不致較南線為艱，南線亦屬多山之區，至其兩端日趨於邊界一段若銜接密支那，不過八十公里左右，即達邊界，若銜八莫，至邊界亦不過百三四十公里。而兩線沿途，均為平原區域，與河谷甚易修築，其比較困難之工程，厥為保山至騰衝一段，（該段舊有大道全長約百二十公里）但龍路兩江河身狹窄，河底堅固，石料取給便利，絕不如華北長江一帶各大河流鐵路橋樑之成為重要問題，故兩江橋樑工程，並非難事，而高黎貢之坡度亦非不可繞越，不過須略事展長路線而已。總之，慎細鐵道西段南北兩線對於國勢之影響不同，與夫得失關係之重大，既如前所述，則目前於路線之選擇，似不宜遽存成見，而棄置各方面之利害於不顧，要當審慮周詳，於適應元勳之需要中，兼顧西南全局之利益，竊以為最妥善之方，莫如：此際同時勘測北線，以事比較，倘兩線工程約略相等，則其應採用北線也，日屬毫無疑義；抑或證明北線鐵路為不可能，則自當依照原定計劃，循南線以興修；但假使

證明高黎貢山一帶工呈之困難點，為非不可克服，不過費用較多、工呈較大，則亦應決然採用北綫。蓋北路既具種種之優點，則投資雖較多，而利益尤巨大，將來補償極易。同時北綫一帶人口較密，即使工程雖大，不難動員廣大之民力，加速工呈之效率，則仍可於同一期間內，加速完成，而不致礙及抗戰之急需，如是則抗戰建國，統籌井顧，國家雖在艱鉅處境中，仍能開闢獨立建設西南之偉大基礎，而無使留遺憾於將來，實非大幸。側聞本路動工在速，國勢攸關，不敢不言，用特披瀝所見，以供衡核，倘蒙俯納，即請飭交主管機關重行籌議，是所切禱！東風嘶吼，烽火連天，民族興亡，繫公一人，至祈為國珍重，並祝抗戰勝利！

雲南第一殖邊督辦李子暢先生 上雲南公路總局代電

雲南全省公路總局鑒：

滇西省道，即滇、國道，趨出何途？自來有騰永、順鎮兩說，迄無定論。茲將現狀大勢，逐加分析，實覺徹上徹下，獨有騰永一途，其理由如左：

元明清三朝對緬用兵，主力皆出騰永，有時以思普路，或順鎮路為奇兵，此歷史陳迹，人所共知；蓋，源緬甸

上游，據軍事上之形勝，今不異昔，此其一。
自下關經蒙化順南鎮康出界，無一開展之半廓，可以形成重鎮者；騰永舊為重鎮，交通便利之後，更有造成邊地都會之可能，此其二。

現時交通情形，由下關經順鎮到界，約需十七站，界外尚需十二站，始至臘戍，與緬甸鐵道支線接；若經騰永，則十二站至關，由騰城經古水，兩站出界，又六站至密支那，與滇緬鐵道幹線接；或經千崖五站出界，又兩站至新街，接大金沙江之輪船，兩相比較，其界呈迥不侔矣。此其三。

說者謂工呈難易，順鎮愈於騰永，此則知其一不知其二。工呈之所以難，以經過湖路兩江，江身太低，兩岸山太高故耳。由騰永須經兩江，由順鎮則路江已在界外，專就我方打算，固少一難關，然難關仍在彼方，恐彼方亦如我打算，則議不諧矣。况里呈既不相侔，則工費亦自可知。此其四。

說者又震於班洪敵之名，以為經順鎮可兼顧及之，不知雲龍之白羊廠哈冲之大洞廠亦甚有名，不過鬼瞰未及，故鼎鼎大名，謹避洪獨占耳。此其五。

雲龍嶺后喇獨密之鹽路日趨而辟，一帶之邊疆，因運費太重，勿論如何設法，不能抵制海私，若國道出騰永，什九必經雲龍，則三井及邊岸，皆獲救濟，於順鎮固無

傷也。倘因道經頗煩，頗煩不必遂從繁榮，而受其害者，豈得騰水而居淺落，區區職務上更其小焉者已。此其六。凡此六者，皆人所易知，倘有關係絕大為人所不及覺者……（此段因涉機密故從略。）……此其七。

橫貫歐亞之世界大幹道，世人只知道有西伯利亞，不知巴格達鐵道成，則歐洲直通波斯，中經俾路支一段，接通西印度，則山西而東，直至阿薩密之陸亞，久已貫通，數年來英人已由陸的亞接修鐵路，向東而行；一面由俾支那築公路，經蘭板一帶，向西北行，即謀打通陸的亞與密支那之陸上交通，（即印緬之陸上交通，印緬交通，向來只有海道。）若我東西國道經騰衝直達密支那，正與印緬陸上交通銜接，將來滇黔油湘鄂，節節聯通，此路即成爲橫貫歐亞之第二世界大幹道，經過叢山溫帶，其價值大於西伯利亞，奚啻百倍。倘我東西國道，經明鎮至臘戍，由緬甸鐵道臘戍至瓦城（即滿得列）再折北上密支那，譬之，正如平漢路之不負趨保定，反經津浦路至徐州，再由隴海路至鄭州如折南向漢河，是真失計之尤者矣。此其八。

本此八理由，故敢毅然主張，固道非輕聽保不可。然則頗煩爲如何？曰：道路多多益善，鎮康限制木邦，亦足扼緬甸腰節，宜別爲省道必修之一，此義既明，則測量次第，可得而言，技術人員足敷分配，則兩路同時並進，否則集中人才，先致力於騰水一路，路經經過地方，

（接第一四頁）山似覺險難，然山輪寬厚，轉拐皆無困難，以第一公路分局實測結果，路段所經，皆不似等子鋪陡峻。是故自保山至八募之線，無論從任何方面說，都應經由騰衝出境。

根據上述理由，我們的建議如下：（一）鐵道綫：應自祥雲以後仍經下關沿現修公路經山保山騰衝往接密支那之緬甸鐵道綫；（二）公路綫：須增修自保山經騰衝以達八募之一綫；如認爲必要，則現擬經頗煩出境之鐵道綫改修公路綫，理由有四：第一，我鐵道讓若密支那與緬甸鐵道銜接，則一車之便，自密支那可以逕達仰光，中途不致發生換車等手續上的滯礙，以視臘戍輕便鐵道之至懣得動機之必須換車始達仰光者更利實多。第二，大量貨品之運輸，其實惠作用，車不如船，伊洛瓦江自八募至仰光海口可通航載重四五千噸之江輪，自八募至密支那亦可通航載重較小之輪船；公路若經騰衝至八募，可接伊洛瓦江之航運，又火車通密支那，除接緬火車碎碼外，仍可接伊洛瓦江航運，較之通臘戍者其作用之方面尤廣。第三，臘戍輕便鐵道之運費奇昂，遠不及江運之低廉，即較之密支那車運亦低廉甚多。第四，臘戍輕便鐵路多經行山中，夜不行人，以視密支那幹線之晝夜通行無阻者，其運輸之效能相差遠甚。我們對滇緬交通線之興修絕無個人利害仔予其間，凡所建議，要經大局立論，我們希望當局爲

以管見所及，大略如下：自下關起，沿天生橋舊路至漢鼻，一定不易，無甚問題。由漢鼻起，或出永平，或出雲龍，大有斟酌之必要；永平之路綫略短，然工程太大；雲龍稍稍繞越，山勢和平，工程轉省，計由漢鼻上大浪壩，折北經茶葉箐，至雲龍之三坪田，渡巖平河，過魯史，換登丫口，順達溪河至流江邊之惠民橋，沿流江東岸，直至流江匯合之功果橋，過橋後，沿流江西岸至保山之瀘寧河口，兩行經荔子箐、董札，或老官、直貫永昌壩，南經諸葛營、小寶廠、轉由旺，由由旺西進有兩路：一、折北至滌灘，與舊路隨，至放馬廠，或循舊路下柳灣，北折至惠民橋，此路恐柳灘坡長河水太急，或循河（即瀘寧河）到羅明壩尾，下長灘壩，到路江邊，折向至惠民橋，此路稍長，坡度稍緩。一、伸出施甸至克利半，循施甸河岸，下路江，至此，北轉惠八橋出騰街，南轉惠通橋出龍安皆可，國道所經，或過惠民橋取老寨路（即高家賣山）出小平河右方下口下龍江，過江經上營一帶出羅壩塘至騰城；或過惠通橋，上羅壩、鋪安所，（羅壩鵬可分出龍 騰街）經

萬，竟蒙當道之採納，則對於抗戰前途與行將開始之西南建設都有極大的好處。

茲為引起國人注意起見，特將與此問題有關的文章若干篇收為一輯，定名曰滇緬交通綫問題特輯。

古壩寺下猛柳過瀘安橋，循山即或出羅漢沖、或出黃坡至騰城皆可。由騰城下和順鄉北經羅壽、古水過大河橋，左轉黑泥塘出界，至密支那，接緬甸鐵道幹綫，為國道；南經河西下干崖出古里卡，或由蓬蓬、雙允沿大盈江西岸出界，至新街，接大金沙江幹綫，為省道。

以上自下關至出界路綫，實測後，自有多少更變。然大體總不外此，以此為張本，可稍節履勘測量之時間。總之，此路工作困難，逾於他處，務須趕於此去乾季內，測量完竣，否則，入雨季，山霧瀰漫，障礙視線，不易工作。擬請轉呈核定，即飭技術人員趕速進行，為禱！

關於滇緬鐵路西段路線問題

李芷谷

滇緬鐵路之構築，現在已經開始工作了。此路之重，不僅是西南問題，而且是我國南部的唯一國際陸路幹線；不但其連了我國南部的脈絡，而且於太平洋上諸小國家有極大的影響。國人對於西北的重要，差不多得到一點明瞭的觀念了，獨對於西南問題，都略而不道；其原因在於不知西南情形，尤其是漢夷雜處的邊地，中英兩國爭持的南西北兩段未定界；再進，即說到印度、緬甸、西藏、西康這一帶較密的大地上，數十年來所顯着的禍根，那更是無人知道，也沒有人把他當作一個問題去研究。假使我們國家去擬築此一條國際大道，那末多少邊疆問題，多少秘密事件，無數弱小民族，若干萬方里的肥沃土地，以及一切的大問題，都等待着我們去細心的考察研究和詳密的劃劃，才可以決定路線；斷不能以簡單的一些操縱着費的小理由去漠視了國家的國防、經濟、政治、種族、土地種種極大問題，所以我們應在純客觀的立場上給鐵路劃四圍下一番分析的工作，然後路線的經過可不煩辭而解決了。

(一) 滇緬鐵路輪廓身：當期請充緒末詳述諸起已知

邊疆問題之重要而不可緩則了；所以在滇行錫良監獄下成立了滇緬鐵路總局下討於昆明，款項除一部份指定外，其餘的由「隨報說股」的辦法，各軍繳納積股。一時社會上奔走呼號則於不遑不休，於是滇緬鐵路路線：第一路由玉溪出思普以達暹羅交界；第二組經騰慶州順寧以達緬甸之八募；第三組由永昌城騰衝以出緬甸的八募。三組測勘完畢，又經長時期的考慮，才決定路線由昆明起經楚雄、下關、永昌、騰衝以接緬甸的八募，定名為蜀緬騰越鐵路總公司。此事雖大體決定，但因國家多故，不久革命軍興，鐵路股款分散，於是前度的種種鐵路也就小產了。不過前人的奔走號呼和詳密的規畫是不可以忽視的。

(二) 歷代對外用兵與西南交通大道：歷史的摩肩接踵我們：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溝通，除西北的幾條大路外，雲南要算是古代的文化路線了。在東晉時，于法蘭等一行僧衆（見梁高僧傳）在晉穆帝中已經由雲南出印度，法顯以後僧衆商旅之出於此道者絡繹不絕，唐之玄奘、元照也。印度通到緬甸，（見玄奘傳）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唐玄宗時騷人賈築及火雞舞。見唐書也。經靈衝經過北至長安，歷史的事實很多不能詳舉，但從未有經靈衝來往的，直至明正統間尚書靖遠伯王驥并都督宮崇業帥師征緬甸，皆由靈衝經過出孟孟（即今之密支那見明史列傳）。清乾隆間，劉藻、楊應瑞、明瑞、阿桂、阿里衮等先後征緬甸都從騰衝經過。（見清史列傳及魏源平定滇亂記）。因為數次遠征無功，至乾隆十四年二月二十日才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為大經略，統數省大兵再征緬甸，以四月初九日抵騰衝，七月二十日到達丹山真鳩江路，命阿桂出猛密路，阿里衮出野牛埔，八月十三日傅恆度真鳩江猛密土司（今密支那西）渾覺誠進象，願為副驛，至十月初二日至八寨，初十日進圍老官屯。昔為我蠻土司尉地在金沙江東岸，猛密西猛野北，猛拱孟養之南。受緬王之降而歸。此後對緬甸的一切交涉，代代都有，皆從此道經過，不必詳舉。總之，雲南西北區域，均以東南接緬甸為節，北接江心坡、野人山，民族之關係甚繁，今雖成爲擺夷山地，英人視此爲半化地，我國歷代用兵交通，皆在北段而不在南段；今之形勢一加強固，絕未有捨正路而不由，放棄了國防重要地，去走如那爛地等、蠻地極南的地點！

(三) 南北水定界河流地形的比較與國防線的位置：雲南境內各大山脈皆來自西藏，河流多發源於麗江等地，轉裏枯山爬拉大山高黎貢山及碧羅雪山，山脈的主支，都

重重疊疊的自西藏經西康、阿墩子、麗江過騰衝，橫互於北段未定界內，河流都自東北而經騰衝流入緬甸，在騰衝境內有龍江、盈江，北段未定界附近之小江、瀾五開江、恩梅開江至緬甸之密支那，匯爲伊洛瓦底江，可以航行巨輪；山形水勢都把中緬地界，分作由雲、成對峙之勢。但自騰衝望緬甸，居高臨下，仰視康藏，俯瞰緬甸土地，我居尾脊之上，實爲天然國防線，是何等的重要，再有何段是怎樣的形勢呢？高黎貢山由騰衝龍陵、過芒市，至潞弄、萬山起伏，斷續無主脈，路江經潞弄流入緬甸，一帶皆盆地，夏秋溼熱，瘴氣最厲，由潞弄西看康藏（緬甸地）反在山頂，斷無從國防線於此的道理。且騰衝爲擺夷地，英人視爲半化地，不似密支那之較重視。他的國防綫經濟道路都在此，且西北與印度接壤，東北通片馬，可直達我康藏，若使建鐵道而注意及國防，任何人也。會否認北段的重要性呢！

(四) 英人於南北兩界的企圖及其沿革經過：英人將緬甸政治，置於印度總督轄屬之下其侵略兩段，純爲印督的一種商業目的，攫取我老銀廠礦之的銀子去充實印緬的金融，所以由緬京蠻得勒到臘戍，只是臨時備設的輕便鐵道，用以拖運子的。北段密支那鐵路呢？是由倫敦政府發動建築的，用以溝通印緬的陸路幹道，侵略我江心坡片馬，直指我麗江、阿墩子、西康，最終目的是要侵吞我西

藏控制我揚子江。前，英人計劃，是不列顛的整個侵吞政策，所以英人對藏界土地之寬狹，關係之輕重，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現在把英人對我的經過，略略敘述，便可知。乾隆間有桂王孫寶實應開老鐵廠，雲南石屏人吳尚賢開茂隆廠，廣為發達，英人垂涎很久。後來官裏雁與尚賢都因事，開探，印督知道此事，使人組織大公司，大規模的開採老鐵廠。班况附近，茂隆廠在班洪及耿馬境內。當時老界已經中常兩國會勘大略解決，但因南定河至馬河，鐵礦豐富，英人要想深入，所以至今相持不決。這老界，此地多半是卡瓦人種盤據，部落分合不常，今由五管長分領，俗呼五王，英人雖用盡方法籠絡，土終不服，英人也不似北段的自由設官分治，派兵駐守。只在二十四年班洪事件鬧動全國，其實英兵並未入界境。我再北段就不同了，自清光緒十一年緬甸亡於英，英政府對我駐英公使曾紀澤說：「緬王無禮放廢之，但滇緬邊界，見中國兵與中國旗即視為中國土地。」又許以大金沙江為兩國分界處，對蕃、裔輩、木邦、猛民、我緬。許多的擺夷地都歸中國設關立庫。到了光緒廿年，駐英公使薛福成與英商書界約，因為英方明說我方不知邊境，率性編撰者以高黎貢山為界。到了廿六年，簡直不顧一切的派兵小江殺我英兵守備左孝臣，殺死我守兵百餘人。那時北京的總理衙門莫明其妙，答應以小

江為滇緬交界，在這編繪的租界大臣手上轉轉送了幾千里地方，還留下極大的禍根到如今。光緒卅一年英人的整頓滇緬不滿，又要進兵，我方派蕭道石鴻韶，英方派領事列敦，會同查勘，結果，又被這石老道送了若干土地。但界限仍然未了，英人越來越壓害，於宣統二年派兵佔了我茶山，一直到了片馬，於是這「片馬」兩字，就與國人初次見面了。到民國十五年，英人侵略我理塘長官司全部地方，即所謂的江心坡，於是「江心坡」二字，又與國人見面了。現在恩梅開江流緩的浪速，羊蒿、喇亂不齊，不等西老猛養，兩軍蠻弄，東平片馬，北至與西康邊界的怒求地方，數千里膏腴之地，英人已自由設官駐兵了。是怎樣的組織呢？我只簡單的舉一個例，密支那是我種養宜慰可舊地，現在設着密支那府，其下轄七個縣治，就是昔董、密支那、猛拱、丹板、這四個地方，是在英人自己承認的已定界內，還有拖角、孫指拉蚌、葡萄三處，是在英人許可的未定界內。既說未定界，何以他又設官呢？其實已定未定都是我國土地，被他搶去的。駐紮一帶的兵力，約有步兵團，騎砲兵營一連，分布在片馬、拖角、雙孔、猛支、木梳足、喇羊蚌、孫布拉蚌、金碧蚌、坎底各處。密支那已成北面水陸交通、政治、軍事、經濟的資源地。輪船火車可由密支那直達仰光海口，汽車馬車可以東至片馬等地，由片馬至西康的道路上，英人穿梳一般的走

着，爲甚的不辭幸呢，除了川康兩省三件實具足有甚難？

英人在南北兩省的企圖和無理的舉動，已經露得太多了，可憐的中國，節衣縮食的用盡了氣力修條鐵路，勉強維持持門面，要和家人努力奮鬥，拿我們的國防企圖，意頭去接上人家的侵略大道，才算是合理的要求，那裏還有其餘的汗，去替人家建築拖櫃子的道路呢？豈非做長官的，可憐的同胞姊妹們，請平心靜氣的思想罷！

(五) 經濟政治的主流：雲南進出的經濟路線，向來是以以下端爲中點，下通昆明，上達騰衝至緬甸。或譯作

漢人所住本部，也是在楚雄下開永昌的兩翼，譬如昆貴南而分度，既便於結構，又便於分水，從未有甚高權用一皮的手，手如鐵著接於鐵弄，那裏商業政治經濟的主流，漸漸走擴充騰南的開拓盆地，此中毛病，不必深論，祇可知這了。緬甸方面呢？由仰光直達密又呢縱穿緬甸本部，是他的政治經濟的主流，由滿江勒玉龍成多擺渡，文化不及滿江人，英人誠爲字化治，我們開闢了國家的財力去接上人家的半化治地方，是多麼的可憐呀！而且此方擴張與彼方擴張，恐怕將來的邊地，要增加無限的糾紛呢，那裏，說經濟政治兩方面說來，倘能採取那裏的，

(六) 社會政治的比較：滇緬路，身處的雲南開闢緬甸西而肥沃土地都在漢人所住的地方，凡五級森林極廣，礦產附

上月以來，...

的防禦。一旦國家有事任擇地，適合軍隊，給與財力都可供應，而且這道本身之發展與否，全視乎社會人力、財力、物力以爲斷。假令此路出錯，猛殺、猛穿、那千里蠻荒，人烟稀少，物力財力，更談不到。緬甸之構成，便細密支那那樣的繁榮市場，那裏有多數的客商貨物來培養我們的鐵道呢？

(七) 密支那和臘戍路線的長短與河流的關係：這兩

線長短比較，雖然有多數的朋友走過，但無確實的測量，不過由可靠的地圖或大，和自己經過的回憶地下此對，似乎兩者比廣而越長些，中間經過的江河湖泊江是一樣，不能避免，鐵路需須越過高峻山，出漆弄須過邦邦山，要制山，實在工程不昂得甚高，資山來得小，即使工程昂貴，耗費的昂貴支那老佛光海口，有伊沙滿底打之輪船，通江與鐵路聯通。此江雖在緬甸，中英兩國可似公用，昂貴費甚在英領地約，出漆弄起至誰有誰江，便不能航，山在輪通，中國不能通用，在運輸上，此路固無困難，是得發現。英人與中國，皆宜。而由，

(八) 而對物價的比較：自甘肅運送物價，入川，自鎮康運送貨物，由下開運送，運送，

季，土人皆不能住，客商尤不能耐。鐵道所經，不能建立市場，即是鐵道無營養。國家于千萬苦建築鐵路，須與其營養，若以鐵道而年耗金錢去培養它，不如不建築了。

(九)華僑商務根據地：在緬甸的事務，以緬東、廣東、雲南人為最多，仰光一帶多福建人，中緬多廣東人，雲南人遍於全緬甸，但都在仰光、滿得勒、密支那幹線沿路，間有任職或者，却是水客買賣鴉片，此外更無市場。我國在外僑胞，自由貿易，向無他種力量的援助，比較歐美各國的獎勵貿易，保護外匯，不遺餘力，真是判若天淵。令我國家既決定修築此一道路，那末，在外僑商的根據地所在，不應該加以注意嗎？

(十)陽囊社會與殖邊：雲南礦產之富，甲於全世界，任何同等地區，礦產種類，不能備舉。例如迤西各縣皆有鐵，又多是硫化鐵與黃化鐵（如赤鐵、褐鐵、磁鐵之類）。金銀鐵也差不多無縣不有。在北段未定界附近很寬廣的地方，產比西、玉石、珠寶之類很多。騰衝地方有數處石油礦（其地名陵水溝，經德人朗德實地調查，見民國三年上海民立報副刊），為近代最寶貴的礦產，也是我國最缺乏的必需品。濁洽以下，雖然鐵礦很多，但工業上最重要的鐵礦，就很少了。說到殖邊問題，雖一樣的空耗夷地，人烟稀少，土地肥沃，可以種植；然而一提到殖邊，恐怕無人不畏縮罷？北段地區，自然也有煩瑣，但由海衝過牛圈河

出密支那，都是人烟稠密的良好地帶，而且高黎貢山與騰拉大山的森林，和墨龍江有同等的壯觀，數百年採伐不盡的。緬甸印度又極需要木材，即此一端，就夠幾十年的鐵路營養了。

以上十條，不過就記憶所及，信筆寫來，已經很多了；其他如土司夷民問題，印緬經濟系統，與內地的關係，各地支路的聯繫，內地與康藏的交通，以及一切因鐵路而起的各種問題，一時也寫不完，留待後來分段再寫，以求社會人士的指教。

還有要附帶申明的，本人寫這篇稿子的動機，是用極慎重的態度，純在國家立場上，就鐵路本身打算，對於任何方面，都無接觸，亦不含有任何善惡的偏見。今日提筆寫數十年前的記憶，其中鋪說，當然不免，但決不敢苟且下一句不經意的話，隨便撒佈一些無根據的浮說。這是可以要求社會人士的原諒和指教的。

介紹

騰越日報

是邊地空前的唯一日報

晦鳴週刊

是旅緬華僑的文化結晶



滇緬鐵道路線問題

李生莊

此次滇緬鐵道之決定與修與其路線之決定經由顧甯、鎮康而達滇奔瀘附近出境，其理由有三：一，適應戰時需要；二，按照地圖取較捷近之線；三，節省經費。這理由當然不能說是不對，戰時的建設在求速效，在求省費，因此，誰也不得說此次滇緬鐵道之決定是錯誤的。

不過，這裏的問題焦點又應該作如下的看法：我們覺得生產建設事件中有某某一些當然是可以求速效的，但大爭數以上的則根本無法求速，有時本想求速却剛剛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興築鐵道就是不能求速的東西。因為鐵道建設乃是百年的大計，鐵道建設所收的效益不能驟驗於暫時的現在，而應觀成於永久的將來。雖則有時也為適應某種需要而兼設簡便鐵道，如南京城內的小火車與雲南的蜀碧鐵道，但這是適應空間的便利，而不是求取時間的速效。在鐵道建設的原則上，為了未來遠大的圖謀儘可以將現時利益犧牲了些，為了長時的效益而將百年大計的事業草率地完成，這無疑是最大的失計。我們平常總愛說兩句俗語：「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腳。」這些年來我們國家的計

多事件都犯了這句俗語的毛病。有病不從病源上想法，而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結果怕會變成扶得東來西又倒，頭腳兩痛都不會醫得好呀。

滇緬鐵道之提議興修不自今日始，其動機早起於三十年前滿清末季的時候，這當中由於我們的國家多事並加上其他種種原因使我已曾成立了的鐵路局不知甚麼時候又將招牌收起了。不過，總之滇緬鐵道需要是早於數十年前就發生了的；這就是說，滇緬鐵道之實際上的需要，並不在於適應某種樣式或某個階段之競爭上的便利，其意義是根據於繁榮滇緬貿易、發展西南建設、以打通中國西南部之國際陸地交通這理由上的。這需要和理由一直到了現在依然存在，不過，時局轉移到了目前這樣，借著對日抗戰這場面，我們得以適應戰時需要為理由，使興築已久之所謂滇緬鐵道的修築能在實際舞台上扮演起來出現於世罷了。所以，我們眼前（過去已然，將來亦然）如果要對所謂滇緬鐵道之修築這問題尋究理論上的根據時，我們的眼光應該放在遠處和大處，我們的看法不應在適應戰

時需要，而主要是它去成就廣大的西南建設事業與國際貿易關係這個圖上之任務的。

雲南和印緬的貿易關係，此日以前（以交亦更如是）曾發生過很高的意義和價值；又以一八九四年之中英條約內有「中國土貨自八零人種及洋貨之自八零運銷者免納關稅」之條文，這一事實上之便利愈造成滇緬貿易之特殊的密切關係。雲南勿論從農業工業各方面說總與生產落後的省份，但雲南（尤其是騰衝）却能以商業的轉運立場造成一有利之機會，事實上，單以出進口中成宗的三種貨品言，可得如下的數目字：黃絲輸出轉數每年約為一萬五千包，花紗輸入轉數每年在兩萬畝以上。黃絲的來源以四川為大宗，其次則江蘇絲也經由雲南運經；又有緬入波之花紗不僅銷在雲南，還銷到四川貴州去。這事件告訴我們的是：過去的發展貿易關係不能說它不涵着帶有國際性的意義；今後，倘若雲南的生產建設果有發展的希望，那滇緬貿易之必然適應高度之國際性的價值，可說是毫無疑義的。然則這種建設的興修，就不能不着眼於未來之遠大目的，以成其適應較高價值之經濟需要的任務。

這裏的話還可以改變一個方式來說：像上面所講過此次滇緬鐵道之興修所考慮由之一為適應臨時需要；這話初看是對的，細細考察才覺出它有不可避免之內涵的矛盾。據報紙登載，此路計畫以三年完工。所謂三年，這已不算

是個很短的時間；要過三年之後才使此路發生作用，以適應其所謂臨時需要，我們覺得還有幾分滑稽。三年以後抗戰軍事，不知將轉變成甚麼樣子。以現下的抗戰形勢看來，說中國居於有利地位固然不可以，但敵人之維持此局面者也到了一個騎虎難下欲罷不能之最危難的階段，它速戰速決的迷夢既為它咬緊的抗戰意志與強大的抗戰力量所粉碎，戰事發生後它軍事預算決算之陡然增加，在目前已使他深感列經濟支撐困難之苦，又其因這種所生的人口死亡之劇增及國內農工業生產之蒙受不良影響，在在都足以造成敵國崩潰之事實。若就我們方面言，則全國人對於抗戰的心理是戰事越更失敗，信念越更堅決，加以近來外交形勢的好轉，抗戰必勝一語終必為我們所把握而得到事實上的印證。戰事在我們倒希望其能於不得已的情勢下固勿妨持久，而在敵人則是希望其能快解決，以我們的希望持久去對待敵人的希望速決，換最後勝利之左券的無疑是在我，而這種戰事之不致於怎樣持久也必實是事實。那麼，三年以後，戰事是否仍維持希現時的這形勢確有問題，而以適應戰時需要為理由以興修的滇緬鐵道是否真的能供應抗戰需用也是問題的。

由上所述，我們對此問題之原則上的看法是：興修鐵道應該着眼於適應遠大的生產建設之運輸及國際貿易之繁榮等經濟上的需要；以適應臨時需要為理由去興築鐵道，

這理由的根據無疑是異常的脆弱。因此，滇緬鐵道的興築，其路線的決定，我們主張，應該以發展西南建設及繁榮滇緬貿易為理由，自祥雲以下，經保山騰衝出境，往該任緬境內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之密支那鐵道幹綫。因為密支那鐵道幹綫的本身作用說，它是聯接上下緬甸數千里長的地域關係，自緬甸北部，以一車之便，在不到六十小時的時間內，即達仰光海口，以入印度洋，其所具備的運輸價值是非常大的。再就密支那的地方價值說，北向控制滇緬北段未定界的一切，南行則與緬甸本部各重要城市相呼應，往西為英人正計畫進行中之印緬陸地交通線將以爲其點，東則毗連我西南孔道，在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具有最高意義和最高價值的騰衝。英政府之統治緬甸，其對密支那實較對夷山一帶（即通羅成之緬甸鐵道支綫所經各地）爲重視。平時每與緬甸政府的關係人談話，他們的衷心主張也是很希望滇緬鐵道能往接密支那鐵道幹綫的。

凡爲國家社會謀百年大計的人應該將眼光放在遠大的未來上，倘不此之圖，僅在眼前的便利上打算，爲求省費，爲求捷便，恐到了結果，欲省費而開費反增，欲求捷而收效反遲。譬之行高山者，機械削險，則必折轉繞越，斜行而上，信步山道，花鳥迎人，心曠神怡，抵達山巔；非然者，扶梯挽麓，直爬而上，危巖參差，遍顧顛仆之危險，恐縮越者以安開步履早達目的，而行重載者尚懷着恐怖

，喘息於懸巖而也。故曰，欲速則不達。

有人或以爲滇緬鐵道往接密支那，在我境內須修築沿路、龍三江橋，並有高黎貢山之橫斷山脈爲阻，我們的答覆是：長途的鐵道也非與築了，却要節省三座庫庫橋費。這理由是否說得充分？至越越渡高黎貢山之困難，不請，這是有相當理由的；不過，我們也待問一問：連勘測的工夫都還沒有做過，怎麼就能斷定所謂高黎貢山不能越渡呢？所以，我們對這問題之現階段的請求是：原則方面，請當局對於此綫之決定能作更進一步的與多方面的考量；事實方面，請能分出若干力量來勘測一下自祥雲以下經保山、騰衝出境之路綫是否真的不能修築鐵道？倘測最結果對於修築鐵道並無不可避免之困難，那我們就得進一步請求政府採納我們的意見，決定滇緬鐵道之路綫須以經濟價值爲根據，經山保、騰出境往接密支那之緬甸鐵道幹綫。

去 蘇 州

李根源

大兵一退民逃竄，彈尙朝昏不斷投。救難扶傷今已矣，老夫揮淚去蘇州！

蹣跚踏月出金門，走向獅山又闕村。除賊敵機相伴送，行人若個不驚魂？

科學的年齡

謝煒節譯

科學的年齡，這是一個老問題了。有人說科學是永恆的，有人說科學是進步的，有人說科學是變化的。其實科學的年齡，是隨著科學的進步而變化的。科學的進步，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人類對自然界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真理的追求。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未知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生命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宇宙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時間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空間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物質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能量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信息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知識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智慧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文明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未來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希望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理想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夢想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追求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奮鬥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犧牲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奉獻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責任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擔當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使命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理想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夢想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追求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奮鬥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犧牲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奉獻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責任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擔當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使命的探索。

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真理的追求。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未知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生命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宇宙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時間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空間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物質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能量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信息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知識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智慧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文明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未來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希望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理想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夢想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追求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奮鬥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犧牲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奉獻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責任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擔當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使命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理想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夢想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追求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奮鬥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犧牲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奉獻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責任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擔當的探索。科學的進步，是人類對使命的探索。

稍有不同，在那快樂時代的人們，子孫將會知道光輝的勇氣和專心，所聽聽的是學問上的開路先鋒，賴有這個，才能使得我們現代化的世界在實際上可能。

這一班科學界的先鋒，有許多是飽嘗過窮乏，和被輕賤，被恥辱的滋味，他們是住在頂樓上，死在土牢裏。他們不敢印他們的名字在他們著作的封面上，他們也不敢印他們的結論在他們的蒙塵地，他們偷偷地將他們的原稿帶到阿末思特當和哈羅的印刷局裏，他們挺身於基督教的仇恨之前，不論是舊教或新教，他們永久是教士的攻擊目標，教士們常常鼓勵一班教區居民來猛烈反對這些異端邪說，然而這兒卻勉他們自有他們的瘋人院，在荷蘭自由寬容的精神是比較強盛的，當聯的權威者雖不一定對於科學的研究有多少好感，但不願意干涉人們的思想自由，因此荷蘭就建設了小小的瘋人院，一個想有求知自由的法國的，英國的，安徒爾的，班哲學家，數學家，醫學家，都可以到那兒去，法蘭西，以短時間的自由空氣。

謝煒節譯

天才，是受阻正不許寫一撇字，否則他們就覺得教會的
 有權力者受到種種的苦惱。甚至到拿破崙對於醫務科科家
 古的貢獻，是常在法蘭西的憲兵營營下之下。在文學世紀以
 後，兩文散對於人類創造的激刺，如在聖經裏面所記載的
 提出問題，於是他是受了教會的嚴厲的指責。當我正正在寫
 這篇文章時候，布羅安教士正在對廣大防家表演總述兩
 文主義的不對。警告他們反對這位英國博物家的辨異。
 雖然循道新有的時期，不過是個假設，事實上亦得那
 做的工作也始終如一的完結了。這基礎是後期的發現和發明。科
 益也是顯赫為華爾脫享受而受批評享受者也領是該帶笑野
 有確切的思想，極不切實際的空想者的入。這時期，
 在十七世紀的時候，哥倫布帶領研究從遠從遠的到天文
 體和動物人星球的位體與太陽系的關係。而即是即從這時期
 換算起是系統換算這遠遠的變者。哥倫布也建立了太陽系
 太陽系的中心。但是他不滿意於他的著作，而直到他死後
 那天，哥利達維維他本學他的眼光在教職監視之內。但
 是他繼續使用他的望遠鏡，而發覺牛痘。他做了許多實驗，統
 察的材料，給這位英國數學家一個很大的幫助，幫助他發
 現了物體各地的有與味的習慣的存在，這就是後來出名的
 萬有引力的定律。

而笨重的小東西，給人門一個奇異的研究。小的動物，這
 些動物是對於許多人類的疾病有着直接的責任的。他給科
 學的細菌學安設了一個基礎，這一種學問在幾近四十年中
 已經將世界從一個大量的疾病裏釋放出來，因為顯微鏡
 發現了產生這類疾病的細菌的有機體。顯微鏡也幫助了這
 些地質學家，使他們能更仔細的研究種種不同的化石。這
 些化石他們在復原的地層下發現，這顯微鏡，使他們相信
 地球必定比創世紀裏所說明的要古老得多。在一八三〇年
 加爾士來前印出了他的生物學大綱，這大綱是反對聖經裏
 所說的創造世界的故事。並且給了一個更細微的關於地球
 的長成和逐漸發展的描寫。同時馬給司德，賈布雷士，
 製造了中離于創造的新理論。他們說：我們的地球是星
 雲海中行星系統裏面的一小點，巴生，和克給哈爾，用分
 光鏡研究星球和鄰居複雜的太陽的化學組織。其上的奇異
 的點點與神經格種加以注意。同時經過了一次和教會權
 威與科學的爭論。這班解剖學家和生物學家最後得
 到不解剖動物的許可。用一種積極可靠科學問來代替中古
 時代腐腐的亂糟。

在一八一〇年到一八四〇年當中，每門科學，究所得
 的進步較過去了的千百年中所有的總成績還要大。這一關
 時代對於在舊教育制度下長成的人一定是很痛苦的。我們
 很可以了解他們對於拉爾文，拉馬克這一班人痛恨的心情。

他們並沒有正確地指明人類是猿猴的後裔！這對於我們的老祖父是一種恥辱！但是這種學理暗示我們驕妄的人類是由一個很長的系統演化而來的，推本求源，人類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海裏的沙蟲。這真是我們地球上最初的居民中之一種。

小康的中產階級的莊嚴世界——這，支配了十九世紀——利用了蒸汽和電力而實際上可以應用的，偉大的科學上的發現。但是——一個許充科學理論的人——沒有他們，進步是不可能的。——依然不為人所信。直到最近，最後他們的任務是被承認了。在今日，一批有錢人，過去都是捐他們的財富，建築教堂，而現在是建築大的試驗室了，在裏面一班哈辦的人在專心研究着的人類的進化作用。他們常常犧牲他們的性命，而未來的時代可以受他們的快樂和健康。

事情實在是這樣的，但還有許多幾種，我們的祖先認為是不能避免的上帝的行爲，現在已經廢除了是以別人類無知和疏忽的證據。現在醫術亦該也知道要避免傷寒症，只消對於飲水留心一點便得，但醫生經了許多年的苦工才使得大家相信。今日，很少人還怕牙科醫生的那張椅子了

對於在我們嘴裏的微生物的研究已夠保障我們的牙齒不致腐朽。當一八六四年新聞紙上載着在英國用以太施行不痛苦的治牙手術的時候，一班歐洲人聽了都驚駭，他們好像以為人類是應該受這種痛苦，而這種手術是風行了上帝的意旨。經過了一個長的時間，麻醉劑的使用才得普遍。今日，爲了求進步而有的鬥爭就是得到勝利了，那古老的，偏見的骷髏被打成得一天大似一天了，時間不等地向前流去，那頑固的牆垣上的石頭自然會鬆動潰潰。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遺之按：本文並非不假專門識者，不過也概不過是一種廣觀事大學了，作者名哈得力，歐康，是十八歐歐人，其書中多有科學事實，其書中蹟和反對宗教聖信在此則此則，其書中，故用作教材。謝煒兄萬數日之力評其書，其書中有許多，大體尚無錯誤。因代爲介紹給長歐。讀者如對本文有好的批評，這光榮歸原文作者和譯者，如有相反的意思時，由我負責。是我勸他譯，譯文經我看過，也是我勸他刊出的。



悲華經舍雜記

進之

余不喜致力於美學。於詩歌亦祇憑一時興之所及瀏覽觀吟而已。私見所及，好以「沉著」二字為批評之工具。靜庵先生間詞話拈出境界二字，非專論詞也。余謂能沉著自有高境，爾來江湖名士，非無清新俊雅之作，然皆不夠沉著。煙視媚行，與姜婦何異。讀之有時亦河漢間，有時則令人作嘔。老杜風格，可謂沉著極矣。此身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月吟詩。讀之如見一白頭亂髮垂過耳之老詩人昏夜立於路歧，徬徨無所於歸。託辭出奔，想正是如此情狀。「萬里傷心嚴蕊甘，百年嗟死中興時。」「機杼千秋一淚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不分棧花紅似錦，生憎柳絮白于綿。」無一字不有萬斤力量，所以能沉著也。東坡詩能于朗亮中見沉著。如「水繞彭蠡綠，山圍岳陽臺，古來愛傑地，千載有餘哀。」「既無明快，又極厚重。未有不沉著而能稱大家者。晚山詩如「人生豈得長無閒，憶古思

鄉共白頭。」何等沉著，何等意味深長。近人如鄭孝胥、陳散原皆能沉著。鄭如「往事參差春去後，高樓天遠恨來時。」「憂天已分身解壓，感逝還期骨已灰。」陳如「同倚斜陽看雁去，天旋地轉一沾巾。」皆耐人尋味，百讀不厭。太炎先生一代宗師，未嘗以詩人自居。其所為五言詩什亦幾乎逼近老杜矣。

一一

如皋顧延壽先生少時與范伯子朱曼君齊名鄉里。有江左三小鳳凰之稱。朱早逝，范亦不遠。然皆已名馳天下。余遊蕪京，所遇士林老宿，無不知有朱范。先生風度，飄飄若仙。尤為懷茂淵雅。治經遺貌取神，不拘遠宋門戶之見。於先賢精義微言，能心知其意。詩歌則不設雕飾，風韻天成。間有自傷身世之意。一誓約之歸於中和。其悲天憫人，歎奇磊落之懷，則處處躍然紙上，書法則雅健絕倫，如不食人間烟火者。然運數奇，不得志於場屋，以諸生終老

三三
(七二)

生時未能赫赫有當時之名，歿才二十年，已無人能舉其姓氏，事之可悲，尙有過於此者乎？先生有日記一冊，自題曰雜言，凡生平所爲詩文，論學論政專著，及與朋舊往還筆札，悉在其中。桐城吳汝綸曾書其端曰：此非日記，乃延邨著作之一種也。張季直嘗謀爲之刊出，事未及行，而季直下世。頻年爲事所繁，無由至其故鄉，訪其後昆，永留一無涯之憾。爰就記憶所及，先生詩稿之見於吾鄉故家猶壁扇頭者，謹徵錄而存之，並世君子，其幸屬觀覽焉。顏聞先生在時，最傾倒嘉興沈培老，與仁山居士，湘綺老人均有往還，又嘗從薛福成公使遍遊英法。之數公者，皆門生故吏滿天下，然則今世或猶有知先生者，其起而訪求先生遺書，或則述其生平嘉言軼事。悲夫！天下久無是非，衆人又無眼目，疇行之士，得一二有力者張之，則衆視爲賢子姪。不得，則棄之如同草芥。先生清才慧業，卓卓可傳，乃羣輩已宿，而今聞寂如，茲篇之作，豈以有力者自任，將見有力者之闕之而起也。天下多情士女，必深誦斯言，若謂余僅僅以表揚其鄉先輩是務，斯亦左矣。

附顧先生律詩八首

古人磊磊軒天地，今我何時獨寂寥。蒼海波濤來五月，泰山雷雨起崇朝。和戎策盡空言息，誤國人多大命遭。

三十年來曾注日，鴛鴦得失付秋毫。

軍旅深慚學已過，身心大半更蹉跎。八年有命應如此，香道全非可奈何。併起幾機盈宇宙，鴉吟哀感向山河。雞郊雖在知何適，一念蒼生愧恨多。

良禽出谷擇林棲，野鹿相呼春草肥。有愧故人嘲被褐，頓令遊子試征衣。行多曲曲言誠足，坐老窮荒計本非。更憶借聞當日語，教身宜早亦宜歸。

鄉衍談天最可嗤，我知世界一丸泥。人間縱有驚心事，吾道終須放膽爲。碧草吹風光自轉，梅花帶月影頻移。故園多事催人去，此去音容亦見疑。

明月如心夜更明，浩然獨步向西行。兼星歷歷垂空野，精爽冥冥掃六清。已卜杯盤消水夕，每親燈火憶平生。當頭白鶴飛閃過，別起無端萬古情。

香爐茶竈竊晴烟，一室沉沉意渺然。白日高眠依臥佛，清風微動挾飛仙。澄懷觀我常臨水，好語驚人可問天。此是世間消遣法，徘徊又到菊華前。

晚裝初製玉紋斜，媚眼悲翁數鼻鴉。自喚小爐添竹葉，代燃高燭照梅花。粉紅特製軍軍袖，油壁同登小小車。不值悲啼成識兆，春來飛燕竟無家。

風吹花信過江城，爭忍無情對有情。每憶青臺龍火侍，思恩厚起捲簾迎。別留溫語酬知己，怨本傷心恐誤卿。一掃佛門虛誕語，今生辜負克來生。

幾調詞名的來源

堯民

前年病中，往往以詞曲消遣，除了看詞之外，關於詞名的來源也略加注意。見各種解釋詞名的書籍，如填詞名解、升庵詞品、古今詞話等書，只是就所知道的加以詮釋，而所詮釋的又往往望文生義，臆說百出。覺得不滿意，才雜取各書，稍加考證，得數十條，現在加以整理，以就正讀者。堯民識。

穆護砂

樂府詩集的近代曲詞和全唐詩的雜曲歌詞裏面都有穆護砂的調子，教坊記裏面有穆護子這是一個調子，後來的詞調裏面便有穆護砂的調子。

升庵詞話說：「穆護砂與水調、河傳等并隨時所作，皆勞人之歌。」但穆護砂的名稱是作何種解釋，他沒有說。

據黑莊漫錄引黃庭堅的話，「穆護」係「水瓠」的轉音，黔南一帶，民間將木頭刻空，鑿地作盤，男亦圍歌，此種音樂名為水瓠，聲音轉為「穆護」。

姚寬的西溪叢書語釋引宋次道的東京記、段成式的西陽雜俎等書考證下來，知穆護是當時流行於中國的祇教教主「穆護何祿」的名字，「穆護何祿」的音，係由佛經的「摩訶首羅」轉出。這種說法比較確實一點，考續通志唐樂署供奉曲中有一曲名「摩訶火羅」，羯鼓錄又作「摩訶首羅」。都是一音之轉。知道這個曲調和西域的宗教有關係，然而△穆護的「砂」字又怎麼解釋呢？這就沒有法子了。

考印度語有「摩訶」一個名詞，是「大」的意思，如大目犍連叫做摩訶目犍連，大迦葉叫做摩訶迦葉，大概在西域方面，凡人名、地名、物名都喜歡用「摩訶」字樣以表示他的尊榮偉大。

「摩訶」之音一轉便成為「莫賀」，新唐書回傳有首領莫賀達干，沙陀傳有莫賀城，即是尊首領為大達干，城為大城的意思。所以大沙漠統叫做「莫賀延碛」，「延碛」即是沙漠之意。

我以為「△護」也即是「摩訶」、「莫賀」的轉音，「△護

『砂』即『莫質延債』，大沙漠也。唐薛林卷六引顏魯公遺囑云：「是時汝必與二人同啓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爾如△證，天性之道，難言至此。」在△羅下有原註云：「△證，即魯公男顏之小名也。」古人的名字是有關連的，名『顏』即是大的意思，所以小名即取『△證』也是大的意思。大約當唐時西域的文化流行中土，一般人都愛用譯音爲人名、地名、物名，如後蜀之摩訶池，也即是用譯音爲地名，表示崇拜異域文化之意。

由此可以推知『△證』的意義爲『大』，係從印度語『摩訶』轉出，『摩訶』、『牧謨』都是一音之轉。△羅砂即大沙漠，這個曲調係唐時由西域傳來，揚升屋說是作於隋時的話是不可信的。

（註）字粒不夠，以△代穩。

蓋羅縫

近代曲詞中有蓋羅縫一調，教坊記曲名中合羅縫，卽是此調，調名的來源，各種音樂與詞書，都沒有解釋，考唐書及文獻通考有這樣一段歷史：

『南詔酋長閣羅鳳，因刺史張虔陀私其妻，遂發兵反，朝廷以御史李蒙察大兵南征，大敗，死者十八，楊國忠當國，反以搆聞。』

此事係開元天寶間事，想會哄動一時，所以民間便將

這事作爲樂歌，就以『閣羅鳳』爲曲名，音一轉便成爲『蓋羅縫』，或『合羅縫』。按唐薛林卷八云：

『呼曲子名，則下兵爲下平，閣羅鳳爲閣羅鳳。』

可見『閣羅鳳』確是以八名爲曲名，論時代也相合，聲音轉變爲『蓋羅縫』，或『合羅縫』，此曲與蘇幕遮、菩薩蠻等曲，都是和我們雲南有關係的音詞。

醉公子

醉公子詞又名『四換頭』，升庵詞品說：『此詞又名四換頭，因其詞意四換也。』這是以最初無名氏所作的『門外兒吹……』一詞語多轉折，便單文生義。其實所以名爲四換頭，『換頭』是音調上的名詞，和文義是沒有關係的。細看此詞，前後闕的前三句的平仄是一樣，到第四句的平仄才變換，平仄變換，是因爲音調變換。大約這詞前三句的音調是相同，到第四句才變換，所以平仄也跟着變換。前三句是仄起，後四句忽然變成平起，這就是所謂『換頭』。（和後來詞調中的『換頭』不同。）試看顧夔與無名氏之兩詞，不論顧的是四換韻，無名氏的是兩換韻，而平仄都是一樣的，上一句是仄起，第四句使換爲平起，所以叫做『四換頭』。今錄二詞於下：

顧詞：『河漢秋生淡，紅藕香侵楹。枕倚小山屏，金鋪向晚扃。』
 羅起橫波漫，獨坐情何亂？衰柳數聲蟬。

魂銷似去年。

無名氏詞：「門外口兒吹，知是蕭郎至。到鏡下香奩，冤家今夜醉。扶得人羅幃，不替脫羅衣，醉則從他醉，還勝獨睡時。」

又薛昭蕴也有一首醉公子詞：「慢綠青絲髮，光牙吳綾襖。床上小熏籠，韶州新穩紅。西窗無錫處，捻得從頭污。惱得眼慵開，問人闌。」

又薛昭蕴也有一首醉公子詞：「慢綠青絲髮，光牙吳綾襖。床上小熏籠，韶州新穩紅。西窗無錫處，捻得從頭污。惱得眼慵開，問人闌。」

事來。

這首的平仄和那二首相同，這是正格。這另另外一首：

「岸柳垂前綫，雨晴鷗百轉。家住綠楊邊。往來多少年？馬嘶芳草遠，高樓危半掩。數袖雲錦，相逢誰許。」

此首平仄獨異，都不是正格。

(未完)

心 聰 漫 墨

張心聰

我所希冀於新聞紙

在「風調雨順」的時候，人們對於新聞紙，有注意廣告的，今天放什麼電影，唱什麼戲，有注意路事的，那個機

關招徠事，那個先生和那個女士結婚或同居，……也有注意到當地究竟有什麼風流事的；也有報紙版上找點空，發點牢騷的；……總之各取其所需，把它弄來「包羅萬有」，這是生意的老手法，我看這些方法都不能吸收這時代的「觀衆」說來好看點，有所謂「讀者」的了。

自從炸彈把入門喊醒過來以後，大家祇顧在飛機底下奔命，就是素來不關心國事的人，至少也會注意飛機該快對頭上來了，也要顧及自己的生命的。那裏還有工夫來顧「落教的丈夫自殺」？這些新鮮事呢？天啊！戰線上多少同胞被殺，豈不是還不及「清教的丈夫自殺」嗎？在這樣生死關頭，後方的婆娘，他們是如何的盼望他們的兒子「清吉平安」，你能夠把行軍的生活消息透漏給他們，那不知怎樣的安慰老人們的心呢。記者先生；這正是充實你們的「容」的機會，尤其是為國家犧牲了的建兒，在每些時候，也可以宣佈給我門致敬的，我想這也許是通的。

一言以蔽之：現在的民衆，至少不像過去樣的糊塗了，在這個時間，都市的人民急於疏散，那我們很可以把附近都市的州縣情況，找一些來告訴他們，譬如生活程度怎樣？米買多少一升？房錢多少一個月？……在這些地方可以做的事業是些什麼？某些地方特別需要什麼人才？這雖然是小事，這也正是我們應該做的，而且做起來也有味。我們不祇是埋頭在一件消息上，「咬文嚼字」，也不必一味來把消息添些華麗的圓滑的詞藻，或者翻些花樣，這條路我想是通的。

「註」：「落教」即過去昆明在女界之風頭人物，見民國日報前所專載褚敏丈夫自殺的鴻文上。

來說「木刻」和「木板」

在「木刻」與「木板」之間，因為都是「刻木」，本來就沒有十分嚴格的界線，也不必一味要劃開，但為要給「不求甚解」的先生更進一步的明白，所以不能不把頭髮和鬍子分開來。

在我國印刷術的初步，是在木板上刻出所要印的東西，來複印，簡單地說，就是製「木板」，跟我們所謂「製銅版」一個道理；然而漸起的「木刻」，它原來就，是求把作者的東西原樣翻印出來，它着眼在「現實」的人世間，覺取事物演變的凸出精緻的一粒，以刀的力量來針貶，揭露着這些事物的，「臉孔」，是以「刻」的方式來表現作者的思慮，以及它本身所有的線條美，然而「木板」却是一種工具，且的是在求印刷得使，顯然地也就不一樣了；象之在技巧上獨更有差別呢。

這也不是「跟着洋人學造反」，的確，孕育在「現實」肚腹裏的「木刻」，它是鬼子們進口裏的進口貨，到底不是國貨，我們莫把它混命地擬做一團。



邊地巡禮

過 猛 朗 荒 場

靈 驗

由猛朗到猛朗有兩天的路程。前日下午起身時，本來是約定了鄉紳的李老師同路做導引的，但個應允了和，力邀了他將有十次他卻爽約，於是我便僱了桂芳，雙馬三槽，自行登程。才上過拉巴坡頭，夕陽即沉入了西山，漫天流着飄飄的流霞，東山梢頭，接着冒出一輪籬盤大的素月，把我們迎進了村裏廟家。我們吃了夜飯，他才於犬吠聲中趕到了來。

夜裏又互相約定，早上一同上路，走早一點，不料昨早太陽高照中我們開最早飯去喊他，他還酣臥不起，我們又仍只有先走的一法。因完全不識路徑，臨時在路邊的村裏出錢請了個黑黑來領着，才一直向東路前進。擦身過過了黃圓高壯的孔明山，渡了不少的怪石峭壁。山路與紅白相映的細地，到達太平寧那了午稍，他又由後面追及我們了。下半天是他偕同着我們一路了，他領我

們由山脊的小路上去，下了不少的斜坡，縱約五十餘里約十五六里的奇僻地，便很荒涼的投映進我的眼簾。一條大河南面北面東南，穿過壩心，因橋去修路，河道聽憑水勢自由汜流，成了彎彎折折的百曲河，就像一條毛虫在蠕動，端微有翠殖着的田，然而荒廢的佔了十分之八九，蘆葦成林，高三四丈。新建縣府後座古廟，獨立在靠東北的山麓，整個壩內只有二三十戶樵勇與老充，距離縣府卻很遠。

下通出波，由無路的河邊橫過去，處處是深陷的泥塘，馬蹄踏陷進去幾乎拔不出來。舍出的夕陽逝去了，我們投身到漫無人烟的城壩裏，宛如晝夜裏走進了墳場林，陰森的一股怪氣，遍行人毛髮悚然。暮色昏黃中，我們走進了新闢的荒街。這兒原是湖濱的適中之地，所以在十年以前纏綿綿住縣長時，就以開發猛朗為建

縣的基本工作，宏大的縣府，也就是他手裏創下其模的。論周山本不算太高，山頂與城底也沒有形成怎樣特殊的差異，但由繁環圍得太閉鎖了，連透風的丫口也沒有，所以瘴毒仍特別利害，當時建下的衙舖，好幾處都只剩下斷壁殘垣了。礙了歷任縣長先後經營，財力已消耗他二十萬之多，除了那處衙門的工程已成了十之六七外，各項建設仍在草創時期。自昨年冬現任縣長李文新由佛房移駐通兒後，以橋太的决心，繼續作修衙門的奠定縣治重心的工作，不惟市場的地面已拓到了出來，茅草店舖已蓋起二三十間，連思普同鄉會館的基址都已號定了呢。瀟灑的漢民，除了散在各處的地主富翁多半是湖商及石屏客籍之外，政教方面的人才十之八九都是思普人。只消看這一帶不是寧的荒墟要取犯案賊地都辦好了這一點，也就可見縣府將具有原地方人的殖民地了。

李老師以半個主人的態度，說：「我們可以一直進縣府去歇，但他因不是縣府裏的人，不便老寫懇切的邀請。」我自己，平素就是很怕進衙門的人，現在雖因公到此，也不願進縣府去投宿，更不願受縣府的任何招待，所以不接受他的話，總是擇從人分館開來，一些去買辦米菜；一些去尋覓住所。不料所有的新建草屋都開過了回來，不是開洋烟館，就是開麻將舖，全沒可以插身的地方，米菜之類，更弄在無着項下了。李老師見我們徬徨沒有歸着，又從衙門繞了出來，強強約向縣府去，一面在前引着路；我們為半隻所教訓，只得軟化下來，依從着他了。

但走到縣衙門那時，却又被他大大為難了，因為常備兵就駐紮在那兒

，見我們捨槍拉馬臨是要闖衙門去，竟阻着不准放行。李老師在不安的情緒中大聲衝出了『有公事』三字，才很不自然的把我們導進縣衙的廂樓上。李縣長聽得我們到了，專人致送了一籮青豆一筒吃米一匙油鹽一塊臘肉來；米菜是取用了，肉仍盛過了牠們。

衙門門進三重，多至十三四間，高及三丈，分兩層，有一部份還沒有完成，正在上瓦裝修，在思普調查過十多縣局當中，除了軍里的柯氏洞外，怕要數這兒的建築為頂宏大了，然而這是耗去財力十數萬，歷盡時間十餘年，三四任縣長都出這兒施展着經驗的呢！裏面駐着的人，除科長秘書司庫之類外，別的也有好些，由普匪一帶對來的少婦也在着很多，雖是一座獨脚衙門，倒還非常熱鬧哩！

在退居太后的別墅中

震聲

遊了那塊壯麗的小街、睡佛、北

門、觀音等四大新寺出來，炎陽蒸騰

如鏡，汗漬新往裏衣，我們又到很幽靜的一個處所去休息，那便是靠居印大的別墅。

我們從附近北城的別墅後門緩步進去，一個空敞的庭院裏，很孤清的立着綠樹幾株，柔條正向來路搖擺着歡迎的手，此時全身的煩熱似乎頓時涼快了许多。

通過一個過道，跨入了迴環的曲廊，廊前正蹲着個瘦長臉兒的鬍夷姑娘，據說就是靠居印太的女兒，是預備着給她在着人學的堂兄弟將來回籍就職後做正宮娘娘的，見我們兩個外客駕臨了，由另一轉角上跑出兩個布驢，怕着了環罷，把他搖擺地扶了過去，我們也便轉過轉拐的走廊，進入正房的大井。

這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大院落，正一面兩排，都彩繪着丹青，塗滿了金粉，院中用大理的整石板鑲出個魚塘或是游泳池，可惜乾澀着沒有水；周圍是整齊的石條和磚地，襯着畫棟雕

棟，與民間純然割成兩個世界。正房靠門右側，一個三十多歲的鵝蛋形臉婦人，已站起來笑容可掬的歡迎着我們，裹着黑綢綉的包巾，雪白的緊身上衣，黑綉裙綉縐縐地；還沒有交談，我便覺得她是個和藹可親的主婦。

「這是印太，這是△代表。」同行的黎介紹着，我們已坐在靠左上方的精緻藤椅上，她叫人送上了兩杯茶，一盤餅乾，便坐在她的矮凳裏，一面吐了一口榴榔水。

「你家這房子蓋得很好，」我開口的話是這樣一句。
「馬虎些！」她的回答很清脆，說詞極自然，口邊漾起了微微的波瀾，濃濃的濃眉輕輕發動了一下，兩點黑亮的眼睛望着我。

我避開了她的釘視，縱目力所及把他這客廳掃射了一下，恰可以一堂鐘富麗「四字來稱呼它，正面的壁上懸了一帖大直幅，是省垣某名人的聯

詩，左右兩邊的壁上，固定的嵌了兩丈五六尺長的平面鏡，右邊鏡下接連排着兩張一高一矮的床，滿鋪絨綉的虎皮褥及綉花靠枕，由矮榻的尾上轉進，隱約可見那是華麗的臥室，一切陳設都拿着帝王皇后的風度。

關於她的事蹟，我事先聽聽人說過了點，她的丈夫是長子，即前任土司官，當時她是率印土司官的太太，故稱曰印太。她的丈夫死後，無子，她便領了獨女兒，退居到這裏。她的二小叔因身帶殘疾，有一個兒子已

送在省城看許，她的五小叔心靈手敏，於是就做了現在的土司官。但土司承襲，慣例以排行為重，長子死無子，應依及二弟，現在二弟雖患病不含登位，但他既有兒子，則以後仍應歸他的兒子繼承承襲。所以現在印太一面以女兒替着給姪子做小印太，一面舉家出錢供給姪子讀書，很以母親或者說太后的資格自居，聽說她連快槍都存了好幾十枝呢，她確是最近將

將

來在歐馬政治上的，一個極有關係的人啊。

由她的談話中，知道她是大猛統一個土司家的小姐，多少還讀過幾句漢書，難怪她的談吐是這樣的流利，應付是這樣的大方，深有大才固秀的身分哩。

我們由她的身家問到她在省求學的姪少爺，最後談及騰永獨立營現已到款，不日返騰的話語時，她很迫切的問道：

「聽說營長們帶着些大砲機槍，

新式武器，我們女人，可以去看看嗎？」她那悠然的盼顧，豐滿的體態，越從從溫弱的發問中，噴放出徐娘的風韻來。

大砲開坐了二三十分鐘，我倆便辭了她出來，送出客廳門，對我們深深一鞠躬。

走出了四合廳的這一額印的房舍，通過一塊卵石鑲就的院場，從她的門前折出來，大門頭上掛着一塊金字匾，寫着「怡情別墅」四大字，兩旁還配着一付木刻的對聯。

由這別墅的精緻而佳構，我又想起當我要跨進這別墅的後門之前，在路邊上，稀疎的民房中間，有許多泥巴粘滿腳趾的百姓正在替現任土司官建造着宏大的房屋，土司的制度下，所謂的衙門別墅，真不知塗刷着多少人民的血汗呢！

歸途中，那過居太后的倩影又浮現在我眼前，使我這多感的心暫時抑住了由別墅而激起的波浪。

編後記

第四期的稿件是早在十二月間就已動手排印着，打主意元旦日一定要出版的，到了期限，而預算着的稿子還沒有收齊，乃改變計畫，作成四五合期，定二月一日出版，可是再到了期限，稿件依然未齊，所以遲至今日始克出版。就時間性來說，算是跨過了三個月的

事件摘要。自英美信用担保貸款成功後，滇緬關係是加倍地深了起來。滇緬交通問題為目前抗戰建國中之一大事，因之，我們為這問題特在本期內刊成特輯，希望國人能加以注意，而從事於理論的辯駁。

本期取稿，較前幾期稍慎，執筆的人都在社會各方面服務具有相當成績，學養也是各有專長，各從其具體的經驗閱歷中而抽繹組成各篇文章的。



肅州抒懷

李印泉

漢開河西郡(註一)，驅除神與羌。截斷匈奴臂，邊患已有防。西域置都護，討
 磔鄴支王。降國三十六，朝貢來遐荒(註二)。李氏修邊功；君集(註三)擊高昌。四
 鎮(註四)兩都府(註五)，經劍南北疆。二王(註六)薛仁貴，張(註七)婁(註八)蘇定
 方。魯各越殊勛，士卒固苞桑。漢唐大一統，其勢何泱泱！子孫嗚發皇，何今武不
 揚？東夷竟跳梁，其暴如虎狼；習視而襲編，入門而及堂！兩都棄不守，壯士何容
 光？老夫走邊塞，日日淚痕痕！故物何以復？捷仗何以張？國本何以立？斯民何以
 康？望古而遙集，偉哉漢與唐(註九)！

(註一)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也。肅州即酒泉。(註二)
)葱嶺以西，大月氏、大宛、康居、安息、條支、罽賓諸國，皆打滅來貢。
 (註三)侯君集。(註四)于闐、疏勒、碎葉、焉耆。(註五)北庭、安
 西。(註六)王孝傑、王忠嗣。(註七)張孝嵩。(註八)裴行儉。
 (註九)余幼讀試帖詩，有「諸營拜地，可漢共穹天」二語，不禁神往。今
 日本對我，一則曰討伐，再則曰懲罰，尚以我為國乎？直欲迫我稱天矣。故此
 次之戰，實吾四萬萬人生死興亡關鍵所在也。持久戰去，日必亡，我必興，祇
 恐當事者誤於苟且而求和，又恐某某國以調和相引誘，墮入萬劫不復之地耳。

暴風雨中掉海燕

彭桂萼

高爾基，
你！
暴君的勁敵，
奴隸的火炬！
兩過年了
你撒下我們，
盍然逝去！
高爾基！
狂瀾別魔士，
拔了你
這顆眼中釘，
他們是多麼歡喜！
我們！——
李世界被壓迫的階級，
失了你
這顆閃耀的巨星，
像孤航駛在海上，

漫天又鋪下了雲霧，
怎不發放聲哀啼，
血淚滿秋雨！
◎ ◎ ◎
六十八年裏，
從鞋匠鋪，
從輪船碼頭，
從牢獄，
從下層的流氓朋友，
你學會了
頑強的戰鬥力，
你永遠握着槍筆，
寫下了文化彈藥，
向一切惡魔，
英勇地射擊，
濺出革命的火花，
飛遍了大地！
多麼崇高而偉大啊，

你革命文學之父的
高爾基！
◎ ◎ ◎
你用精神的武器，
攻倒了
沙皇的牛皮交椅，
你把新社會的嫩苗，
引出了上皮膚，
從鐵錘鐮刀下，
開放着自由平等的鮮花，
多麼美麗！
你這閃閃電似的
海濤的雄姿，
把鬥爭的乳汁，
哺養着
全世界的勞苦兄弟。
啊！
建設中的蘇聯正需要你，
壓榨下的民族正需要你，
你為甚麼離開我們而去，
高爾基！
◎ ◎ ◎

(五四)

而今，
西歐瀰漫着
血腥的火藥氣，
東邊捲起了
滔天的暴風雨，
魔鬼是越來越跳皮！

但是啊，
你放心罷，高爾基！
我們會承繼你的足跡！
在西班牙，
在新中華，
在一切殖民地，
不願做奴隸的人，
都已跨上了征騎，
伸出萬千隻黑手，
把爭解放的戰旗，

給摩登的姑娘們

像猛虎一樣，
醒起來跳起來罷，
摩登的姑娘們！

高高舉起！
誓殺盡法西斯蒂列果西，
作你兩週年的祭禮！
你請安息罷，
我們的導師
高爾基！

兩週年了
你撇下我們，
杳然逝去。
你，
奴隸的火炬，
暴君的勁敵，
高爾基！

一九三八秋于怒山。

杜 規

不要再擦雪白的粉！
不要再把桃色的胭脂，
抹上那血肉的齙唇！

不要再隨風飄搖，
馳逐街頭，
作蝴蝶兒舞蹈！
要知道：
我們女子也是人，
不是花瓶！

是人，
就得協同英勇的男兒們，
肩起拯救祖國的重任！
就得參加民族解放戰爭，
貢獻出滿腔的赤忱！
神聖的烽火，
已經去了五十年
撒在婦女臉上的
恥辱的脂粉！
摩登的姑娘們呀！
你們還夢沉沉，
儘睡在奴隸城中作甚？
你看前綫有血彈在飛奔，
你看後方有汗雨在翻騰，
大時代的舞台上，

應該有新女性的鋼身！
 爭自由的波浪裏，
 應該有新女性的吼聲！
 醒起來跳起來罷，

流 亡 之 羣

彭桂岑

像猛虎一樣，
 摩登的姑娘們！
 一九三八年冬于汀旗

西天漲上了血紅的暮霞，
 枝頭高噪着棲鴉，
 一羣橫走天涯的流浪人，
 逃進了邊荒古城，
 望長空高聲悲吟；
 那悲聲，
 出自一個老年人的嘴巴，
 射進每個街長的心靈，
 晚風拂拂，
 飄蕩着他銀絲般的白髮。

① 想起我溫馨的家庭，
 ② 一萬隻箭穿我的心！
 ③ 我有把美的麥田——

青紗帳，一碧萬頃；
 我有精緻的廬舍！
 四合頭，一顆方印，
 在那長白山下，
 任那長白山下，
 松花江邊。

④ 七年前了，七年前，
 日本鬼圍進我天井，
 肥田成鬼兵去演演，
 精廬變成了軍營。
 阿秀被強奸，
 她媽氣行去了命；
 我只好帶起阿二阿二，
 逃亡到平津。

⑤

⑥

我進工廠重討生活，
 讓阿二兄弟去當兵；
 當兵才可以打回老家去，
 從血跡下撿還七年的利錢！
 飢寒的鐵鍊，
 鎖不住我的笑臉，
 由阿二們的槍尖，
 昭示着「那一天」已經逼近。

⑦ 盧溝橋的強砲聲了，
 阿二兄弟緊蹣着街上加緊，
 龍科鬼子的炸彈，
 轟破！我的飯碗，
 吞食了阿三們的生命，
 又使我孤零零，
 作萬里飄萍，
 望平津，老淚糊雙眼！

⑧

老人滔滔頷記着流亡生涯，
 昏黃的黑幕，早低低垂下，
 一個年老的姑娘，
 接着彈出心裏的琵琶，

不是不燦爛綻花，
那些高懸暴烈的寫生畫！

聽着她顫抖的哭音，

就令人心亂如麻，

更何況寒聲驟驟，

還夾許出哀哀切切的話！

◎ 杭州，這人間的天堂，

我們的家鄉，

自從闖進了敵兵，

它已成了血腥的屠場！

綉綉的花枝，

綉綉的花枝，

如油如柔波，

隨時卷着塵埃！

◎ 說來真地破心肝！

那「皇帝」完金和野獸一樣，

一進門，亂搜姑娘，

拿得雞飛狗跳，

我在媽媽的羽翼下，

傲睨逃出鐵網，

◎ 她像那被擄的德兒拖上床，
親着了衣裳。

◎ 咽着淚，媽似着我拚命閉關，

路邊的屍體，堆成山！

◎ 少婦割去了乳房，

老嫗的兩腮腫上根木棒，

一個七歲的女孀娃，

正被蹂躪得鮮血淋漓！

◎ 那惡魔瞥見我們，

又跳來抓住我胸膛。

◎ 我死咬定魔草不放，

媽搶上，給他個耳光。

◎ 他怒罵着舞動槍託，

衝得我娘兒，遍體鱗傷。

◎ 慘刑像，繼續迭起，

誰知鐵蛋無情，沖散我的娘。

◎ 從此我成了失怙孤孀，

尾着鄉民輪，飄到天外南方！

◎ 慘痛的呼號是支喇八，

臥倒了後方民衆的敵愾，

如頭抓，又像火出絲發！

◎ 他們開了鋪門，

踏到登則廊下，

與高掛磁器的星架，

投一萬裝同等的淚眼，

來撫慰這羣紅顏與白髮。

◎ 點滴被動脚肚的孩童，

長得又豈越從前的嗎斯。

◎ 聽了兩條的報告，

我小小的心靈，

已沸湧如潮。

◎ 我是爹爹的嬌兒，

媽媽的寶貝，

每大放学，

要唱個歌曲，

吃塊豆沙糕。

◎ 萬不料，

那些倭鬼如虎豹，

殺進杭州城。

把我家房子放火燒。
 奪我小妹妹，
 丟上空中吃刺刀，
 爹媽痛聲號，
 他們還要哈哈笑。
 我被他們拖著跑，
 腳底板磨起大泡。
 拉到海灣口，
 百多歲兒哭嗷嗷，
 就妻運去日本做馬牛。
 我氣極亂嘍，
 他們扭斷我左肘，
 拋我在荒郊。

①
 ②
 ③
 ④
 ⑤

覺醒了，
 我已醫院裏掛上了藥包
 想起爹娘，我心燒，
 想起倭鬼，火怪冒！
 幸好，我有三個哥哥，
 都在前線殺殘寇，
 這大仇，終要報！

(四)

孩童的怒火撲起大家，
 紅顏女，咬緊門牙，
 白髮老人，把兩掌亂擦，
 千萬朵赤心，馳起千萬匹怒馬，
 千萬隻手臂，聯成千萬道籬笆，
 千萬張大嘴，千萬個彈藥爆炸！
 什麼話！誰願受日本鬼的欺壓！
 砍西瓜！若我們將他痛打！
 地球的轉運，會把暗夜拖走，
 明朝，光明的太陽，將照遍中華！

①
 ②
 ③
 ④
 ⑤

「光明的太陽就在明朝，
 中華的小天使們啊！
 快起來共同創造！
 我雖然失了一條手臂，
 我仍然還有手臂一條！
 手！誓要把暴日打倒！」

①
 ②
 ③

「要打倒暴日，須長期抗戰，
 十年八年一百年，
 越打越強堅！
 我雖然殘廢女郎，
 也有鬥爭的力量，
 我不再逃亡，
 我要抬起長槍，衝上民族戰場！」

①
 ②
 ③

「衝上衝上！
 衝上太房！衝上南京！
 衝進平津！衝進遼瀋！
 七年的利息，
 要他倭鬼付出千萬條狗命！
 算還血賬，就在今天！
 莫說我老罷。
 我的老拳，還要取倭鬼千條命！」

①
 ②
 ③
 ④
 ⑤

「莫讓前方，獨遺屠殺的厄運！
 莫讓前方，獨絕解放民族的奇蹟！
 來呀來呀！出出力，出命，出錢，
 後方的弟兄姊妹們！
 揮動萬千鐵拳，
 對準暴日的心，對準暴日的眼，
 叫他們付出千萬條狗命，
 把七年的恥辱算清！」

一九二九年春于瀾滄江畔。

荒 蠻



階平白

五一的媽媽快要卸卸生平的重担，那知是說，五一這層遠淺浮在自己那老婆的銀子。

作為此地的孩子，所應具備的不是書本，也不是佩劍，而是一副結實的身軀和誠的意志。須要準備到一個體矯矯的異國中去進修。老婆銀子即是每個孩子達到成人的一課試題。

五一這道腹子，他父親背着老婆銀子和一份老婆的白銀用銀子回來，年紀已經四十九歲，隔年老婆的肚子凸起，為要添丁喜，但又為要添口煩重到異國去，剛過立冬，雨水腳還沒落乾淨，作丈夫的起身了，交代給老婆說：

「明年立冬我回來跟孩子講客，做滿歲！生個女兒，你隨便取名好了，生個男兒，我今年親過五十，就跟他取名做五一好！」

老婆合着淚水把丈夫送出門去，誰知一去杳無音訊。

兒子的老婆銀子仍然要到老子上快命的那個國度裏去找尋，命運早給安排定。橫斷山脈中間一重山一重人，山谷形成一片廣闊不規則的平原，就作人的住居地。政府依入口多的置個縣，人口少的置個鄉。憑有數錢的人估量；這些居民會自然與人為的多而侵襲下漸次露出痕跡，事貫他們在帶反抗性的恭衍。財士可憐得只臉皮六一小塊，山地在那些土瓦店樓的時代，一季刀耕火種的玉麥出世，三百年培種不成功的山森林就要連根遷踏，漢人帶來的生產技術，近千年歷史紀錄只見一份「密士」，假使二百年前此地也出生一個希特拉，或一個墨索里尼，早就可以假借人口問題「發動對外戰爭，何必拚生命只到異國境取唾面之利，更不用說今日還讓入反借「人口問題」做對大發動侵略戰爭的題目！

五一的媽媽年齡和丈夫極不相稱，那年剛才二十三歲，丈夫進入編甸編被一股「野火」驚急在路旁，她無法知道，心口一陣絞痛後抱起五一，眼巴巴望着丈夫回

來跟孩子請客，報喜，一個立冬過了又一個立冬，把全身全部安放給孩子，田田夠吃，屋子還可住，從早到晚忙忙碌碌家務。丈夫雖不見歸來，總不讓孩子在人前短氣；隣里也無人再忍把丈夫的死訊來重傷伊的心。自己有時感識到丈夫的死，沒有氣息總不忍相信；而且善於盤纏的紫红色的兩洋女子，攪弄人的丈夫並不讓於燈毒。心亂時候每都對她們挑起恨意，自己的感覺需要就抵抵消。攔着五上上城購物或做客，常遇着放牛披秧的頑皮孩子，他們聽見和順口腔的少婦路過，總要唱起這怨曼而撩人的謠歌：

『姑娘別嫁和順鄉

十年守寡一年雙

五一媽精心裏被激動的是責任：怎麼安排和君給這孩子？她不能讓孩子像上上人容易把家忘掉。孩子從小是像戀母，一看見娘就哭，一見娘就哭，他會高着小嘴說：

『娘！別單氣，我比大去種句找錢來孝你。』

人性容易想到她這娘想，五一媽獨自道過的人却與她無那此容易忘記，伊老心種下兩顆活心種給孩子：

『不要發的娘，一個美兒。』

不少，切熱熱而如虛的奉侍表妹的好運，五一的未婚妻正是舅父的女兒小姑，舅父情信自己妹妹的際遇，外甥

短的父只他們說知手汗的錢；而作人的意志和身體，兩者都全具備，他高麗的把女兒交給妹妹去做兒媳。玉姑不缺美麗，更不缺她姑母的聰明，如像許多表妹一樣愛她的表哥，更會體貼姑母的心意。

和順鄉前面一條小河，河水清澈而緩迂，河床兩岸散立着楊柳，清溪大小不齊的女兒來淘米汲水，中午是掛着一片洗衣少婦的杆桿，下午為許多的老人和嬉戲的孩子佔有，月夜由東面來風山頂的白塔尖升起，人都坐在家裏圍着火講，柳梢披着晚炊的輕烟拂着河面，河水緩緩地流着，喘息着，帶着纏纏銀光。玉姑把五一約來，當五一出門前晚，深深叮囑他別忘記家裏慈愛的娘。樹陰下五一接受了玉姑的身子，五一被與感動得流淚了，假如自己到細甸去找不到一份可觀的老婆銀子回來買豬、釀酒、辦喜事，怎麼有面目見娘，見慈愛的妻子？他原覺得連話都交帶不出一句，想掏一件紀念物送給玉姑也找不到，玉姑在五一的內衣上撕了一角懷着，說：

『你安心去罷！幾時討錢錢到解了，就帶回來。』

家裏八根日頭如動馬不定，故進征入歸回；同命運攔門着的出門人顯不及這些；一年，兩年，憑他自由自在地輕鬆了。五一河玉右取做傭工，總挨磨折使他寧死不活；他轉到平福甸做傭工，做一週小麵店的店夥，二個月後在老販的緊縮政策下被裁遣，遂成爲鐵路沿線的流浪人

，蒙開車頭幫助旅客上下把日子混過；異鄉歸鄉已講得很順口，由個異國朋友介紹他專在仰光埠頭，進人碼頭工人的行號裏做腳夫，許多朋友在走私與偷竊的勾當下發了財了，他又因一次大夥兒和警察的惡鬥打瞎左邊一隻眼睛，跟着還藥上一場流行性傷寒；硬撐着一架骨頭走出禁藥醫院，不惟是個妙子；而且顴角眼角刻着放射線紋，將腮鬚鬚有如刺蝟；走私擄了錢的朋友要他來這一手；首次赴暹羅，借着殘廢討得水警和關員的憐憫放過；第二次到加爾各達，即被警察的探員捉獲，那探員直直指他的妙子即是做惡與狡滑的證據，他傷心的人獄了。

每天跟隨着大隊監犯在灼熱的陽光下，地面上，修路，敲石子，不曉得又是多少日子，總之修路工作在他手裏磨得很多氣。他已不能挺着滿腦上的工頭證，領着一百個犯人做一組工作，而且可以領取一個小數的津貼金，這津貼他相當作為有出獄回鄉這麼一天的老婆銀子，別的他已一切都遺忘，也不對自己有甚麼希望。鐵門却在不經意的時候開給他了，計一計自己已積蓄，只合做回仰光的花費，買通了一個茶房給他藏在船中，登仰光岸後摸口袋還有點餘錢，正好做個小本生意。

心頭似乎有點開展，有點轉彎地。覺到自己年紀漸漸上身，常常會不由自主想起家，想起娘，想起未婚妻，想起生活規律與德藉，夢中見娘白髮蒼蒼，妻像做了人家

太太，仍然那麼嬌氣，有時却變長得像別家顏色的西洋女兒，有時又見她咬着自己的背，哭罵他，娘也提頭來攪他，幾次由夢中帶着娘和妻的聲聲，混着自己眼淚醒轉來！有甚麼臉回去？把錢去買了些靴帶，綳鈕，領帶，沿馬路兜售。賺了點餘錢，又買起襯衫，花布，小件的玩具，負着轉折城市與鄉村。每月提五個盧比的盈餘，存放在廣東朋友開着咖啡店的黃老板那裏去。黃老板是五一黨時頭工人時代的舊友。現在擁着一堆多肉的笑臉。待人永遠是爽快而熱誠。五一黨那裏去，可以不用代價受用一杯熱咖啡。是黃老板的友情，也是五一黨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這一杯熱咖啡，還有無數句鼓勵話，人生似乎不再冷淡，也不再空虛。黃老板還滔滔不息評論國事，五一黨初覺冷淡，漸漸才認識原來我們滿朝，也還有個國家，有個自己的政治集團，無法再在敵人的殘廢下低頭還能獨自奮鬥爭取解放而抗戰。他開始發現自己也是人，發現人的意識。他自動請黃老板替他由存蓄項下認繳華僑抗敵後援會兩個盧比的月捐，並且在仇貨糾察隊裏工作得非常起勁。到暹羅政府為幫助日本逮捕華僑五千多人時候，五一黨直接參加到鬥爭火流中去的熱烈衝動！他向全新華僑的義勇軍司機隊繳收證照報名，都因自己已盼日而做微員；津貼公路和鐵路繼續在堅苦的工程下打通滿山脈做我們的國際補給綫。華僑又熱烈的徵召義勇路工隊，五一發覺自己存在的

正確意義了，這工作再不能不讓自己有驅用處。
隨大隊義勇隊工由仰光上車，黃老板把替他存得的一百七十個盧比交給他，勸他帶個家去。

『老劉，沒有敵人進來我們也許會把家鄉忘了！你不是出門也多年了？』

『五一算了一算，說：『二十年了。』』

黃老板解釋給他：現時我們要把金銀儲蓄帶回國去，彌補國際支付，充實抗戰建國財力；並且說，在個人上也是極合算的，回到本國一個盧比可以當兩倍多法幣。他笑嘻嘻的說：『五一又說：』

『今兒回去不就可以跟孩子婆媳了？』

『五一瞪瞪他的獨眼：』

『開玩笑，你。』』

當五一剛出門去六七個月後，他媳婆發現了一個奇蹟：玉姑身體分明起些變化，此地疾病是千奇百怪，有個『骨贅癥』中的壯皮會漸漸突起，肌膚像癢春一把竹篾箕，又像受孕五月初出棧。做母親的以為是癩氣作怪，但因爲愛女如過珠，更深夜總不能不捫胸一語，疑作時父親說病請醫地步，玉姑却把病情原委交到明給母親，她並且說着黃老板的證據。父親聽明母親說後決定照樣把話通知妹子，難婆家的意見像權一個女子的命運，此時此地這樣做金林玉梅，姑母相信自己的孩子和媳婆是同在澤國地

育中長大起來，把玉姑嫁有石友再拿對五一換下的內衣土漆合縫，證明自己的相信沒有錯！她欣欣的把玉姑接過門來，生下個孫子正好是五一那個大鼻大嘴大骨架子的模樣兒。五一嬉嬉不爲這奇異的際遇驚訝，不如說她遇見得非活安心，因為五一一去又香無音訊，她覺得對劉家的担子還沒有卸下，一個希望雖幻滅，但又使他擔任一個悲劇的長大了，可以發被做壯丁應徵調去參加修築海防通的工作，五一媽媽與媳婆玉姑商量：讓孫子參加生存鬥爭時候，不如先把孫媳婆娶到家了好。

二十年的時間若到一無盡的宇宙虛界觀止，並不算幾；當一個入踏上這宇宙歷程二十些沒有得個安息，也不算希罕的事。只在他有機會起步回鄉，他覺到程途遙站比二十年的時光更長，有時舉目問鄉比生命還可寶貴。他也不能不爲家庭景况重費一番躊躇；出門時娘已發現瘦削，而且時常嘆息與困頓，現在甚麼神情；妻還是不是自己的，是否如當年一樣雅氣；不爲民族的翻身勞動，也許自己所得存銀兩是上幾分！到請伴勸他與大夥兒分手，約好在龍塘路局辦事處又揮頭。他坐輪船移落九英江到入暮經古里十八國。五一保着他樸實的風貌，背負自己的行李隨個馬幫步行。家鄉被侵略折損更苦了，然而沿途遇見趕趕路以計工的一股強壯丁，還顯得熱烈而興奮，似乎各人都

知道王梓正是爭取春的家臨！五一進入自己的村莊道，日頭只微微西垂，村樹浴着陽光，河水小聲地呻吟着，岸上還有許多淘米洗菜女人，預示村莊裏正蓬發着，五一很容易的看見家門，因為門前懸着個鬧喜用的一對紅色的高脚燈籠，許多小客人在燈腳下，玩着撲克，看到這孤單的旅人近來，他們靜着好奇的眼光迎他，五一到門前惹起被驚訝聲，裏面甚麼人迎他！自己沒有結婚，也沒有弟弟，是否家裏早有變動，抑或屋子已移主人？二十年地知道不是一催短的时光了，隔壁賣雜貨的王家嬌嬌被他瞥見，得先去打聽究竟：

「先生！請坐，你是出門人嗎？有甚麼事要我幫忙。」
 「我也不想說自己了。」
 「我總買到一籃平蛋。」
 「那真好！隔壁劉家今天要煮雞。」

「別真對！隔壁劉家今天要煮雞。」
 此地因為每家都有人出門在外，是對過路人特別關照與同情，異地客人的茶廳裏總有幾位外來客，王家嬌嬌笑着勸駕，她說：

「請別客氣！先生到此地不該不請客，我們各家都有人一樣離鄉在外。劉家伯母知道，細細來向新客更高興見你，因為她有兒子二十年出門未歸，幸得無恙的留下個孩子今天可以娶媳。」

他決心進去了。

主客滿場都為王家嬌嬌過來的這位住客增加歡喜。五一先見着招呼應酬的不是媽媽而是中年的玉姑了，裝束已是婦人服飾，髮髻挽在頭上的還是姑娘時代的辮子，五一感覺自己當前境過的難以安排：是喜悅？是不安？總之他無法介紹自己。主客也一無辨認他的，老人都圍攏來探問自家人的音訊，只要聽得客人說今年異國沒有發生惡劇，只找，急渴症，生意也還好做，他們就如像已晤家人，離分高興。新客去報恩，來向客人告辭。五一看看正是二十年前自己，他想努力要人認識他，掏出十個麻比送去做賀禮，果然這厚儀吸住大家的注意，五一獨獨扶着杖搖晃着，壓袋來向客人辭，並提起自己二十年未歸的孩子，哭泣着對客訴說自己的不幸，兒媳的可憐，孫子的奇異！五一感動得一起哭泣起來，但他始終沒有勇氣承認自己，雖然玉姑和所有的客人都為這獨個客所帶的鄉音與來歷生疑，五一想起兒時媽媽領他在園裏挖地，失手在五一腳背上劃去一片皮，媽媽當能記憶，他假裝要一盆水洗腳，乘洗腳時母親看見客人腳背上的傷疤，才知道原是自己出門二十年的兒子！五一抱頭痛哭，玉姑見緊進房去把自己埋在被窩裏與家詞，客人們都重來道喜！五一的孩子迎親也到來了，老人們搖搖扶着蹣跚的玉姑和五一先來成禮，就看着孩子夫知又拜大地。



壇 論 者 讀



我所希望於農畝的

澎湃

在雲南的邊地來辦刊物，當頭就有三重障礙：其一，是印刷困難。邊地向來少有像樣的印刷所，已有的，其出品也與內地很遠，油印如此，石印如此，鉛印更不待言！為

滇緬國道上工作着，計同時結婚的新郎父子；這故事破鑼頭帶的很遠很遠去。
二十七年再造共和紀念日脫稿。

此要編印刊物，即使稿子彙得起來，有着熱心文化的分子，也將因此受到了阻礙。其二是郵寄困難，內地的寄閱，前方的消息，因為交通不便，閉塞就成了家常便飯，得到的，往往是失了時間性的明日黃花，新聞成了舊聞才編印出來，再加上郵寄耗去的時間，別人見面時，已經不新鮮，不受多數人的歡迎和需要了。其三是投稿困難，邊地雖不缺乏前進的文化人，然而總不如內地之多，再加以聯絡不易，撰稿只好由少數文化人來担任，這樣弄下來，往往偏重一面，不能多方兼顧，致失了雜誌的包羅萬有的作用！

然而也有不怕苦累，不怕麻煩，熱心於文化事業，衝破重重難關而登了地的，那首先便是，騰越的農畝！當我在騰越日報上，見到李生莊先生要創辦農畝的消息時，我實在有點喜而不寐，因為荒莽的邊地，不論那方面，都是正待拓荒的呀！而過了不久，紅封面的大本農畝創刊號，居然飛到我的眼前了，再過一不久，農畝第二期，又撲簌簌的和我見面了。

這真像給我打了一針向上的興奮劑，於是每每寫它什麼

到我面前的時候，我卻日以繼夜的，從頭到尾，一口氣讀完畢。在此，我不能不為邊地的人們贊頌和慶幸，因為從今以後，我們邊地的文化食糧，將少恐慌些了；我們的腳步，可以漸漸追上時代之輪了；新鮮的文化乳漿，正確的路線，將由這街破大地黑暗，放射萬丈熾光的晨報，送到我們面前，指示給我們了。真的，晨報今後將成為邊地萬千大眾的無線電台，把他們的痛苦和希望，迅速地廣播到每個角落的每個同情和其鳴的人士面前去，這也可能也應該的。現在，我就以讀者的資格，向晨報提出三小點要求：

第一，並可能出成月刊。晨報既有這樣偉大的使命，若出成一二兩期那樣的不定期刊，顯然是不夠反映瞬息萬變的現實，不夠適應讀者大眾的需要的，能夠出成月刊，讀者的需要固可迅速予以解答和反映，同時也可和時代的脈搏一同跳動了。在第二期中，編者是決意要弄成月刊的，我希冀並可能促其實現！萬一因事實所限，也應保持開月刊的姿態才好！

第二，戰情邊情平均重視，在邊地和談邊地，自然是最適當的了，因為這是就地實寫，比坐在內地來空想臆測者有價值得多。但若因此面忽視了戰情的導報和分析，那與在邊地而忽略了邊地資料的提供，同樣是可惋惜的事！晨報本來是向着這途徑而跨步的，但還需要百尺竿頭再進

一步！我希望不僅要雙方重視，而且要把兩者適當地配和起來，貫穿起來，我們目前是一面要抗戰，一面要建國的，在建國的途中，開發邊疆自屬要務之一，與抗戰共有不可分的聯繫性。居邊地者能大量實寫出邊地的各方面來，給人以明瞭邊情的機會，其助益抗戰是不小於在前線苦鬥的。

第三，各性質的文章都有。要反映多樣性的時代和社會，要呈露各方面的事像的本質，自然需要多方面的形式。晨報有詩有文，有理論有創作，原是相當完美的，但為促其更充實起見，形式的多樣性還是還有些不夠，如速寫，如報告，如雜文，如短劇，我希望今後能盡量羅致起來，而且最好每期都有一篇像「戰時之教化問題」那樣充實、精深、正確、博大的重心文章！

這說點意見，也許淺薄無聊，也許要求過苛，好在純粹由於愛護與誠心所驅使，我也就老老實實的吐露出來了。如果晨報於最近就能使它出現，而且更進一步，那它一定更受讀者愛戴，一定能在邊地放射出更遠更亮的的光芒來的，我相信！

爲印緬糾紛告印緬人

呂 遜

近來印度糾紛天此天的擴大，亂事的主流爲印度人與緬甸人或說爲佛教徒與佛教徒之爭于意氣的撞門，而其支流則演出種人對英國之示威運動來。我們認爲這事件在東亞方面算是很大的事件，這事件所生的不幸，第一爲弱小者互相火拼之可憐與慘痛，第二爲民族解放運動與民主政治思想遭遇可怕的歪曲與困厄的運命。

我們知道此次糾紛的幕後有人在主使，這人就是包藏禍心的大奸大惡，東亞的強盜，反民主的野獸，倭奴日本。倭寇在作其併吞世界的噩夢，甘冒不韙，揭法西主義之旗，與民主政治相抗拒，其野心，其殘毒，將欲併世界人類以供其犧牲，其何所愛好於弱小者的印緬人。倭寇的詭計，一方面在欲離間印緬人的情誼以分散民族解放之統一陣線，另一方面則欲假借民族自決與東亞調整的口號離亂反法西的民主勢力。

就一般來說，日前的印緬人都是被征服者，在求民族解放的前提下，印緬人當然都需要獨立自治，但他們實現獨立自治的辦法絕不是依據日本的補助反對英國可以成功，更不是兩弱小者間互相火拼即可以殺出民族的活路。走開一股路的是叫做「前門拒虎後門迎狼」，走彼一股路的則難免不變成下莊十支配下的二虎的運命。兩路的方向雖不同，而同爲趨於滅亡路則是一樣的。

現時民族解放的路子只有兩條：一爲各弱小者互相聯合，結成坐世界弱小者們要求解放之民族統一陣線；二爲聯合反法西的民主國家，形成全世界之民主陣線，向反民主的法西野獸進攻。只有對法西野獸打倒，讓民主政治抬頭，弱小者才有出路。民族解放也將於此處獲得實現。故，具體的說來，種人與民族解放運動，應與中國取一致步調，並應與印度聯爲一體，在眼前的局勢下，英國並不是他們的革命對相，他們應該防備亞東的好賊日本，進一步更須聯絡民主勢力反對或進攻日本。

晨暉

1

本片卷

自 1938 年

卷 1 期

至 1939 年

卷 5 期